

中国文学

主编：袁行霈  
副主编：袁行霈、袁行霈、袁行霈

中国文学

# 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封面设计: 章耀达

# 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

---

何新文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 目录学通论 / 何新文著. —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11

ISBN 7-5343-4319-4

I. 中... II. 何... III. 文学 - 目录学 - 中国  
IV. G25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603 号

中国文学 目录学通论

何新文 著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址: <http://www.edupublisher.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星光科技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厂

(扬中市金星路 78 号, 邮政编码: 212200)

开本 83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0 000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43-4319-4

Ⓒ 4014

定价: 21.9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引 言 说“通”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5
第二节 文学目录与中国文学目录学	13
第三节 文学目录学的意义与作用	15
第二章 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概况	20
第一节 古代目录学的兴起与发展	20
第二节 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24
第三节 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35
第四节 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	40
第五节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文化特色	49
第三章 古代文学文献的类型与文学目录的形成及特点	54
第一节 古代文学文献的类型	54
第二节 古代文学目录的形成及特点	63
第三节 古代目录中的文学类目	68
第四章 从《诗赋略》到《文集录》: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目录	71
第一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概述	74
第二节 《诗赋略》及《汉书·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77
第三节 晋宋文学专科目录的兴起与《七录·文集录》	84
第五章 “集部”的确立与“文类”的产生:随唐宋的文学目录	

.....	90
第一节 隋唐宋文学目录概述.....	90
第二节 《隋书·经籍志》“集部”的确立及其文学目录 .....	94
第三节 两《唐书志》中的文学目录.....	103
第四节 《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中的文学目录 .....	107
第五节 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及其《通志·艺文略》“文类” .....	114
第六章 《录鬼簿》的出现与《四库总目》的影响:元明清的 文学目录.....	121
第一节 元明清文学目录概述.....	121
第二节 《录鬼簿》的出现与戏曲文学书目的繁盛.....	123
第三节 元修《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文 学目录.....	128
第四节 明代私人藏书目录及《明史·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	135
第五节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学目录.....	152
第六节 清代私家书目及《清史稿·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	162
第七章 古代文学文献综合目录.....	182
第一节 综合性古代文学要籍目录.....	183
第二节 古代文学总集目录.....	190
第三节 古代文学别集目录.....	194
第四节 古代丛书目录.....	198
第八章 古代文学文献分体目录(上).....	200
第一节 古代诗歌目录.....	201
第二节 古代词曲目录.....	216

第三节	古代散文、骈文 目录·····	227
第四节	古代赋 目录·····	234
第九章	古代文学文献分体 目录(下)·····	242
第一节	古代小说 目录·····	242
第二节	古代戏曲文学 目录·····	253
第三节	古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献 目录·····	262
第四节	古代民间文学 目录附说·····	268
第十章	文学目录学的相关学科·····	273
第一节	文学版本学概说·····	273
第二节	文学校勘学概说·····	295
第三节	古代文学文献的检索与工具书·····	306
附 录	主要参考引用文献书目·····	320
后 记	·····	329

## 引言

### 说 “通”

尚“通”，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我们的先人视宇宙万有为浑然一体，孜孜以求天人合一、古今相通，向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追寻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联系。是以被班固称为六艺之“原”的《周易》一书以为：“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卦彖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下）。

反映在学术学问上，则尚通学而不主专家，尊崇会通综合的全粹之学。荀子《劝学》，以“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而主张融会贯通的学术态度，提倡“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古人以“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者为“通士”（《荀子·不苟》）；以“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为“通人”（《论衡·超奇》）；以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诸种文体均“能之者”为“通才”（《典论·论文》）。故著书立说，以兼收并蓄、综合会通为上，如《淮南子·要略》篇所云：“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多为之辞，博为之说”。于是，前有孔仲尼“以天纵之圣”，“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通志·总序》）；后有司马氏“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为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



法,学者不能舍其本”(《通志·总序》)。自此以降,更有班固承肃宗建初之诏,作《白虎通论》;应劭辨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著《风俗通义》;梁武帝上起三皇、下迄梁代,撰为《通史》一编;刘知几“上穷王道,下归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而为《史通》二十卷;此外,尚有杜佑《通典》、司马光《通鉴》、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相继而作。或总古今之学术,或汇公私之述作,或上下千年、包罗众史,或借古通今、史文兼论,皆书标“通”之名,体存“通”之义。

本书所述之目录之学,其实也正体现着这种综合会通的传统文化学术精神。中国古代目录学,自其形成产生之时起,就与所谓版本、校勘、分类诸事融会贯通,对当时以往的文化学术进行了总结性的综合整理。因而,西汉后期,大博学家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就“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是一项“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范文澜《中国通史》)。刘向而后,如唐智升论“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开元释教录序》);宋郑樵主张图书目录通录图、书,“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通志·校讎略》);以至于清章学诚认为目录学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校讎通义》)等,都表明了古代目录学家综合会通的目录学思想。

许慎《说文解字》训“通”为“达”,章学诚为之解释说:“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文史通义·释通》)。此说又正与目录学之性质、功用相通。我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历代积累传承的各类著述纷繁博富,若读者单凭兴之所至地涉猎阅览,就不啻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事倍功半而难有成效。而目录学通过目录书的特有形式,使汗牛充栋般的群书部居类次,让读者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从而成为读书治学者“自此之彼”的桥梁,通

达书山学海的路径。

笔者以“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名书,亦欲着眼于中国古代学术崇尚融汇贯通的传统精神,本之于古代目录学自此通彼的门径之学特质,从文学与目录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古代文学目录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叙述古代文学目录及其分体目录;同时,也对目录学、中国古典目录学及其相关学科版本学、校勘学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作简要介绍,以明前贤“会通”之教。

中国文学,是一个广袤辽阔、异彩纷呈的百花园;中国文学目录学则是通往这百花园的蹊径。如果广大有兴趣涉猎中国文学之园、有志于钻研中国目录之学的读者朋友,能从此书中得到一些启示或帮助,将是笔者的荣幸。

## 第一章 绪 论

目录学(Bibliography),在国内外都是一门很受重视的学问。法国十九世纪目录学家 **Galne Peignot** 曾说:目录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普遍、最广大的科学<sup>①</sup>。苏联目录学家托罗波夫斯基也说“它是任何一种科学和任何一种专门教学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②</sup>。中国古代至当代的许多文史学者,更普遍认为:目录学不仅是一种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的读书治学的门径之学,而且目录学尤其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本身就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sup>③</sup>为特色的传统学术。

历来治目录学者,以其金针度人的美好情怀,搜罗文献,编次群书:“晨光才启,烟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乃至“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sup>④</sup>。他们苦学精究,辛勤纂述,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目录著作,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目录学体系,以惠泽于世代代研文治史的后来学人。

---

① 参见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引论》,载《图书馆周刊》第5卷第4期。

② 引自陈元祚《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书目文献出版社《目录学论文选》1985年版第9页。

③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目》

④ 《梁》阮孝绪《七录序》,载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一,有《四库全书·子部》所收本

⑤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页

##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 一、目录是“目”与“录”的合称，目录的定义

目字的本义是指人的眼睛。人眼为双，故后世便以目来表示复数的事物，且引申为逐一称述的节目、条目、细目、项目、名目之义。如《论语·颜渊》篇：“颜渊问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何晏《论语集解》即引郑玄语曰：“此四者，克己复礼之目。”又引包咸语云：“知其礼有条目，故请问之。”可知孔子所回答的四项，即颜渊所问之目，目就是条目、项目的意思。

录，许慎《说文解字·录部》曰：“录，刻木录录也。象形，凡录之属皆从录。”是录字为刻木之声，亦为刻木之形，故成为刻木之义。因刻木要用刀，后来便加上一个“金”字偏旁。录由刻木之义，引申为记录、抄写（作动词用）和次第、册籍（作名词用）等义。如《春秋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又定公四年“此何以书？录我主也”，这两个录字，就是记录、书写的意思，作动词用；作名词用的，如《国语·吴语》“吴晋争长夫差陈兵而得为盟主”篇云：“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录，而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乱故？”韦昭《国语解》曰：“录，（次）第也”。又如所谓“金石录”、“备忘录”，还有明李贽《续焚书·圣教小引》“集为《道古》一录”等等，这里的录就是指记载言行或事物的书册、教籍，作名词用。

目、录这两个词用在目录学中，目是指书的篇目或书名；录即叙录（也称书录或序录），后世称为解题、提要等，是对书的内容、著者事迹及写作、出版等情况的概要说明。但是，录也可以作为包括

目和叙录两部分在内的简称。如《又书·艺文志》叙述刘向等校书编目的情况说：“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隋书·经籍志》叙亦云：“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目，辨其讹谬，叙而奏之。”这里的“条其篇目”，是指目的部分；“撮其指意”和“论其指目，辨其讹谬”，是指录的部分；而这里的所谓“录”就包括目和叙录两部分，录兼包叙目，故举录则可以该目。

将目与录二者结合在一起，即把一部书的篇名或一批书的书名与叙录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Catalogue)。如果要用现代语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则可以说：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 二、目录有一书目录与群书目录之分

### 1. 一书目录

一书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书的篇名和该书各篇叙录(也有只有篇名，没有叙录者)。这种目录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如古今一些目录学家都认为，《诗》《书》之序、《周易》之《序卦传》，就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一书目录；并且它们都是有目有录的。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为六十四卦，产生于殷、周之际；《易传》，又称《易大传》，共有《彖》辞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计十篇，均产生于战国时期，是现存最古的对《易经》的解释，又人称之为“十翼”。其中《序卦》一篇，依次条列了六十四卦的卦名，并分别解释卦名及各卦先后顺序的内在联系，如曰：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司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

《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这样一篇《序卦传》，既列出各卦卦名，又对各卦名义给予简要的解释，颇似《易经》一书的目录。因此，清代学者卢文弨说：“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钟山札记》卷四）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也认为：“惟《周易》上翼，有《序卦传》，篇中条列六十四卦之名，盖欲使读者知其篇第之次序，因以著其编纂之意义，与刘向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之例同。目录之作，莫古于斯矣”（《目录学发微·目录学源流考上》）。

其它如《诗经》和《尚书》的小序，均以简明的文句，给每篇诗、文的内容和背景或作意以说明，《隋书·经籍志》簿录篇叙即以之为目录缘起。但此一书之序，又宋诸儒，聚讼纷纷，其作者及时代颇难确指。另有《淮南子·要略》篇，系列全书二十篇篇名及篇次排列关系、学术评价等内容，也具有一书提要目录的性质。

然而，更典型的一书目录当推仿自《易·序卦传》的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叙传》。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末一篇。此文前半部分是史家的自述，叙述家世、生平及《史记》写作背景、规模体例等；后半部分则依次叙列了《史记》全书各篇的篇名、篇次和作意。如：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勇于与敌，仁爱士卒，号今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于无  
力。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每条文字的前面数句是“录”，概括各篇内容主旨和史家写作之意；  
最后一句是“目”，包括篇名和篇次。把这样十一本纪、十表、八书、  
七十列传共一百一十条叙录和篇目集中排列在一起，就是《史记》  
一书的提要目录。其价值特色正有如李景星《四史评议》所言：“其  
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之《尚书》百  
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  
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以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  
之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

班固《汉书》的最末一篇《叙传》，分为上、下卷，则是仿《太史公  
自序》体例而成。《叙传》上卷自述家世、生平等，并载有班固所作  
《幽通赋》及《答宾戏》一文；《叙传》下卷，即是《汉书》的一书目录，  
依次叙介全书一百篇各篇写作之意及篇名、次第。例如：

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  
属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  
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二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项氏畔  
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怒。乘衅而运，席卷二秦，崑  
据河山，保此怀民。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  
平，龚行天罚，赫赫明明。述《高纪》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称制，罔顾天显，吕宗以败。述《惠纪》第  
二，《高后纪》第二。

如此等等，每条先述各篇要旨和作意，是为“叙”，最后一句记篇名  
和次第，是为“目”。故唐颜师古注《汉书》就曾指出曰：“自皇矣汉祖  
以下诸叙，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此亦依仿《史记》之叙目耳。

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作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但后之学者不晓此为《又书》叙目”。

■书目录是每本书的组成部分，附本书以行。古时学人多撰成全书然后再编定目录，所以目录位于全书之末是古书的通例。但随着印刷条件的进步和人们认识上的变化，且为便于翻检，遂逐渐有作者自编目录或后人代编目录置于卷首。如今本《史记》、《又书》■书卷首的目录，只有篇名而无叙录，就是后人为便利查检而增入的。

## 2. 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是指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图书的书名和叙录（也有只有书名没有叙录的）。它产生于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式兴起的西汉时期。

《又书·艺文志》“兵书类”小序云：“又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六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据此，历来目录学家多以杨仆奉又武帝之命整理的兵书目录《兵录》为现知最早的群书目录。但《兵录》既不完备，又久佚未传。至西又末年成帝时，刘向、刘歆等到奉命校书的过程中，编制成综合性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则树立了群书目录的范例。班固依《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修成的《又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因为著录了许多书籍，它比一书目录仅便于检阅一部书的作用和意义都要大得多，它的编排、著录也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因此，群书目录，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 三、“目录”一词的起源及其异名

“目录”一词，起于西又，是在刘向父子校书编目的实际工作过



程中产生的。它最早见于《别录》和《七略》：萧统《文选》卷 22 王康琚《反招隐诗》李善注引“刘向《列子》目录”，又卷 38 任彦《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歆《七略》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这里都是指的书目目录。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爱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班固所说的就是群书目录了。后来，《隋志》载郑玄著《礼目录》、《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各一卷，均用“目录”之名；唐初所撰《隋书·经籍志》簿录类，更著录有《晋义熙已来新集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等，以“目录”名书的目录著述共十六部，可见又晋以后“目录”之名已经通用了。

由于编辑体式的不同或历史发展等原因，目录一词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录”（刘向《别录》，阮孝绪《七录》）、“略”（《七略》、《通志·艺文略》）、“志”（《汉书·艺文志》）、“序录”（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解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考”（朱彝尊《经义考》）、“记”（钱曾《读书敏求记》）等等。这些称谓虽有不同，实际上都是指的目录。

#### 四、“目录学”的名义

西方国家的“Bibliography”这一名词，起源于古希腊文，最初的含义是“书籍的抄写”。正式把这一名称理解为目录学的意义，是在十七世纪的中后期。

我国的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即西汉成帝（前 32—前 7 年在位）、哀帝（前 6—前 1 年在位）时，大学者刘向及其子刘歆等在校理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丰富藏书的过程中，总结概括前人的经验和当时的成果，编制成综合性的群书目录《别录》和《七略》，进行了包括详著篇目、确立定本、分类立目、辨明学术源流、撰写书录揭示图书内容价值等在内的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故历来学者多以为目

录之学启自西汉。但是，目录学这个专门名称的出现却晚在十世纪的北宋初年。

据宋人笔记苏象先《苏魏公谭话》卷四记载：苏象先的祖父苏頌（即苏魏公）“谒王原叔（宋初王洙字原叔），因论政事。洙至（王洙之子王钦臣字仲至）侍侧，原叔令桢书史。指之曰：此有目录之学。”可见在北宋时已有“目录之学”的提法。到了清代，目录学尤其受到重视而几乎成为一时之“显学”，这一名称被广泛使用。

自宋代以来，对于目录学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如宋代郑樵、清人章学诚等认为“目录”不能独立成学，而应该属于“校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上，郑、章所论校讎之事正是目录学的内容。如章学诚《校讎通义》言：

校讎之人，盖自文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叙曰”）；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互著》之一）。

这里所说的“部次条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等，正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主要任务和特色。郑樵、章学诚以校讎否认目录之论颇有概念不确、名实不副之弊，所以就有人对此提出非议。如清人李兆洛便说：“郑渔仲辑《艺文略》，始附以校讎之名。然其所言校讎之事，惟编纂类例，搜求亡书，则尚是目录家也。”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也在所著《目录学发微》中说：

① 李兆洛《养斋文集》卷十·《~~校讎~~顾君墓志铭》。参阅张舜徽《中国校讎学叙论》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据《风俗通》引文向《别录》，释校讎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力校。则校讎正是审订文字，鱼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力校讎，命名已误……

余氏所言，不仅批评郑、章诸人以校雠之名论目录之实，而且也说明了校讎学之名不能代替目录学。而所谓“校讎”，《文选》卷六《魏都赋》李善注引文向《别录》说：“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可知校讎原本是指校勘文字的伪误，它是文向校理图书的工序之一，原本不包括目录学的含义在内。

因此，目录学不仅其名可以成立，它与版本学、校勘学等相互联系而又各自发展形成为独立的专门之学。古今学者，自《汉书·艺文志》说文向等校书，“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隋书·经籍志》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又时文向《别录》、文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至清代王鸣盛、金榜，近现代余嘉锡、姚名达等，都对目录学的名义有过许多科学的论述。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以为：“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金赏、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更界定“目录学”之名义说：

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第8页）

姚氏认为目录学是编次群书目录，介绍图书主旨，说明学术源流，指导求书治学的专门学术，从而突出了古代目录学的学术性和实用价值。

综合诸家论述,我们似可以给目录学如此定义: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学术,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 第二节 文学目录与中国文学目录学

### 一、文学目录

文学目录是整个目录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文学的专科目录。文学目录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文学文献积聚到一定程度、文学的读者或研究者与作者提出了查检文学文献要求时的产物。

文学目录以文学文献为其著录来源。它通过对文学文献的著录,赋予文学文献一定的学术属性而归于一定的类别,揭示和报导文学文献的内容、形式及其特点,从而成为人们阅读文学书籍、研究文学学术的工具与指南。

文学目录随着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文学文献品种、数量及内容、形式的变化而日趋丰富,于是也就产生了文学目录的类型或种类的划分问题。

对文学目录种类的划分,因不同的目的和标准而有所不同。如目前各大图书馆按编排方法划分的文学图书分类目录、书各目录、著者目录;有按文献收藏情况或文献收录范围划分的馆藏目录、私人藏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个人著述目录,等等。这里主要从文学目录著录文学文献的内容、范围以及目录编制的目的来区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著录某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各种或多种文体文学文献的综合性文学总目。如中国古代目录书中的“集部”、“诗赋略”和

“文类”，近现代或当代学者所编制的综合性文学书目等。

(一) 著录某一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某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分体目录。如诗歌目录、散文目录、小说目录、戏曲文学目录等。

(二) 著录某种文献类型或围绕某一专题而编制的文学专题目录。如文学总集目录、别集目录，以及占平等编《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老彭编《民国文学书目汇要》乙类等。

(四) 著录某一文学文献版本流传、研究资料等的文学专书目录。如郑振铎编《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游国恩编《楚辞版本十种提要》，马蹄疾编《水浒传书录》，一粟编《红楼梦书录》等。

(五) 著录某一作家的创作、著述及其研究资料的个人著述目录。如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编《司马迁著作及研究资料书目》，詹瑛编《李太白集版本叙录》，吴晓玲编《关汉卿杂剧全目》等。

## 二、中国文学目录学

文学目录学是文学的专科学。它既是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又是文学研究的辅助科学。它体现了文学和目录学的结合。

文学目录学以文学文献目录为研究范围。中国文学目录学即以中国文学文献目录为研究范围。它的时空断限理应大体上和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但是，由于我国古代社会的文学目录事业发展缓慢，而近、现代以来在研究古典文学目录学方面又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因此中国文学目录学对于“五四”以后至现在所出现的重要的古代文学目录，以及古代文学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也应当有必要的论述。

中国文学目录学的内容和任务主要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介绍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的基础知识和一般情况。这是学习中国文学目录学的基础；

(二) 探讨中国文学文献的类型、体裁及其源流。文学文献作为文学目录的物质材料，是文学目录的著录来源。掌握文学文献的情

况,是中国文学目录学研究的必备条件:

(三)研究中国文学目录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特点,介绍古代目录书中的文学目录和文学的综合目录及分体目录,了解检索、利用文学目录的途径。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四)了解文学目录的编制原理、工作规律、文学目录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状况,以及中国文学目录学相关学科如文学版本、校勘、文学文献工具书等的基本知识。

中国文学目录学还是一个尚待开拓的领域,关于它的研究和内容也会随着本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和充实。

### 第三节 文学目录学的意义与作用

目录之书,目录之学,在我国产生很早,源远流长。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我国古代对目录学术的重视。历代学者从他们读书治学的经验出发,充分论述了目录学在读书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实际意义。

早在唐代开元年间,目录学家释智 和毋 就对目录学的功用有过精彩的概括。如智 在其《开元释教录序》中说:

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称卷部之多寡,捃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论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sup>1</sup>

稍后,毋 更进一步指出:古代“经坟浩广,史图纷博”,“寻览者莫

1 《唐》释智 《开元释教录序》,有《四库全书》“释家类”所收本

之能遍，可总者常苦其多。”若无分类编次、叙明源流的目录书，学者们就会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如果有了好的目录书，则“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免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sup>①</sup>。

清代学术繁盛，目录学成就突出，学者们对目录学作用和意义的论述也就更为明确。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首条即言：

目录之学，字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七《又书叙例》中又强调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几藩《市郑堂集》更是说得明白：“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降至近代，余嘉锡、姚名达等目录学家，也都充分论述过目录学值得重视的道理。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余论篇》说：“学术如千门万户，书籍更已不抵汗牛充栋。将欲因书究学，非有目录学为之向导，则事倍而功半。”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开篇即言：“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

与之同理，中国文学典籍浩如烟海，要在这书山学海中找到一条合适的治学之路，单凭兴致所至地涉猎翻阅或者师友的口耳传授，是不够的。我们同样得借助目录学的知识，以获得读书治学的门径，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概括地说，研习文学目录学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唐)毋《古今书录序》，载《日唐书·经籍志》

、有助于掌握历代文学文献的基本状况,了解历代文学的盛衰。

文学目录学通过文学目录的特有形式,著录各类文学书籍,为人们了解、检阅文学类图书提供便利。中国古代文学目录,一般来说,都是经过历代目录工作者搜罗群书,并经过校勘、考订、撰录、编次分类等一系列程序编制而成的。如果是官修目录(包括史志目录)中的文学书目,更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朝官藏文学书籍的状况,通过这些文学书目,可以大致了解各时代文学文献的基本情况,略知一代文学的盛衰。

例如《又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荀况以来至西又时期的诗歌辞赋作品共 106 家,1318 篇;其中有 1254 篇诗赋都是西又的作品。据此就可知西又时期的诗歌辞赋有较大的发展,而整个秦代只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没著录一篇诗歌,这又多少可以说明秦代文学的消歇、文学园地的荒芜。

又如《又志·诸子略》记录战国时期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九流十家”的著作,凡 189 家,4324 篇。这个数目比秦又诗赋还要多,从中当然能想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子散文发达的文化学术繁荣盛况。

、有助于粗知学术源流,了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我国古代目录学,自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刘歆撰叙述诸书总要的《辑略》于《七略》之首,到班固《又书·艺文志》散《辑略》于各略、种而创小序体制以来,历代目录书颇多沿袭,注重利用图书叙录及类序等形式介绍学术源流和演变。于是,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便成为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目录学也被人称为“流略之学”。

古代文学目录也是如此。如《又志诗赋略》的序文,以一百字的篇幅,历叙赋的名义、春秋时赋诗言志的风尚、此后楚又贤人失志之赋的兴起、又赋的得失、及至又武帝立乐府采歌谣的史实等,并



对不同时期的诗赋给以简要评述。读者研读此序文,显然有助于粗知楚汉诗赋的发展轨迹。

有些文学目录对文学文献的类型如别集、总集、诗文评等的产生、发展也有简述,有些书目的叙录在介绍作者时往往又介绍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渊源,有些书目的总序还介绍历代文化学术以及图书目录事业的概貌和发展,这些内容对我们认识文学、学术的源流演变都很有价值。

此外,从古代文学目录的分类及其图书著录情况方面,也往往能得到文学发展演变的信息。如《隋书·经籍志》集部开始著录文章总集如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梁萧统《文选》等,其中又有《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著作,也起自梁代。这些门类都是《文志》所没有的。这种众多文学总集和理论著作出现的情况,正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进展。

二、有助于文学学术的研究和文学遗产的整理。

我国古典目录学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性,这就决定了它同科学研究有不解之缘。

文学研究同各种领域的科学研究一样,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特点。研究者在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须了解这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趋势,了解有哪些可参考的书籍、资料,掌握已有的主要论点、方法和研究动态等等;这就必须借助目录学的知识,查阅有关的目录、索引、文摘等,否则就会走很多弯路。比如,你想研究楚辞,除了你对楚辞本身要有深入正确的理解之外,还得查看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要籍解题》、以及《楚辞资料海外编》等有关目录书,从而正确选定自己的题目或研究角度。

不仅如此,文学目录书保存的许多资料,如各书叙录对作者事迹、学术渊源、内容价值的介绍,有些书目收录的原书序、跋或历代评论等,都对文学研究有直接的参考或引证作用。

文学古籍的整理,也必须借助文学目录。古代目录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古典文学方面的原始资料。许多亡佚的文学古籍,正是凭借有关书目的记载今天才能窥其一斑。因此,我们要整理某一部文学古籍,要考订某一位作家的创作或事迹,就要充分利用文学著述目录、版本目录、专题研究目录等,以使文献整理工作顺利完成。

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时,曾举出古人利用目录学考辨古籍的六项方法说:

- 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
- 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 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 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
- 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这六项方法,对于文学古籍的考辨、整理也是适合的。比如,又代“三家诗”的流传亡佚情况,我们就可据有关目录书考知:《又志》著录“诗经三十卷,鲁、齐、韩三家”,并说“三家皆列于学官”,这说明三家诗在东汉都是存在的。而今天这一家中只有《韩诗外传》传下来,其原因,再查《隋书经籍志》等书目就清楚了。《隋志》著录有《韩诗》及《韩诗外传》,而未著录齐、鲁二家;原来《隋志》在其经部《诗》类小序中已说明:“《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未亡的《韩诗》及其外传,《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仍有著录,至《宋史艺文志》则只著录《韩诗外传》而未著录《韩诗》。这就告诉大家,《韩诗》在宋代也亡佚,只有《韩诗外传》传存下来了。由此可见,目录书对整理古代文学遗产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总而言之,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研究、整理古代文学遗产,目录学、文学目录学的知识都是很紧要,不可或缺的。

## 第二章 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概况

古代文学目录学,是古代目录学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整个古代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叙述古代文学目录学的产生及其演变之前,有必要将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概况及有关知识先作一些介绍。

### 第一节 古代目录学的兴起与发展

目录之学,源远流长。《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篇”小序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诗》,亦皆相类。又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占之韦也。”这段论述,推论了古代目录的起源。

我国古代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如古今不少目录学家都认为《易传》之《序卦》篇,就是早期的一书目录。但是,目录学的正式兴起则在西汉时期。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文化教育的发展,当时的统治者也相当重视图书、目录事业。汉自汉初,便接受秦朝焚书灭典的教训,“大收篇

籍,广开献书之路<sup>①</sup>,使散失的图书得以适时的聚集和收藏。并且开始整理兵书,《又志·兵书略序》记载说,“又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从“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的过程来看,已开始了校勘异同、删定篇次的图书整理,可能还进行了编制目录的工作。

又武帝时制定思想文化政策,因囿于“书缺简脱,礼崩乐坏”,“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宫中藏书处)<sup>②</sup>。而且为应当时军事上的需要,还由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兵录》虽然久佚,但它终究成为见于记载的我国古代第一部兵书专科目录。

至西又末年又成帝之时,可能因为图书收藏制度还不够完善,图书还颇有散亡,于是使谒者(掌礼宾事宜之官)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诏著名学者刘向(字子政,成帝时任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等,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图书与目录编制工作,由刘向总司其事。刘向对所校各书,都要校定新本,编写篇次,撰写一篇撮述全书大意的叙录,然后奏上。刘向所写的各书叙录(称书录)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树立了叙录体目录的典型。可惜这些叙录大都遗失,现在只剩下《战国策书录》、《晏子叙录》、《孙卿新书书录》、《列子书录》及《管子》、《韩非子》、《邓析子》和刘秀《七经表》叙录等八篇。当时,刘向又把所校各书的叙录汇集成编,称为《别录》。可知《别录》就是一部汇集诸书叙录的提要目录学著作。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对《别录》有简要说明,至《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则俱称《七略别录》,这“七略”二字可能是后人所加。

刘向工作了十九年,在成帝末年去世了。刘向死后,又哀帝让

① 《汉书·艺文志序》。

② 《汉书·艺文志序》。

刘向的儿子刘歆(字子骏)继承这项宏伟的事业。刘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就根据刘向的《别录》,“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最终完成了我国古代最早的综合性的国家图书分类目录。阮孝绪《七录序》曾明确地说明过《七略》与《七录》的关系:“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旨要,著为《七略》”。可知《七略》是刘向、刘歆父子等一批学者共同完成的伟大成果。范文澜《中国通史》说“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和《史记》一样,是两部有辉煌成就的大著作,《七略》“不只是目录学校勤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别录》和《七略》,亡于唐末五代之乱,宋初已无人见到。但《汉书·艺文志》是在《七略》基础上编撰的。从《艺文志》以及《别录》、《七略》的佚文来看,刘向、刘歆父子的功绩是巨大的:他们在校勘整理文化典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的方法,编辑综合性的分类目录,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开创了我国古代的目录学。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

东汉一代,政府颇注重图书的收藏整理工作。汉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把西汉政府的图书馆和文献档案都从长安搬到洛阳。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序》云:“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一千余两(辆)。自此以后,参倍于前。”明、章两帝时,著名学者班固、傅毅、贾逵等,都典掌过校书的工作。汉安帝永初年时,刘珍、刘校、马融及五经博士等,又“校定东观(在洛阳南宫,为聚藏图书之处)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又末著名学

① 见《后汉书》卷四十一《班固传》、卷四十一《班超传》、卷五十一《文苑列传·傅毅传》。

② 《后汉书》卷五十一《文苑列传·刘珍传》、卷五《孝安帝纪》。

者蔡邕,也于灵帝熹平中,被“召拜郎中,校书东观<sup>①</sup>”。这些校书工作对目录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却没有编制目录的记载。东汉目录事业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班固依《七略》而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上,并由此而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事业继续发展。官修目录,仅《隋志》就著录有十多种。如魏郑默所编《中经》、西晋荀勗《中经新簿》、东晋李充《元帝四部书目》、宋王俭《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官修书目。而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这两部私人编制的综合性系统目录,则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目录著作。专科目录,如荀勗撰文学专科目录《文章叙录》,裴松之撰史籍专科目录《史目》,释道安通录古今佛经的《综理众经目录》和释僧佑《出三藏记集》之类佛经专科目录等,都先后出现。一些目录学家还编制了引用书目,如阮孝绪《七录》所附的《古今书最》<sup>②</sup>。同时,有关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代目录事业的总结和评述,也有了初步的注意。《七录》及后来唐人编的《隋志》均设立有“簿录”类,著录又魏以来的目录书,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目录学发展、目录学的功用为更多人所认识的状况。

唐、宋两代,目录学事业蓬勃发达。其特点不仅表现在官修目录质量的提高,史志目录的发展,“国史艺文志”的兴修,私家目录的勃起,而且还开展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探讨。《隋书·经籍志》,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古今书录》,《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等,都是这段时期产生的目录

① 《后汉书》卷六十五《蔡邕列传》。

②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题下张守节《正义》引“裴松之《史目》”。

③ 阮孝绪《七录序》及《古今书最》,载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一。《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收《广弘明集》《古今书最》是编《七录》的引用书目,其中列举有十种古代目录及各录所记载图书数量、图书存亡等情况。

名著。

元代目录事业发展缓慢。脱脱所编《宋史艺文志》主要是依据宋代原有的国史艺文志会合纂成。专史目录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私家目录仅存钟嗣成杂剧专科书目名作《录鬼簿》。

明、清两朝，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各种各类官、私目录著作纷纷问世。明代官修目录和史志目录成就不算很高，但如《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及焦兹所撰《国史经籍志》，都是很著名的。明代私家目录较为兴盛，大体上以藏书目录及专科目录为主，如高儒《百川书志》，周弘祖《古今书刻》，吕天成《曲品》等都是著名之作，而《曲品》则是一部明代传奇的专科目录。

有清一代，目录书与此前各朝的总和相等，仅《清史稿·艺文志》目录类就登录有一百多种。清代目录学著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从图书收录、编制、体例、目录形式和内容价值各方面看，都显示了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成就与特色。目录学的功用价值及其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长足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一部集大成的巨著。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章学诚《史籍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及张之洞《书目答问》等，也都是不同类型的目录名著。在目录学研究方面，章学诚等人也颇有成就。

## 第二节 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古代目录学著作，自西汉时正式兴起后，历代相继又有不少纂著。据近代目录学家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一书统计，从汉魏迄明末，计有官书目录六十种，私家目录七十七种，史家目录十四种，共151种。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正、续编又著录清以来目录书155

种,当代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清代目录提要》则收录清人所撰辑各种目录 380 余部。仅上述汪、孙、来三人的统计就达 500 多种,而古代目录书的实际数量当然还不止如此。

对这些数目巨大的目录书进行区分归类,是一个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自古至今,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作过不同的区分。如清人汤纪尚以为可分为朝廷官簿、私家解题、史家著录三类。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所收目录类型更有国家目录、史志目录、补志目录、佚书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四十多种(见其《依然集》卷一,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汤纪尚所谓“朝廷官簿”,是指由封建社会朝廷主持编制的国家藏书目录;“私家解题”,是指由私人藏书家或学者私人编制的目录;“史家著录”,是指由史家编入史籍的目录。这三大类书目,是就古代大多数的综合性目录书而言的。此外,也还有一些没有包括进来的综合性目录、专科目录等,同样值得研究。

下面,我们根据目录的编纂体制和收录范围,并参酌古今各家的意见,分国家图书目录、史志目录、私家撰修目录和其他目录四个类别,对古代目录书略作介绍。

## 一、国家图书目录

即所谓“朝廷官簿”,也称官修目录,是封建社会由政府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校理后所编的国家图书目录。自从西汉末年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编成的《七略》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由政府组织人力编修过这类目录,其中清乾隆时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是这类目录书中最突出的代表作。历代所编国家图书目录不下六七十家,其主要者如:

1. 汉《七略》,西汉刘向、刘歆撰,残缺。
2. 魏《中经》,魏郑默撰,佚。
3. 晋《中经新簿》,西晋荀勗撰,佚。



4. 晋《元帝四部书月》，东晋李充撰。
5. 宋《元嘉八年四部目录》，宋谢灵运撰，佚。
6. 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宋王俭撰，佚。
7. 齐《永明元年四部目录》，齐王亮、谢灵运撰，著录 18 010 卷，佚。
8. 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梁吴孝标撰，著录 23 106 卷，佚。
9. 陈《德教殿四部目录》，佚名，佚。
10. 隋《开皇四年四部目录》，隋牛弘撰，著录 3 万余卷，佚。
11. 隋《大正御书目录》，隋杨弘撰，著录 37 000 余卷，佚。
12. 唐《开元群书四部录》（“群书四录”），唐殷践猷撰，著录 2 655 部，48 169 卷，佚。
13. 唐《古今书录》，唐毋煊撰，著录 3 060 部，51 852 卷，佚。
14. 宋《崇文总目》，宋王尧臣撰，著录 30 669 卷。并在“史部”立“目录”类，佚。清钱东垣等有《辑释》五卷、《补遗》一卷。
15. 宋《中兴馆阁书目》，南宋陈骙撰，著录 44 486 卷，佚。赵士炜有《辑考》五卷。
16. 宋《中兴馆阁续书目》，宋张攀撰，增入 1178 年（宋孝宗淳熙五年，陈骙书目编成）后新书 14 943 卷，佚。赵士炜有《辑考》一卷。
17. 明《文渊阁书目》（阁在北京故宫），明杨士奇撰，著录 7 256 种，42 600 余册，今存。
18. 明《永乐大典目录》，明解缙等撰，著录 22 877 卷，今存。
19. 清《四库全书总目》，清纪昀等撰。著录 3 461 种，79 309 卷；存目 6 793 种，93 551 卷，今存。
20. 清《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乾、嘉时于敏中等奉敕撰，著录善本书 288 部，今存。

古代国家图书目录具有不少特点：它们根据整理过的国家藏书而编成，著录图书全面丰富（各书目著录图书多在万卷以上），《四

库全书总目》所载达十七万多卷),基本上代表了国家的藏书水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文化学术事业发展的状况;这类目录绝大多数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这同魏晋以后国家藏书按四部陈列是一致的;几部重要的国家图书目录如《别录》、《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内容比较详细,部类之序和各书提要对读书治学很有价值;当然国家图书目录作为官修的封建政府的藏书目录,它们在选录图书及评价介绍时,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今天的读者在使用时应具有批判继承的眼光。解放后出版的《全国总书目》与《全国新书目》,则是新中国的国家书目,其体例颇与古代国家图书目录不同。

## 二、史志目录

即所谓“史家著录”,是指由史家编入史籍的目录。它包括历代“正史”中的或有些正史中原来没有而由后人补修的《艺文志》(或称“经籍志”),有些朝代的“国史经籍志”,某些政书、专史中的目录书等。

自从东汉班固就《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编成《汉书·艺文志》,便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后世正史遵循不衰,至十五史中有七部这样的史志目录:

- 1.《汉书·艺文志》一卷,东汉班固撰
- 2.《隋书·经籍志》七卷,唐魏征、李延寿等撰
- 3.《旧唐书·经籍志》七卷,后晋刘昫撰
- 4.《新唐书·艺文志》四卷,宋欧阳修等撰
- 5.《宋史·艺文志》八卷,元脱脱等撰
- 6.《明史·艺文志》四卷,清王鸿绪、张廷玉等撰
- 7.《清史稿·艺文志》四卷,近代赵尔巽等撰

其中,以《汉志》和《隋志》最负盛名,受到历代目录学家重视。

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所缺甚多,后来学者尤其是清

代学者纷纷补撰与补注,王重民先生在其《普通目录学》中称已“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目录学的流派”。我们称这些补撰或补注正史的目录为“补史志”,或简称“补志”。现依中华书局1955年据开明书店原版重印的《二十五史补编》,按正史先后,将补撰或补注正史艺文志的补志抄录于下:

《又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撰)、《又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清姚振宗撰)、《又书艺文志条例》八卷首一卷(清姚振宗撰)、《又书艺文志举例》一卷(孙德谦撰)、《前又书艺文志注》一卷(清刘元黄撰)、《补续又书艺文志》一卷(清钱大昭撰)、《补后又书艺文志》四卷(清侯康撰)、《补后又书艺文志》十卷(清顾炎武撰)、《后又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补后又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曾朴撰)、《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撰)、《三国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补晋书艺文志》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附刊误一卷(丁国钧撰、丁辰庄并撰刊误)、《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撰)、《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清秦荣光撰)、《补晋书经籍志》四卷(吴士奎撰)、《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黄逢元撰)、《补宋书艺文志》一卷(聂崇岐撰)、《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陈述撰)、《隋书经籍志补》一卷(张鹏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一卷(清章宗源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一卷首一卷(清姚振宗撰)、《补南北史艺文志》一卷(徐崇撰)、《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炎武撰)、《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黄虞稷撰、倪灿撰、卢文弨录)、《西夏艺文志》一卷(清王仁俊撰)、《辽艺文志》一卷(缪荃孙撰)、《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清王仁俊撰)、《补辽史艺文志》一卷(黄任恒撰)、《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清钱大昕撰)、《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清倪灿撰、卢文弨录)、《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撰)。

由于正史艺文志的补撰与补注,使历代正史都有了目录部分。如果我们把七部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与各种补志连贯起来,那就构成了我国自汉至清的一部完整的古籍总目,据此可以考

察几千年来文化学术发展情况之一斑。

从1955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先后编印出版了十史艺文、经籍志。其中包括《又书艺文志》(书末附清姚振宗《又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艺文合志》(书末附人名、书名索引),《宋史艺文志·补·附编》(附卢文!补志、宋时官修《宋史艺文志附编》),《辽金元艺文志》(清黄虞稷等撰),《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至1982年全部出齐,颇便于读者查检。

除正史志、补史志外,如北宋所编一朝、两朝、四朝,南宋所编四朝等国史艺文志,明焦《国史经籍志》;政书中如宋郑樵《通志》之《艺文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经籍考》,也都可视为史志目录。

史志目录,往往是后代史家根据以前的国家藏书目录编制,或根据各史列传、日有目录及其他文献资料补撰而成的,并不都是严格的藏书目录;所著录范围或包括本朝及前代图书,或只录本朝著述(如明、清一志);有的史志目录并撰有序文及大类(略、部)、小类(家、种)之序,以叙源流得失,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价值。

### 三、私家目录

即非官修的,由私人藏书家或学者私人撰修的目录书。

私人撰修目录,或说起自南朝宋齐时目录学家王俭(452—489年)的《七志》,稍后又有梁阮孝绪(479—536年)的《七录》。《南齐书·王俭传》记载,王俭“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宋书·后废帝纪》云:“元徽元年八月,王俭表上所撰《七志》”。《七志》今亡,《七录序》及《隋志序》略介其类例。阮孝绪终身未官,据其《七录序》及《隋志序》记载,《七录》是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所编

私目、并参校官簿而成,同时也得到了好友刘杲的帮助。《七录》已佚,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所收《七录序》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王、阮二目,虽可称为私人撰修目录,但王俭编《七志》可利用主管秘书监图书之便,最后又上表献之,这就有如余嘉锡所言:“既经表上,则亦同于官书矣”。阮孝绪《七录》,出于个人私修,当然与那些供职秘阁校理官书而编成的官修书目不同,但他仍然搜集与参校了古今官、私目录,这与那些记载私人藏书的书目,又有很大区别。所以,将此二目归属官簿或私录,都有一定道理。本书考虑到它们毕竟不是由朝廷组织人力修撰的国家藏书目录,其所著录也不代表朝廷的意见,故权且名之为私人撰修目录。今人所编目录书有直接称之为“私藏目录”的,恐不妥当。

下面,我们主要叙述私家目录中的私人藏书目录。

我国历史上的私人藏书,起源很早。《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说明战国诸子已有自己的藏书了。当然,那时用竹简写书,一简写十几个或二十几个字,五车竹简书字数也并不太多。后来,写书兼用缣帛,以卷轴记,私人藏书,更方便了。

汉代初年,私人藏书风气颇盛。如《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富有藏书,“与刘向等”。又云其时淮南王刘安亦好藏书。其后如东晋蔡邕,晋代张华,南北朝沈约、任防、王僧孺等,都以富于藏书闻名当世。至于晋范蔚藏书记七百余卷,为“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提供阅读(《晋书·范蔚传》);南齐崔慰祖藏书万卷而“亲自取与”邻里少年来家借书者(《南史·崔慰祖传》),更传为美谈。

私人藏书而又编制藏书目录,大概开始于南朝宋齐之时。阮孝绪《七录序》曾说:“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积坟籍,必思致其名簿。”这里所称“名簿”,就是目录。从这段话看来,可知南朝藏书家多编有他们私人的藏书目录了。但私人藏书而有书目见

于史籍记载的,当以梁代任昉(460—508,字彦昇)为最早。《梁书·任昉传》记载:

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自雕板,由是篇目定焉。昉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

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吕彪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家取之。

任昉不但藏书多至万卷,且自己编写了藏书目录,所以在他死后,梁武帝肖衍还派吕彪等去“勘其书目”。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易行,私人藏书风气日盛,私人藏书目录也愈来愈多。如唐代有名的三家:吴兢《西斋书目》、~~徐坚~~《新集书目》、杜信《东斋集籍》,可惜均已亡佚。

宋代私家藏书甚富,宋人周密所著《齐东野语》曾列举宋代许多著名藏书家,藏书都多达万卷以上,其中很多藏书家都编有藏书目录,但今存者较少。如在当时通行一时的李淑《邯郸图书志》、田镐《田氏书目》等,都已散亡了。现存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以下三家: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尤袤《遂初堂书目》

这三家书目尤其晁、陈二目为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目录的代表性著作,历来受到重视。

明代得书之易,超过宋、元,私人藏书目录较宋代而有很大的发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收录范围也有所扩大,不少私人藏书目录收录小说、传奇之类书目。现有明代私人藏书目录主要有下列十家:

周弘祖《古今书刻》

朱勒美《万卷堂书目》

晁    《宝文堂分类书目》

高  儒《百  书志》

祁承  《澹生堂书目》

徐  勣《红雨楼书目》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赵琦美《脉望馆书目》

清代私家藏书风气更盛,私家目录不可胜数。其现存较著名者如:

钱  曾《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

毛  昺《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吴寿肠《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

陆心源《  宋楼藏书志》

丁  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古代私人藏书目录是古典目录书中最丰富多样的一类,尤其以宋、明、清三代为盛。这类目录著录详细,而且多有提要,这对读书治学均大有帮助。私人藏书目录往往不受正统观点的束缚,如不少书目就著录了正统目录不载的通俗小说和戏曲文学书籍等,可补官修国家图书目录与史志之缺。这些成就与特色,决定了私人藏书目录在目录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 四、其他目录

上述三大类别,基本上概括了古代大多数综合性目录书的情

况。但是,也还有一些综合性的目录如丛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推荐书目,和专门性的目录书等没有归入。因此,我们再别立“其他目录”一类,择要简述数种如下:

1. 丛书目录。丛书是一种按一定编辑原则,汇聚群书的形式,它的特点是仍然保留所汇各书的书名和原有体例,再冠以一个总的书名(如《四库全书》),一同钊刻或印行。这种形式很便利用。

丛书目录最早者为清嘉庆时顾修所编录的《汇刻书目初编》十册,录宋元以来丛书目录 260 种。此后光绪时朱学勤、王懿荣所编的《汇刻书目》十册,收书 567 种。张之洞《书目答问》卷五的“丛书目”,也是一部较为实用的丛书目录。解放后,上海图书馆编成《中国丛书综录》一书,共三册,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 1959 年和 1962 年出版,此目共录全国 41 个大图书馆馆藏的各类丛书 2 797 种,是一种搜罗完备、便于检索的丛书总目。

2. 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种以某一地区有关的图书为对象而编制成的目录书。如明祁承燾《两浙著作考》,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等。今人朱士嘉 1934 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及其 1956 年改版的增订本,中国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张国淦编《中国古方志考》等,则是今人所编地方文献目录中很有价值的方志综合目录。

3. 推荐书目,又称初学目录、导读书目。是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带有指导性质的读书目录。如清道光二十七年湖北学政龙启瑞所编《经籍举要》,就是一部指导诸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推荐书目。而这类书目中,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则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4. 专科目录。与综合性图书目录兼收各种各类图书不同,专科目录是将与某一专门学科有关的图书书目编制成的一种目录。国家图书目录中由汉武帝时军政扬仆所编的《兵录》可说是最早的专科目录。愈到后来,专科目录愈多。如经史目录,宗教、文学、艺



术、科技书目录等等。

古代经史并称,经史同源,清章学诚更有“六经皆史”之说。因而目录书中就有专载经、史两类书籍的专目。如北魏卢昶《甲乙新簿》、隋代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唐人李肇《经史释题》、五代杨九龄《经史书目》等。

再往后发展,古代学者又将经史分途,于是既有经书目录,也有史籍目录。经书目录,当以《宋史艺文志》所著录欧阳忞《经书目录》十一卷为正式开始,其代表作则推清朱彝尊的《经义考》(原名《经义存亡考》)一百卷。史籍目录盖以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史目》为最早(见《史记·五帝本纪》注引《史目》),此后有《日唐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杨松珍《史目》,《宋史艺文志》所载商仲茂《十一代史目》、杜镐《十九代史目》,宋末高似孙《史略》,以及清代章学诚《史籍考》等。而以《史籍考》最为宏伟,可惜此目未全完成,又在咸丰年司毁于火。现只能从章氏《史籍考总目》中略知其体例。

文学目录,也是专科目录中的一种形式。本书将专门论述。

5. 目录之目录。目录书多了,就出现了将众多目录著作按一定方式汇编起来的目录书,即目录之目录。

古代官、私目录书,自南朝阮孝绪《七录·纪传录》的“簿录”类开始,大都没有“簿录”或“目录”类,登录历代目录书籍。现存者,如《隋志》、两《唐书志》、《宋志》、《清史稿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都设有“目录”或“簿录”、“书目”类,可查考古代的目录书目录。

目录之目录专书的编撰,则是近代以来的事。大概以周贞亮、李之鼎《书目举要》为先。此书收录自汉至清末的各种书目及有关书籍目录 270 余种(南城李氏宜秋馆,1920 年);邹瑞彭、阎树森《书目长编》及补遗(北京资研社,1928 年),共收录各种书目达一千一百余条。解放后,尚有冯秉文《1963 年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

(中华书局,1958年),《中国书目编年》(1940—1981年,北京大学第一分校图书馆学系,1982年编印),梁子涵《中国历代书目总录》(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

除上述五种外,还有个人著述目录、引用书目录、版本目录、禁毁书目录等等。

### 第三节 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现代一部完整的目录书,往往由前言(或称说明、凡例、序言、编例等)、目次、正文等部分构成(如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古籍目录》一书,即由“说明”、“目次”和正文这三部分构成)。前言部分简要说明该目录书的编制目的,文献收录范围,目录的性质、用途、特点,读者对象、使用方法等内容;目次相当于一部书的目录部分,是该目录书内容结构及其体例的大纲,某些按分类组织文献的目录书往往列出所采用或自编的分类表,同样也起到目次的作用;正文部分是目录书的主体,它由书名著录和提要组成。

古代目录书的结构则有所不同。一部体制完备的古代目录,其基本结构主要包含有书名、叙录、类序三项。

#### 一、书名

书名项著录书的名称、篇卷数、作者姓名以及附录等内容,反映图书的外貌特征。例如:

楚三陵令《荀况集》一卷(《隋志》)

《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宋朱子。《书目答问》)

书名项是目录结构中最基本的组织部分,没有书名就不能成其为目录。

早期的古书大都没有篇名和书名,现有的篇名、书名是在文献整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的。如章学诚《文史通义·纂称》篇所说,“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仇,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以篇首字句名篇的,如《论语》“学而”、“为政”等二十篇的篇名,《孟子》“梁惠王”、“公孙丑”等七篇的篇名均是。以其人名书的,如《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列子》、《墨子》等。

通过书名,读者能知道作者,有时还能了解图书的主旨或著作形式等内容。如《楚兵法》、《说文解字》这两部书名,直接反映了图书的内容主旨;《乐府诗集》、《十三经注疏》、《元曲选》等书名,还同时反映了著作形式。

## 二、叙录(解题、提要)

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重要的结构成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叙录之体,始自刘向。刘向所作《战国策书录》、《晏子叙录》等,对各书的整理校勘情况、各书的作者、内容与学术源流等,都作了概括的叙述介绍或分析评价。所以说刘向汇集各书叙录而成的《别录》一书,就是后世叙录体目录(即解题或提要目录)的创始和范例。《别录》之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都是叙录体目录。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更臻于完善,所作提要灵活多样,简明扼要,堪称古代提要目录的代表。兹举《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例提要为例:

### 《遂初堂书目》一卷

宋尤袤撰。一名《益斋书目》。所分四部，与诸家小有出入，而不甚相远。惟一书兼载数本，则体例独异。诸书皆但有书名，不作解题，盖从郑樵之说；然并卷数及撰人名氏删之，未免太略。或传写者佚脱歟？

### 《常建诗》二卷

唐常建撰。建名仁不昌，冗冗一尉，而遗诗五十七首，往往与王、孟抗行。所唱和交游，非惟无一显官，即知名之士，亦仅王昌龄一人。盖恬淡寡营、自然声利之外者，宜所造独深矣。

以上两例，或指出图书的价值得失，或概论作者生平经历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均能突出各书的主要特点，很便于读者阅读、研究。

还应该说明的是，古代目录书的叙录，在写作体例上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前述又向创始的那种由目录编撰者自己较为全面地简介图书作者、内容、形式及其校勘整理情况的叙录体例，是叙录的主要形式。但有的目录学家也对此进行了某些变通，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撰写方法，如所谓“传录体”和“辑录体”等。

传录体叙录，始于王俭的《七志》。王俭偏重于作者传记而不述图书内容主旨，故《隋志序》评《七志》说：“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后来如余嘉锡也认为，《七志》“其为《隋志》不满。盖嫌其偏重事迹，于学术少所发明耳。阮孝绪《七录》，大略相同。及释僧佑、道宣、智度之徒为佛书作目录，皆为译著之人作为传记。盖其体制，摹拟儒家，故与王、阮不谋而合矣”（《目录学发微》四）。这类叙录由于未能全面揭示图书内容及其价值得失，常常不受某些目录学家推崇。其实，其为每书作者立传，对了解图书内容也还是有意义的。

辑录体叙录，是辑录诸家评述和其他书内有关资料而成的叙

录。它的特点是不由叙录撰写者自己直接介绍评述,而是广泛汇集已有的相关资料。这种叙录体例,萌芽于佛经目录《出藏记集》的“总经序”,而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马端临所写各书叙录,除以晁公武、陈振孙二书目的提要为依据外,还辑录了《又志》、《隋志》、《新唐书志》、宋代各朝《国史艺文志》及史传、文集、杂说、诗话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这对于专家学者尤有价值(例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辑录体叙录在目录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以及姚振宗《又书艺文志条例》、《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均仿此体例。

除传录、辑录体外,如《又志》和《隋志》,以自注的形式对所叙某些图书的作者、内容及亡佚、残缺情况作简要说明,也可看作是一种不同风格的叙录方式。

### 三、类序

类序包括各大类(略、部)之序和小类(种、类)之序两种形式。各家目录书有称大类之序为“大序”或“总序”,称小类之序为“小序”的。如《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云:“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二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也有不区别大类之序和小类之序而合称为“小序”的。相当含混不清。这里姑且统称“类序”。

类序是古代目录书中介绍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流变、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与叙录一起,体现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类序之体起始于《七略》中的《辑略》。《又书·艺文志》散《辑略》之文,分载各略、各种(家)之后成为类序,更便观览。自此以后,踵刘、班之例而撰类序的,有南朝宋王俭《七志》,隋许善心《七林》,唐魏征《隋书·经籍志》、毋《古今书录》,宋代《崇文总目》及清《四库全书总目》等。史志目录中,自《日唐书·经籍志》据《古今书

录》为书,但记篇目,不取小序;《新唐书志》、《宋史》、《明史》艺文志等均沿此体制,不撰类序,“由是自唐以下,学术源流多不可考”(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五)。

兹举《隋书·经籍志》两例类序如后。其一为“子部”大类之序:

凡诸子,合八百五十二部,六千四百二十七卷。《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各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铎并鹜。若使亡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编撰者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简述了子部图书的学术特点,据此大致可以看出大类之序的写法(前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也是大类之序,更能显示出考辨学术源流的特点)。

又《隋志》集部“楚辞类”小类之序云: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寢息,谄妄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异,悉思申抒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以死。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采,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其书今亡。后又板书郎王逸,集屈原以下,迄于刘向,逸又自力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力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这则小序,从楚辞的产生,至汉、隋两朝的拟作和传播,叙述得简明扼要,可看成是一个楚辞文学发展流传的纲要。

上述书名、叙录、类序三项,是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但在实际上,不同体制的古代目录,有的三项俱全,有的则只有一项或两项。综而言之,有下列三种情形,即古代目录因其结构不同而形成的三种体制:一是部类之后有类序,书名下面有解题的,三项俱全,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都是;二是有类序而无解题的,具有两项,如《又志》、《隋志》;三是类序解题皆无而只著录书名的,即只有一项,如《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诸史艺文志等。这三种不同体制的目录,具有不同的特点,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古代目录于书名、叙录、类序之外,往往还有一篇介绍整个目录的序文,即该目录书全书之序,列于卷首。其内容主要是概述编纂目录的目的、方法、历代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情况等,其体例相当于现代目录书的前言或总说明。如《又书·艺文志》开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至“今删其要以备篇籍”,《隋书·经籍志》“夫经籍也者”至“故列之于此志云”,这两篇文字,就分别是这两部史志目录的全书之序,是极有价值的目录学文献。《四库全书总目》书前的“凡例”,其性质与此略同。

## 第四节 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

重视分类,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我国先民早就形成了对客观事物分类的认识方法,如《周易·系辞传》就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名言(“方”指人或动物)。我国也是最早把分类

思想应用到图书编排上的国家。在公元前二世纪,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分类图书目录——《七略》。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1545年瑞士人吉士纳(Konard Nesner)的《万象图书分类法》早一千五百多年。

图书经过分类编排并以目录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是分类的图书目录,读者就可以十分便利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了。所以有人说,分类之法是目录学的灵魂。我国古代目录学家都十分重视目录的分类,提出并采用了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但其主要者,则是“六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系统。

### 一、《七略》创始的“六分法”

“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它创始于《七略》。据《汉书》的《楚元王传》及《艺文志》记载,刘向等进行大规模校书工作时,其分工一开始就按学术性质分为六类,由各种专门人才分工负责校理各类图书。其中,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一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类,太史令尹咸校数术类,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类。《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如《汉书》颜师古注云:“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而不是图书分类。所以,《七略》的分类实际上只有“六略”六类(王充《论衡·对作》曾直接称《七略》为“六略之书”),与当时校书分工的门类相同。《七略》虽已散佚,但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是在此基础上“删其要”而编成的。现据《艺文志》所载,列其类目如下:

#### (1)六艺略(分为九种)

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论语 孝经 小学

#### (2)诸子略(分为十种)

儒家 道家 阴阳家 法家 名家 墨家 纵横家 杂家  
农家 小说家



### (3)诗赋略(分为五种)

屈原赋之属 陆贾赋之属 孙卿赋之属 杂赋 歌诗

### (4)兵书略(分为四种)

兵权谋 兵形势 阴阳 兵技巧

### (5)数术略(分为六种)

天文 历略 五行 蓍龟 杂占 刑法

### (6)方技略(分为四种)

医经 经方 房中 神仙

上述六略即六类,38种,共著录图书596家,13269卷,分门别类,条理秩然。这样系统的图书分类法,竟出现在一千九百多年之前的西汉,的确是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伟大创造。

《七略》分类以六艺略为首。“六艺”即儒家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三种,是学习六经的基础读物,是经学入门之书,所以也列在六艺类。这反映了西汉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提倡经学的学术风气。

刘歆等认为诸子百家学说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故诸子略居六艺略之后而列为第二大类,而儒家又列为诸子略之首。诸子略包括先秦以来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著作。

赋是汉代特别发达的文学样式,汉武帝以来朝廷又设立乐府官署以采集和制作歌诗,所以诗赋单列一略。也大致表现了汉代文学发展的主要成就。

兵书略收录军事著作,数术略收录数学、天文、历法、占卜星相方面的书籍,方技略收录医药及养生之道方面的书目。这一类的书目,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军事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同时,其中也掺杂有一些封建迷信的书,说明了古人对科学认识的局限性。

《七略》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学术体系分类的。通过分类,可以看出学术的概况和发展流变,显示了中国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

游流的特点,也开了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先河。

《七略》以后,东汉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现存班固《汉书·艺文志》即以六类分部。魏晋南北朝时期,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及隋许善心《七林》,都基本沿袭了《七略》的分类法。

王俭在刘宋做秘书丞时,既编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当是不满于这种以甲、乙、丙、丁部次群书的四部分类法,于是又“依《七略》”别撰《七志》。兹据《隋志序》所载,列《七志》分类名目如下,并与《七略》相对照:

《七志》	《七略》
1. 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六艺略
2. 诸子志(纪古今诸子)	诸子略
3. 文翰志(纪诗赋)	诗赋略
4. 军书志(纪兵书)	兵书略
5. 阴阳志(纪阴阳图纬)	术数略
6. 术艺志(纪方技)	方技略
7. 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	

附 道经

佛经

可知《七志》实分为九类。《隋志序》说王俭“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当对于分类理由有所阐述,惜已失传。前六志均本《七略》,而只是对类名作了改变。但“图谱”一志及“道、佛”二录,则是新增的。

梁普通年间阮孝绪所撰《七录》十二卷,分内、外二篇。内篇五

① 《隋书》卷五十一《许善心传》记载:“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也。……(开皇)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是秘藏图籍,尚有阙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

录:经典录(纪六艺),记传录(纪史传),子兵录(纪子书、兵书),文集录(纪诗赋),术技录(纪数术);外篇三录:佛法录,仙道录。这个分类法,如《七录序》所云,是“斟酌王(俭)、刘(歆)”而成的。阮孝绪把史传从六艺经典中别出而为“记传录”,将兵书归入诸子类合为子兵录,并在七录之下又分为 55 个小类,这对以后的图书分类编目的发展很有影响。

《七志》、《七录》的分类,基本上继承了《七略》的传统,但也有所创造,并反映了当时佛、道书籍兴起的实际情况。

## 二、魏晋时期“四分法”的确立

六分法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图书分类目录的分类法,它反映了当时学术和图书状况的实际。随着学术和图书状况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图书的分类编目也必然会重新调整或改革。

从《七略》到魏晋之时的一百多年间,文学创作日益增多,史学著作也有很大发展,而子书、兵书却相对减少。这就使《七略》的六部分类体系不再适用,因此,四部分类法就在魏晋时期应运而生了,并对后世目录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确立于东晋时的李充。曹魏时期,采掇文籍,皆藏于秘书、中、外三阁,秘书郎郑默(字思元,开封人)“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制成国家内部藏书目录《中经》。时人称之:“而今以后,朱紫有别矣。”(参见《晋书》卷四十四《郑袤传》附郑默,《七录序》,《隋志序》)虽然《中经》已佚,但据推断,郑默却可能在分类上下过功夫。

公元三世纪,西晋秘书监荀勖因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隋志序》记载《中经新簿》各部所收的图书及其体制说: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二曰景(丙)部,有史记、日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及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景。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从各部所收图书的主要内容来看,荀勖甲、乙、丙、丁四部,实际上就是后世所称的经、子、史、集。这便是四部分类法的草创与开端,只是还未能用经、子、史、集四字来概括各部书籍的内容,并且子类尚在史类之前。但它将史籍从经部中离析出来,独立成类。又将兵书、兵家、术数并为子部,这就为后世四部分类法开辟了道路,使图书分类由六分法进入了四分法的重要发展阶段。

荀勖《中经新簿》完成后数十年,西晋政权在战乱中倾覆,图书、目录事业也遭到严重破坏。《七录序》称:“惠怀之乱,其书略尽,几左草创,十不一存。”直至东晋初年,才重新开始搜集、整理图书目录,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大著作郎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所编制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上。李充因荀勖四部之法,换其乙、丙之书,使甲、乙、丙、丁四部,成为五经、史记、诸子、诗赋的顺序。后世目录,以经史子集分部者,实本于此。所以,《晋书·李充传》说“秘阁以为永制”,《隋志序》称:“自尔因循,无所变革”。

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发展荀勖、李充以甲、乙、丙、丁为序的四部分类,正式用经、史、子、集类目名称概括各部类书籍的性质内容。从此,四部分类法便发展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分类法的主流。国家图书目录如《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史志目录如两唐书志,宋史、明史艺文志,私家目录如《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題》等,都采用了四部分类法,行之达一千数百年之久。

下面,对经、史、子、集四部略作说明:

(1) 经部,所著录的是儒家的经典和后世儒生解说经书的著作,以及与学习经书有关的读物如“小学”之类书籍。儒家的经书,最初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来《乐经》亡佚,所以又武帝时只立“五经”博士。又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到东晋时又增《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唐代时,在这七经的基础上,又分《礼》经为《仪礼》、《周礼》、《礼记》,分《春秋》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再加上《尔雅》,共为十一经,宋代理学家把《孟子》的地位抬高,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于是《孟子》也进入了“经”的行列。唐代的十一经加上《孟子》,就成了宋代的“十三经”,此后相沿不改。经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着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因此,自《七略》、《汉书》的《六艺略》开始,至《隋志》以后“经部”的设立,经学书籍一直占有古籍四大部类中的一大部,并居于四部之首。就其数量来说,也可谓“汗牛充栋”。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经部书籍就多达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两万零四百三十七卷。

(2) 史部。著录历史类书籍。《汉书》中没有设史籍类,史书附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这表明当时的史学书还不很发达。晋荀勖《中经新簿》及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开始为史籍设立部类,正式确立“史部”名目的则是《隋志》。其“史部”序云:“夫史官者,上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古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这十三种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日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唐玄宗时目录学家毋煊撰《古今书录》,其史部也采用了《隋志》这十三种细类,并对每一细类加以解释。《古今书录》今佚,这十三种细类的解释保留在《旧唐书·经籍志》的序文中。其言云:“乙部

为史,其类十有二: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记;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六曰日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日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略录(《隋志》为“簿录”),以纪史策条目。”

此后的国家图书目录和史志目录的史部种类基本上沿用《隋志》此法,而略有增减变更。如将“古史”更名为“编年”,将“簿录”改称为“目录”。《宋史艺文志》增设“史钞”,《四库总目》增设“纪事本末”、“别史”、“时令”、“史评”,《清史稿艺文志》增设“金石”类等等。这些种类的增设,反映了历史学术的发展和史籍增多等情况。

(3)子部。著录以《又志·诸子略》所包括的先秦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九流十家的诸子著作为主。再合并《又志》“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三大类中的书籍,唐宋以后又增设释家类、道家类(或神仙家)、艺术类、类书类、谱录类等。从而使子部成为一个十分庞杂的部类,著录包括古代哲学、军事、农业、医药学、天文、数学、艺术、手工、饮食、动植物以及阴阳五行、风水占卜和类书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小说类还包括古小说一类文学著作。

(4)集部。集部是在《又志·诗赋略》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隋志》集部类序云:“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十种,谓之集部。”集部主要著录文学书籍。《隋志》集部下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后世集部大多沿袭这一体例再增设“文史”(即诗文评)类,《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再增“词曲类”,共为五类。

在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历代因袭,变化很少;史部基本上只收历史类书籍,专科性较强;集部主要收录诗文集及诗文评著作,特点也比较明显;唯有子部比较庞杂,其他三部不能归属的,全部统归子部。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特点,用四部分类法去编目或寻书

都还是很方便的。

### 三、不守四部成规的其他分类法

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典目录分类法的主流。但在四分法盛行的长时期内,也有学者不守成规,另创分类法的。

南朝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依仿《七略》分类,可看作是“七分法”。南宋郑寅《郑氏书目》七卷,于经史子文四录外,加上艺录、方技录、类录,也是七类(见《直斋书录解題》卷八)。

北宋李淑《邯郸图书志》载其家藏图书五十七类,在经史子集四志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人志,又与“六分法”、“七分法”不同(见《郡斋读书志》卷九)。

南宋目录学家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更将图书分为十二类,经类以外,别立礼、乐、小学三类;诸子类外,别立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五类;加上史类、文类而为十二。

直至清代学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虽在《四库全书总目》编成以后不久编纂,也突破了权威性的四分法,而将图书分为十二类: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说部(即小说)。

清光绪初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则采用了以“丛书”和经、史、子、集四部并立的“五分法”,张之洞认为丛书“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书目答问》所设立的“五分法”后来被实际运用在近代和现代的古籍编目工作中。

总之,从上述七分、八分、十二分、五分等不同的分类实际来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虽是古代目录分类的主流,但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此后,各种新的图书分类法不断问世,进一步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传统。图书分类法逐步进入了现代时期。

## 第五节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文化特色

图书目录的编制,是对某一时期或某一些图书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总结的文化实际活动。任何一部目录著述,它不仅要反映某些文化学术成果的基本风貌,同时也通过对文献的选择取舍、分类编排乃至介绍评述等方式,体现着目录学家自己的学术见解、思想情感及价值取向。

中国古典目录学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会打上我们民族的精神印记,蕴涵着特定的文化意义。

那么,中国古典目录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基本特色和文化意义呢?六十多年前,姚名达先生在他的《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里说:

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力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

姚先生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这“重分类”和“有解题”,既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特点,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一、从“重分类”看古典目录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献和儒家经典的偏重

分类是目录学的灵魂和核心。

西方世界的分类最早来自亚里斯多德(前 384—前 322 年)和培根(1561—1626 年)的科学分类思想。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把人类知识分成理论哲学、实用哲学和生产哲学



三大类。十七世纪初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把知识分成历史、诗歌和哲学三大类。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则是1545年瑞士人古士纳的《万象图书分类法》。古士纳将各类图书文献分成四大部十二类：四大部是字学、数学、修养和高等学科；十二类是语言学、辩证学、修辞学、诗歌、算学、几何、音乐、天文学、占星学、术数、地理、历史、技术、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与神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法理学、医学、基督教。

中国是最早把分类思想运用到图书编目上的国家。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编制的《七略》就首创了图书分类的“六分法”。但自魏、晋以降，“四分法”逐渐兴起确立，并最终成为近两千年我国古籍分类法的主流、成为传统学术文化的一种象征。

“四分法”分经、史、子、集四部；经即经学，主要是儒家经典；史即史学；子是诸子思想哲学著作；集部一般是文人诗文集。四部全是以人文社会科学分类，其中没有经济学、自然科学技术的类目，明显表现出重人文伦理、轻科学技术的倾向。且四部之内，又以儒家经典及后人解释经书的著述列为专类且居于首位，置于最显著的位置。有如《四库全书总目》所称：“以阐明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家杂学为重也”，故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著录的书籍就多达1173部、20472卷，可见古代目录学对儒家经典的重视。

其实，我国古代目录学以儒学作为分类的核心和指导思想，自西汉《七略》即已开始。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刘向父子等整理图书、编制目录，则以儒家六经即“六艺”为首，以儒学思想来统驭传统学术的分类，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风尚。所以章学诚就曾指明：“六艺之名，实为《七略》之纲领，学者不可不知其义也”；又说：“读《六艺略》者，必参观于《儒林列传》”。（《校雠通义·又志六艺第十三》）。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家们，不单纯地把图书目录的编制看成是纯学术的活动，而是十分注重它“为治之具”的政治作用。如最先以

经、史、子、集四部命名的《隋书·经籍志》，就在其总序中公然申明：

今考见存，分力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目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目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缺焉。

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力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力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

在这里，《隋志》的编制者明确表述了图书目录要依有“益教理”、“弘道设教”的标准决定取舍，要成为政化之具的责任。《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者，也在其《经部总叙》中称：“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由此观之，根植于我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典目录学，偏重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献、突出儒家经典地位、自觉体认“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又志》儒家类序）之政治实用性的文化特色，就不难理解了。

## 二、从“有解题”看古典目录学重视学术源流的传统

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文化人强烈的历史意识。与这种绵远久长的历史和浓厚的历史意识相一致，中国古代目录学也形成了一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传统。

姚名达说：中国古代目录学“其优于西，非目录者，仅恃解题一宗”（《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解题”，即提要、叙录或书录。中国古典目录之有提要、解题始于刘向《别录》，中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至清

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达到最高阶段。刘向《别录》所撰各书叙录，一是要介绍书的篇目、来历、性质、内容，即书的校勘情况等，再就是要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与学术渊源。如所作《列子新书目录》云：“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穆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本，合于六经。”读者据此不仅可以得知列子的来历、时代，还可以了解他的学术源流、思想派别。所以，书目的叙录或提要，不是随便就能做好的，章学诚认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通义·叙目》）。张宗泰《跋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书录解题》叙述诸书源流，州分部居，议论明切，为藏书家著录之准。然当审正之处，正复不少”。

不仅是解题、提要注重学术源流，古代目录从其编制、思想、分类排列，到各种总序、大序、小序的撰写，都贯穿和体现了考辨源流的特色。如《七略》叙诸子百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其《诗赋略序》概述诗赋发展来龙去脉等等，都特别指出了学术的承传流变过程。当然，也不只是《七略》，章学诚说“《艺文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校雠通义·补校艺文志第十》）；《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自言“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二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由刘向、刘歆父子开创的中国古代目录学这种追溯源流变

① 见徐小璁、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第6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的学术传统,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体现,同时也影响着其他的学术领域。比如古代文学批评,论诗论文喜知溯流别,钟嵘《诗品》评品某人之诗而云其源出于某家之类,就当是本于刘向父子之法。

## 第三章 古代文学文献的类型与 文学目录的形成及特点

### 第一节 古代文学文献的类型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意思是指典籍和熟悉掌故的宿贤。《论语·八佾》记载孔子的话说:“夏礼吾能言,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东又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他是以“文章贤才”来解释“文献”二字的。宋朱熹《四书集注》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朱熹则释为典籍和贤人。最早把“文献”题作书名的,有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今天的文献一词则指具有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根据1985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的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我国古代文献先后使用过的物质载体形式,有甲骨、金石、竹木、缣帛、纸张等。殷商时期的文献载体是龟甲和兽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现存最早的文字资料。殷朝后期至周、秦时,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或称“金文”、“钟鼎文”),写或刻在玉、石上的文字(如春秋后期用毛笔书写在玉片上的“侯马盟书”、春秋战国之际的“石鼓

文”、秦代刻石文等), 可视为古代书籍的初期形式。我国最早的正规书籍, 以竹简、木牍或缣帛为其物质形态, 它们的使用从孔子之前一直延续到魏晋, 为古代文化学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纸在又代被发明以后, 则为书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魏晋以来纸书逐渐增多, 至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废除竹简, 一律以黄纸代之, 纸遂成为古代文献的主要物质材料。唐宋以降, 雕板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相继出现、流传, 更使纸质书籍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古代文献包括古代文学文献更显示出十分繁富而复杂多样的风貌。现代文献, 除有以纸张为物质载体的书写型、印刷型文献外, 还有以胶片、磁盘、磁带等为物质载体的缩微型、机读型、声像型文献等多种类型。

如果以文献产生方式为标准来划分文献类型, 则可以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一次文献, 是文献作者直接记录自己思想成果而产生的原始文献, 如论文、著作等, 这是文献的最基本的形式; 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并按一定方法组织编排而产生的, 如目录、索引、文摘等; 三次文献是查找检索一次文献的工具; 三次文献是通过利用二次文献、对一次文献进行分析、综合、研究而产生的文献, 如综述、述评、研究动态、研究报告及辞典、年鉴等。

古往今来, 以各种物质材料生产制作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 古代文学文献也无比丰富。如果要对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古代文学文献划分类型, 不同的划分标准会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这里所说的古代文学文献的类型, 是指古代文学文献作为刻印出版物的不同形式, 是以古代文学文献的编写体制, 以及出版方式为标准来区分的。

根据古代文学文献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 也注意到与古代文学目录中的分类类目相吻合, 古代文学文献的类型主要可分为总集、别集、单行文献、丛书、连续出版物等几种。

## 一、总集

总集是汇集多人作品、包括一种或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综合集。

“总集”之名起于南朝梁代目录学家阮孝绪。其《七录·序目》云：“文集录第一曰总集部，十六种。”文学作品总集的出现则更早。春秋时代结集的《诗经》和西汉刘向辑编的《楚辞》就是早期的诗歌总集。只是因为《诗经》在古代一直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历代目录书都列入“经部”；《楚辞》则在“集部”中别为一类，与总集、别集等并列。所以，历代目录书习惯上都不把《诗经》、《楚辞》看成是文学总集。东汉末，曹丕有《与吴质书》，文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干）、陈（琳）、应（场）、刘（桢），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可知曹丕编辑过一部收录建安七子几家作品的文学总集，清姚振宗补撰的《国艺文志》总集类即据此而著录有魏文帝《建安七子集》，但此集并未流传下来（现传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的今人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不是曹丕原书）。于是，后代书目遂以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始。

现存古代目录书中，《隋书·经籍志·集部》最先立“总集”类。《隋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众书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也认为：“文籍日兴，散无统记，于是总集作焉。……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哀，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

挚虞《文章流别集》，《隋志》集部著录四十一卷。《晋书·挚虞传》说，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十卷，名曰《流别集》。”可知，这是一部按照文体分类编辑的文章总集。

总集的种类：有按时代编排的通代或断代文学作品总集，如肖

统《文选》(收录先秦至梁代的各种诗文辞赋作品)、《唐文粹》(宋姚铉编,收录唐朝一个朝代的诗文作品);有按文学体裁编排的某一种文体的文学作品总集,如专辑诗歌的《玉台新咏》、《全唐诗》,专辑词赋的《全宋词》、《历代赋汇》,专辑散文的《古文观止》;有按文学流派或宗派编排的文学作品总集,如《花间集》、《西昆酬唱集》等。

总集的文献价值:第一,总集往往是汇集了一个或几个时代的多种或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搜罗材料完备,对于保存古代文学作品有很重要的意义。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比如《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这些总集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古代文学作品,后世可借以考见又魏六朝至唐五代的许多诗歌、文赋作品。特别是在不少作家没有别集行世或其别集逐渐散佚的情况下,总集保存的文学作品更显得宝贵。第二,那些按一定要求有所选择地编排而成的总集,往往汇录了一些比较优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对后世了解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地位,对于文学欣赏和研究都有参考作用。所谓“删汰繁芜,使菁稊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四库总目·集部总叙》)。

## 二、别集

别集与总集相对而言,它是收集一个作家全部或一部份作品的个人作品集。所谓“别集者,人别为集”<sup>①</sup>。

别集大概是在东汉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艺文志》“诗赋

①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图书馆古籍编目》一书,分总集为历代各体总集、历代诗总集、历代文总集、历代一体文总集、一代诗文总集、一代诗总集、一代文总集、一代一体文总集、唱和题咏总集、族姓总集、程式总集、地方总集、诗派文派总集、专题总集、人物总集等15类,可参阅。载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本第244页。

② 《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宋两朝艺文志》



略”著录楚及西汉赋家的作品,均以“屈原赋二十五篇”、“东方朔赋二十一篇”、“扬雄赋十篇”之类的形式出现,而不称为“集”。对同一作家的其他著述又分别著录于别的类目之中,如东方朔《新序》、《说苑》、《列女传》,扬雄《太玄》、《法言》等,就分别以“东方朔所序六十七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的形式,著录于“诸子略”的儒家类,也未汇编成集。因此,《隋志》云: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异。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易,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

《隋志》不但说明了别集的产生,而且还指出了别集之所以有传存亡佚等不同现象的规律。

《隋志》集部著录别集,虽以“楚上陵令荀况集》一卷”开始,但这并不说明是别集的产生。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序所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又人追题也。”

别集有作者自编的,也有他人编的,而以他人所编者居多。别集的编辑体例比例复杂,概而言之,主要有这样两种:一是按文体分类编排或按内容、按写作年代编排的作家诗文集。这类别集最常见,它们收录了作家的全部文学作品,如《庾子山集》、《李太白集》、《杜少陵集》、《韩昌黎集》等;二是收集作家一种体裁或一个时期作品的别集,如《白香山诗集》(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皮子文藪》(皮日休作)、《司马温公文集》(司马光封温国公)等。

别集的名称十分混杂,如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述清代文集之名称云:

清人自袁所力文,或身后由门生故吏辑录之,以成一编。

大抵召前世曰称。名之曰集，或曰文集，或曰文稿，或曰类稿，或曰丛稿，或曰存稿，或曰遗稿，而稿之中有初稿、续稿之分，集之中有正集、别集之辨。其不以集或稿为名者，则命曰文钞，或曰文录，或曰文编，或曰文略，或曰遗文，此正例也。亦有不称斯目，而另制新题者，如颜元《习斋记余》、万斯同《群书疑辨》、董丰垣《识小编》……之类，名似笔记，实即文编。

别集的称谓已如此五花八门，每部别集的集名也同样复杂：

有反映作者本名的，如《卢照邻集》、《孟浩然集》；

有以作者的字、号命名的，如《徐孝穆集》（徐陵字孝穆）、《樊南文集》（李商隐号樊南生）；

有以作者斋室名命名的，如《玉茗堂全集》（汤显祖有玉茗堂）、《小仓山房集》（袁枚有室曰小仓山房）；

有以作者官名、封号、谥号命名的，如《嵇中散集》（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司马温公文集》、《欧阳文忠集》（欧阳修谥文忠）；

有以作者居官地、别墅所在地或籍贯命名的，如《韦苏州集》（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樊文集》（杜牧有别墅在樊）、《临集》（王安石为临人）；

有反映作者写作或别集编辑时代的，如《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王镇、白居易的集子均编集于唐穆宗长庆年间）等。

还有反映郡望的。郡望是指封建时代显贵的家族世居某郡、为当地人所仰望，亦即望族世居之地。于是，魏晋以来出身望族者以郡望自我标榜，出身寒门者也常攀龙附凤地与郡望挂钩以抬高身价。如姓王的称琅琊、太原人，姓谢的称阳夏人，姓刘的称彭城，姓周的称汝南，姓李的称陇西，如此等等。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22有云：“唐人好称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样一来，往往易造成籍贯的混乱，如王士禛所云：“迄今考

之,竟不知为何郡县人”(同上)。如唐人韩愈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昌黎,别集称《昌黎先生集》,而昌黎即今辽宁义县,是韩姓郡望;清人毛奇龄是浙江萧山人,亦自称郡望曰河东毛氏,文集名《西河文集》)。

别集的文献价值:别集包括了某一个作家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对保存作家的著述和创作有重要价值,当然也是研究作家生平思想、文学成就的主要依据。同时,通过一些重要的别集,还可以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诸方面的情况。别集也是编辑总集、丛书的基础和依据。

### 三、单行文献

单行文献,是指以个别的形式单独印行的某一种作品或著作,又称单行本。

从古代文学单行文献的不同内容来看,单行文献大致有这样几类:

1. 单行的小说、戏曲、散文等方面的文学著作,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战国策》、《世说新语》等;

2. 单行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带经堂诗话》、《词源》、《词律》等。古代目录书中的诗文评类,词曲类中的词话、词谱词韵之属等类目,大都著录的是一些单行的诗文词论著作;

3. 从一种或多种著作中抽选出一篇或几篇独立的作品单册印行的书,如《离骚》、《七友》、《古诗十九首》等。

古代文学的单行文献,大多是一些在社会上流传既久且广的重要文学作品或理论著作,它们往往都具有独立的阅读或研究价值。

#### 四、丛书

丛书是按照一定编辑原则,汇集多种单独著作而冠以总的书名,但仍保留着各书之书名和原有体例的一种图书类型。张之洞《书目答问》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别立“丛书”部类,并论说丛书的特点是:“一部之中可该群籍”,“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四库全书总目》则在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子目中,著录丛书。如其类序所云:“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丛书”之名,又有“丛刻”、“丛编”、“类编”、“全书”、“汇刻”、“合刻”等不同称谓。

关于丛书的创始,清代以来学者一般认为始自南宋宁宗(1195—1224年在位)时俞鼎孙、俞经辑成于嘉泰二年(1202)的《儒学警悟》,或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所辑刊的《百川学海》。但实际上,南朝时已有人编纂丛书了。据《隋志》史部“地理”类记载,萧齐时,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有关地理的著作,依其前后远近,以为书部,谓之《地理书》,共一百四十九卷;梁时,任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合成《地记》一百五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惟《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又载《地记》一百五十二卷,是为丛书之祖。然犹一家言也”(“杂家类”杂编之属按语)。

真正名实相副的丛书直到明代才盛行。明、清两朝是丛书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统计,明、清两代编刻的丛书多达近三千种。如明刻《又魏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子汇》、《古今逸史》,清刻《史学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等。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将“丛书”单独立为一大部类,正是明清两代学术发展,丛书大量出现的结果。

丛书的种类:有包罗各种各类著作的大型综合性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张元济辑,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凡

分一编,均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五百余种),《四部备要》(解放前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共收常用的经史子集各类书一百多种,其中集部书百四十种),《丛书集成初编》(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收实用及罕见的古籍 3111 种。现又有中华书局新印版)等;也有汇集某一学科著作的专科性丛书,如《十三经注疏》(清阮元主持校刻,有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本)、《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百子全书》(中华书局出版)等。这些综合性和专科性的丛书,对古代文学研究者都有查阅利用的价值。

古代文学丛书的种类:

有汇集各种文学著作的文学丛书,如明张溥编《又魏六朝百三家集》,汇集西汉贾谊至隋代薛道衡共一百零三家作家作品集;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汇集小说、戏曲等作品;

有汇集一种文体著作的文学丛书,如明陆楫等《古今说海》,凡一百一十五种,是古代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明毛晋编《六十种曲》,共编入六十部剧本,为明代传奇戏曲丛书;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共收钟嵘《诗品》以至宋、元、明诗话三十七种,并附己作《历代诗话考索》一种;

还有现在一些出版社组织力量编写出版的有关古代文学内容的各种形式的丛书。如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古代戏曲丛书》,等等。

丛书的文献价值:丛书把许多单独的著作汇集到一起,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对古代文学的阅读、研究、文献校勘整理都有重要价值。如《书目答问》所言:“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一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

## 五、连续出版物

连续出版物,是指具有统一、固定的名称,定期或不定期地连续出版的文献,包括期刊、报纸、年鉴、丛书等。如大陆出版的《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集刊》、《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古典文学》等。这些连续出版物类文献,能够及时地反映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及文学遗产整理的情况,具有较高的文献与学术价值。

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文献作为出版发行物的类型主要有上述五种。连续出版物是以连续分册形式出版的期刊、年鉴之类文献,单行文献是以个别形式单行出版的独立性著作,别集是一个作家全部或大部分作品的结集,总集是包括众多作家作品的综合集,丛书是汇集多种独立著作或作家别集的图书总汇。这些不同的文学文献类型之间,既相互联系而又各有特点,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献价值。

## 第二节 古代文学目录的形式及特点

### 一、古代文学目录的形成发展

我国古代自唐初所撰《隋书·经籍志》正式确定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在集部较为全面地著录各类文学文献以后,历代官修或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集部遂成为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然而,在此之前,自先秦以来至魏晋南北朝的千百年间,古代文学目录却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漫长过程。

古代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上古的神话传说,

商周以来的诗歌、散文,战国时代的楚辞作品等,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的第一页。但先秦时期,文学还没有与学术分开,未能奠定独立的地位。社会上没有出现专门的文学作家,文学作者个人的文学作品还没独立成集,所以,专门辑录文学文献的文学目录也尚未出现。

先秦时期产生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我国文学的源头。结集的《诗经》305篇作品,各篇均有一则小序,少则几个字,多则数十、上百字。这些序文,大多能依作序者的理解而言各篇之“作意”,且予以评论。如《卫风·氓》的小序曰:“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如将这样一百多篇小序集为一卷,就颇似一部《诗经》的解题目录。因而有的目录学家认为:“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但这毕竟只是简括《诗经》各篇内容的一书之序,还不是经过类聚区分、记载多种文学书籍的文学(群书)目录。

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文学目录是随着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的产生而出现的。《七略》设《诗赋略》著录文学作品,反映了西汉时期所流传和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开创了我国最早的文学目录。但《诗赋略》只录诗、赋,不录散文及其它文体,尚未全面著录当时的文学文献,而且它也只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是独立的综合性文学专科目录。

古代专门性的文学书目,出现在文学进一步发展、独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未建安时,先有曹植自作个人著述目录。入晋以后,则出现了荀勗《文章叙录》和挚虞《文章志》类汇集多人作品的文学专科目录,至宋齐梁时期进一步发展兴盛;并且还出现了宋王俭《七志·文翰志》和梁阮孝绪《七录·文集录》两种新的文学目录。

唐宋以来,象晋宋齐梁时期“文章志”之类汇集诸家诗赋文章

的文学总目录很少出现了,代之而起的多是专录一种文学体裁或专录一个作家诗文作品的个人著述目录。如唐宋时吴兢、沈建的乐府诗目录,宋吕大防、薛仲邑、孙汝卿等关于杜甫、李白、韩愈、苏轼等著名文学家诗文的创作的系年目录,唐常宝鼎、南宋高似孙、清汪希韩等人关于《文选》、《世说新语》之著者及篇目或引用书的目录,宋元明清以钟嗣成《录鬼簿》为代表的专录戏曲文学作品的戏曲目录,还有宋郑樵、明杨慎、清钱大昭等人的个人著述目录,清黄虞稷专录有明一代文集的《国朝名家文集目》等等。

总之,清末以前产生的专门性文学目录,多属录一种文学体裁、一书之著者、一家诗文作品的目录和个人著述目录。汇集一代文集或各种体裁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文学目录,自魏晋六朝以后,遂不复多见。在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中,文学专科目录发展缓慢,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集”部成为古代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与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日趋繁荣,文学目录从长期以来附属于综合性目录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各种专科目录中发展最快的一种。众多综合的、专题的、专书的文学目录及索引纷纷问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不过,这已不属本节所述的范围了。

## 二、古代文学目录的特点及其原因

我国古代文学目录发展的历史是漫长的。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古代文学目录形成了它的不少特点。探讨这些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不仅是古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具有意义。

(一)古代文学目录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与丰富、发达的综合性图书目录相比,作为专科目录之一的文学目录发展相对缓慢,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从《别录》、《七略》开始,我国古代综合性图书目录历代都有修



撰,各种官修、史志、私人撰制的综合性目录纷纷出现,总数达数百种之多。至宋代以后,还开展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工作。

但文学目录一开始便附属于综合性目录之中,作为专科目录的文学目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问世,至唐宋以后更很少出现。各种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集”部成了古代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文学目录的理论研究与方法探讨也比较缺乏。

2. 我国古代独立的文学专科目录出现较晚。很少全面著录各种体裁文学著作和全面记录一代文学书籍的综合性的文学目录,多是专录一种文体或一家作品的专题性目录。

魏晋南北朝出现的“文章志”一类文学专科目录,具有汇集诸家诗赋文章的综合性特点,但这类书目均已亡佚,唐宋以后极少见到。唐宋以后产生的乐府解题目录、戏曲目录、个人著述目录等,皆是专录一种文体或一人著述的专题性目录,不具备全面收录各体作品的综合性文学目录性质。

3. 古代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中的“诗赋略”和“集”部大都兼收了部分非文学作品的著作,同时也没有全面著录当时的各类文学著作,算不上真正独立的文学专科目录。

比如《又志》中的《诗赋略》和《隋志》以后历代综合性书目中的《集部》,都没有包括《诗经》及其注释本,没有包括那些很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或哲理散文著作,也没有包括小说作品。这些文学著作,却分别归属于《六艺略》、《诸子略》,或“经”、“史”、“子”三部中。因而,《诗赋略》和《集部》都没有全面收录当时的各类文学著作。

同时,自《隋志》以后历代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中的“集”部,除主要收录文学书籍外,也可或收录有非文学书籍,如表奏、露布、启事等等。尤其是“集”部的别集类,往往也收有其他学术著作。所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也说:“四部之书,别集最杂”。

正因为古代文学目录有以上这些特点,古代文学目录学的研

究也就显得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用现代人赋予文学专科目录的标准来对待古代文学目录,而应该根据它自身的特点,在古代目录学的大范围内,对古代文学目录学做出科学的研究。

(一)上述古代文学目录的特点的形成,有各种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古代学术文史哲不分,科学研究局限性大,各种专门科学研究不发达。与这种学术风尚相联系,作为专科目录之一的文学目录就可能不如综合性图书目录那样丰富、发达。同时由于统治阶级对文学的歧视,古代文人重史轻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甚至“常耻作文士”的观点,以及印刷、出版形式的限制等,也对文学目录的发展有影响。

2. 古代文学从属于经、史,独立出来很晚,所以专科文学目录也只能在文学走向所谓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才能产生并发展。

3. 图书分类是一项很复杂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由于各种历史的局限和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古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文学和政治、哲学、史学各类著作都没有作严格区分,对各种文学体裁的区分也同样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图书目类的分类代代相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古代文学目录(包括综合目录中的“集部”)出现收录文学书籍不全、不确的现象,也是难免的。如姚名达所说:古代目录“除史部性质较近专门外,经、子与集颇近丛书。大纲已误,细目自难准确。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

### 第三节 古代目录中的文学类目

图书目录对文学文献的分类,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诸多文学文献区分为若干类别。我国古代目录中的文学类目,伴随着图书分类法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及文学文献数量的增减、文学体裁的消长等而发展变化。但由于我国古代对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认识有较大局限,反映到文学类目的区分中,就出现了已有文学类目并不能包括所有文学文献和有的文学类目还收录有非文学文献的复杂现象。

在古代目录学史上,《七略》创始文学目录《诗赋略》,将文学作品按体裁分为“赋”与“歌诗”两类共5种。后来,《隋书·经籍志》在《七录·文集录》的基础上,正式确立《集部》,将文学文献区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从而大体奠定了古代文学类目的基本体系,历代官修、史志目录大抵继承和沿袭了这一体系,类目设置或有所增删而大同小异;同时,也有一些目录书不依四部分类,不设《集部》,文学类目设置亦与集部有所不同。如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历代文献分为15类。文学目录称名为“文类”,下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总集、赋、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牘、刀笔、律谱、奏议、论、策、文史、诗评等22个子目,分类可谓详细,而其中没有非文学类目则是明显的。

一、集部类目:楚辞、别集、总集、文史、诗文评、歌词、词曲等

“集”,《说文解字》解释为“群鸟在木也”。引申为集合、汇集、聚集等意义。集部文献大都具有汇集、综合性质。集部是古代文学目

录的主要形式。自《隋志》正式确立集部之目,历来以四部分类为基本分类体系的综合性官、私书目大都相沿不变。集部内的文学类目设置,《隋志》三类,《日唐志》、《新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明史·艺文志》均是一类,《直斋书录解题》七类,《宋史志》四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六类,《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史稿志》各五类,《书目答问》四类;基本类目及名称几乎是相同的,有些书目只是在《隋志》的基础上略有增减调整而已。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曾叙述集部类目的发展演变情形:“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四库总目》集部即以这种认识为依据,设立楚辞等五个类目。

现略依时代先后,述集部基本类目如后。

### 1. 楚辞类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人所创作的一种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抒情诗体。楚辞类,最早设立于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文集录》中,《隋书·经籍志》集部因之。《隋志》楚辞类小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书,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屈)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后又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志》著录王逸注“《楚辞》十一卷”至隋时刘杳撰“《离骚草木疏》一卷”,共十部二十九卷,通计亡书共十一部四十卷,置于集部首类。

后世书目,除如《崇文总目》、《明史·艺文志》等曾删“楚辞类”,大多在集部设此类目。

### 2. 别集类

别集是作家个人作品集。别集所收作品以诗文为主体,同时也兼收奏议、论说之类非文学性的文章。别集类,亦始设立于《七录·文集录》,《隋志》及历代书目的集部因之。《隋志》是现存最早设有

别集类的综合性图书目录,共著录“楚之陵令《荀况集》一卷”至隋代“著作郎《王曹集》十卷”共 437 部 4 381 卷,通计亡书合共 886 部 8 126 卷。

宋元以来,有的书目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的别集类,又分诗集、歌词、奏议等小类。《四库全书总目》编者则认为:“诗集亦属别集,不欲区分,则有文无诗者将又立文集一门,弥滋繁碎”;“奏议皆关国政”,应将奏议与诏令合为一类置于史部;“歌词体卑而艺贱”,宜出别集而另立一类。

### 3. 总集类

总集是诸家作品的文学综合集。自《七录·文集录》始立“总集部”以来,《隋志》及历代书目的集部因之不改。《隋志》总集类著录,以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卷”为首,《四库全书总目》也以为:《诗经》“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注“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四库总目》总集类著录首统《文选》,以下至清曹廷栋编《宋百家诗存》等诗文词赋总集 165 部 9 947 卷。

宋元以后,有的书目如《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又从总集类析出文史或诗总集等类目。

### 4. 文史类、诗文评类

文史类,最初由唐代吴兢《西斋书目》创始。据宋代吕夷简等撰《一朝国史艺文志》(一朝指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一朝)叙云:

晋李充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嵘力《诗品》,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权史法,著力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未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氏《西斋》有文史之目,今取其名而条次之。(《文献通考》)

自《西斋书目》设文史类后,宋《一朝国史艺文志》采用了这个类目,

稍后由宋欧阳修等修撰《新唐书·艺文志》在集部总集内下析“文史类”子目,著录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等评论文史的著作;《崇文总目》更在集部正式设立“文史类”,与总集、别集并列为三类<sup>①</sup>。此后,《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百川书志》等目录亦设文史类。文史类所著录的文献,是从《隋志》以来“总集类”中分出的,这表现出古代目录学家区别文史评论与一般文章总集的科学认识,反映了文学文献分类析目的进一步发展。再到后来,文史类又被细析为“诗文评”和“史评”两个类目。

诗文评是指评论诗文创作的著作。诗文评类,由此前的“文史类”及“诗评”、“文评”等类目发展演变而来。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已最先立“诗评”一目以与“文史”并列;明祁承燾《澹生堂书目》更有“诗文评类”,并细分为文式、文评、诗式、诗评、诗话共五目。后来,《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清史稿·艺文志》等均在各自的集部内设置诗文评类,著录历代诗文评论包括诗话、文话、赋话之类论著。其价值和意义,亦有如《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云:诗文评类著述“《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歟?”

### 5. 歌词、词曲类

歌词类,始见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著录五代赵崇祚所辑《花间集》以下至南宋赵孟頫所编《阳春白雪集》等唐宋人词集一百十种。此后,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明高儒《百川书志》集志亦设有歌词类著录词集。

词曲类著录词及散曲作品集,是由此前歌词、乐曲等类目发展变化而来。《百川书志》集志七设有“词曲”类,主要著录元明散曲

<sup>①</sup> 此段论述,参阅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5页。

集,与著录词集的“歌词”类并列。此后,《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艺文志》的集部均设词曲类,并析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南北曲等子目,著录词、曲集及有关词论、曲论等方面的著作。

## 二、非集部类目:诗经、赋、歌诗、小说、四六、传奇等

非集部类目,是指四部分类目录中列于集部之外的经、史、子部中的文学类目,和历代不以四部分类的公、私书目中的有关文学类目。以下择要述介之。

### 1. 诗经类

《诗经》原称为“诗”或“三百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但因自汉代起将它奉为儒家经典,故称为“诗经”,且被《七略》、《又志》列入“六艺略”中。《隋志》承之列于经部“诗类”,历代目录相因不变,均列在经部“诗类”而被排除在集部之外。

### 2. 赋类

赋类,最早设在《七略》及《又志》诗赋略。《隋志》不列赋类,而将南北朝时出现的近十种赋集著录在总集类中,后世官修目录和史志目录亦大体承袭《隋志》体例而不设赋类。但如《通志·艺文略》、《澹生堂藏书目》等少数书目尚设有“赋”子目。如《澹生堂藏书目》设有“辞赋类”,下分“骚”、“赋”二子目,著录楚辞和赋。

### 3. 歌诗类

歌诗类始见于《又志》诗赋略,主要著录乐府民歌及帝王贵族所作之文人乐府诗。后世书目,一般不列歌诗类,但“乐曲”、“歌词”、“乐府”等类目,乃是歌诗类发展演变的结果。

### 4. 小说(家)类

始立于《七略》及《又志》诸子略,班固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但《又志》中的小说家,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它们似于近史,类于今天所称之笔记文和小品文之类的著作。有如东汉初年学者桓谭在其所著《新论》

中所说的：“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又志》以后，《隋志》、两《唐书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宋史志》、《文献通考·经籍考》、《明史志》、《四库总目》、《清史稿志》等，都在子部设立小说家类，著录古小说、笔记，但明、清代以来出现的长篇小说却未在官修书目中的小说家类著录。

明清私家书目著录有短篇或长篇小说，但分类却多在子、史之间徘徊。如《百一书志》在史志“传记”类著录唐宋传奇小说，在“野史”类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长篇小说，在“小史”类著录明代短篇小说；《宝文堂书目》将魏晋小说、唐人传奇、宋元笔记话本、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等一并著录在“子杂”类；《澹生堂书目》小说家类，凡分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戏剧等八个子目，不仅分目繁瑣，而且还“将‘戏剧’也列入了其中。这些情形，说明古代书目著录小说家类文献的复杂性和不科学之处。

### 5. 四六类

四六，为骈文的一种。骈文多以四字、六字为句，起源于南北朝，盛于唐代，故至晚唐时又称骈文为“四六”或四六体。《通志·艺文略》文类设“四六”类，后来明代《宝文堂书目》、《红雨楼书目》等因之。大多数书目则，以四六入总集类。

### 6. 传奇类

传奇，这里指明清时以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如《牡丹亭》、《桃花扇》等。也有称元人杂剧为传奇的。古代官修、史志目录一概不著录戏曲文学作品，而明清私藏书目则比较重视，如《宝文堂书目》在“乐府门”著录传奇，《红雨楼书目》在子部正式设“传奇”类目，著录有《白虹州青衫泪》、《西厢记》、《香囊记》等许多杂剧、传奇作品。



## 第四章 从《诗赋略》到《文集录》：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目录

### 第一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概述

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八百年间,是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式兴起和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

西汉时期,文学目录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七略·诗赋略》的创立。《七略》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在图书分类上确立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共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而以《诗赋略》专门著录战国以来至西汉的歌诗与辞赋作品,开创了我国最早的文学目录,在我国古代文学目录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七略》亡佚于唐末五代之乱。但东汉著名史学家和目录学家班固,直接受到《七略》的影响并在《七略》的基础上撰成古代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保留了《七略》的分类体系和图书著录,再现了《诗赋略》的面貌和成果,从而也为古代目录学和文学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诗赋略》的出现,反映了由于文学创作的日益丰富发展,人们

需要将文学与一般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趋势,说明当时社会对诗赋作为文学作品的确认和文学地位的提高。《诗赋略》对诗赋的分类著录及其序文对诗赋的论述,同时又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如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就认为:“文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之后。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整理,整理就是批评。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未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一席之地,也是批评的开端。”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当时文化学术思想的影响,《诗赋略》并没有全面著录各类文学作品。例如,《诗赋略》没有包括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没有著录一些具有文学性的散文著作及萌芽状态中的小说作品。《七略》及《艺文志》的编撰者,不是从真正文学作品的角度来对待《诗经》,而与当时大多数儒生一样,以“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功利标准,将它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著录在《六艺略》内,共著录“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对于先秦以来十五家被称为“小说”的作品,则置于《诸子略》之末,并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在“诸子十家”中,“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是不入流的玼屑言论。《艺文志·诗赋略》对小说家的分类著录及其关于小说的观念,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小说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一直未进入文学类目而在子、史之间徘徊的地位。

历史的发展,呼唤着新的文学目录形式问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文学创作除西汉以来继续发展的诗赋外,散文、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先后出现了《诗品》、《文心雕龙》等一批重要著作,成为这一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由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文学鉴赏的需要,各类

文集的编纂也适时兴起,文学文献日趋丰富。这一系列文学上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在文学目录中得到反映,这就使得《七略》始创的仅载录诗赋一类的《诗赋略》不再适用了。因此不少目录学家或文学家都纷纷起来探索改革,寻求图书分类体系和编目方法上的新变与突破。改革的结果,就是文学专科目录的产生和综合性图书目录中“文集录”的形成。

晋宋齐梁时期,一方面“文章志”、“文章叙录”一类文学专科目录不断涌现,一方面各种综合性图书目录也仍然著录文学文献,并且在文学类目的设立上进行了调整和变革。如撰有《文章叙录》的荀勖,又在其不同于《七略》体例的四部分类综合目录《中经新簿》中,以“丁部”著录“诗赋、图赞、汲冢书”;东晋李充在《晋中经簿》基础上编成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内,亦以诗赋为丁部。至宋王俭与梁阮孝绪两位目录家,则又以为“诗赋之名不兼余制”,丁部著录文学文献仍有很大局限,于是另辟“文翰志”、“文集录”于其不间四部分类的《七志》、《七录》,以探求新的文学目录体制。

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目录,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不仅综合性书目中的文学类目走完了“集部”正式产生以前的发展演变历程,产生了《诗赋略》→《文翰志》→《文集录》等一系列影响深巨的文学目录;而且还出现了个人著述目录、乐府解题目录和“文章志”一类文学专科目录。同时也开始了对文学目录的理论思考,如阮孝绪提出,文学书目分类应注意文献数量的增减,类目名称要与文学文献实际情况相符合等。

其次,因为“文章志”一类文学专科目录大多亡佚,就留存下来的书目而言,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文学目录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但此期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诗赋略》、《文集录》等,并没有全面著录当时各类文学作品和著作,同时也大都兼收了部分非文学

性质的文献。例如《诗经》、一些具有文学性的散文著作和古小说,都没有收入文学目录,却分属于儒家经典、史籍、哲学著作等非文学部类中。与此同时,如《晋中经籍》的丁部、《七录》的《文集录》等又著录了“汲冢书”、图赞之类书籍或者一些并非文学性质的别集和总集。这是自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学术思想影响所致,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史哲不分、图书分类类目不明的特点不无关系。这一现象,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明显局限,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一个共同特点。

## 第二节 《诗赋略》及《汉书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综合性图书目录《七略》虽已亡佚,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是依据《七略》而撰著的。故今存《汉志》既体现了刘氏父子等人的目录学成果,同时也表明了班固的思想倾向与实际贡献。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十志”(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之一。艺,古时以儒家六经为六艺;文,指文学百家之说;志,是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专史。“艺文志”,即是包括六艺百家文献的总目录与文化学术专史。清代学者王鸣盛,曾在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一引当时学人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这段话高度评价了《汉书艺文志》在学术史、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既是今存最古的目录学经典著作,也是反映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的重要文献。

在《汉书·艺文志》开头,班固撰有一篇《序》文。其《序》云: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力五，《诗》分力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燹之，乃播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崩乐坏，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序文简述了春秋以来的学术发展概况，西汉时期朝廷组织搜求遗书、刘向、刘歆等人奉诏校书编目的经过和历史背景，并说明了班固自己在《七略》基础上撰著《汉书·艺文志》及其图书分类的情况。确为一篇言约义丰的书目总叙。

《汉书·艺文志》分图书为六类即六略，共收书三百八十九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略之后有《总序》，每种之后有《小序》，概述各门类学术的源流演变。这六类中，记载有文学书籍的是《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三类。

(一)《六艺略》。收录的是儒家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及解说、注释六经的著作，再加上汉人阅读六经的基础书籍《论语》、《孝经》、《小学》三种，共计九种。以现代文学的标准来看，《六艺略》中的《诗》即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无疑是文学作品集。“诗”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鲁故》二十五卷，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卷，  
 《齐后氏传》二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二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序传》二十卷。

周寿昌《又书庄校补》云：“六家者，鲁、齐、韩、后氏、孙氏、毛氏也。然后氏《故》与《传》，孙氏《故》与《传》仍说《齐诗》也。实则止四家”，周寿昌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又志》所谓“六家”诗，实际上就是指鲁、齐、韩、毛四家。《又志》“诗家”叙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占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又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轅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死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这里仍是以政治功利为标准来看待《诗》的，故将其列在六艺略，作为儒家经典的一种。又初三家今文诗学虽均死于学官，但后来相继已佚，只存《韩诗外传》；而未得立的古文家诗《毛诗》则一家独盛，并流传至现在。

“春秋”家是历史著作，凡一百一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其中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著录为《太史公百一十篇》）诸书，

又都是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或史传文学著作。

(一)《诸子略》。收录先秦至西汉时期诸子(儒、道、阴阳、法、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流十家)的著作,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其中如儒家类的《晏子》、《孟子》、《孙卿子》(即《荀子》)、《贾谊》、《刘向》,道家类的《庄子》、《列子》,法家类的《韩子》,杂家类的《吕氏春秋》,或是颇有文采的哲学散文,或是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寓言、神话及历史传说故事,文学史上称之为诸子散文。

著录于诸子之末的“小说家”,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二篇: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二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讎诞依托。

《封碑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巨寿周纪》七篇。项国(钱其昭《汉书辨疑》云:项国,疑淮阳国之伪)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二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二十九卷。

类序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为尧舜夫之议也”。在班固看来，这都是一些不入正流的杂学、杂说，所以被列在诸家之末，并且未入流。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是排在“可观者”之外的。

这十五家“小说”均已亡佚，其内容大都难以确考。鲁迅说：“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中国小说史略》）

其中依托古人的有七家：《伊尹说》（伊尹，汤相）、《鬻子说》（名熊，为周币，自文王以下问焉，封为楚祖）、《市旷》（晋平公臣）、《务成子》（名昭，见《荀子》）、《宋子》（~~名~~，见《庄子》）、《孟子》作~~宋~~，  
《韩非子》作宋柴子）、《天乙》（即商汤）、《黄帝》（后世假托其名）；

记古事者两家：《周考》、《青史子》（是古代史官记事者也）；

明著又代者四家：《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

又《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和《百家》，虽未言何时作，而依其著录次第，也应是又人。

《又志》小说，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正因为它们似子近史，所以后世目录中的小说类有时入子部，有时又入史部，其分类一直在子史之间徘徊。这种现象既说明古人所谓“小说”的内容庞杂、概念不精确、难以准确归类，也说明古代对小说作品的不重视，总欲将它归属于子、史之末。《又志》对小说家的分类，以及关于小说的观念，都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诗赋略》。所录基本上都是文学作品。它著录屈原以来至西汉的诗歌与辞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共著录屈、宋等楚辞作家和秦代、西汉赋家作品 78 家、1 004 篇，著录西汉朝野歌诗 28 家、314 篇。凡所著录，只载作者姓名及



其作品篇数,一般不记作品篇名,如云“屈原赋十五篇”、“司马相如赋十九篇”等等;所载作家作品也不列简介内容体例的叙录、提要,但可有对作者事迹的注释,如在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后注曰:“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这些著录和注释,虽然很简要,但对了解、研究作者及其作品却极有作用。

《诗赋略》第一种“屈原赋”之属,著录屈原、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楚汉辞赋共20家、361篇;第二种“陆贾赋”之属,著录又初陆贾至宋玉赋21家、274篇,其中较重要者有司马迁、扬雄等西汉著名赋家;第三种是“孙卿赋”之属,收战国荀况至西汉路恭赋25家、136篇,较重要者有“孙卿赋十篇”、“秦时杂赋九篇”等。此类中还著录有称为“颂”的作品,如“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又代“赋”、“颂”通名,“颂”亦是赋;第四种是“杂赋”,著录无名氏《客主赋》以下共12家、233篇,其中载有《杂中贤失意赋》、《杂思慕悲哀死赋》、《杂鼓琴剑戏赋》及《隐书》之类作品。此类作品,今皆亡佚,但因其记载有赋作篇名,可大致推知赋的内容。如近人顾实《又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欤?”第五种为“歌诗”,著录又高祖歌诗至南郡歌诗28家、314篇,其中有帝王、贵族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采自吴、楚、燕、代各地的民间歌谣。

至于《七略》、《艺文志》“诗赋略”为什么要将诗赋分为上述五种,因刘向、班固论缺载无闻,后世学者多所推究分析。如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校雠通义·艺文志诗赋第十五》分析说:屈原、陆贾、孙卿“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固当分体者也。”近代文学史家刘师培《论文杂记》,在章学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认为“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也(此为总集之始),余则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屈原赋以下二十家是“写怀之赋”,陆贾赋以下二十家是“骋辞之赋”,荀卿赋以下十五家是“阐理

之赋”。X,市培分析详细,似乎合理,但终究仍是推论之辞。不过,通过《诗赋略》对于诗赋的分类和著录,我们可以清楚编者对诗赋体例的看法是:诗歌之体与辞赋不同,而楚辞之作则,同属赋体。

《诗赋略》在著录诗赋之后,尚系有一篇约三百字的序文,概述诗赋发展流变: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力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与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孺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怆隐古诗之人。其后宋玉、唐勒,又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力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人。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 ]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力五种。

这篇序文,首先提出赋的特点是“不歌而诵”,这是赋与诗在形式上的区别;接着概述赋的渊源和发展历史;最后概述歌诗时,把论述重点放到乐府机关采集的民歌方面,从而指出:自又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正确分析了乐府民歌的产生和基本特点,肯定其所具有的教育与认识作用。

X,向父子和班固所生活的又代及此前的战国末期,是诗赋繁荣的时代。以屈原、宋玉等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代表的又赋,以及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又乐

府民歌,是那个时期最普遍的文学形式和最重要的文学成就。而且,刘向、刘歆、班固等目录学家本身也是当时很有成就的著名辞赋作家。刘向作有辞赋 30 篇,其代表作《九叹》及其所编辑的诗歌总集《楚辞》流传至今,班固《两都赋》、《幽通赋》、《咏史诗》等更是文学史上的著名篇章。正因为上述这诸多原因,《七略》及后来的《汉书·艺文志》中能专门设立“诗赋略”,将诗赋文学作品与儒家六艺、诸子等并列,为六大图书类目之一,从而创立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目录。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一页。

### 第三节 晋宋文学专科目录的兴起 与《七录·文集录》

#### 一、晋宋文学专科目录的兴盛

文学创作之有专门目录,始自又未建安文学家曹植。

两汉时期文人侧重诗赋,包括其他文体(如散文)的个人创作尚少结集,独立的文学专科目录也未出现,直至三国曹魏时曹植才开始自己编定文集、编制目录。现代目录学家如王重民先生就曾指出曹植自己编定的文集“是有目有序”的。据《晋书》卷五十一《曹志传》记载:魏陈思王曹植之子曹志在晋时为国子博士,晋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得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曹植所自编的个人著述目录体例已无从考知,但它是确实存在过的,曹志以它著录的有无,辨明《六代论》非曹植所作,并且使武帝确信不疑。曹植是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三国志·陈思王传》载其“先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所著大多为文学之类。所以,可以说曹植生前所作目录是文学创作专门目录的开端。又《三国志》卷五十一《王粲传》裴松

之庄也。有魏晋之际文学家稽康的“康集目录”。曹植和嵇康的作品目录都属于个人作品目录。这一时期个人文集日益增多,可以推想当时文人自编或由他人代撰的个人著述目录一定不少,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成就之一。

入晋以后至南朝时期,则产生了许多“文章志”一类汇集诸家作品篇目的文学专科目录。这类目录,仅《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就著录有六种之多,其他古籍所记载称引者尚有不少,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文学专科目录的繁荣局面。

“文章志”之类文学专科目录的兴盛,始自西晋荀勗《文章叙录》和挚虞《文章志》。荀勗《文章叙录》,《隋志》著录为《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新唐志》作“《新撰文章家集叙》五卷”。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析说:“叙、录二字古义相通,故《三国志·王聚传》注又引作《文章叙录》。新撰云者,前此诸家文章多单篇散行,今始撰为集也。新集叙云者,新集之叙录也。故推原文学创作总目录之源应以荀勗为滥觞焉。”

挚虞与荀勗同时而稍晚,曾撰集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为《文章流别集》。所撰《文章志》四卷,《晋书》本传和《隋志》均有记载,此目录亦佚,但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书还保留有部分佚文。如《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文章志》曰:“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著诗、赋、颂六篇”;《后汉书》卷二十七《桓桢传》注引其佚文曰:“(桓)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一首,《沛相府君书》一首。”可见《文章志》是既著录作者姓名和文章篇数篇名,亦有作者生平事迹及文章流传存佚情况简介的传录体式文学专科目录。

荀、挚二人所著录的都是晋以前诸家文集之文章篇目,此后又多有续作。如晋末顾恺之的《晋文章纪》,南朝宋时傅亮的《续文章志》三卷,宋明帝《晋书·左文章志》三卷,丘悦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世说新语》注引作《文章录》、《文章叙》或《新集叙》),梁

沈约《宋世文章志》三卷。这些目录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从《世说新语注》所引佚文来看,各书体例大都近于挚虞《文章志》,是传录体的提要目录。它们传记作者,品赏人物,评论创作,可称一时之盛。这是当时崇尚文章、重视文学、文章结集日益发展丰富的必然结果。

## 二、王俭《文翰志》与阮孝绪《文集录》

在“文章志”一类文学专科目录之外,还值得特别论及的是宋王俭的《文翰志》和梁阮孝绪的《文集录》。

王俭是南朝人,宋时期著名目录学家,后废帝人。显元徽年间先后撰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四卷和《今书七志》七十卷两部目录书(《隋志》簿录类著录)。

据《南齐书》卷三十一《王俭传》记载,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山东)人。曾“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七志》今佚,但据阮孝绪《七录序》、《隋书经籍志序》等文献,可略知其概貌。人宋之时,四部分类法已经通行,王俭就编撰过以四部分类的国家书目。但他撰《七志》时,却有意改变魏晋以来的四部分类,而上承《七略》体例,分设为七大类:“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隋志序》)。然其文学类目不称“诗赋略”而名“文翰志”,这在文学目录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先秦两汉以诗赋为重,魏晋以后,文学概念发生变化,诸如奏议、书论、铭诔等与诗赋一样皆谓之文,非“诗赋”之名可以概括,所以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阮孝绪《七录序》)。此外,《文翰志》各书均有解题。自东汉至人宋以来官修目录大多只记书名而无解题(叙录)。王俭编《七志》则尽可能弥补了这个缺陷。《隋书·经籍志序》称:《七志》“不述作者之意,

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这所谓“传”,就是一种侧重作者生平事迹的提要,王重民先生称之为“传录体的叙录”(《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60页)。《七志》传录体提要体制,是晋宋以来“文章志”传记作者、评论著作的做法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有些提要就是本自“文章志”的。

继王俭之后,梁代目录学家阮孝绪又“斟酌王、刘”,更撰《七录》。《梁书·处士传》载: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父彦之,宋太尉从事中郎。孝绪自幼至孝,沉静寡欲,遍通五经而不愿为官入仕。独自屏居一室,亲友呼其为“居士”。天监初年,御史中承任!欲造其室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迹,其人甚远。”梁武帝大同元年(536年)卒,时年五十八岁,门徒谋其德行,谥曰“文贞处士”。

阮孝绪虽是一个被视为“处士”的普通学者,却对读书治目录学有着极浓厚的兴趣。他在《七录序》中曾自述云:“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播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止思致其名簿<sup>①</sup>。所撰《七录》一书,分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技术、佛、道七录。《七录》虽分为七大类,却不因袭《七略》,它将史传从《七略·六艺略》中独立出来成为“记传录”,将佛、道二录作为外篇附录,其内篇五录实际上是一个经、史、子、集、术技五部的结构。这一体例与后来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另附道经、佛经的《隋书·经籍志》已相当接近,现代学者都指出,《七录》表现着《七略》分类法向四部分类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七录》在文学目录方面,已开创了集部。其《文集录》析分为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个子目,共著录图书1042种、10755卷。其中楚辞五种27卷,别集768种、6497卷,总集273种、3587卷,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文学文献的丰富与发展。象《文集

<sup>①</sup> 阮孝绪《七录》佚佚,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其《七录序》及《七录目录》,《隋书·经籍志序》亦记载有《七录》分部题目。

录》这样区分子目、详尽著录,是此前文学目录所未有过的,甚至比其后的《隋书·经籍志》集部还多了“杂文”一类,著录图书的数量亦有超过《隋志》之处。

《七录》“文集录”的设置,还表现了阮孝绪创立独立文学目录的自觉意识。其《七录序》说:“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帙,故改为《文翰》。窃以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在阮孝绪看来,《七略》独立设《诗赋略》是因为当时诗赋作品丰富发达之故;而文学发展至王俭、阮孝绪所生活的南朝时期,文学的范围扩大了,《诗赋略》已不足以概括诗赋之外的各种文学样式,故王俭要改《诗赋略》为《文翰志》。但当时文集日多,“顷世文词,总谓之集”,“文翰”之名也不妥当,只有“变翰为集”,才是名副其实。所以,阮孝绪才在《七录》内设立《文集录》企图统括当时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著作。这相对于《七略》以来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文学类目,是一种明显的进步。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诸种原因,《文集录》最终也未能全面著录包括《诗经》、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文献,但它首次确定“文集录”之名以及楚辞、别集、总集等文学文献子目,突破传统的著录范围并实际记载空前丰富的文学书籍,从而正式开启了《隋志》以后综合性书目中文学目录的基本形式《集部》,为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如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所说:阮孝绪撰《七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自此以后,从《隋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除先后改《文集录》之“杂文”类为“文史”或“诗文评”外,其余三目均历代相沿,千古未变。

在阮孝绪《七志》以后,陈代释智匠撰有《古今乐录》(《隋志》

①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7页。

“乐”类著录为十一卷),现代目录学家认为这是“乐府解题”一类的文学专科目录。此书今佚,但其内容大都因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用而被保存下来。从《乐府诗集》的大量引文来看,《古今乐录》继承《诗序》、《楚辞序》的体例而介绍乐府诗,或著录作品,或解释乐府题目,或评述诗歌内容特点,颇具文献参考价值。如《古今乐录》云:“《神弦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圣郎,四曰娇女,五曰白石郎,六曰青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采菱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同生。”《古今乐录》所载,历来受到研究古代乐府诗者所重视。此录作为专述古今乐府的专题目录,对此后唐宋《乐府古题要解》、《乐府古今题解》之类专录一种文学体裁的目录的产生,具有很直接的影响。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又一重要成果。



## 第五章 “集部”的确立与“文类” 的产生：隋唐宋的文学目录

### 第一节 隋唐宋文学目录概述

在隋唐以前的古代目录学史上,文学目录自西汉末年刘歆《七略》首创《诗赋略》,中经晋宋“文章志”一类专科目录的由盛而衰,至梁代阮孝绪在《七录》中设立《文集录》著录文学文献为止,大体走完了“集部”正式确立以前的发展演变历程。唐宋时期,文学目录在编撰方法、分类体系和理论研究诸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象晋宋“文章志”那样汇集诸家诗赋文章的文学总目录不复易见,出现较多的是专录一种文学体裁的解题目录或专录一家诗文作品的个人著述目录;而从总体上看,最具时代特点且在整个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变化,却是正史史志乃至各种官修、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中“集部”的确立,和南宋时期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的形成产生。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动乱局面,图书目录事业也颇有成就。可惜隋代书目大都亡佚,详细情形难以具论。然而据《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记载,隋初学者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家藏“日书万余卷,皆遍通涉”。开皇十七年除秘书丞,“善

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七林》今佚，但从《隋书》本传记述分析，可知这是一部既有大类总叙、又有阐明“作者之意”的叙录的图书目录。所以，来新夏先生认为“《七林》可以说是一部体制比较完备的私人目录，超越了《七志》、《七录》的成就”（《古典目录学浅说》）。当然其中也会设立有如《文翰志》、《文集录》的文学目录。

唐宋两代的文学目录，一方面是各类史志、官修及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专设“集部”著录文学文献，诸如《隋志》、《唐书志》、《新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等；另一方面就是许多专录一种文学体裁的解题目录或专录某一作家诗文作品的个人著述目录的兴起。

专录一种体裁的解题目录，以乐府诗目录最为突出。继南朝陈代释智匠《古今乐录》之后，唐宋两代作者甚众。据《新唐志》、《宋志》“乐类”及“目录类”著录，可知有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一卷（或作二卷）、郗昂（一作王昌龄）《乐府古今题解》二卷，宋沈建《乐府诗目录》一卷、赵德先《乐府题解》一卷、段安节《乐府古题》一卷；郑樵《艺文略》“乐类”还著录唐又《乐府古题解》一卷、又次庄《乐府解題》一卷等。这些目录今多不传或只有后人辑本。但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及后世辑本来看，可知这类乐府解题目录，无论是在目录学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如《乐府诗集》所大量征引的《乐府解題》一书，后世学者多以为即是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内容就相当丰富。这些解題，或概述乐府古题和古乐曲命名的缘起及历代的流传演变，或解释乐府题目的意旨及其作意，或评说作品内容特点，颇具书目解題的特点。对读者阅读、研究古代乐府诗歌很有用处。

作家诗文系年目录（即年谱或年表），更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学专科目录形式。这种以“年谱”或“年表”出现的诗文目录，谱系作家诗文作品的写作年月，考订作家生平行事，能帮助读者正确

理解文学作品,探讨文学家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历程。

宋人所撰作家年谱,始于吕大防(汲公)的《杜工部年谱》和《韩吏部文公集年谱》。今存《四库全书》本宋赵子栻撰《杜工部年谱》序称:“吕汲公大防为《杜诗年谱》,其说以谓次第其出处之岁月,略见其为文之时,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者如此”。又宋文安礼《柳文年谱后序》也说:“故予以先生文集与唐史参考为时年谱,庶可知其出处与夫作文与岁月,得以究其辞力之如何也”。他们都把诗文系年的作用说得非常明白。

吕大防以后,这类诗文系年目录更日趋多起来了。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记载有宋吴仁杰《陶靖节年谱》一卷、张寅《陶靖节年谱辨证》一卷、洪兴祖《昌黎集年谱》一卷、李璠《白氏长庆集年谱》一卷、陈振孙《白氏长庆集新谱》一卷、何友谅《白集年谱》一卷、晏大正《临川集年谱》一卷、周益公《六一居士集年谱》一卷、孙汝听《苏年表》一卷、朱熹《元丰类稿年谱》一卷等;《四库全书总目》“传记类”著录宋赵子栻《杜工部年谱》一卷;鲁《杜工部诗年谱》一卷,“传记类存目”著录宋孙汝听《苏年表》一卷,王崇稷《东坡年谱》一卷,楼钥《范文正年谱》一卷,魏仲举、文安礼《韩柳年谱》八卷,袁仲晦《朱子年谱》一卷等。还有《四库全书》“别集类”所收宋黄希原庄、其子黄鹤补注的《补注杜诗》附有《年谱辨疑》,宋宋敏求重编唐颜真卿撰《颜鲁公集》附有宋留元刚订正《年谱》一卷,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先生文集》记载:“汲郡吕氏名大防,雒正韩文并撰《年谱》”,“丹阳洪氏名兴祖字庆善,撰《韩文年谱辨证》”,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有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一卷。如此等等,都是在当时及后世有一定影响之作。

诚如当代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所指出:“这时期内,专科目录的一个新品种是个人诗文著作系年目录的出现。宋人始撰的年谱

本来就是谱系诗文的著作年月,帮助读者阅读名家诗文集的<sup>①</sup>,与宋代以后专谱个人事迹的年谱不同。例如现收载于《四库全书》“传记类”的赵子栎《杜工部年谱》一卷、鲁《杜工部诗年谱》一卷,就都是谱系杜甫诗文著作年月的系年目录。其中,鲁《谱》既“因日集略加编次”,使“古代、近体”其先后”,又置杜甫诗文于“睿宗先天元年壬子”杜甫诞生至代宗大历“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卒年)的各年之内。略举其例如:

(开元)二十二年乙亥,公年二十四;公作《开元皇帝皇甫淑妃丰碑》……

二十五年丁丑;史云公“少不自振,客游吴越齐赵”。故《壮游》曰:“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天宝元年壬午,公年二十一

十载辛卯,公年四十;公奏《二张论赋》……

十四载乙未,公年四十四;十一月,禄山反,陷河北诸郡。公有《自京赴奉先作》……

撰谱者如此将杜甫诗文创作系于具体年月,并略作征引评述,就使整个《年谱》成为了一部系统的文学系年目录。而且鲁《谱》又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摘诸家之善、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聊庄其下”(《杜工部诗年谱原序》),使此《谱》更具有较高的资料、学术价值。

两宋时期的综合性书目虽多承《隋志》之例,设“集部”著录文学文献,但集部内子目的分设却多有变化而更趋于合理,成为当时文学目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至于南宋目录学家郑樵突破几百年来四部分类的传统、废“集部”而立“文类”,更是文学目录

① 王重民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页。

学发展史上值得专门书写的事件。

## 第二节 《隋书·经籍志》“集部” 的确立及其文学目录

唐初著名史学家兼诗人、政治家魏征及李延寿、敬播等学人所撰的《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我国现存最占的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史志目录。它与《汉书·艺文志》一样，历来受到重视。

所谓“经籍”，就是书籍。《史记·礼书》（索隐）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又《正义》云：“五经六籍，咸谓之书。”（六籍，即指六经）“经籍志”，与“艺文志”一样，就是著录各类图书文献的目录书。

### 一、《隋志》的体例及特色

《隋志》以隋代国家藏书日有目录《隋大业正御书目》为主要依据，参照梁代目录学家阮孝绪《七录》的分类体系而撰成。正如《隋志序》所云：“其目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目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摭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可知《隋志》的编撰，既有底本依据，又依据编撰者的思想、政治标准进行了取舍；既有对《汉书·艺文志》、《七录》等前代目录学遗产的继承沿袭，又有自己的发展创造。

《隋志》在编排体例、图书分类等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著录与编排。《汉书·艺文志》但纪西汉一代藏书，《隋志》则不仅记载隋朝一代现实藏书，还记载了六朝时期图书流通存佚的情

况。《隋志》著录图书,以隋代藏书为主,四部经传凡**3 127**部、**36 708**卷;同时,又以隋代所存书籍为依据,采用注文“梁有……(隋)亡”的方式附入亡佚书目,反映图书存亡残缺的流传状况。《隋志》集部之后总括四部著录,“通计亡书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七卷”,就是包括注文记载“梁有隋亡”的一千余部、一万五千余卷图书在内的。这无疑是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线索。

所著录图书的排列,多以时代先后为序,上自先秦两汉,依次至齐梁陈隋,隋以前的作者均冠朝代名,隋代作者则不冠“隋”字。凡所收录,以撰者卒年为断,隋义宁二年(即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以前者收录,唐初始卒者则绝不载入。可见其著录条例明确,编排严格有序。

第二,是确立四部名目。《隋志》以前采用七分法的目录,如《七略》、《七志》、《七录》等均有部类名称。而魏晋以来创始的四分法书目则往往以甲、乙、丙、丁为次,不标部类之名。据《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至梁元帝时校书,已称经部、史部、子部、集部。《隋志》则在总结、继承前代校书编目取名意向的基础上,废弃甲乙丙丁之名,而以经史子集标名分部,概括各部图书的性质。参考《七略》、《七录》等的分类体系和类目设置,各部以下分类: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4**类、集部**3**类。从而形成了一个四部**40**类、加上道经、佛经两个附录**15**类共**55**类的图书分类体系,把四部分类法发展到了一个趋于完善的新阶段。

第三,是撰写部类序论。在编述体例上,《隋志》继承《七略》、

① 魏晋以来书目的四部分类多以“甲乙丙丁”为次,至南朝梁元帝时校书则已有经史子集的概念,《北齐书·颜之推传》中的《观我生赋》自注有周弘正等“校经部”、颜之推等“校史部”、殷不害等“校子部”、庾信等“校集部”的记载,然在目录书中始以经、史、子、集命名者仍属《隋志》。

《又志》的优良传统,撰写卷首总序、卷末后序、四部及道、佛经两类大序和各类小序共 48 篇序论。这些序论,借采《又志》文字,接其后事,界说各部类图书性质内容,简述学术源流,颇具学术价值,体现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

## 二、《隋志》中的文学目录

《隋志》在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贡献,首先表现在它专门设立“集部”,并在集部比较集中地著录各类文学文献。“集部”序云: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同 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誄,作器能铭,则可以力大夫。言其因物骋辞,精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尧舜,时移台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于盛衰者也。

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力二种,谓之集部。

这段序文明确表示,集部是为著录“因物骋辞”、“叙事缘情”之“文”而设。这里的“文”,不仅包括《又志·诗赋略》以来文学类目所著录的“诗赋”,而且也包括商颂、周雅、祭、誓、誄、铭之作。这种认识,表明“文”的概念的发展。南朝时期,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诗赋略”为“文翰志”;稍后的阮孝绪认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sup>①</sup>,又“变翰为集”,改“文翰志”为“文集录”;《隋志》则在“诗赋略”的基础上“引而伸之”,进一步变阮孝绪“文集录”为“集部”,这就比较明确地概括了“集部”作为文学目录的性质。自此以后,历代

① 见郑樵《通志》,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1 版第 1 册《艺文略》“文类”。

综合性图书目录多沿袭《隋志》体例而专设集部,遂使集部作为古代文学目录基本形式的地位固定下来了。

《隋志》集部,在阮孝绪《七录·文集录》已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的基础上,删去“杂文”而析分为楚辞、别集、总集3类。这3类共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554部、6622卷,通计亡书合1146部、13390卷,包括历代作者1000多人。著录书籍之丰富,记载范围之广泛,与《又志》诗赋略“凡诗赋百六家、千一百一十八篇”之数相比,不止超过其10倍之多。

“楚辞”类,著录有后又校书郎王逸注《楚辞》12卷(并目录)至隋代又,查撰《离骚草木疏》2卷,共10部、29卷;另外记载有梁存隋亡的宋何偃删王逸注而成的《楚辞》11卷。《隋志》编撰者改变《又志》只载屈、宋及文人辞赋篇数的体例,集中反映了隋代所存《楚辞》文献和研究楚辞的著作。

“别集”类,著录自“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至隋代文学家、“著作郎《王冑集》十卷”凡437部、4381卷,通计亡书,合886部、8126卷。而根据姚振宗统计,实在著录433家,附在梁有隋亡的469家,综902家902部,与《七录·文集录》“别集部”所载768种相比较,增辑者为134种。相当详尽地登录了先秦至隋近千年间近千名作者的个人作品集。这902家902部别集中,包括有楚汉人文99家、99部,三国人文62家、64部,晋代人文374家、377部,宋代人文167家、167部,齐梁至隋人文179家、198部,隋代人文17家、18部;其中以晋宋作者、别集最多,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宋时期作者云起、创作繁荣的文坛盛况。

别集类著录作家作品,皆以时代先后为次;并且采用了在书名、卷数之下作注释的方法,反映一些别集在梁代和隋代的分合情况或残缺存亡。有的注释,还介绍了同一作者的多种文集,如著录“齐司徒左长史《张融集》十七卷”之后的注释曰:“梁十卷。又有张融《玉海集》十卷、《大泽集》十卷、《金波集》六卷”。据《南齐



书》卷41《张融等传》记载：“融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玉海名，融答曰：“玉以比德，海从广善。”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在论述别集形成时，也提到“自汉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可知这些注释，对于了解作家的全部著述情况及文集在历代的流传影响都很有意义。其注释水平，不少地方胜过《又书·艺文志》班固的自注。郑樵《通志·校雠略》就曾高度评价过“惟《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的注释特色。

“总集”类，著录晋挚虞撰《文章别集》四十一卷至梁沈约撰《法集》百七卷等107部、2213卷，通计亡书合249部、5224卷。这200余部总集，若按内容体例区分，可分为若干类型：有汇编各种文体的文章总集，如《文章别集》、《文选》；有专辑某种文体的文学总集，如《赋集》、《诗集》、《玉台新咏》、《乐府新歌》；此外，还收录有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等。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则将上述总集类所著录的200多部总集区分为19类：文章及评论之属，赋之属及注解、音义、图谱、封禅之属，雅颂之属，诗之属及注释、评论、图谱，乐府歌曲之属，戒诏之属，选文之属，七篇之属，吊文碑文祭文行状之属，集论之属，连珠之属附以典引、杂文，诏令册命之属，表奏之属附以檄文、露布，启事之属，书札之属，策对策问之属，诙谐之属，殿以《法集》一部为第十九类。姚振宗还认为，《七录》文集录第一部为总集，第四部为杂文，《隋志》是将这两类“合为总集一类，盖自第一类赋集以下皆杂文之属也”。从实际著录情况看，姚氏之说颇有道理。

综上所述，可知《隋志》集部所反映的文学文献十分详备，所著录的文学书籍之多、种类之富，是此前任何官私书目都没有过的；此外，总集类所收文学批评著作还为以后目录逐步扩展的诗文评类开了先河。

《隋志》除专设“集部”著录文学书籍外，其他一部也有一些载录文学性书籍的类目。较重要者有《经部》的“诗类”、《子部》的“小

说家类”及《史部》“杂传”类。

经部“诗类”，著录又常山太傅韩婴撰、薛氏章句《韩诗》22卷至宋奉朝请王遵庄《毛诗》20卷，共76部、683卷，比《又志》著录要丰富得多，内容方面也有不少变化：《又志》所载4家诗中，《鲁诗》、《齐诗》没有著录了；《韩故》、《韩内传》也不见著录，而只载有《韩诗外传》第3卷；其余几十部多是《毛诗》，这说明《毛诗》在东汉以后一家独盛的状况。再从其中的《集注毛诗》、《毛诗异同评》、《难孙氏毛诗评》、《毛诗集解叙义》等数十种书目看，更可了解隋唐以前对于毛诗的研究已很有广度和深度了。

子部“小说”类，著录25部、155卷。其中无名氏《燕丹子》、刘义庆《世说》、邯郸淳《笑林》、殷芸《小说》，都是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而殷芸《小说》，是现知最早以“小说”名书的作品之一，《隋志》著录为10卷，标明“梁武帝救安右长史殷芸撰”，故其异名为《梁武小说》。后因避宋太祖赵光胤的父亲赵弘殷之讳，改称《商芸小说》。这是一部野史类的古小说，述秦汉以来杂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此小说亡于明初，最早辑录者是鲁迅先生，见其《古小说钩沉》。“小说”类还著录有《古今艺术》、《杂书钞》、《座右法》等图书，顾名思义，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而一些为今天的研究者目为小说的著述，如魏文帝《列异传》、祖冲之《述异记》、王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祖台之《志怪》、颜之推《冤魂志》之类，《隋志》编者虽然认识到它们既“序鬼物奇怪之事”，“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但仍然没有以其为小说，而断之“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尚载在史部“杂传”类。这种情形，亦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说：“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唐代史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此外，“杂

传”类著录有各种《先贤传》、《耆旧传》，以及如《竹林七贤论》、《孔子弟子先儒传》、《列女传》等等，也当是有价值的文史参考资料。

又史部“杂史”类著录《越绝记》、《吴越春秋》、《王子年拾遗记》，“日事”类著录的《西京杂记》，“地理”类著录的《山海经》、《洛阳伽蓝记》等等，或是记载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神鬼怪异的历史散文、神话著作，或是具有文学色彩的山水游记，都是历来治文学史者所注重的。

史部“簿录”类，是现存最古的目录之目录。其中著录的荀勗《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文章志》、傅亮《续文章志》、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等，则是在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专科文学目录书，尤为历来研究文学目录者所重视。

### 三、《隋志》对古代文学目录学的学术贡献与缺憾

《隋志》在全面著录文学文献的同时，又撰有部类序论，概叙各类文学文献形成、发展的过程，直接发表对文学的见解，从而对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也作出了贡献。

据《日唐书》卷71《魏征传》记载，唐太宗诏遣令狐德棻等学者纂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书等五代史时，魏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魏征领导了包括《隋书》在内的五代史的纂修工作，而且还为《隋书》全书撰写序论。因此《隋书·经籍志》诸部类序论，也当出自他这位著名学者兼诗人之手。魏征在《隋志》总序中说“远览马《史》、班《书》”，“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当是指撰写序论、总结学术源流而言。他还在史部“簿录”类小序中，充分肯定古代目录撰写序论解题、剖析条流的传统，以为“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随作者所由；韩、毛《诗》，亦皆相类。又时又问《别录》、又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占之韦也”。对自是之后，一些“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的书目之作，则颇为不满。由此可见，魏征十分重视序论的撰

写,并将有无序论、能否考辨学术流别,作为评价目录书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

通观《隋志》集部序、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小序,以及经部诗类、子部小说类小序等文学部类序论,我们可以探知魏征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某些观点和他对文学文献学、文学目录学理论的见解。

首先,《隋志》在有关部类的序论中,对“集部”及“楚辞”、“别集”、“总集”、“诗”、“小说”等文学部类作了定义性质的界说,表现了编撰者对文学文献类型、文学目录类别的理论思考。

《隋志》各部类序文,常常用“……者……也”句式开宗明义,对该部类名称作出性质定义式的判断,然后再进一步申述。例如: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  
(楚辞类序);

别集之名,盖以东京之所创也(别集类序);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类序);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小说类序)。

以上几例,除别集类序是论别集类文献的产生外,其它均是对类目性质的定义式说明。如楚辞类序,界定楚人屈原之所作为“楚辞”,就肯定了楚辞所特具的时代与地域的基本特点,从而自然排除了荀况《赋篇》至又代那些称之为“赋”的作品。

其次,是集部等文学部类序论,概述各部类文学文献的形成、流传过程,总结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发展变化,或者提出撰写序论者自己的文学主张,颇具一般文学流变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性质。

魏征将目录学著作“剖析条流”、“辨其流别”的优良传统,具体体现在各文学部类序论的写作之中,使之形成了一种“史”的特色。

如《集部序》，作者在这篇长达 600 余字的序文内，先以“文者所以明言也”的“……者……也”句式作出定义性的判断后，即用“古者”二字领起后文，历叙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屈宋楚辞，两汉赋篇，魏晋宋齐诗人，梁陈宫体，直至“有隋一统，场帝多忌，草泽怨刺，于是兴焉”。这显然有类于一篇楚汉至隋的文学变迁史；序文作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总结出了“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的文学观点。

“楚辞”类小序，简述了周室衰乱、诗人寢息后，屈原宋玉的楚辞创作和生平事迹，以及两汉至隋拟骚之作与楚辞注释传播的历史线索。“别集”和“总集”类两篇小序，则分别对别集、总集这两种文学文献类型的产生、发展作了探讨，并因此指出了作家作品因“志尚不同”而“风流殊别”，“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的客观规律。

经部“诗类”小序，前半部分综合《又志》诗类序文，概述诗的起源，春秋时孔子编定《诗三百》篇，及西汉时期鲁、齐、韩三家诗并立官学而毛诗未得立的经过；后半部分则接叙东汉以后《诗》学的研究传注及三家诗先后亡佚的情形。序文概叙了春秋以来至隋代《诗经》学术的发展演变，交待了西汉以后四家诗的兴亡盛衰，为研究《诗经》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隋志》序论的学术价值，历来受到重视；如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史志篇》，对《隋志》颇多批评，但对其序论却评价甚高。姚先生说：“今存古录，除《又志》外，厥推《隋志》，亦惟此一志皆有小序，自后诸家则不复继述，故并见尊于世”；并认为《隋志》“唯一之优点为各类之小序，稍采《又志》，接其后事，叙述各类学术之由来，颇具学术史性质”。

《隋志》的文学类目——集部，是《隋志》最具特色的部类之一。如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所说：“集部别集一类，有时代可循，易于部署；总集一类，则各按文体，排比本易，故节次而下，亦

有条理,统观大致,经集两部为优。”因而《隋志》在文学目录学史上,也同样具有“虽为前代志经籍,亦即为当代立法程(姚振宗语)”的重要影响。《隋志》首设集部,唐宋两代及后此历代综合性图书目录大都沿袭其例,从而使“集部”成为一千多年来我国古代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集部》所属一类子目,均为后世书目所继承,其“总集”类录文学批评著作,为后来文学目录设立“文史”或“诗文评”类提供了依据;《隋志》著录的文学文献及有关部类的序论所述,也多为后代书目继续著录或引用伸述,直至我国古代最后一部官修目录巨著《四库全书总目》也不例外。

当然,《隋志》的文学目录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即以区分部类及著录范围而论:作为文学目录的集部,并没有全部著录当时已出现的各类文学文献;同时,集部亦杂入有非文学书籍,如表奏、启事、露布、诫之类,并著录在“总集”类中。还有,集部分类将《楚辞》与“别集”、“总集”并列,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等又没有从“总集”类内独立出来,如此等等,在今天看来亦属不妥。

### 第三节 两《唐书志》中的文学目录

《隋志》正式设立“集部”以后,唐宋两代官修、史志书目多承其体例。如唐开元年间完成的官修目录《开元群书四部录》(又称《群书四录》)及其修正补订本《古今书录》,宋初官修目录《崇文总目》等,都设有“集部”敍录文学文献。《古今书录》的编纂者毋宁,是一位对目录的功用、价值有深刻认识的目录学家。他在《古今书录序》中对《群书四录》提出了于事实“未安”的五点意见,更从正面深入论述了图书目录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作用。《古今书录》四十卷,“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百、五万一千八百一十卷”,

其中“《集录》一家，六百九十二卷”，收书之多，为四部之冠。由此可知编撰者对文学书籍的重视。欧阳修、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集部下析一类，其突出之处是删并《隋志》以来书目皆设的“楚辞类”而入“总集类”，将《楚辞》归入文学总集之中；同时又采唐晁兢《西斋书目》别立“文史”的作法，于“别集类”之后增设“文史类”，著录刘勰《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著作，这对稍后编纂的《新唐志》在“总集类”附设“文史类”及此后书目设立“文史类”、“诗文评类”有重要影响。此外，《崇文总目》“别集类”，将作家“文集”、“诗”集、“赋”集等各体文集分别集中著录，表现了编纂者欲将“别集”类按文体区分细目的意向，这对后代有些书目设立“诗集”、“赋集”之类细目当有启开作用。

《群书四录》和《古今书录》均佚，《崇文总目》至元初已无完本（现存《四库全书》所收十卷本据《永乐大典》辑录）。故现代研究者查阅唐代文献，在唐宋官修或正史史志中，最先注意的则是唐末五代后晋宰相赵昀、张昭远等所修《唐书·艺文志》和宋代欧阳修等所修《新唐书·艺文志》。

### 一、《旧唐书·经籍志》

《旧唐书》原名《唐书》，后人因欲与《新唐书》区别，故称“旧唐书”，为后晋宰相赵昀监修，实际参与撰修者为赵莹、张昭远等人。

《旧唐志》以《古今书录》为蓝本，删去原有说明学术源流的各类小序，“但纪篇部”而已。所著录文献，迄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不及其后。其图书分类体系，亦沿袭《古今书录》而本之于《隋志》，并将魏晋所创甲、乙、丙、丁四部符号与《隋志》已正式采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名称合而用之，编排成一种符号和类名合一的四部分类形式。如《旧唐书·经籍志序》所云：“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为经……乙部为史……丙部为子……丁部为集”。

《旧唐志》“丁部集录”著录文学文献，下析楚辞、别集、总集：

个条目,类目名称全袭《隋志》。共著录“八百九十部书,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八卷”,与《古今书录》“集录”相同。其中“楚词类”著录王逸注《楚辞》十卷等七家,全是隋以前著述而无唐人文献;“别集类”则区分“帝王”、“太子诸王”和一般文人集及“沙门”、“妇人集”等几种形式,并依七国赵楚、前汉、后汉、魏、蜀、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隋、唐诸时代先后顺序,著录历代作家作品集,共八百余部,其中唐人文集自《陈叔达集》至《卢藏用集》计 112 家,著名文学家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文集均未载录,故远未能反映有唐一代文学著作的繁富情形。

《日唐志》分经、史、子、集四部。所载文学书籍,如《经部》之“诗类”,《史部》之“杂传类”录《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子部》“小说家类”录《世说》等佚事小说,都是继承《隋志》体例,没有多少变化。所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类”将张华《博物志》收入,而《隋志》是在“杂家”类著录的。《博物志》载历代四方奇闻异事,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神仙方技故事的记录,有飞禽走兽的描述,还有不少古代神话的材料,如其中关于有人浮槎至天河与织女相见等事,就是以前不曾记载过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探索牛郎织女神话的演化及其源流。《四库全书总目》录《博物志》入“小说家类”,现代文学史界也往往将《博物志》作为古代小说来研究。应该说,《日唐志》的这一变动是有意义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唐志》“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全是乃入小说”。

还有《日唐志序》载录《开元四部类例》和《古今书录序》等重要资料,亦颇为历代学者重视。《开元四部类例》阐述《隋志》的分类体系,给四十个类目都作了定义性质的说明,如说“诗,以纪兴衰诵叹”,“小说,以纪杂辞与诵”,“楚词,以纪骚人怨刺。别集,以纪词赋杂论。总集,以纪文章事类”,这些文字对于读者了解唐时四部分类及各类目设立的用意、掌握四部分类法,都极有好处。通过《古今书



录序》，更能了解《古今书录》的大致情形和唐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功用价值的理论认识水平。

《日唐志》只收开元及开元以前书籍，自是一大缺憾；该志又不立各部类之序，诸书亦无必要的注释，所谓“但纪部帙而已”，也历来受到目录学界的非议。

## 二、《新唐书·艺文志》

宋代仁宗之时，认为《唐书》不好，命当时翰林学士（文学侍从之官，为皇帝撰写文章、诏诰）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其职与翰林学士略同）宋祁重修唐史，是为《新唐书》。

《新唐志》的最大长处是：它虽仍以《日唐志》为蓝本，但又根据宋代藏书而增加了日志所未录的唐人著作两万多卷，基本上弥补了《日唐志》的不足。《新唐志》的每个类目中，分“著录”与“不著录”两部分。“著录”是指唐《古今书录》（实际上是依《日唐志》）原来就有的，“不著录”是指日书未有而新增入的。

丁部集录同样分楚辞、别集和总集三类，共著录文献1226家、17748卷，比《日唐志》多著录408家、5825卷。其中“别集类”共著录唐人诗文集四百七十余种，比《日唐志》多一百余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代文学著籍的实际情况。“总集类”除著录有《隋志》、《日唐志》原有西晋至隋的各类文章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外，还增入了不少唐代文献；在“总集类”末又附以“文史类”的名目，记载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及唐刘子玄《史通》、王昌龄《诗格》、张仲素《赋枢》等文史评论著作。

除集部外，《子部》的“小说家类”也值得注意。《新唐志》编者别具眼力，将《隋志》、《日唐志》附属于史部“传记”类、“杂传”类的志怪小说，如张华《列异传》、干宝《搜神记》等正式归入“小说家”类；并且新增入薛用弱《集异记》、牛僧孺《玄怪录》、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等唐人传奇小说，加上以前目录也著录的笔记小说，从而

使其“小说家”类真正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唐代以前的小说作品,反映了古代早期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

对于《新唐书》“小说家”类在收录小说作品方面的进步性及其历史意义,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鲁迅说:欧阳修“《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载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但同时也把李贺《戒子拾遗》、陆羽《茶经》等几部唐人杂著一并收入“小说家”中,则显得不伦不类。

了解唐代及此前文学文献,两《唐书志》虽有上述参考价值,但两志皆不立部类之序,所著录各书亦无必要注释或过于简略;又《新唐志叙》疏于考证,将始自魏晋的图书四类之分而谓“至唐始分类四类”,如此等等,则历来受到目录学界的非议。这些也是应该予以注意的。

解放以后,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唐书经籍艺文合志》一书,分上下两栏,将新、旧两志互相对照,颇便于读者查阅。

#### 第四节 《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 中的文学目录

宋代科举制度发展,印刷事业繁荣,私人藏书风气流行,私人藏书目录也因之而盛。现传宋代私藏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简称《晁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简称《尤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简称《陈录》),都设“集部”集中著录文学文献,并且在集部子目的分设及文学部类序论与图书提要的撰写等方面,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一、《郡斋读书志》

著者晁公武，字子止，澧州清丰（今山东巨野县）人，世居汴京昭德坊，又称昭德先生。他是北宋北方的世族，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自称其家“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北宋末年，金人入侵，晁公武的父亲晁冲之率领全家入蜀，大概就定居在嘉定。晁公武做了四 转运使（掌管地方财赋的行政长官）并度的属官。并度也是一位“天资好书”的藏书家，后来并度罢官，将家藏全部书籍赠给晁公武。晁公武大约在他五十岁左右任四 荣州太守时，开始了《郡斋读书志》的编撰工作。在该志的自序中，作者说：

（并度）书凡二十篋，合吾家旧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二荣僻左，事，日夕躬以朱黄，仇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

《郡斋读书志》在四 的最初原刻本是由杜鹏举校刻的四卷本。而后世传本有“衢本”和“袁本”之分。“衢本”，即南宋理宗淳佑九年游均在衢州（治所在信安，今为浙江衢县）所刻的姚应绩编 十卷本。衢本后世罕见流传，直到清乾隆时始得 日钞本，由校勘家李富孙详校后刊行、流传。“袁本”，即淳佑十年黎安朝于袁州（治所在宜春，今属江西省）宜春郡斋翻刻的四卷本。黎安朝命赵希弁（当时宜春人）校刻，赵希弁就家中藏书而为晁公武所未收者编为《附志》一卷，共刻成五卷。《附志》共著录图书四八、六种，多是当时通行的刻本书。正好补充了《郡斋读书志》刊行后近百年间所出的新书。在衢州本传到袁州后，赵希弁又把衢本多出的四 五种、八 四 五卷编为《后志》，附刻于五卷之后。袁本是一直流传的刊本，《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即是袁州本。另，清末王先谦以袁、衢二本合校，成为

《郡斋读书志》的善本。

《郡斋读书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以下分类,其类别各本略有不同。《四库全书》所据袁州本所分四部共计为四十二类。经部其类十: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论语类,九曰经解类,十曰小学类;史部其类十有二:一曰正史类,二曰编年类,三曰实录类,四曰杂史类,五曰伪史类,六曰史评类,七曰职官类,八曰仪注类,九曰刑法类,十曰地理类,十一曰传记类,十二曰谱牒类,十三曰目录类;子部其类十六:一曰儒家类,二曰道家类,三曰法家类,四曰名家类,五曰墨家类,六曰纵横家类,七曰杂家类,八曰农家类,九曰小说家类,十曰天文历算类,十一曰兵家类,十二曰类家类,十三曰杂艺类,十四曰医书类,十五曰神仙类,十六曰释书类;集部其类有三: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

《晁志》分类体系和类目设置多仿《崇文总目》而稍有变动。如《崇文总目》集部分“总集”、“别集”、“文史”三类,将隋、唐诸志皆有的“楚辞”删并入“总集”类而正式增设“文史”类;《晁志》集部则又恢复为传统的楚辞、别集(上中下)、总集三类,而将“文史”类移至史部,改称“史评”。

“楚辞类”共著录六部著述,其中宋人《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诸书,皆选择楚汉以来至宋代的拟骚、续骚作品编辑而成,据此可了解南宋以前屈骚文学影响流变的一些线索。“别集类”著录汉《蔡邕集》以下至宋代郑厚《艺圃折衷》等又魏六朝至唐宋作家的作品集。

“总集类”自《李善注文选》始,包括《玉台新咏》、《古乐府并乐府古题要解》、《唐文粹》、《本事诗》、《西厢唱集》、《宋文粹》等文章总集及一些诗文评类著作。集部而外,子部“小说家类”录入了《太平广记》、《北梦琐言》等不少宋人笔记、小说,可资参考,但又收录了陈师道《后山诗话》等诗话著作,同样表现了古代书目小说类著

录作品的杂乱情形。

但《晁志》对文学目录的贡献,主要不在分类,而表现在目录撰写体例方面。《晁志》是现存最早的提要目录,所分四部之首皆有大序;各类目目或有小序,编在该类第一部书的提要之中;所著录各书均有提要。集部“序”分三目,分述楚辞、别集、总集的产生和发展,便于读者了解分类方法和学术源流、各书提要的内容,或述作者经历,或论图书要旨,或明学术源流,但多偏重于考证方面。有如晁氏在“别集类”序中就其提要的写作体例所言:“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传者,上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余历官与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可知晁氏解提已把重点放到了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内容方面,这显然是一种进步的文学目录思想。如别集类《陶潜集》提要云:

晋陶渊明,元亮也,名潜,寻阳人。萧统云渊明字元亮,《晋书》云潜字元亮,《宋书》云潜字渊明,或云字渊明名元亮。按集《孟嘉传》与《祭妹文》,皆自称渊明,与从之。晋安帝末,起为州祭酒,桓元篡位,渊明自解而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刘裕举兵讨元,诛之,为镇军将军。渊明参其军事。未几改为建武将军。渊明见裕有异志,乃求为彭泽令,去职。潜少有兴趣,好读书,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世号靖节先生。今集有数本:七卷者,梁萧统编,以序、传、颜延之的载卷首。十卷者,北齐阳休之编,以《五孝传》、《圣贤群辅录》、序、传、的载分二卷,益之诗,篇次差异。按《隋经籍志》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艺文志》潜集五卷。今本皆不与二志同。独吴氏《西斋书目》有潜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名家日书,其次第最有伦贯,独《四八目》后《八儒》、《二墨》二条,以后人妄加。

这篇序文三百余字,晁氏征引萧统《陶渊明集序》、《晋书》及《宋书》本传、陶渊明作品《孟嘉传》与《祭妹文》,还有《隋经籍志》、吴氏《西斋书目》及《唐艺文志》等多种文献资料,着重考订了陶渊明的名、字和《陶渊明集》流传中的版本及作品真伪等问题,颇具学术价值。

《晁志》以具有书名、提要、类序的完备体制,为后人了解宋代及宋代以前的文学古籍提供了方便和依据,特别是其中有不少书籍现在都已佚失了,今天的研究者只能凭《晁志》的著录和提要来了解,所以显得尤为可贵。

## 二、《直斋书录解题》及《逐初堂书目》

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南宋末年安吉(今浙江)人,曾在江西南城、福建莆田和浙江等地做过二十多年的地方官,晚年致仕。他长期生活在图书、出版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渐积累图书目录的经验和知识,也成为了当时颇负盛名的藏书家。南宋时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就曾载其聚书之事,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

陈振孙就在这样丰富的藏书基础之上,并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仿《郡斋读书志》撰成《直斋书录解题》这一目录巨著。他是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图书目录工作的目录学家。

《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五十六卷,共著录各类图书3096种、51180卷,总数超过南宋政府的藏书目(如《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44486卷)。可惜原本已佚,现在通行本为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并校定的三十二卷本。还有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直斋书录解题》本,亦是三十二卷。

辑本《直斋书录解题》分历代典籍为五十二类,虽不标经史子集之名,而核其所列,经之类凡十,史之类凡十六,子之类凡三十,集之类凡七,仍不外乎四部的编排顺序。该目录书没有部、类之序。在五十二个类目中,仅有类序九篇,说明增设类目的原由及类目演

变的情况。如如经部内合《论语》、《孟子》为“语孟类”是此前书目所未有的现象,陈振孙就撰一篇类序来说明:

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岐固尝以力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力经,而程氏诸儒乃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力一类。

另外几篇类序,如小学类、起居注类、时令类、章奏类、农家类、阴阳家类、音乐类、诗集类等序也都是因有实际需要才写的。这些类序的撰写,说明了分类的日趋细密,也反映了文化学术的变化。象音乐类书籍,从前的目录书都置于经部,《直斋书录解题》则移至子部书籍中的杂艺类之前,陈振孙还在音乐类小序中说明了他的理由。

《直斋书录解题》不设类序,但所著录的各书皆有解题。解题往往以寥寥数语,或叙明版本卷帙,或介绍图书内容,或评论价值得失,或概述著者官职名氏及其学术渊源流变,或说明所得善本书的经过等等,当时周密《齐东野语》就评之为“极其精详”。的确是颇具特色和学术价值。

《陈录》在文学目录方面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集部类目有重要发展。陈振孙于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分上、中、下)及章奏类、文史类等前志已设子目之外,又增设“诗集类”(上、下)和“歌词类”。这些新类目的设立,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新情况。如“歌词类”著录《花间集》、《南唐二主词》、《阳春白雪集》等唐宋词集,其中宋人词集多达百余种,从一个侧面呈显了词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宋代的兴盛繁荣。“诗集类”的设立,据其类序称:“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别为一类”;又“章奏类”

序云：“凡无他文而独有章奏，及虽有他文而章奏复独行者，亦为一类”，可知其立类目的、收录范围非常明确，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陈录》集部细分七个子目，比《晁志》还多两个子目，表明《陈录》集部著录的文学著作更为全面，使集部更趋向于综合性的文学目录。

其次，是所撰解题时有独到见解。《陈录》所著录各书均有言简意丰的解题，解释题义及著述由来，论析版本（如分别印本、抄本、拓本），评述图书内容，有时还能指出文学流变、文学形式的发展演进等。如卷十五“楚辞类”所载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一卷”解题，在概叙朱熹“以王氏、洪氏迂滞而适于事情，或迫切而害于义理，遂别为之注”的原由之后，又指出朱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憾而论者也”，则将作者著述与其身世之憾结合起来，从而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深入评价。又如卷十九“诗集类上”所载杜审言“《杜工部集》一卷”解题说：

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眼力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杜）甫之家传有自来矣。然遂欲衡官屈、宋，则不可也。

陈氏联系作家的创作而评述当时律赋的成就得失，表明了自己的文学史观。《陈录》集部分七类著录文学书籍，又撰有简要的序论和提要，成为时文学目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今传尤袤《遂初堂书目》，是南宋稍后于《晁志》的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遂初堂书目》一卷；今传有《四库全书》史部所收本，《四库简目》提要云：“一名《益斋书目》”。《尤目》只记书名，没有解题、注释、类序，甚至不载卷数、撰者，体例极为简略。其特点有二：一是以记录版本为重点；二是分类有独创之处，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 44 类，如集部删并传统的“楚辞”类，而在《崇文总



目》集部“别集”、“总集”、“文史”三类的基础上,增设“章奏类”和“乐曲类”(著录《唐花司集》、《冯延巳阳春集》、《黄鲁直词》等词曲集 14 种),使集部子目扩展到五类,表现了文学目录的发展。

## 第五节 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与 他的《通志·艺文略》“文类”

唐宋以来,文学创作较隋唐以前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唐诗的繁荣、宋词的兴盛,小说的成熟,都是此前文学无法比拟的突出成就。与之相联系,文学目录也有了一些变化。尤其是两宋时期,综合性图书目录虽多承《隋志》而袭“集部”之名,但集部内子目却屡有增删变异,子部“小说家”的著录内容也日趋合理,如《晁志》集部仍袭《隋志》而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尤目》却变为别集、总集、文史、章奏、乐曲五目,至《直斋书录解题》更发展到楚辞、别集、总集、文史、章奏、词曲、诗集等七个子目。这种变化表明,唐宋目录学家对文学及文学目录分类体系的认识和探索并没有停止,而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突破传统四部体例、废“集部”而立“文类”,正是这种认识变化和理论探索的必然结果。

### 一、郑樵的目录学理论及其《通志》

《通志·艺文略》是南宋初年郑樵所撰的一部属于史志范畴的目录学巨著。

郑樵(公元 1104—1162 年)字渔仲,又称夹先生,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

郑樵是南宋时十分博学的学者。《宋史》本传说他“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汉、问、扬雄”。他不应科举,无意仕进,居夹山读书三十年,他在《献皇帝书》中说这三十年中:“用十年为经旨之

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又出外访求图书十年，还因天文、地理、动植物等知识进行过实地考察，“与田夫野老往来”。郑樵治学，既注重实学，主张“核实之法”，又提倡总结概括，找出其中的规律，考镜学术源流。所谓：“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通志·图谱略·明用》）这里所说的“部伍之法”（郑樵又称为“类例”）和“核实之法”，就是通过总结概括，找出规律及使书本知识和客观实际相联系的方法。同时，郑樵还推重“会通”的观点。认为治史要综合各种史料，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要描绘出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所以他反对“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认为“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七宰相书》，载《夹遗稿》），主张修司马迁《史记》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通史。这些治学方法和主张，不仅贯穿在他的史学著作之中，也成为他治目录学的基本方法。

郑樵生平著述甚为丰富，累计达八十四种之多。现在能见到的有《通志》、《夹遗稿》、《六经奥论》、《尔雅注》、《诗辩妄》以及一些零散的遗文。《通志》是他著名的传世之作。《通志》是一部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通史兼专史，凡二百卷，分本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即年表）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但此书是郑樵晚年在和疾病作斗争的困境中只用两年多时间仓卒编成的，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那样完善，所以常遭到后人的指责和不满，成为他一生的憾事。

《通志》十略为全书精华。《四库全书总目》说“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菁华，惟在十略而已”。这十略所记自上古至宋代，计有《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郡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讎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

略》、《昆虫草木略》等。其中,“艺文、校讎、图谱、金石”四略,是郑樵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校讎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目录学论著,从理论上论述了图书搜集整理、分类编目、著录和提要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郑樵深知分类对于一部目录书的学术性和实用性至关重要,故在《校讎略》中写有《编次上谨类例论》六篇,专门论述图书分类目录与辨明学术源流的关系。他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不明,图书失纪”,“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有……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他颇不满“《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从而身体力行,以其主“会通”和“核实”的治学思想为指导,在《通志·艺文略》中突破传统分类方法,根据图书内容和学术特点设立类目,创立了一个“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一十二种”、具有二级类目的新的图书分类体系。按照这个分类体系,《艺文略》将古今存亡的图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星数、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等十二“类”,类下再分“家”,家下再细分为“种”。

郑樵在《校讎略·编次上谨类例论》中介绍《艺文略》的分类系统说:

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力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二,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艺文略》实作天文类),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经一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礼一类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种书。乐一类力一家,书十一种。小学一类力一家,书八种。史一类分十二家,十二家力书九十种,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之书则,以类聚分。诸子一类分十一家,其八家力书八种,道、释、兵二家书差多,力四十种。星数一类分二家,二家力书十五种。五行一

类分二十家,二十家力书二十二种。艺术一类力一家,书十七种。医方一类力一家,书二十六种。类书一类力一家,发上下两种。文类一类分二家,二十二种,另集一家力十九种书,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已。

首先是分为十二个大类(第一级类目),从经部把“礼”、“乐”、“小学”,从子部把“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等二级类目提到与经、子相等的二级类目上来,可见出郑樵对这些学科的重视。其次,再在十二大类以下划分“家”这样的二级类目,又在“家”下增设“种”这样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前的分类仅能分到第二级类目,从郑樵才分到第三级类目,这是他对古代目录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古代分类学史上的大进步。

## 二、《通志·艺文略》中的“文类”与文学目录

《艺文略》是根据历来官私目录和个人访书见闻而撰成的一部“通录”型的综合性图书目录。它不是纪一代之藏书,而是通记百代之有无,共著录先秦以来至宋代的图书一万零九百一十二部、十一万零九百七十一卷。这个数目是空前的。它既录见存的书,也记历代散佚的书,既记书籍,也记图谱,形成了“通录图、书之有无”和详今略古的特色。

文学类目在《艺文略》中不再称集部,而定名为“文类”,再分为二十二个子目。兹列文类的具体类目及其所著录图数的种数、篇卷数如下:

楚辞:凡一种,9部,55卷。

另,集一:楚、汉、后汉、魏、蜀、吴。

另,集二:晋。

另,集三:宋、齐、梁。

另,集四:后魏、北齐、后周、陈、隋、唐。

另,集五:五代伪朝、宋朝。

总集:凡一种,72部,4862卷。

诗总集:凡一种,154部,1805卷。

赋:凡一种,82部,816卷。

赞颂:凡一种,9部,41卷。

箴铭:凡一种,7部,61卷。

碑碣:凡一种,17部,435卷。

制诰:凡一种,105部,1377卷。

表章:凡一种,66部,866卷。

启事:凡一种,12部,92卷。

四六:凡一种,15部,64卷。

军书:凡一种,10部,142卷。

案牘:凡一种,20部,79卷。

刀笔:凡一种,11部,14卷。

俳谐:凡二种,5部,16卷。

奏议:凡一种,32部,466卷。

论:凡一种,17部,286卷。

策:凡一种,14部,98卷。

书:凡一种,11部,122卷。

文史:凡一种,23部,49卷。

诗话:凡一种,44部,146卷。

我国古代学术很重视文体分类。比较完整的文体分类论述,有蔡邕《铭论》、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详论文体3种,《文选》分为37类,李 等《文苑英华》区分文体为55类,姚

① 见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1册《艺文略》“文类”。

铉《唐文粹》概括为 22 类,子目却多达 360 种。历代目录学家区分文体,当会吸取文体论研究的成果。但象郑樵这样,将文学目录的类目分析得如此详细周密,站在此前的官修书目和史志目录中都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所著录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含了文学类著作中的诸种文体。这既是郑樵强调详分类例思想的具体表现,同时也与他坚持“以人类书”的著录原则有关。

郑樵在《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中说:“古之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并举《新唐志》“别集类”著录之例而批评道:“《令狐楚集》百一十卷,当入别集类,《表奏》十卷,当入奏集类,如何取类于令狐楚,而别集与奏集不分?”又说“诗自一类,赋自一类,陆龟蒙有诗》十卷、赋六卷,如何不分诗赋,而取类于陆龟蒙?”郑樵反对《新唐志》将同一作者的不同体裁、不同内容之书都只归于一个人名之下的“以书类人”的方法,而主张以书为纲,“以人类书”,按图书内容、体裁分类著录,所谓“诗自一类,赋自一类”。这样做,能区分学术的性质、类别,当然也就使图书分类更趋于系统和明细了。如过去书目都包容在“总集类”的“诗总集”、“赋”、“四六”、“律谐”、“奏议”等,在《艺文略》“文类”中则都独立分类成“家”了。《艺文略》“文类”又于“别集”类之末附“别集诗”,著录“李峤《杂咏诗》十二卷”以下至“《李季兰诗》一卷”共 169 部诗集;又从传统书目设立的“文史”类中第一次析出“诗评”一目,著录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评诗论著,这些都反映了古代文学、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特点。

当然,按现代文学分类的标准来看,《艺文略》“文类”仍有收录过宽、归属不当,或粗疏不审之处。如明胡应麟《经籍会通》指出其“诗集类崔曙以盛唐置之晚唐,许浑以晚唐置初唐,此例不一”;还有皮日休《文藪》本是别集,却误以为“当入总集类”等等。但这些缺误,并不减损《艺文略》在文学目录学史上的卓越贡献。

至于《艺文略》不称文学目录为“集部”而改为“文类”,则更是

名实相符的明智之举。在我国古代文学史、目录学史上,“文”是一个比“集”产生更早、也更能概括文学特点的概念。《隋志》集部序文本已说明,所谓“集部”是为著录“因物聘辞”之“文”而设的。但《隋志》仍称“集部”而不称“文部”主要是受到梁阮孝绪“以项世文词,总谓之集”的影响。若究其实,以“文”之名来概括文学目录之实,比“集部”之称更为恰当。因为“集”既不如经、史、子诸部那样以图书内容性质立类,也不是象“小说”、“诗赋”那样以体裁立类,而是一个非义非体的作为文献出版物的文献类型之名。文学文献固可称“集”,经、史、子部之书又何尝不能称“集”?对此,清代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文集》篇中已有详论,章氏云:“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郑樵“文类”之设,当有鉴于此。

郑樵以后数十年,同为福建莆田人的郑寅(字子敬),因所藏之书编为《郑氏书目》七卷,不依四部之法,而仍《七录》之名,分为经、史、子、艺、方技、文、类七录,其中“文录”不称“集”,也不称“文翰”、“文集”而径称为“文”,显然是受到其前辈乡贤郑樵“文类”的影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更高度评价了郑寅的贡献。姚先生认为,郑樵之“族孙”郑寅,“盖亦祖述樵例,而又加变通”,“合十二类为七类耳,此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尤其“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

郑樵《艺文略》在“文类”之外,如“乐类”著录《乐府歌诗》、《乐府古题要解》,“史类”的“传记”家著录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小说,“目录”家专设有“文章目”一种;“诸子类”的“小说”家著录《世说》、《续世说》等笔记,则与日时书目并无大异。

① 见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8页。

② 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目录类“郑氏书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

## 第六章 《录鬼簿》的出现与《四库总目》 的影响:元明清的文学目录

### 第一节 元明清文学目录概述

图书目录事业缓慢发展的元代一百年间,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目录,一是元初马端临别具特色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之集部;二是元末钟嗣成系统收录元杂剧作家作品的戏曲文学专门目录名作《录鬼簿》。《录鬼簿》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典文学书目真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对明清时期文学目录在戏曲领域的繁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元人所修正史,包括宋、辽、金三史。但《辽史》、《金史》均无艺文经籍志,文学目录无可具论,唯《宋史》设有《艺文志》收录文学文献。

明、清两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发展的鼎盛之世,同时也是文学目录较有成绩之时。

首先,除明人所修《元史》既无“文学传”又无“艺文志”外,其他著名官修、史志目录如《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清史稿·艺文志》等,都继续设有集部著录文学著作;尤其是《四库总目》与《简目》的集部,以其丰富的文学文献著录



和具有价值特色的类序、提要等,成为文学目录史上的重要成果。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大学士杨士奇等承诏所编《文渊阁书目》,不分经史子集而以藏书按千字文排次为序,凡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死、张、寒、来、暑、往共计二十号,每号分橱贮藏,其中亦包括有诗文集;还有明后期万历年间中书舍人张萱等奉命编撰的又一部官修书目《内阁藏书目录》,清代学者众多的补史志目录等,也多著录有文学文献,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三,明清种类繁多、数量众多的私人藏书目录,不仅大都著录了文学文献,而且许多为当时士大夫阶级视为卑贱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作品也被收入书目之中,弥补了正统目录的不足,反映了古代文学目录的进展。

第四,专科、专题性的文学目录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明清时代,除继《录鬼簿》之后,先后涌现出明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朱权《太和正音谱》、吕天成《曲品》和清黄文《曲海总目》、黄丕烈编《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等一大批戏曲文学目录外,还出现了一些其它形式的专门性文学目录。如专集一书之篇目或引书目录的清汪市韩《文选李注引群书目录》、蒋骥《全七古一代秦又三国晋南北朝文编目》;专录个人著述的明杨慎《著述目录》(载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钱大昭《可庐著述十种叙例》和俞樾《春在堂全书录要》等。

最后,还应该特别提到清代著名学者和目录学家章学诚(1738—1801年,即乾隆三年至嘉庆六年),对古代目录学包括文学目录学的贡献。章学诚在他的目录学专著《校雠通义》和文史论著《文史通义》等著述中,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的目录学思想、观点。如提出目录学应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目”),图书目录的作用是“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第二》),以及他对书目的类叙和提要、互著和别裁、辑逸和编索引等的论述,

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大的影响。在文学目录学方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集》篇中,专论“文集”的源流及集部类目“楚词”、“总集”和“别集”;在《校雠通义·又志诗赋第十五》篇内,论述《又书艺文志·诗赋略》的价值得失及分类原由等,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参考或引用。

## 第二节 《录鬼簿》的出现与戏曲 文学书目的繁荣

我国古代戏曲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至宋金时期演变成趋于成熟的艺术形式,为元杂剧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北宋时在唐参军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杂剧,还有后来与之相近的金院本,都是古代戏剧的雏形。

元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等北方戏曲的直接影响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元代杂剧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重要成就,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等伟大的戏曲作家。

南戏即南戏曲文,是宋南渡以后在南方沿海一带温州杂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曲。南戏在元末得到兴盛,出现了高明《琵琶记》、施惠《拜月亭》等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品,为新的戏曲形式传奇奠定了基础。传奇成为明清时期戏曲的主体,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优秀作家的出现,使传奇在戏曲文学史上成为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戏曲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在戏曲文学作品不被官修目录和正史艺文志著录的背景下,元明清三代不少戏剧作家自编戏曲目录,不少私人藏书目录也纷纷载录戏曲作品,从而使戏曲目录在

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独树一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先是南宋末年周密《武林旧事》卷十教录的《官本杂剧段数》,记有 280 种宋杂剧剧目;后来关于金院本,又有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五的《院本名目》教录 690 余种,陶宗仪还说明金院本即是全国行院所演的杂剧脚本,所谓“院本、杂剧,其实一也”。

然而,以上两种关于宋金戏剧的记载,都只是各家笔记中的部分,还不是专门的戏剧书目。我国古代专门的戏曲文学目录,是从元钟嗣成的《录鬼簿》开始的。

钟嗣成,字继先,号斋,元代戏曲家。所作杂剧,今知有《章台柳》、《钱神论》等七种。《录鬼簿》一卷,最初完成于元至顺元年(1300年)。但此后不久,又在元统、至正年间修订过。这是第一部系统地记录元代杂剧家生平事迹和作品目录的重要资料,全书共载录作家一百五十余人,作品名目四百五十余种。

“录鬼簿”,当取意于“鬼录”一词而又有所不同。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云:“观其姓名,已成鬼录。”晋陶渊明《拟挽歌辞》曰:“昨暮何为人,今日在鬼录。”所谓“鬼录”,即死者的名册。钟嗣成在写于元至顺元年的《录鬼簿序》中说:“人之生斯世也,但知以已死者为鬼,而未知未死者亦鬼也”。然“自古迄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得以传远”,故“名之曰《录鬼簿》”。可知,钟嗣成“录鬼簿”是既录死者之作,又载未死者之篇的。

《录鬼簿》一书的版本很多,大约可以分为钟嗣成原著、明人增补、近人校注三类。现传者有明代无名氏辑录的丛书《说集》所收本、明末戏曲作家孟称舜校刻本(《古今名剧醉江集》附)、清初万贞起钞本、清曹寅校辑《楝亭藏书十种》所刊本、近人刘世珩校辑《暖红室汇刻传奇》所收本等,各本著录不一。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录鬼簿》(外四种)所附较通行的曹楝亭刊本《录鬼簿》上下二卷,即分为以下七类:

1. “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著录《西厢记诸宫调》作者董解元至张洪范，共二十一人；

2. “方今名公”，著录郝新、萨天锡、王继宇等散由作家十人；

3.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著录关汉卿、高文秀、郑廷玉、白朴、马致远、王实甫等至李时中共五十六人及其居目，其中如关汉卿的居目就达五十八种之多；

4. “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力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载有宫天挺、郑光祖等至周文质共十九人的小传及其居目，并各撰一首《凌波曲》吊之。这部分是全书中叙述最详者；

5. “已死才人不相知”者，自胡正臣至张以仁共十一人；

6. “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自黄公望至张鸣善共二十一人；

7. “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录高可通、董君瑞、李邦杰、高安通等四人。

钟嗣成此书，丰富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戏曲最称繁盛时期的元代的重要杂剧、散曲作家小传及其作品。全书以作家为中心，旁及当时的戏剧活动，而这些剧作家，有些就是钟嗣成相知、亲自接触过的，因而所载资料较近真实。故《录鬼簿》历来受到金元戏曲研究者的重视，被视为第一手资料。近代戏曲研究名著，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吴梅《中国戏曲概论》等，取资于此书者颇多。

继《录鬼簿》之后，明清两代各类戏曲目录纷纷问世，盛极一时，构成了古代目录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书目繁荣局面。

首先是元末明初戏曲作家贾仲明（“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作“名”。山东临淄人，后徙居高陵，号云水散人，所著有《云水遗集》等

行于世)增补《录鬼簿》。增补本有明永乐十年(1422年)贾仲明后序。增补本与原著本内容有所不同:第一,钟氏原著对戏曲作家作品按时代先后划,分为七类(如本节前述曹楝亭本即是),增补本则合并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方今才人相知者”三类;第二,原著本自关汉卿至高安道八十八个作家都没有《凌波仙》曲吊挽,增补本则“各各勉强次前曲以缀之”(贾仲明《录鬼簿后序》语);第三,原著本载录杂剧目录大多用杂剧正名(如“《天张双赴西蜀梦》”),增补本都改用简名而往往又在简名下标注杂剧的题目和正名(如“《双赴梦》”,标注:“荆州牧阆州牧英雄,关云长张翼德双赴梦”)。此外,增补本对剧作家的排列顺序及其姓、名、字、号或生平事迹的叙述,也与原著本有不同之处,所以增补本《录鬼簿》很受历来研究者重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校辑出版的《录鬼簿》(外四种)即以天一阁旧藏的贾仲明增补本为主。

又有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一卷(一说就是贾仲明所撰),附于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后,著录元末至明初戏曲作家七十一人、杂剧一百五十余种,并略载作家生平事迹,如钟嗣成、罗贯中、贾仲明等,皆有所载叙。是研究元末明初杂剧的重要文献。

然后是明初戏曲理论家兼剧作家宁献王朱权(1378—1448)的《太和正音谱》(一名《北雅》)所附的《群英所编杂剧》,著录元明杂剧作家和无名氏杂剧作品达六百多本。朱权,别号仙痴、涵虚子、丹邱先生,自称大明奇士,为明太祖第十七子,封于大宁,谥献,世称“宁献王”。《太和正音谱》一卷,是研究元明戏曲理论、北曲曲谱和史料的重要著作,包括“乐府体式”、“古今贤豪乐府格势”、“杂剧十科”、“群英所编杂剧”、“善歌之士”、“音律宫调”、“词林须知”和“乐府”等几个部分。其中,《群英所编杂剧》著录元明杂剧作家作品名目,依次列入“元五百一十五本”(著录元代马致远、王实甫、关汉卿等人的杂剧,剧目535种)、“国朝三十三本”(即明代丹邱先生、王

子一等人的杂剧,居目33种)、“古今无名氏杂剧一百一十本”、“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本”。所列大抵以作家为纲,列出剧目简名,可视为一部著录丰富的元明杂剧目录。《太和正音谱》,有《录鬼簿》(外四种)所收《幽芬楼秘笈》第九集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本等。

此后专录杂剧的书目,还有明末戏曲评论家祁彪佳(1602—1645年)的《远山堂剧品》,分妙品、雅品、逸品、艳品、能品、具品六类,著录明人杂剧242种(其中有极少数元人杂剧);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著录元明古今杂剧一百余种。

由于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奇是明清两代戏曲的主要形式,作家写作和书坊刻印的传奇作品众多,明清两代以南曲为主的传奇目录也有了很快的发展。明中叶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徐渭(1521—1593)《南词叙录》所附“宋元日篇”及“本朝”(明代)南戏一百余种剧本名目,是现知较早记载南戏的目录。自此而后,明后期万历(1573—1619年)间戏曲作家吕天成(字勤之,号棘津、郁蓝生)《曲品》载录明代天启(1621—1627)以前传奇及散曲作家一百余人的192种作品名目,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专门著录明代传奇467种;还有清佚名《传奇汇考标目》收录元明清传奇剧目,笠翁渔翁《笠翁批评日戏目》著录明清传奇179种,高奕(字晋音)《新传奇品》著录明代及清初传奇27家209种等。

兼收杂剧、传奇的戏曲总目录也多有问世。如清乾隆司所刻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所载乾隆司戏曲家黄文一的《曲海目》,著录元明以来至清乾隆以前杂剧、传奇名目约千余种;同治时管廷芬重编此目,题为《重订曲海总目》;此外,尚有清文丰宜编著录元明清杂剧、传奇剧目和作家的《曲目新编》,姚燮撰著录元明清杂剧、传奇作家512人和作品2066种的《今乐考证》,近代王国维承先启后的《曲录》等,都是著录丰富、体例较严的综合性戏曲目录。其中如

主国维《曲录》六卷,兼收宋金元明清历代杂剧、传奇作品目录,又录杂剧、传奇总集及戏曲研究著作、资料等,更是体制和内容完善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门文献。

除上述众多由戏剧作家或评论家自编的戏曲文学目录外,明清时期不少综合性的私人藏书目录也著录了部分杂剧或传奇作品。诸如明高儒《百川书志》、晁《宝文堂书目》、徐《徐氏红雨楼书目》、清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丁丙《八千卷楼书目》等,均是如此。

正是由于古代戏剧作者和民间私人藏书家的重视与共同努力,为正统目录所不屑顾及的戏曲文学专门目录,在元明清一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书目不仅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面貌,而且在著录、分类及作家作品评价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准。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最值得大书特写的重要篇章。

### 第三节 元修《宋史·艺文志》和 《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文学目录

#### 一、《宋史·艺文志》

元代末期顺帝至正年间,诏修辽、金、宋三史,由元朝翰林国史院组织修撰,元中书右丞相总裁脱脱主持。三史中,《辽史》、《金史》未设“艺文志”,唯《宋史》设“艺文志”著录宋代文献。

《宋史》编修始于至正三年(1343),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除脱脱(亦称托克托,字大用,蒙古蔑乞部人)主持编纂外,先后领衔参加编修的尚有欧阳玄等数十人之多。

宋朝制度,历世统治者都重视本朝历史的修撰,是为“国史”。

而每朝国史皆有艺文志,且每类皆有小序,每书皆有解题。宋朝的《国史艺文志》,据记载共有七种,但其中一种在南宋时已废用或不传;其余四种是:

吕夷简等《二朝国史艺文志》(太祖、太宗、真宗);

王 一 等《两朝国史艺文志》(仁宗、英宗);

李 原等《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哲、徽、钦宗)

缺名氏《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高、孝、光、宁宗)

这四者,《玉海》、《文献通考》都曾引用;《宋史·艺文志》也主要就是根据宋代历朝所修的国史艺文志,删其重复而成。如《宋志》序文所说:“宋日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共著录宋代所藏图书九千八百十九部,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一卷,比以往各史志目录都多,比《又书·艺文志》则几乎增加了十倍。此志成为现代查考宋代藏书及宋人著述的主要依据。

《宋志》亦以四部分类。《集类》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文史类四类,著录文学类书籍一千一百六十九部,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著录十分简略,如别集类下各家作品集,不按原集名详尽著录,只在作家姓名下加一“集”字,再列卷数。如“《董仲舒集》一卷”,“《庾信集》十卷,又《哀江南赋》一卷”。各类、各家都没有小序与叙录,只有书名卷数。“楚辞类”著录十二部,一百零四卷。其中如黄伯思《翼骚》一卷,洪兴祖《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一卷等,都是从前史志未著录的宋人注本。“别集类”著录又董仲舒至宋刘京集共一千八百二十四部,一万三千六百四卷。“总集类”著录南朝孔逵《文苑》十九卷、萧统《文选》六十卷以下至宋中兴馆阁诸臣撰《馆阁诗》八卷,共四百一十五部,一万六百五十七卷。历来被认为是总集之始的挚虞《文章流别



集》已不见著录,此书当是在宋元之际亡佚了。史志目录中,《宋志》集类是最先立“文史类”的,从其著录内容来看,即是诗文评一类著作,收录自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至无名氏《诗谈》、《韩文会兑》等,共九十八部,六百卷,比较集中地著录了南朝至宋的文学批评著作。

《子类》“小说家”收《燕丹子》以下一百五十九部。大量收录魏晋以来志怪、志人小说,唐代传奇,宋人野史传记小说集如李《太平广记》、刘斧《青琐高议》、孙光宪《北梦琐言》、王谠《唐语林》、洪迈《夷坚志》等。但收录太宽,诗文评著作如苏轼《东坡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胡仔《渔隐丛话前后集》、陆游《山阴诗话》、花木谱录如蔡襄《荔枝谱》、张宗海《草木录》等也并收不遗,而对宋代话本小说则不收录。这仍反映了编撰者对小说概念的理解不够确切或在分类类目上的混乱。因而,鲁迅在指出《新唐志》小说家收录过宽时,又指出:“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

## 二、《文献通考·经籍考》

《文献通考》是元代史学家、月录学家马端临(约 1254—1323)所著的一部通史。马端临,字贵与,乐平(今属江西)人,为宋相马廷鸾之子。元初时任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包括田赋、钱币、户口、职役、任权、市采、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三十四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宋末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沿革。其自序谓:“予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

《经籍考》七十六卷,为该书中的第十八考,是一部通史的史志目录。马端临主要依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尽录各家解题;并兼弓又、隋、新唐书三史《艺文志》(或《经籍

志》)以及宋朝的四部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及有关著述,分书辑存。他在《经籍考》自序曾说明其取材所据、编撰目的和分类时说:

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以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二,史之类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凡六。凡七十六卷。

《经籍考》的四部及每部所分的子目内,都有类序,但各部类之序都是引用或节引四代史志的类序而成。每书皆有解题,这些解题也是辑录众家书目和其他有关书籍的议论、资料而成,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解题(提要、叙录)编辑体例——辑录体。这种不自撰解题而辑录众说于一书之下的体例,既便检读,又能保存丰富的目录资料,的确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所评:“免此一篇而各说俱备,虽多引成文,无甚新解,然征文考献者,利莫大焉。较诸郑樵之仅列书目者,有用多矣”。

文学目录主要在《集部》。集部下分“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总集”、“文史”六类。从前集部所设的楚辞一类则已并入“别集”之中。

“别集”类分十一卷,在引用《又志》、《隋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诸书有关论述而成的序文后,又列四代史志所著录的诗赋、楚辞、别集部卷数,以示此类文学书籍的流传盛衰。别集著录自《楚辞》开始,然后再按时代先后顺序著录自《宋玉集》以下至宋代《饶德操集》等历代作家别集近五百部。其中唐人别集百余部,宋人别集一百多部,主要是记载了唐宋两代作家诗文集的情况。

“诗集”类分四卷。马端临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序

以说明立此一类的缘由：“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别为一类。”共著录《阮步兵集》以下至宋人李季章《荣华集》共一百多部诗集，其中除隋以前的十部外，都是唐、宋两代的集子。

“歌词”类一卷，著录《花间集》以下历代词集一百一十余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宋词集的情况。

“章奏”类一卷，也主要是著录了唐宋两代的奏议类文集。

“总集”类和“文史”类共为两卷。总集类著录肖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至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历代文章总集，文史类著录《文心雕龙》以下至宋人《文说》等历代诗文评著作。

《经籍考》集部六类所著录的文学书籍，以当时现存者为主，大都是唐宋时代所流通的文学集。各书解题，不仅辑录了有关官私目录的评述、议论，有的还博采了作家传志、原书序跋、他人笔记、语录、诗话等书中的有关资料，因而极有参考价值。这里，且举一例如下：

梅圣俞《宛陵集》六十卷、《外集》十卷。

晁氏曰：梅尧臣字圣俞，宛陵人，少以荫补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幼习力诗，出语已惊人。既长，字《六经》仁义之说，其力文章简古纯粹。然最乐力诗。欧阳永叔与之友善，其意如韩愈之待郊、岛云。

陈氏曰：凡五十九卷力诗，他文赋才一卷而已，谢景初所集，欧阳公为之序。《外集》者，吴郡宋绩臣所序，谓皆前集所不载。今考之首卷：“诸赋已载前集矣”，不可晓也。圣俞力诗古淡深远，有盛名于一时。近世少有喜者，或加訾毁，惟陆务观重之，此可知力者道也。自世竟宗“江西”，已看不入眼，况晚唐卑格方钜之时乎！杜少陵犹敢窃以妄论，其于宛陵何有？

欧阳氏序略曰：圣俞文章简古纯粹，不苟求说于世，世之

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也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力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力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善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各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日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

又《诗话》曰：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力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力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沛。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二十年，视我抗后辈。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嘍，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轡，举世徒惊骇，梅穷我独知，古货今难卖。”语虽未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

《鱼隐丛话》：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派。如《东溪》云：“野龟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山行》云：“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春阴》云：“鸠鸣桑叶吐，树暗杏花残。”《杜鹃》云：“月树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以此等句，须细味之，方见其用意也。

张浮休评圣俞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质，虽王

公大人见之，不觉屈膝。

许彦周《诗话》：圣俞诗句之精练，如“焚香露莲泣，明馨清鸥近”之类，宜乎为欧公所称。其他古体如“朱弦疏越，一唱二叹”，读者当以意求之。

后村文氏曰：欧公诗如昌黎，不与以诗论，本朝诗推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世之学梅诗者，率以力淡。集中如“葑上春田亩，芦中走吏参”，“海货通司市，渔歌入县楼”，“白水照昂屋，清风生稻花”，“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河以微分练，星辰炎布黄”，“每令夫结友，不力子求郎”，“山形无地接，寺界与波分”，“山风来虎啸，江雨过龙腥”之类，殊不草草。盖逐字逐句，姝姝而较者，决不足为大家数，而前辈号大家数者，亦未尝不留意于句律也。

这则长达千余字的梅尧臣《宛陵集》解题，不仅详录晁公武、陈振孙家所评，还历引了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六一诗话》，以及胡仔、张元休、许彦周、刘克庄等人关于梅尧臣诗歌创作的议论，汇集一篇，颇便于读者对梅尧臣文集编辑流传及其文学创作情况的了解。

除集部著录文学书籍外，《子部》“小说家”以及《经部》、《史部》的有关类目也著录了一些小说、诗歌和史传类文学著作。

总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其“辑录”体的解题形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唐宋时代的文学书籍，成为研究唐宋文学者的重要参考目录。其作用或许正如《经籍考》序文所言：“俾克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天木之藏，不持有其书者稍加研究，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滋品题，亦可以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现存通行的《文献通考·经籍考》，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标校本。

## 第四节 明代私人藏书目录及清修 《明史·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明代官修目录成绩不大,史志目录也只有焦《国史经籍志》、何乔新《订正马端临经籍考》和祁承燾《诸史艺文钞》等数种;而私人藏书目录则比较发达,仅据汪辟《又唐以来目录统表》所记,明代私家目录书就有四十来种。这些私家目录虽然在分类上大都沿袭四部体系,但子目变动较多,有些则连四部分类体系也突破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许多被当时士大夫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和戏曲文学著作也得到了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发展的新变化。

本节主要介绍一些著录有文学书籍的著名私家目录,如高儒的《百川书志》,周弘祖专录有明代所刻书籍和所存石刻的《古今书刻》,晁《宝文堂书目》、徐渤《红雨楼书目》,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等。另外,清人所修专录明朝一代人著述的《明史·艺文志》,也在本节叙述。

### 一、明代私人藏书目录中的文学目录

#### 1. 高儒《百川书志》

高儒字子醇,号百川子,涿州(今属河北省)人。他是一个武人,而喜爱文学,富有藏书。《百川书志》二十卷,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之例,用六年时间编成,如其自序所云:“六年考索,一旦成编”。

《百川书志》以四部分类,设经、史、子、集四志,志下列子目九十二门,其中经志十六门,史志三十一门,子志三十一门,集志三十六门。全目收录图书近万卷,各书都有简要的题解,颇受当时士大夫

所推重,对于后世读者也很有用处。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高儒在这部书目中著录了当时士大夫阶层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提出了他对这些书籍的独到看法,成为本书目的一大特色。

基本上是文学目录的《集志》,从卷十一至卷二十共九卷,下分十六门。其门类如下:

集志一: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元文

集志二:圣朝御制文、睿制文、名臣文

集志三:汉魏六朝诗、唐诗

集志四:宋诗、元诗

集志五:圣朝御制诗集、睿制诗集、名臣诗集

集志六:名臣诗集

集志七:诏制、奏议、启札、对偶、歌词、词曲、文史

集志八:总集

集志九:别集、唱和、纪迹、杂集

这种集部分类方法,主要是以文集、诗集、词曲集、文学批评著作等不同文体的作品集形式来区分的,然后再按时代排列,本朝(即明代)诗文集又分所谓御制、睿制、名臣一类。这里的“文集”、“诗集”,实际上就是汇集一家全部或部分作品的著作集——“别集”;而这里的“别集”,则是从作家作品集中别出一部分作品单册刊行的形式,即单行文献,如《百一书志·集志·别集》所著录的两例:

《漫叟拾遗》一卷 唐元结著。序曰《次山集》行世久矣,顾此数首,于警策人心感激时事颇切,故另录之,非有所去取也。

《白乐天讽谏》一卷 唐白居易著。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力长句五十篇,系意不系文,首句标目,占十九首之八也。此本集钞出另行者。

从高儒所写的二书提要中,可知这两部所谓“别集”均是从作者本

集中“钞出别行”的单行本。

《集志》里的“歌词”类，著录词集，如苏轼《东坡乐府》、黄庭坚《山谷词》、王安石《荆公词》、元好问撰金人词总集《中州乐府》、明代钱仁夫《日闲词》等。“词曲”类则主要著录元明散曲集，如元代杨朝英辑元人散曲总集《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张养浩《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明代锦窠老人《诚斋乐府》、明武宗正德年司人编《盛世新声》(包括三集：九宫曲九卷、南曲一卷、万花集一卷)、张祿编《词林摘艳》、王骥(号西楼)《西楼乐府》等，都是研究散曲的重要资料。

列于《集志》之末的“杂集”类，所著录的多是歌咏山水或题赠酬唱之作，也颇具文学价值。如高儒所云：《太白楼集》、《岳阳楼诗集序纪》、《岳阳楼纪事》、《石钟山集》等十九书，“因一古迹，一今迹，或编类篇章，功成卷帙，盖章美于名山胜景、游居住境也。”又于《雁门胜迹诗集》、《黄鹤楼集》、《丽泽会诗集》诸书之后说：“以七十一诗，庆祝、哀挽、题赠、酬唱诗文诸作，各擅一时之长，以纪一时之盛，盖当今好尚如此。不暇详考，列此以备艺文之一派云。”很显然，著录这类诗文集子，对了解明代风尚、文人生活也是有意义的。

除《集志》著录文学书籍外，《百一书志》的《史志》、《子志》中也有不少门类值得注意。

《史志》中的传记、史咏、野史、外史、小史诸门类，收录了许多不同体裁的文学书籍。“传记”类收录了大量唐宋传奇小说作品，如《南部烟花录》、《开元天宝遗事》、《杨太真外传》、《长恨传》、《虬髯客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氏传》、《白猿传》、《南柯记》、《东城老父传》、《无双传》、《柳毅传》、《离魂记》等等。高儒认为，这些作品“故为野史之流，大率托物兴辞，信笔成文为多。”不懂得是唐人“有意为小说”，而归之于野史之流，著录于史部传记类，这与《新唐书·艺文志》在子部小说家类著录六朝志怪及唐人传奇作品相比，可以说是倒退了。“史咏”类著录的是咏史诗文，如杨基《铁厓咏史》；“野史”类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部长篇章



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一百四卷,庄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警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庄曰:“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凡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百人、人混名。”这两部书的题解或说明了写作特点,或概括了小说内容,都是后代研究小说者的宝贵材料。“外史”类则著录了较多的戏曲作品,如元代杂剧家王实甫《西厢记》五卷,关汉卿《贞淑秀拜月诉衷肠》一卷、《珍珠龙凤汗衫记》一卷、《关大王单刀赴会记》一卷,李直夫《邓伯道弃子留》一卷,郑德辉(名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杂剧一卷、《梅香骗翰林风月》杂剧一卷,乔梦符(名吉)《玉箫女两世姻缘》杂剧一卷,宫大用(名天挺)《死生交范张鸡黍》杂剧一卷等。明代传奇杂剧作品也多有著录,如锦窠老人《诚斋传奇》主十一种、邱《五伦全备记》、李日华《南西厢记》等。“小史”类著录明代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如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之类。在《双偶集》的解题中,编者说此集并《娇红记》、《艳情集》等六种,“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表明了他的观点。《首书志》在《史志》中著录大量的传奇小说、戏曲作品及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虽然在分类上并不合理,但却使这几类文学作品得到了记载,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创新和贡献。从而也为今日研究金瓶明小说、戏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及线索。

《子志》“小说家”类,著录《世说新语》以后唐、宋、元、明各朝的一些小说笔记,没有什么新的特点。其中还收入《四端通俗诗词》、《金沙赋》之类著作,又说明了《百书志》对小说类书籍收录的杂乱之处。

现存通行的《百书志》本,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合

印的《百一书志·古今书刻》本,《百一书志》用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丛刻本加句读重印。

## 2. 周弘祖《古今书刻》

周弘祖,明代湖广麻城(今湖北省麻城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59年)进士,曾除吉安推官,征授御史,出督屯田马政。后因屡谏言事,迁福建提学副使,又谪为安顺判官。事迹具《明史》卷一百一十五《王治等传》中。

周弘祖是一位很有特色的目录学家。所撰《古今书刻》(分上、下编)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目录书,它专门记录明代各官私机构所刻印的书籍和所存的石刻,为研究版刻源流、图书存佚,以及明代的出版事业包括文学书籍的刻印出版提供了具有研究性质的资料,对于目录学者和文学史、文化史学者均有参考价值。

《古今书刻》上编,题为“古黄周弘祖集”,记载明代各直省所刊古籍凡 2530 余种,其中不少是文学类书籍。下编则录各直省所存石刻,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文、史研究者注意的资料。

上编记载,先列“内府”及明代中央政府各部院和国子监,再列北、南直隶各府,以及各省布政司和按察司所刻书籍。“内府本”是以皇室名义刻印的书籍,这是明代以前所没有的。内府所刻多是《皇明祖训》、《大明律》和五经、四书之类。但也刻有马端临《文献通考》、《水乐大典》等书,对于后者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水乐大典》曾有刻本(或者只是一部分的刻本)的线索。此外,也刻有《李诗》、《杜诗》、《唐诗鼓吹》、《欧苏文集》等文学著作。

明代政府各部院,如“礼部”、“工部”、“都察院”等都有刻书。都察院刻有《史记》、《文选》、《潜夫论》、《杜诗集注》、《千家注苏诗》、《唐音》、《盛世新声》、《太平乐府》、《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原音韵》等。其中记录的《水浒传》刻本,是小说史上这个版本的唯一记载。明都察院以“堂堂官府”,犹能刻印这些白话小说及收集散曲、戏曲等通俗性文学作品的书籍,这是颇值得研究的。除都察院

外,隆福寺还刻有散曲戏曲集《词林摘艳》。

“国子监”刻本书籍,是明代官刻书中最多也较有价值的部分。明代先定都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的一些政府机构仍然存在,所以南京、北京都有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常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则常称“北监本”。据《古今书刻》所载,北京国子监所刻除经传之类外,也刻有《楚词》、《唐诗》、《临文集》、《淮海集》、《樊集》等文学书籍。南京国子监所刻书籍最多,达近一百种,《古今书刻》分为“经书”、“子书”、“史书”、“诗文集”、“杂书”、“本朝书”和“法帖”等类记载。史书有《史记》至《元史》的历代正史及《吴越春秋》等约五十种。翻刻的诗文集,计有《诗谱》、《诗序注》、《乐府诗集》、《六朝乐府》、《文则》、《文选》、《宋文鉴》、《皇明文衡》、《国朝文类》、《文章正宗》、《文章辨体》、《元文类》、《怀麓堂稿》、《戴石屏诗集》等二十多种,从其类型看,包括文章总集、作家别集和文评著作。

地方官府刻书,主要有北直隶和南直隶所属州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等布政司、按察司及各所属府县所刻的书籍,其中文学类书籍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南直隶应天府刻《文选六臣注》,苏州府刻《唐文粹》、《韩文》、《柳文》、《楚辞》、《日四大家小说》、《百学海》、《花司集》、《世说新语》、《范文正公文集》、《高太史全集》、《皮日休文藪》、《韦苏州诗》、《李太白诗》、《杜诗》、《万首唐人绝句》、《新四大家小说》、《八大家唐诗》,松江府刻《玉台新咏》、《草堂诗余》、《骆宾王集》、《铁庵诗集》,常州府刻《杜诗集注》、《白氏长庆集》,徽州府刻《左传》、《又文选》、《文心雕龙》,宁国府刻《谢宣城集》等。此外,如浙江杭州府、嘉兴府、宁波府、绍兴府,江西弋阳王府,福建书坊(仅“诗文集”就有六十种,“杂书类”还有《搜神记》、《列女传》),陕西布政司等所刻文学书籍都很多。周弘祖故乡湖广也刻有一些文学书籍,如按察司所刻《太白山人诗》、《杜诗》,武昌府刻《杜诗范注》,黄州府刻《王梦

泽集》(注曰:“黄冈王廷陈著”),德安府刻《初唐诗》,荊州府刻《后山诗集》等等。

从《古今书刻》记载的资料看,明代文学书籍刻印,行的成就是巨大的。不但刻印了许多有名的文章总集、选集和作家诗文别集,也刻印了文学评论类著作及小说、戏曲作品。唐、宋时期著名的诗集、文集和唐诗选本的翻刻尤为普遍。

周弘祖在记载各地刻书时,以明朝政府和各直省的刻书单位分别著录。先列刻书单位,然后列举所刻书名。对刻书很多的,则将其所刻书籍略分经、史、子、诗文集、杂书等类。对个别书籍偶有注明,如南直苏州府刻《凤山人咏》,用小字注曰:“毛维瞻苏辙等咏”;《丁鹤年集》,注曰:“元末西域人,寓武昌”,等等。

下编所载石刻,也提供了不少可供文学史研究者参考的资料。例如:北直隶顺天府房山县的“贾岛墓碑”,南直隶苏州府的“酒德颂”(注云:“王鲁卿书,俱在府学”)、“范仲淹撰并书《伯夷颂》”,镇江府“戴叔伦墓碑”(注云:“梁肃撰,在金坛县南”),扬州府“东园记三绝”(注云:“欧阳修撰记,蔡君谟书,兼颜、褚二体,人因名为三绝。在仪真县”),宁国府的“欧阳修撰宋梅尧臣墓碑”,徽州府绩溪县内“子昂书《赤壁赋》”,江西九江府彭泽县内“东坡书《归去来辞碑》”,南康县内“山谷书《归去来辞碑》”,吉安府永丰县凤凰山上“欧阳修自撰《陇冈阡表》”,湖广黄州府麻城县东“龟峰山石刻”唐人诗,黄梅县灵峰院“白居易撰乌牙山碑”,荊州府夷陵州学内“欧阳修撰记六一堂碑”,长沙府善化县西南“唐李邕书岳麓寺碑”,宝庆府城北“柳宗元撰武陵山铭”,永州府城西冉溪石上的“柳宗元作《愚溪诗纪》”,河南省河南府龙门山“李商隐撰白居易墓碑”,山东济南府城东“苏辙撰、苏轼书刘子骥墓碑”,陵县东北“颜真卿书东方朔墓碑”,山西平阳府荣河县后土庙“汉武帝作《秋风辞》石刻”,夏县西北“苏轼撰司马光墓碑”,四眉州彭山县象耳山上“有李白词”的“读书院石刻”,广东潮州府韩山“苏轼撰韩文公庙碑”,广西

柳州府城东“韩愈撰记、苏轼书柳侯祠碑”(注云:“日罗池庙,以祀柳宗元”),梧州府城东北“元结作《水井铭》”,等等。这些石刻的记载,提供了古代许多文学家的生平行迹、交游及作品方面的宝贵线索。如梧州府石刻《水井铭》,便指出了元结和广西关系的重要的文献。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古今书刻》在记载各地石刻时,大都用小字对石刻内容作了注明。如北直隶国子监之《石鼓文》,注曰:“周宣王猎碣,凡十,词类风雅,字画盖籀文,韩愈、苏轼俱有歌,在戟门内”;湖广承天府《京源山石刻》注:“山有石刻诗十首,以‘崖枯草茎瘦,水清鱼影寒’为韵,今毁。在京山县东。”荆州府《游洞石刻》,注:“白居易与弟行简及元稹游此,刻记石壁上,在夷陵州西北”;江西南昌府《西华第一楼刻》注:“即滕王阁故址,古今题咏多刻其上。在府城章江门外”;陕西西安府《石经》注:“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十三经唐刻,在府学内”;凤翔府《凤翔八观》注:“石鼓、诅楚文、秦穆公冢、王维吴道子画、维摩塑像、李茂贞园、东湖、中兴寺阁,凡可观者八,苏轼有记。”这些注文,有的数十字,有的只一言两语,但所记载的内容对于治文、治史者来说都是很宝贵的,从形式上看,则颇类一般目录书的解题。

此外,若从周弘祖故乡麻城县,乃至黄州府、现今湖北地区的文化、历史、旅游等方面来考察,《古今书刻》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值得重视的。该书除记载有明代湖广地区的书籍刻印出版情况外,尚有关于大书法家米芾(宋代襄阳人)的许多记载,以及湖北地区不少名胜古迹的记录。如武昌黄鹤矶洞宾仙迹、陶侃庙碑、怡亭铭,大冶县回山洞元结作异泉铭,又蕲县阳台山上敬高唐事的阳台庙碑,蕲州三角山六逸石题刻,武昌县东石门山题刻(元结与马安同游),蒲圻县治帝舜庙碑,兴国州西南灵仙山御书额,孝感董永庙碑,当阳县东圆台山碑,随州秦刻舜子井断碑,襄阳城南岷山为羊枯立堕

泪碑,李阳冰撰并书的山南东道楼碑等。

总之,从《古今书刻》的内容与著录形式上看,都是一部有特点和有价值的目录书。《古今书刻》最先记载于焦竑《国史经籍志·簿录类》。明清之际目录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等也有著录,但《四库全书》却未经采入,亦未存目。清光绪二十二年长沙叶德辉有影刻明刊本,叶氏在《重刊古今书刻序》中曾说:“今一仍其旧,以明无所擅改……俾读者如见四百年前古物,抒怀日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现有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据叶德辉影刻重印出版的《白 书志·古今书刻》合印本。

### 3. 晁 《宝文堂书目》

《宝文堂书目》一卷,明晁 撰。又称《晁氏宝文堂书目》、《宝文堂分类书目》。晁 字君石,号春陵,开州人,嘉靖(1522—1566)辛丑进士,与其子东吴(字叔权)皆喜藏书。晁氏藏书宏富,该书目所收即颇有在其他著录中不见或罕见的书名,如乐府类著录的《稼轩余兴》,就在别处几乎未见过。

《宝文堂书目》分类不因袭四部,而分成三十三目。上卷以御制诸书冠首,然后分诸经总录、五经(易、书、诗经、春秋、礼)、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一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贴等十五目。此书无类序、叙录,书名项一般也只著录书名,无作者姓名及篇卷,著录十分简略。个别地方注明图书版刻,可以参见明代版本的源流。故颇为清代学者所重视,其中“子杂”和“乐府”二目,著录了很多小说、戏曲,为研究古代小说史和戏曲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是此目录书的主要特点。

“子杂”类多收录小说类作品。魏晋南北朝小说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唐代传奇如《柳毅传》、《长恨传》、《霍小玉传》,宋元笔记话本如《绿窗新话》、《鹤林玉露》、《武林日事》、《错斩崔宁》、《灯

花婆婆》、《杜丽娘记》，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注曰：“南京刻”）、《忠义水浒传》（又重复著录：“《水浒传》武定板”）、《三国通俗演义》（注曰：“武定板”）等等，数量很多。但编者把各种日小说、笔记、话本、长篇章回小说都编在一起，又不说明著者及著作年代，使不少作品都难以准确判断其产生时代和内容性质。同时，“子杂”类还收录了如《论衡》、《方言》、《诗品》、《录鬼簿》之类在体式上完全不同的著作。“乐府”一门除收录《乐府诗集》、《草堂诗余》、《乐府指迷》之类乐府诗、词、词论集外，还较多地收入了元明杂剧、传奇等戏曲著作，如《西厢记》、《荆钗记》、《琵琶记》、《苏秦戏文大全》、《惊天动地窦娥冤》、《沙门岛张生煮海》、《董卓戏貂蝉》、《萧何夜月追韩信》、《董解元西厢》，以及《传奇目录》、《戏文目录》等，著录极为丰富。

“文集”与“诗词”二目，不分时代顺序地著录了自《楚辞》以来的历代诗文、诗文评类著作，其种类有作家文集（如《韩文》、《柳文》）、诗集（如《温庭筠诗》、《杜工部诗》、《谢玄晖诗集》）、诗文合集（如《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朱子大全》）、文章总集（如《文赋》、《唐文粹》、《文选六臣注》、《皇明文衡》）、诗文评（如《初学文则》、《文章辨体》、《六一诗话》、《石林诗话》、《古今诗话》）等。“四六”类，则著录了一些骈体文集，如《四六普华》、《宋名贤四六丛珠》之类。

总之，从记敎文学书籍的角度上说，《宝文堂书目》的价值主要如清人赵万里所评：“其中子杂、乐府二门，所收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至多，为明代书目中所仅见，至可贵也”。但是，《宝文堂书目》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指出该书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殊妨检阅，盖爱博而未能精

① 赵万里《跋晁氏宝文堂书目》，见古典文学出版社《晁氏宝文堂书目（外一种）》1957年版第241页。

者也。”这种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 4. 徐勣《徐氏红雨楼书目》

徐勣字惟起,又字兴公,闽县人,闽中著名诗人,特别注意收集文学书籍。其兄徐 (字惟和)亦擅才名。兄弟二人藏书甚富。徐勣有《藏书屋铭》云:“少弄词章,遇书辄喜。家乏良田,但存经史”,“五典一坟,六经诸子,诗词集说总兼,乐府稗官咸备。”

红雨楼是徐氏书斋名,《红雨楼书目》即徐氏兄弟家藏图书目录,亦称《徐氏红雨楼书目》。

该书目四卷,分经史子集四部,下分小类。小类设置常有与以前书目不同之处,变动较大,颇具特点。经部类目除五经、论语、孟子等类外,尚有“学庸类”一目,专收《大学》、《中庸》类书籍。史部多著录地方史志(包括“总志”如《大明一统志》,“分省”州、府、县志如《八闽通志》、《湖广总志》、《两阳州志》、《浙江省通志》、《杭州府志》、《海宁县志》等)、姓氏、族谱、年谱(如《陶栗里年谱》、《杜子美年谱》、《李太白年谱》、《王摩诘年谱》等历代著名文学家年谱)。

记载文学书籍的,如子部“小说类”著录历代志怪、志人、短篇笔记小说,与以前目录书大体相同。子部新增“传奇类”收录元明杂剧、传奇一百四十余种,如《温太真玉镜台》、《白兔洲青衫泪》、《窦娥冤感天动地》、《四声猿》、《王昭君孤雁又宫秋》等等。这是和《宝文堂书目》共同具有的特点,“书类”、“画类”则著录了不少有关书画艺术方面的图书,如《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山水赋》、《山水论》、《梅品》、《书画史》等等,这些资料,对研究古代艺术史乃至文学史都不无意义。

《红雨楼书目》卷四的集部,更是集中记载文学书籍的文学目录。计分集类(收《又魏六朝七十二家集》、《楚辞王逸章句》至《应集》共十四种)、唐(收《王勃文集》、《杜甫诗文集》、《韦应物诗集》之类共一百余种)、宋诗(收宋代诗集,用表格形式排列,上面一层为诗集的名称,下面一层为作者别号和姓名,其中有一些仅有姓名别



号而未有诗集名称)、元诸家姓氏(元代人著作集)、明初诸家姓氏(明初作家著作集)、明集诸家姓氏、明诗选姓氏、总集、总诗类(收诗歌总集、如《风雅逸编》、《又魏诗集》、《唐诗品汇》、《明诗选粹》等共百余种)、词调类(收历代词集及《词评》共十几种)、诗话类(收历代诗话七十余种)、启札类、四六类、连珠类、家集类等十五个子目。

《红雨楼书目》集部著录各类文学书籍千余种,大都按时代顺序分体记载,其中以明代文学书籍收录较多。各书著录大都只有书名、作者姓名或卷数,元、明诸集尤其是“明诗选”部分的著录较详细,列有作家籍贯、姓氏、履历等内容,是明代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例如“明诗选姓氏”所著录:

元基伯温,青田人。洪武中封诚意伯,谥文成。著《郁离子》等集。

李梦阳献吉,庆阳人,弘治癸丑进士,官提学副使,为一代诗人之冠。有《空同集》。

虽然仍很简略,但却已包括书名、作者姓名字号、履历等项,个别的尚有简短评语。这比《宝文堂书目》只记书名更有意义。

《徐氏红雨楼书目》与《晁氏宝文堂书目》的通行本,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用传钞本校印出版的合印本,二书目之末均附有历代“叙录”,提供了有关这两部目录书及其编者的部分资料,颇便读者了解。

### 5. 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

祁承燾字尔光,号夷度,自号旷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万历甲辰(1604年)进士,为明末文史学家和浙东著名藏书家。曾师郑樵求书之法,穷搜博采,聚书至十万余卷,名其书室曰澹生堂,并编成《澹生堂藏书目》,手撰《澹生堂藏书记》。

祁承燾是有明一代目录学家中,对分类最有研究并有所发明、

有所贡献者。其《庚申整书略例》中,他推究分类原则,提出因、益、通、互四法,所谓:“一曰因,因者,因四部之定例也”;“一曰益,益者,非益四部之所本无也。而似经似子无司,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而书有独裁,又不可不列一端以备考”;“一曰通,通者,疏通于四部之内也”;“一曰互,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认为,祁氏此论,“实有古人未发者两端”,其所谓通,即后来章学诚所谓别裁;其所谓互,即学诚所谓互著。他的《澹生堂藏书目》虽仍以四部为依归,但不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而改制,成为一种四部 46 类 235 子目的分类体系,类目多异前人。如所增“约史”、“丛书”、“余集”等类,都是新创。如“丛書類”,祁氏认为:“丛书之目,不见于古,而冗编之著,叠出于今。既非旁搜博采,以成一家言;复非别类分门,以为考覈之助,合经史而兼有之,采古今而并集焉,如后世所刻《百学海》、《又魏丛书》、《古今逸史》、《百家名书》、《稗海》、《秘笈》之类,断非类家所可并收。故益以丛书”。这对于丛书的特点及其所以要增益这一类目的原由,都说得非常明确,已开张之洞《书目答问》设丛书部的先河。

在著录方法上,《澹生堂藏书目》并用分析著录和互见著录,对同一部书而卷册、版本有不同者以“又”字另著一条,对一书而有上下、正续编者则分条著录,凡续收之书均著录于各类之后。这些都体现了编者在分类编目上能将其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的可贵精神。

《澹生堂藏书目》文学类书籍主要记载在以下几个类目之中:

诗类:分章句、注疏、传解,考正图说、音义、注释、外传,凡五目。

小玩类:分玩汇、玩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戏居,凡八目。

辞赋类：分骚、赋，凡二目。

总集类：分诗文集总集、文编、诗编、郡邑文献、家乘文献、遗文考识、制科艺，凡七目。

余集类：分逸文（附摘录）、艳诗（附词、曲）、逸诗（附集句、摘句），凡二目。

另集类：分帝王集、又魏六朝诗文集、唐诗文集、宋诗文集、元诗文集、国朝御制集、国朝阁臣集、国朝分省诸公诗文集，凡八目。

诗文评类：分文式、文评、诗式、诗评、诗话，凡五目。

上述七类中的“余集类”，祁氏在《庚申整书略例》论“益”法时解释说，“文有滑稽，诗多艳语，搜耳目未经见之文，既称逸品，摘古今所共赏之句，独夸粹裘。非可言集，而要亦集之余也。”可知祁氏所谓“余集”是一些汇集古今逸文逸诗、艳语摘句的集子，实为诗文总集的一种别体。

《澹生堂藏书目》将文学类目录散列成几类，仍未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学目录体系。而且其中有些分类及所析子目也有不当之处，如把“戏剧”归入“小说家类”，把“词、曲”附于“余集类”中的“艳诗”等等。但是，通观整个类目，实际上已包括诗、文、词、赋、小说、戏曲、文学批评等各体文学作品和著作，其类目分析之详细，著录文学书籍之全面，在古代综合性图书目录中都是非常突出的，体现了古代文学目录在明代的发展。

《澹生堂藏书目》，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有著录，后刻入《绍兴先正遗书》，为十四卷。

## 二、《明史·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明代官修目录，据《千顷堂书目》等的记载，有《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内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内府经厂书目》、《国

子益书目》等十余种。这些书目,或存或佚,其中以《文渊阁书目》和《内阁藏书目录》较为著名。

《文渊阁书目》。明太祖灭元后定都南京,将元大都图书运至南京文渊阁。永乐中,明成祖迁都,派人取南京书百柜运至北京,于宫内又建文渊阁收藏,并遣官四出求购,使阁藏图书达万余部,近百万卷,但并未进行整理。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大学士杨士奇、学士马愉、侍讲曹鼐等承诏编录,于是编成明代国家图书目录《文渊阁书目》。书目不分经、史、子、集四部,而以千字文排次为序,凡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共计二十号,每号分数厨贮之,共贮书七千一百五十六部,四万一千六百册;全目分类首御制、实录,次六经、性理、经济,次史家,次子家,次文集,次诗词,次类书、韵书、姓氏、法帖、图画,次政、刑、兵、法、算术、阴阳、医方、农圃,次道书、佛书,而以古今地志终焉。其中,文学书籍主要著录在卷一“日字”的文集类和“月字”的诗词类。“文集类”著录总集(如《昭明文选》、《元国朝文类》、《元赋》)和别集(如《扬子云文集》、《曹子建文集》),多是汉魏六朝以来至唐宋金元时期的集子;“诗词类”著录历代诗总集(如《历代千家诗选》、《大明诗选》)、诗人别集(如《王维诗集》、《李白诗选》)、词集(如《辛稼轩词》、吴辰翁《须溪词》)和诗话著作。《文渊阁书目》只是明初官藏图书的登录簿,只载书名,无类序和叙录,加之记载以宋元金代遗籍为主,明代资料所缺甚多,故对查考明代著作的价值不大,此书目《四库全书·史部》有收录。

《内阁藏书目录》,为明神宗万历年司中书舍人张萱等人奉命校理明朝廷内阁藏书时所编撰的又一部官修目录。分类以“圣制”、“典制”二部居首,然后是经、史、子、集四部,又增设类书、金石、图经、乐律、宋学、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乘、杂部等部类。各书略注撰人姓名、官职及书之全缺,并可有解题,比《文渊阁书目》稍有特色,此书目《四库全书》未收,《千顷堂书目》著录为八卷,清人丁

内《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有抄本,近人张均衡刻入《适园丛书》第集,有1913年重刻本。

### 《明史·艺文志》

在我国历朝正史中,《明史》是纂修时间最长、变化最多的一部。从清初顺治二年(1645)清王朝设立明史馆,康熙十八年(1679)诏开博学鸿儒科正式修纂,至雍正十一年(1735)竣工,乾隆四年(1739)由总裁张廷玉等进呈刊行,前后达近百年之久,中司曾几易人手,几度重修。

《明史·艺文志》的编撰,也是如此。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曾称其編集过程“凡经五变”。早在《明史·艺文志》以前,清初著名目录学家黄虞稷就曾着手搜集明朝一代的著述材料,康熙十年(1681)黄虞稷进明史馆后,数年之间编成了一部比较象样的《明史艺文志稿》,体例上以明代著述为重点,但每类后附有南宋、辽、金、元人著作。后来,史馆总纂王鸿绪总校诸稿为《明史稿》时,删削黄虞稷原稿而为《明史稿·艺文志》。从一万二千多种书中删存四千多种,宋、辽、金、元四朝著作全部删去外,把明人著作中“无卷帙里可考”和“书不甚著”者也都删去,在个别地方又做了一些移易部类或小的增补工作。今本张廷玉进呈的《明史·艺文志》,就是采用康熙末年王鸿绪根据黄虞稷《明史志稿》删改而成的《明史稿·艺文志》之本。

《明史·艺文志》改变以前史志目录纪一代藏书之盛、兼录古今载籍的通例,而不收前朝著作,只收明朝一代人的著述。如其序所云:“故今第就一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但在实际上,《明志》并未能网罗明朝一代人的所有著述,如不少至清代还有流传的明人遗著就未收入。因此,《明史·艺文志》还只是一种记载并不完备的明人著述目录,我们要全面查考明人及明代尚存的前代人的著作,单靠《明志》是不够的。

《明志》以四部分类。“经类”分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和小学类；“史类”也是十类：正史（编年在内）、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和谱谍类；“子类”分十一类：儒家、杂家（名、法诸家总附在内）、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附医书）、类书、道家 and 释家类；“集类”分三类：别集类、总集类和文史类。四部共 35 类，著录明人著作 4 633 种，105 97 卷，总的说来，分类稍嫌简略，著录也不完备。如谱谍类收年谱、姓谱等，不附目录书，又无目录类，遂使全书失载目录书籍，又医药书籍附入记载琴棋书画书籍的艺术类，且不更类名，也显然是欠妥的。

“集类”集中著录有明一代的文学类书籍，其中“别集类”，著录“明太祖文集五十卷、诗集五卷”等帝王诗文集后，著录“宋濂《潜溪文集》三十卷，《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诗集五卷”以下，至“桑贞白《香奁稿》一卷”等明代文人的文集、诗集、词集、赋集、乐府集、奏议集各类作品集 1 188 部；“总集类”著录永乐年中黄淮等人奉敕纂辑的《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以下，至《策程文》十卷，共计各类作品综合集 162 部，其中较著名者有吴讷《文章辨体》、程敏政《明文衡》、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徐师曾《文体明辨》、汪瑗《楚辞集解》、张溥《又魏百名家集》、高棅《唐诗品汇》、杨慎《风雅逸编》、钟惺《古唐诗归》等；“文史类”著录的是诗评、文评著作，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杨慎《升庵诗话》、胡应麟《诗数》之类。

“子类”的“小说家类”，著录了不少明人笔记小说，如陶宗仪《辍耕录》、陆楫《古今说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汤显祖《续虞初志》等，都是研究古小说者所重视的。

《明史·艺文志》只著录书名，没有类序和解题，故其学术性和参考价值也相对减少了。

## 第五节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学目录

清代的官修目录,早期著作有被人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经籍典》,它着重将历代主要典籍作了一次汇总。再就是乾、嘉时的《四库全书总目》和《天禄琳琅书目》及《续天禄琳琅书目》等。但无论从篇幅、内容和影响看,乾隆时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卷,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它既是清代最后一部官修书目,也是近一百年来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古代综合性国家图书目录巨著。

### 一、《四库全书》的编纂与流传

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通令全国各省搜集进呈历代典籍及清朝人的著作,并在北京设立四库全书馆,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古代中国卷帙最大的综合性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库全书》修成。接着又用了约五年的时间,先后将全书抄了六部,连同最先修成的一部,《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分别贮藏在北京宫中的文溯阁、奉天(沈阳)皇宫的文溯阁、京西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行宫的文澜阁。后来,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所藏的一部全部遭到毁坏。保存下来的四部,最先修成的文溯阁本于1948年被运往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已于1983年影印出版);文津阁本现藏北京图书馆,是七部全书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部,文溯阁本现藏兰州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现藏杭州浙江省图书馆。

编纂《四库全书》所用书籍的来源有四个:一是政府藏书,即内

府本：一是清代皇帝的著作和奉皇帝命令纂修的书籍；二是公私进呈的图书，包括各省采进、私人进献和通行的书籍，这类书籍为最多；三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佚书。四库全书馆在各地采集的图书送到之后，要校对每一种书的版本异同，写出各书的考证和内容提要，并提出应抄入和应存目（只保留书名及提要、不抄入原书者）等意见，送呈皇帝决定是否收录。七部《四库全书》因抄成时间不同，抽补散失等情况有异，所收书籍总数略有不同。文津阁本，共收录书籍3 503种、79 337卷、36 304册。在编纂全书期间，将采入和不采入的图书的提要汇编在一起，再经总纂官纪昀（字晓岚）等修改、润色，分类编排，成为专书，就是全书的提要目录，即《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提要》。

## 二、《四库全书总目》概况

《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几经增改，大约在此后十年左右由武英殿刻成颁行。《总目》署名为乾隆第六子永琮领衔编撰，参加纂修工作的前后不少于二百名著名学者和目录学家，而实际上总其成的是纪昀。

《总目》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3 461种、79 309卷，“存目”（即经过纂修官校阅，认为价值不高，其书不曾收入《四库全书》，而只在《总目》中编入书名和提要者）6 793种、93 551卷，总共著录图书一万零二百多种、十七万一千余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收录更为完备。《总目》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方法，分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以下分类，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某些流别繁碎的类以下又析若干子目，共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五子目。其类目比较详细完备。所录诸书，各以时代为序，历代帝王著作则冠各代之首。

《总目》的体例是：卷首除先列“圣谕”、“表文”、“职名”外，又撰



有一篇“凡例”，对整部书目的编制、结构、著录原则等作简要介绍。四部之首各有一篇“总序”，四十四类之首各有一篇“小序”，子目之末附以“案语”，所著录各书（包括“存目”在内）均有“提要”。各部、类之序及子目案语，扼要说明这一类著作的学术渊源流变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各书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外，还“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典籍是很有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的。但是，《总目》对书籍的介绍和评价，是从当时封建王朝的观点出发的，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同时也存在着不少谬误，这些都应该加以批判和鉴别。

### 三、《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学目录

《总目》将文学书籍主要记载在集部，集部目卷一百四十八，全卷一百共五十一卷，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典五类，其中词曲类又析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个子目。其《集部总叙》曰：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同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自乎汉代，始有词人，述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版印行。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辞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蔚以危言，另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三亭、金谷悉觞咏于一时，下及以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唯录乡人，《篋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全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岂然

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钟嵘以求誉不遂，致巧诋排，文颺以知遇独深，继力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今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于元，究人余衅，报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另白存之，各核其实。至于倚声术技，分派诗歌，其司周、柳、苏、辛，递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

编撰者在这里大抵论述了集部诸种文献类型的发展及特点，同时也表现了贬斥词曲的不正确倾向。

(一)楚辞类。著录又王逸《楚辞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清《钦定补绘离骚全图》、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共六部，可见其选录之严。宋杨万里《天问天对解》等十七部，列为“楚辞类存目”。

(二)别集类。共一百八十九卷，著录又《扬子云集》以下至清汪由敦《松泉文集》凡 961 部、18 038 卷，存目著录又董仲舒《董子文集》以下至清林之《偶存草堂集》凡 1 568 部、16 439 卷。总计别集类共著录又代以来历朝作家作品集 2 529 部，大致包罗了古代中国两千多年可产生的重要作家作品集。编者对于元代以前别集，凡有论定者，多所收录；对于明清两代别集，则因“阅时未久，珠砾并存”，而采取了删繁从简的原则，所以《总目》中著录元以前文集更为全面。所撰各书提要简约意赅，例如：

谢宣城集五卷，内府藏本

齐谢朓撰，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事迹具《南齐书》本传。朓以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以选复为中书郎，又出为晋安王镇北諮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迁尚书吏部郎，被诛。其官实不止于宣城太守，然诗家皆称谢宣城，殆以北楼吟咏为世

盛传耶？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称“集本十卷，楼 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赋与诗于之，下五卷皆与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见本传及《文选》，余视诗为焉，无传可也。”考钟嵘《诗品》称“极与子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则振孙之言审矣，张唐彦《百二家集》，合诗赋五卷为一卷，此本五卷即绍兴二十八年（按：应为“二十七年”）楼 所刻，前有 序，九南宋佳本也。本传称“长于五言诗，沈约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钟嵘《诗品》乃称其‘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又称其‘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踬’，过毁过誉，皆失其真。赵紫芝诗曰：‘铺嗣易行无又字，玄晖诗变有唐风’，斯于文质升降之司，力得其十矣。”

莆田集二十五卷、附录一卷，内府藏本

明文证明撰，证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证仲，号衡山。长洲人，以岁贡荐授翰林院待诏。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集凡诗十五卷，文二十卷。附录行略一卷，其仲子嘉所述也。证明与沈周皆以书画名，亦并能诗。周诗挥洒淋漓，但自写其天趣，如云容水态，不可限以方圆；证明诗则雅饬之中，时饶逸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其告何良俊之言曰：“吾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音也”。此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皎然不诬其本志。然周天怀坦易，其画雄深而苍莽，诗格如之。证明秉志雅洁，其画亦细润萧洒，诗格亦如之。要亦各自其性情，不尽由于所仿效也。朱彝尊《明诗综》录证明诗十五首，其《也上》一诗，得诸墨迹，为本集所不载。且称其集外流传者甚多，惜无广搜力续集者。然缣素流传，羊真羊贗，与其如吴镇倪瓒诸集多收伪本，固不如据其家集，犹不失本来面目矣。

这些提要既能记述作者之爵里、事迹,辨订版本之佳劣、篇帙之分合,评论众说之异同,又有编者自己对该书内容或作家创作的见解,的确为研究古典文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三)总集类。著录唐李善《文选注》以下至清曹庭栋所编《宋百家诗存》凡 165 部、9 947 卷,存目著录宋高似孙《文选句图》至清代几斗所编《残本湖陵几氏集》凡 398 部、7 134 卷,共计著录历代文章总集 563 部,大都是研究历代诗文词赋的重要书籍。

(四)诗文评类。著录《文心雕龙》以下至清郑方坤《五代诗话》凡 64 种、731 卷,存目著录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以下至清杭世骏《榕城诗话》凡 85 部、524 卷,共记载历代诗文评类著作近一百五十种。此类书籍虽未析子目,但编者在类序中将该类书籍大致归纳为五种形式,即“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如《文心雕龙》者,“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承”如《诗品》者,“备陈法律”如《诗式》者,“旁采故实”如《本事诗》者,及“体兼说部”如《中山诗话》类著作等。据此可看出编者对古代诗文评类著作的区分。

(五)词曲类。凡分五子目。此类序称:“词曲一体,在文章技艺之司,厥品颇卑,作者弗贵,恃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又曰:“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不也。”在这里,《总目》编者轻视词、排斥戏曲作品的态度是再鲜明不过的。

词曲类“词集之属”(即词的别集)著录 59 部,其中除元代白朴《天籁集》、张翥《蜕庵词》,清曹贞吉《珂雪词》等一部外,其余都是宋代名家的词集,如晏殊《珠玉词》、柳永《乐章集》、欧阳修《六一词》、苏轼《东坡词》、黄庭坚《山谷词》、秦观《淮海词》等等。存目著录宋、明、清词集 25 部。

“词选之属”(即词的总集)著录《花间集》、《词综》等历代词总

集 12 部,存目著录 14 部;

“词话之属”(包括存目)著录宋王灼《碧鸡漫志》、清沈雄《古今词话》等共 10 部;

“词谱词韵之属”(包括存目)著录清康熙《钦定词谱》、万树《词律》、仲恒《词韵》等共 7 部;

“南北曲之属”(包括存目)共著录明沈德符《顾曲杂言》、元周德清《中原音韵》等曲论曲韵之类著作 11 部,没有收入戏剧文学作品。

《总目》集部共著录(包括存目)图书 3 405 部,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古代除小说、戏曲之外的各类文学作品和著作,是最重要的文学目录。集部而外,经、史、子三部也有值得从文学目录角度注意的类目。

经部“诗类”收录自《诗经》开始流传以后,历代关于《诗经》的各种著述共 146 部,加上各书的提要,可看成是我国古代诗经学研究的专门目录。“春秋类”则著录了历代有关先秦历史散文《春秋》、《左传》的重要著作。

史部著录的不少书籍,或是具有形象性的史传散文,或是记载祖国山、名胜及海外兄弟民族风物民俗的游记见闻,或是有关古代学者、文士生平创作的志传年谱。诸如“正史类”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编年类”的《竹书纪年》、《竹书统笈》、《通志》、《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类”的《左传纪事本末》、《平定纪略》;“杂史类”的《国语》、《战国策》;“传记类”的《东家杂记》、《晏子春秋》、《杜工部年谱》、《杜工部诗年谱》、《唐才子传》;“载记类”的《吴越春秋》、《越绝书》、《朝鲜史略》;“地理类”的《庐山记》、《桂胜》、《洛阳伽蓝记》、《江域名迹》、《桂林风土记》、《东京梦华录》、《会稽一赋》、《朝鲜赋》等等,这些书籍及《四库总目》的提要,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的学者是上不可少的文献,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者也是很有意义的读物与资料。

子部书籍的著录及其类序、提要,除可供我们查考诸子散文、古代艺术方面的资料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家类”的记载。

子部“小说家类”序文说:“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今甄录其近雅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按照这样的标准,小说家类分三个子目,第一个子目是“杂事之属”,收录《西京杂记》、《唐国史补》、《南部新书》等杂史笔记,历代史志著录为“小说”的《世说新语》亦入此目。这些现象仍说明《总目》小说类内容的庞杂。编者在案语中也说:“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说、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第二个子目是“异闻之属”,收录《山海经》、《穆天子传》、《海内十洲记》、《搜神记》、《续玄怪录》等异闻志怪性质的小说及宋李昉《太平广记》等书。第三个子目是“琐语之属”,著录《博物志》、《酉阳杂俎》、《板桥杂记》等笔记、小品文类书籍。子部小说家类共著录(包括存目)图书一百余种,包括了古代笔记、杂史及志怪之类古小说著作。但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大量小说著作,如唐代传奇《莺莺传》,宋元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概不收录。《总目》只在史部“杂史类存目”中所著录《平播始末》一书的附注里,提及《永乐大典》里的“平话”。其语云:“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

清代乾隆时,我国古代各种种类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书籍已经非常丰富、齐备,小说、戏剧也发展到了能产生《红楼梦》、《长生殿》、《桃花扇》等名著的繁盛时期,而《四库全书总目》仍然不收白话小说和戏曲作品,这与明清之际的不少私人藏书目录相比,的确有些相形见绌了。

#### 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翻检不易；而且“存目”太多，与四库藏书的实际情况不符。所以清政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命四库全书处总裁等，“别行简明书目，编只载某书若干卷，在某朝某人撰”，以“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这部简明书目完成，即通行的二十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简目》也是署名皇第六子永琮领衔纂修的，但实际上总其成的均是纪昀。凡藩《又学斋承记》中的《纪昀传》说：“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

《简目》是《总目》的简编本，篇幅只占《总目》的十分之一。其特点是：（一）删去了“存目”部分；（二）精简了部、类序文，只有某些子目仍附有简短的案语；（三）著录书名3470种，比《总目》著录（不包括存目在内）的3461种多9种。各书提要比《总目》简略得多，内容、文字也并不全同。这里也举《谢宣城集》与《甫田集》为例，《简目》的著录与提要如下：

##### 谢宣城集五卷

齐谢朓撰。原本十卷，宋楼雘删定，其诗五卷，前有有序，犹南宋佳本。观其附载王融和诗，知不由撮拾成也。朓诗力沈约所推赏，而钟嵘则抑扬参半，要皆爱憎之私。赵紫芝诗称：“辅嗣易行无义字，玄晖诗变有唐风”，于文质升降之际，独得其平。

##### 甫田集二十五卷、附录一卷

明文征明撰。征明与沈周均工于书画，亦均工诗。周诗自抒天趣，如云容水态，不可限以方圆；征明诗则雅润之中，不失法度，与其书画略同。自谓少年从陆放翁入，核其所作，语殆

不虛。

与本节前面所引《总目》关于这两部作家文集的内容提要相对照,《简目》提要的篇幅差不多都减缩了四分之一,只有百字左右,可谓言简意明。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的文学目录,其分类及收录书籍等与《总目》的著录相同。但因它未列“存目”,加之各书提要的简单明了,这对于期望了解祖国古典文学遗产一般情况的读者,更具“知类通方”的指导作用,而且还能引导读者去找原书阅读。所以鲁迅先生给一位学习古典文学的大学生开列应读古籍的书单时,其中便有这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且注明说:“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里,鲁迅先生已为我们指出了这部目录书的价值和怎样接受、使用的正确方法。

## 五、《四库全书总目》及《简目》的通行版本

《四库全书总目》,现在最通行的版本有中华书局 1965 年 6 月版、1987 年重印本等,全一册精装,附录有《四库撤毁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校记》、《四库全书总目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通行的有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中华书局 1964 年新 1 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新 1 版等,附录有《四库简明目录书名索引》及《著者索引》。

此外,订正《四库全书总目》的书尚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科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华书局 1964 年出版)等。



## 第六节 清代私家书目及 《清史稿·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清代目录书之多,超过此前各个朝代,仅《清史稿艺文志》目录类所著录的清人各类书目著作就达一百二十余种。除《四库全书总目》等官修目录外,清代的私家目录、补史志目录的成就都很突出。私家目录不仅数量多,而且还具有以前私藏目录所没有的许多特点。清代学者补修的二十余种史志,搜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弥补了正史史志的空缺或不足。本节主要从记载文学书籍的角度,介绍清代的一些私家目录:如明末清初目录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清初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张之洞的推荐书目录《书目答问》;以及清末民初时期赵尔巽等人所修撰的专录有清一代著作的史志目录《清史稿·艺文志》等。

### 一、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明清之际学者黄虞稷,字俞部,泉州晋江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其父黄居中字明立,明季为南京国子监丞,遂居南京,有千顷斋,藏书甚富,并著有《千顷堂集》。虞稷七岁能诗,博雅好学,清康熙时举博学鸿词,并入明史馆参与纂修《明史》。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分经史子集四部,五十一类。经部分十一类,史部分十八类,子部分十二类,集部分八类;别集、制诰、表奏、骚赋、词曲、制举、总集、文史。此书目所录皆明代之书,《宋书·艺文志》以前所录古籍悉摒不收。但为弥补《宋志》遗漏,又因辽、

金、元二史无艺文志,所以在每类明书之后各附补宋末及金、元人书目。著录除书名卷数之外,常注以撰人略历。从《千顷堂书目》实际情况来看,此书目并非藏书目录,而是明人著述目录。

文学书籍主要集中在集部,集部图书最多,占总数的一半。其中“别集类”共计十三卷(卷十七至卷二十九):明人别集目录占十二卷,著录自“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二十卷”始至《许景燮集》止;另外一卷(卷二十九)是附补的宋、金、元人别集目录。别集类以朝代和分为先后,无和分者则酌附于各朝之末(其朝代和分,如“洪武”、“洪武辛亥和”、“建文”、“建文庚辰和”、“永乐甲申和”等)。

卷三十为“骚赋类”和“总集类”。“骚赋类”著录明代楚辞在本(如赵南星《离骚经订诂》、陈第《屈宋古音义》、汪瑗《楚辞集解》)、赋集(如李鸿《赋苑》、赵祖鹏《两部赋》)及补宋元人骚赋书目。“总集类”又以文总集、诗总集区分,如诗总集就著录了冯惟讷《诗纪》一百五十六卷、杨惟休《古诗评选》十卷,及《明诗选》、《明十三家诗类抄》等。

“文史类”在卷三十一,著录明代诗话、文话类著作百余种。最末是为科举应试服务的“制举类”书目,如《四书程文》、《诗经程文》之类。

除集部外,经部之“诗类”、子部之“小说家类”也著录有一些文学书籍。

《千顷堂书目》分类良善,各书著录有撰者姓名、书名、卷数等外,并在大多数条目下作小字记注,介绍作者小传等内容。该目著录有明代书籍最为丰富,其体例也颇严密,所以历来受到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价说:“其别集以朝代和分为先后,无和分者则酌附于各朝之末,视唐、宋二志之糅乱,特为清晰,体例可云最善”;又云:“焦《国史经籍志》既诞妄不足为凭,傅维麟《明书经籍志》、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尤冗杂无绪。考明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

《千顷堂书目》现有《四库全书》所收的浙江巡抚采进本三十一卷,及《适园丛书》张钊衡刻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瞿凤起、潘景郑校点整理本《千顷堂书目》,1990年5月又重印。

## 二、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

清人祁理孙编。理孙字奕庆,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祖父祁承燾和父亲祁彪佳都是明末知名藏书家。

《奕庆藏书楼书目》五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汇”等五部三十九个类目和若干子目。祁理孙把“四部汇”(即丛书)升为第一级类目,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这是对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设丛书类的进一步发展。

全书共著录图书一千六百余种,四万二千六百卷。其中集部六百七十六种,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卷,集部共分为“文总”、“诗总”、“章疏”、“尺牍”、“骚赋”、“诗余”、“前代诗文”、“国朝诗文”八类,比较集中地记载了明代以前各朝作家文集、诗集、词集和作品总集。

小说、戏曲类书籍则集中在子部的“稗乘家”和“乐府家”。稗乘家再分为“说汇”、“说丛”、“杂笔”、“演义”四个子目。“说汇”是综合性的杂著,其中有《世说新语》等小说集;“说丛”主要收入了《古今说海》、《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皇明百家小说》等古小说丛书;“杂笔”是随笔性著作,“演义”类有类无目,无从了解具体内容。

子部乐府家再分四个子目:一评谱、二传奇、三杂剧、四散词。“评谱”主要收集曲谱等类戏曲论著;“传奇”收传奇丛书《传奇全本》及汤显祖传奇剧本集《玉茗堂四梦》等,“杂剧”收《元居百种》、《古今名剧选》、《名剧汇》等一种杂剧集;“散词”主要收集词曲选本。

《奕庆藏书楼书目》,北京图书馆和前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钞本,从未刊行过。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燕京大学钞本整

理出版,而书名误题为清沈复槩编《鸣野山房书目》。古典文学出版社于事后发现,曾加印说明更正,读者使用时应予以注意。

### 三、钱曾《读书敏求记》

这是清初江苏常熟著名藏书家钱曾(1629—1701)所撰的一部善本书解题目录,是一部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版本目录学专著。

钱曾字遵王,号也是翁,生于明崇祯二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钱氏是虞山名门望族。其父钱裔肃,在明万历年间即以藏书精善著名于时。钱曾继承其父的丰富藏书,又得到其族祖钱谦益烽火楼烬余之秘籍,同时又和江浙著名学者藏书家借校传抄善本,使其藏书更加丰富精善,达四千一百余种之多,且多善本。

他根据其家丰富藏书,编成《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等一部藏书目录。这一部书目,详略不同,体例各异。《也是园藏书目》只载书名、卷数,收录书籍二千八百余种。它采用非四部的二级分类法,除经史子集外,又增设明史、戏曲小说等四部。其中“戏曲小说部,下设古今杂剧、曲谱、曲韵、说唱、传奇、宋人词话、通俗小说、伪书等八类”,虽不尽合理,但却表明了钱曾对小说戏曲书籍的庄重。所载数百种古代小说和戏曲剧本,是极为珍贵的文学资料。《述古堂书目》收书二千一百余种,分为七十八类,颇为琐碎冗杂,此目除记载书名、卷数外,或或著录册数和版本。

《读书敏求记》著录图书六百一十四种,是钱氏藏书的精华部分,专记宋元精刻或日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缺、古今异同,并加以详细考订,又兼及作者作品之评论。所以书成之后,名倾一时。清代学者阮福在重刻《读书敏求记》的序文中曾说:“遵王此书述著作之源流,究嗜刻之同异,留心搜讨不遗余力,于目录书中洵为佳著。”此论不失为确切的评价。现当代目录学家,亦以《读书敏求记》和《千顷堂书目》、《经义考》为康熙时期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目录书。

《读书敏求记》四卷,分经史子集。卷四为文学目录,凡五子目:“集”、“诗集”、“总集”、“诗文评”、“词”,共著录文学类图书一百四十余种,其中多为唐宋元人著作。

“集”类著录《唐大诏令》一百二十卷至元末《甘复山窗余稿》一卷,共四十六种,多是晋唐宋元人文集,如《陆士衡文集》、《陶渊明文集》、《李翰林全集》、虞集《道园学古录》、危素《说学斋》等等;“诗集”类著录《阮嗣宗诗》一卷至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一卷,共四十二种;“总集”类著录《李善注文选》六十卷至《朝鲜诗》四卷,共三十四种;“诗文评”类著录任《文章缘起》以下至严羽《沧浪吟集》,共二十七种,其中尤以宋人诗话著作为多;“词”类著录《花间集》至张元干《芦花词》共七种。

集部所著录各书皆有解题,兹举三例如此:

#### 《温庭筠诗集》七卷另集一卷

世传温、李力侧艳之词,今诵其“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及“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诸名句,岂独以六朝金粉力能事者?“解对金跳脱”,正不必悔读“《南华》第二篇”矣。

#### 《虞伯生道园学古录》五十卷

是集分《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方外稿》四种,总名《道园学古录》。镂刻精雅,行世本从此翻雕。司取仇勘,讹处绝少。知嘉、隆以前字人,信而好古,非若近日槧书者淆乱芟改,师心自是也。

以上两例解题,或品评作者的创作,或记载各书的版本,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能为今天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研治版本目录学者提供参考。

在卷一的“杂家”类,则著录了一些古小说笔记。《读书敏求记》不设小说家类,而将古小说作品分散在子史两部的某些类目中,这却表明了编撰者对小说书籍的轻视或认识上的模糊。

《读书敏求记》自成书后,传抄翻刻本颇多。现在通行的本子,除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本外,尚有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读书敏求记》丁瑜点校本。

#### 四、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这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以后一部由私人撰著的比较完备的古籍提要目录,有《四库提要》续编之誉<sup>①</sup>。

撰者周中孚,字信之,别字郑堂,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今吴兴)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8)年,自幼力学,负文望。嘉庆间选拔贡生,阮元督学浙江,在杭州西湖筑学舍以浙中文学之士修《经籍纂诂》,周中孚参与分纂。中孚平生好藏好,多著述,有《孝经集解》、《逸周书注补正》、《顾职方年谱》、《子书考》、《金石识小录》、《郑堂札记》、《郑堂读书记》等。并常为他人订正,不尸其名,为人称道。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享年六十四岁。

周中孚曾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为学之途径在是”,于是遍求诸史《艺文志》,博考自又迄唐存佚各书,钩玄提要,写成读书记以表述自己的心得与见解。这样经过一定的岁月的积累和编撰,便成就了一部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目录学专著——《郑堂读书记》。据戴望《外王父周先生述》和刘承干《郑堂读书记跋》所提供

① 近读严佐之先生《近二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云《郑堂读书记》实际上又是周中孚“为上海大藏书家李筠嘉编撰的《慈云楼藏书志》的别录副本。”

② 戴文、文均载《郑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的资料,知《郑堂读书记》原稿本有百余册,后颇有散佚,如现存集部只有一卷,就不是足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出版的《郑堂读书记》(附补逸)本,分上中下一册,其《正编》七十一卷,系据吴兴刘承干《吴兴丛书》本,《补逸》三十卷系辑自上海李氏《慈云楼藏书志》稿本,合并排印。这是该书比较完整的本子。

《郑堂读书记》,略仿《四库提要》体例,分经、史、子、集四部,约计四十类。经部十类:易、孝经、五经总义、礼、乐、诗、书、春秋、四书、小学;史部十六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职官、政事、目录、史评、地理;子部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算、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集部则只存别集类。全书共收录古籍约四千余种,就撰者所见古今各书,把内容写成提要而成,其中介绍的不少书籍是《四库全书总目》所不曾著录的。

《郑堂读书记》不设部、类之序,只著录书名和撰写各书提要。书名项著录书名、卷数及版本,例如:“《西汉年纪》三十卷,南沙席氏扫叶山房刊本”,“《东坡年谱》一卷,东坡全集附刊本”等。各书提要内容涉及甚广,大略综括,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载著者姓名、字号、里贯、仕履等生平资料,如卷十五《汉书》一百三十卷提要:“又班固撰,其妹昭续成之,唐颜师古注。固,字孟坚,扶风人,彪长子也。永元初为窦宪中护军,宪败,被收死。昭字惠班,适平阳曹世叔。世叔早卒,和熹邓太后诏入宫为女史,赐号大家,皇后及诸贵人皆听事之。师古,名播琅琊临沂人,初为秘书监,进子爵,官至弘文馆学士”。

(二)介绍历代目录书对该书的著录及其编集、流传过程和版本考辨等情况。如卷六十一《典丹子》一卷(问经堂丛书本)提要:“《四库全书》存目,《隋志》、《唐志》、《崇文目》、《通考》、《宋志》俱作一卷,惟《新唐志》、《通志》俱作二卷。其书久亡,今馆臣从《永乐大典》录出,虽分为二卷,而实未盈十叶,故是仍并为一卷焉。是本

孙游如亦得自河司纪晓岚，以授孙凤卿刊入丛书，并为之序。”

(三)介绍图书体例、结构和内容。如卷六十七明梅鼎祚撰《青泥莲花记》十一卷提要：“其书记历代女伎事迹，皆摭摭子、史、别集中琐闻而成。凡分记稗、记玄、记忠、记义、记孝、记节、记从七门，所记共一百一十余人。又外编分记藻、记用、记豪、记遇、记戒五门，所记共八十余人。自谓大例惟四：其一在尚名行而略声色。然专以娼论，古昔家乐亦称为伎，顾各自有主，死次姬侍，非可与人人尽夫者等也，不在此内；其二金元以后，凡有戏剧，好失故实，又多影响，或未必有其事，或出谈说家，总无明据，并不混载；其三记从，以终事为别，有他不录；其四诸凡疑误，并为分注云云。”

(四)评述作者著述经历、创作特色及其价值得失等。如卷十七清曹溶《号秋岳《静惕堂诗集》》四十四卷提要：“秋岳博宗典籍，少日即以诗名，年事渐增，风格日进，尤长于古诗。而古诗之中，五言尤胜。李天生因笃称其五古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浑金璞玉中，奕奕自露神采云”。又同卷清纳性德《通志堂集》提要说：“其诗、古文、词，蕴藉流逸，根乎情性，惜未能充其所至。至杂识，皆杂论经史，兼及异闻，可备杂说之一种”。

周中孚在每部书籍百余字或数百字的提要中，都大致写进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文字简明，条理清晰，为读者提供了有关各书内容及其作者的有用资料。这在古代提要体书目中是颇具特色的，就是对于现代书目的提要的撰写，也不无借鉴或启发作用。

从文学目录的角度看，《郑堂读书记》之集部，以及经部之诗类、春秋类，史部之正史类、编年类、传记类、载记类、目录类，子部之类书类、小说家类等，都值得注意。

集部，现只存国朝（即清朝）“别集类”二卷。记载李元鼎《石园全集》至许宗彦《上水斋集》共计一百一十余部清人作品集，比较著名的作者有黄宗羲、宋琬、施闰章、陆次云、万树、毛奇龄、汪琬、陈维松、叶燮、朱彝尊、王士禛、钮琇、潘耒、纳性德、曹寅、汪



中、戴震、钱大昕、全祖望、孙星衍、林云铭、王鸿绪、陆锡熊、徐乾学等。

这一百二十多部别集都撰有提要，介绍了作者生平略历、图书内容，并评述了文学创作特色等。如施闰章《学余文集、诗集》提要说“其文峭洁似子厚，旷爽似子瞻，绝无语录习气，迥异乎当时理学家之号为能文者，诗尤突过文，温柔敦厚，一唱三叹，得风人之性情”；潘耒《遂初堂诗集》提要说“集中游记共有四卷，实堪与《徐霞客游记》抗行，知其诗文皆得江山之助者”；陆次云《澄江集》提要说“其诗本真性情出之，故语多沉著，兼能独出新意”；孙星衍《芳茂山人诗录》提要说“其诗初效太白、昌谷，以奇逸胜。晚年冲和静穆，乃近香山。求之当时人，其冲雅存之亚欤？闻县叶观国序云，其思幽以沉，其言超以隽，扬激楚之清音，役精空之妙手。此数语尽之矣！惜年仅三十四而卒，未底于成。”如此等等，虽评论未尽全无可商讨之处，但语语都是以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口吻道出，这对治古典文学的读者尤其有启发性和亲切感。

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的《南雷文定》等集，《四库全书》只列入存目。《郑堂读书记》集部并录其《南雷文案、文定前集、后集、文集、文约》和《南雷诗历》。在《南雷诗历》提要中，撰者说：“梨洲湛深经术，不以词章自见。然诗句风格遒上，能道其性情，盖不期工而自工也。”这番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又如王士禛《渔洋诗集》、《渔洋文略》等，《四库全书》也列入存目。《郑堂读书记》集部则收入包括这两人集子在内的王士禛《带经堂集》九十二卷。

《郑堂读书记》集部散佚颇多，实为可惜。但仅从现存百二十余部别集著录及其提要而论，就对研究清代文学具有参考价值。还因为其中有些文集是《四库全书总目》所不曾收录的，更值得我们重视。

经部“诗类”，著录清段玉裁编《毛诗故训传》等历代注释、研治诗经学的著作共四十二部，其中除唐孔颖达《毛诗注疏》、元许谦

《诗集传名物钞》等书外,主要是宋、明、清三朝的诗学书籍。宋代十部、清代十九部,又多是名著,反映了这些时代的诗学研究成就,各书提要详其得失,也不时发表周中孚自己的见解。如朱熹《诗集传》提要云:“惟卷首关关雎鸠。《毛传》云:鸟挚而有别,《郑笺》云: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两家语极分明,是传引曰: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此却不误。后又引曰:毛传云挚字与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则误以《郑笺》为《毛传》,而删改其语焉,开卷即误,可想见其全书之梗概矣。”既指出了《诗集传》的错误,但其批评也是颇严厉的。“春秋类”著录又唐以来至清代关于《春秋》三传的著述近百种,也以宋、清两代居多,清代著作几达三分之一。此类中不少笺释《左传》的书籍,可供研究先秦历史散文者参考。

史部著录的许多古代史籍,如“传记类”的《阙里广志》、《孟子生卒年月考》、《孟子时事略》、《东坡年谱》、《陶靖节先生年谱》、《陆放翁先生年谱》、《东坡事类》、《高士传》、《古列女传》、《襄阳耆旧记》、《卓异记》、《英雄记钞》、《京省人物传》、《本朝名家诗钞小传》、《东坡乌合诗案》、《八蜀记》、《西使记》、《客杭日记》、《虎口余生记》、《滇行记程》、《蜀道驿程记》、《使琉球记》、《粤闽巡视纪略》、《扈从东归日记》、《杨升年谱》、《吴中往哲记》、《复社纪事》、《七人联句诗记》、《从征缅甸日记》,“载记类”的《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书籍,对于无论是从历史、文化,还是从文学、民俗角度了解古代中国及四邻兄弟民族的读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其中有些书籍不见四库著录,如《复社纪事》(提要曰:“国朝吴伟业撰。是编叙述复社诸人,自起社至明亡始末”),《京省人物考》等,故显得更为可贵。且以“《京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为例,周中孚提要曰:

明过庭志撰。版心作《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史艺文志》作《直省分郡人物考》。考辑明一代人物小传,而分省分郡以系

之。始于洪武，以至万历初元。业经物故，见明有据者，始为采入。但主褒善，宁恕无苛，全收节取，期于赅博。凡北直十卷，南直二十一卷，浙江十五卷，江西十二卷，福建六卷，湖广八卷，河南十卷，山东五卷，山西、陕西各四卷，四、广东各二卷，广西、云南、贵州各一卷。或采之实录，或采之家乘野史。或从《吾字编》、《列卿记》、《名臣言行录》、《献征录》与各省通志等书。每传详者至十余言，略者不过数十行数行，大都因其日文，稍加润色，明有事不尽，人不尽惬，俱召袭之误，未及改正者也。前有自序、凡例、总目，每卷各有目录，又有毛鹭、熊青二序。

这则三百字左右的提要，客观地介绍了图书的体例、结构、内容，并略作评价，指明得失，其表述文字通俗易懂，颇有益于读书治学者。

子部书籍，如“类书类”著录之《广事类赋》、《清河偶钞》，“小说家类”著录的又唐以至明清的古小说笔记，也都是治古代文学的有用文献。

总之，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以其丰富的收录，尤其是以其具有丰富资料 and 自家见解的各书提要，为读者提供了一部有较高学术性和参考价值的提要目录，并且也从某些地方补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不足，从而为我国古典目录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五、张之洞《书目答问》

这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推荐书目录。它的出现，得到了清末以来学者的普遍重视。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清末河北南皮人，是当时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书目答问》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任四库学政、翰林院编修期间。其编撰目的，

是想为初学者解决“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引导读者走经世致用的道路。

《书目答问》五卷,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后附“别录目”、“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二种附录。各部及附录以下再分若干类目。全书正录、附录共著录图书一千二百种左右,其中除了选录《四库全书》所录的一千一百种外,还补充了不少《四库全书》以外或晚出的书,尤其注意收录了乾嘉以来直至当世的学术著作及中外科技书籍。撰者在《书目答问略例》中称:“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一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

一些目录学家曾认为,《书目答问》只著书名及篇卷数,而没有部类序和各书提要。实际上,《书目答问》既于不少类目之后以简要的评语概括评论该类目的内容,阐明该类目图书对于读者的作用和意义;又于各部书名下面,简略介绍作者、注明版本,或略述该书内容得失。这正是《书目答问》之类序与各书提要的特色,极便于于读者,具有实用价值。

文学书籍主要记载在卷四的集部,以及卷一经部的“诗”类,卷二史部的“古史”、“杂史”类,卷三子部的“小说家”类等部类中。

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四类;别集、总集、诗文评等类以下又分若干子目。兹列集部类目如下:

楚辞第一:

别集第二:又魏六朝、唐至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国朝理学家集、国朝考订家集、国朝古文家集(不立宗派古文家集、桐城派古文家集、阳湖派古文家集)、国朝骈体文家集、国朝诗家集、国朝词家集;

总集第二:文选之属、文之属(汇选文、唐至明文、国朝文、赋、文之属、骈文之属)、诗之属(汇选、断代、虽汇选而实断代、

唐、宋金、元、明、国朝)、词之属(汇选、编朝代、判各家);

诗文评第四:包括、诗、文内见事迹、论文、论四六、论赋、论诗、诗话、论填词。

这样的集部分类体制,类目详细,能够从实际出发,便利初学者即类求书。对于数量众多的清人别集,又按各家学派分别立为六类,其中“古文家集”再详分为三子目。其意义如编者自注所云:“国朝人集,流别太多,今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

集部的类注和各书提要的撰写,也同样注重切要、实用。如“别集”类注曰:“又魏六朝举隋唐著录原有专集之名者,其后人采集者具在《白文家集》中,不及。唐至明举最著而单行者。国朝人除诗文最著数家外,举其说理纪事、考证经史者”,“总集”类注曰:“近世选本,举大雅者”。“总集类词之属”注曰:“宋词最著者,姜夔、周密、张炎。姜夔《白石词》在《六十名家词》内,周密《洲渔笛谱》、《草窗词》在《知不足斋丛书》内,张炎《山中白云词》附《浙西六家词》后。余若晏、欧、柳、苏、黄、秦、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吴文英、又过、史达祖皆在《六十家》内。张先、张 在《知不足斋丛书》内。有集者亦附集。”这些类目之注,既说明了收录的标准,也能使读者了解各类书籍的大致面貌。

再如编者撰写的各书提要:

#### 《蔡中郎集》六卷

又蔡邕。聊城杨氏仿宋本,附《独断》二卷。通行二本皆逊此本。严可均校补《蔡中郎集》四卷、录一卷,未刊。

#### 《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

宋苏轼。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秦以十五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附乐语二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明成化四年江

西布政司重刻,宋本,嘉靖十二年江西布政司又重刻,此本为最占。又大全集本一百二十卷,分体编次,易于检寻,明刻、今刻,多有。

### 《带经堂诗话》二十卷

王士禛。张宗楠辑,乾隆刻本,同治癸酉广州重刻本。王诗虽专一派,此编论诗,详允无弊,便于学者。

从七举一例看,各书名之下均注明版本,有的还对版本的优劣略加评介,但也不乏对书之内容及价值特点的论述。所以,我们说《书目答问》有各书提要是有根据的。

除集部之外,其他部类也著录有一些文学书籍。如经部“诗”类收录汉宋以来有关《诗经》的著述五十余种,史部“古史”和“杂史”类收录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子部“小说家”类收录有《西京杂记》、《世说新语》、《拾遗记》、《北梦琐言》、《太平广记》、《居易录》、《他北偶谈》等历代古小说笔记等等。

还有,卷五丛书目中所列,“多存古书,有关实学,校刊精审者”,于治古典文学者多是重要参考书籍。附一“别录目”中所列,“群书读本”(如《史汉汇评》、《五色本唐宋诗醇、文醇》等)、“词章初学各书”(如《子史精华》、《格致镜原》等)中的不少书籍,或评点精到,或典故详博,“颇于学为词章者有益”。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列举清代许多著名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并“多举别号,欲人易知”。这种方式有助于了解清人学术之流别,又为书目中的作者介绍作了补充,也是有益于古典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的。

总之,《书目答问》以其实用切要等诸多特色,不仅为二百多年来治古代学术者所重视,而且对于今天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来说也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参考性书目。对此,鲁迅先生早就有过很好的说明。鲁迅先生在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时,曾回答道:

“我以为倘要弄日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当然,这并不是说《书目答问》就没有缺陷了。比如在收录图书方面,经部收书最繁,史部不收《徐霞客游记》,子部摒弃全部近世小说,集部不录宋元戏曲作品,就都是张之洞作为一个旧官僚和学者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反映。

《书目答问》问世以后,出现了不少的翻刻本和批校本。1931年由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出版了范希曾(1899—1930)所编《书目答问补正》五卷,增补了原书问世以后五十年间的一些新书,订正了原书的错误。现在通行的《书目答问补正》,有中华书局1963年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等两种。

## 六、《清史稿·艺文志》

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罗致清朝遗老,设立清史馆,任赵尔巽为馆长,着手编写清史。纂修者如缪荃孙、柯劭吾、张尔田等,颇多知名人士。至1928年,全书编印完成,定名为《清史稿》,共五百一十六卷。纪事上起1616年努尔哈齐建国称帝,下迄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清史稿》的版本,有“关内本”和“关外本”之分,“关外本”又有一次本和二次本两种。二种版本在内容与文字上均略有差异。中华书局1976年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出版了现在通行的校点本《清史稿》。

《清史稿》卷145至148为《艺文志》,编撰者先后有吴士鑑、章钰、朱希祖等目录学家。《清史稿·艺文志》只录有清一代著述,其志序云:“艺文日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史》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夥,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此志共著录图书9633种,138078卷,对于清代三百年文化学术遗产不无网罗收聚之功。但脱漏仍很严重,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没有收录。如西洋教士之译籍,满、蒙、藏、回之文著,以及新出之新书、杂志、小说等,多未收录。

《清史稿·艺文志》仍分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以下分类。经部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四书、经总义、小学,著录清人传注、研治经书的书籍。其中“小学类”又分“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清文之属”四子目,著录如《尔雅补注》、《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段氏注》等大量小学类书籍,反映了清人在语言、文字、音韵、诂方面的突出成绩。

史部十六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金石、史评,著录了清代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大量书籍。其中较著名的各种著作有官修《明史》,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先谦《汉书补注》,钱大昕《十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毕沅《续资治通鉴》,马骕《绎史》,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敕修《续通志》、《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章学诚《文史通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敕撰《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

子部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其中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等类又分别设有若干子目。著录有清代哲学、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大量著述,同时也收有不少相命占卜之类充满封建迷信意识的书籍。

文学类书籍集中记载在集部。集部凡五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楚辞类”著录清代笺注、研究楚辞的著作三十余部。较著名者如:肖云从《离骚图》,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补绘离骚全图》,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林云铭《楚辞灯》,戴震《屈原赋注》。

“别集类”著录清人诗文别集及笺注前人诗文集。此类首录清圣祖《文初集》等帝王诗文集;次录清代文人“笺注自魏至明诗文集”,如丁晏《曹子建集诠评》、金檀所撰明代高启《青丘诗集注》之



类;再按年代先后,依次著录自顺治、康熙、雍正朝,乾隆、嘉庆朝,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的清代文人别集,起自清初顾炎武的《亭林文集》,止于清末民初词人冯煦的《蒿 类稿》;然后是“闺阁”、“方外”和“辑佚”的诗文集。

“总集类”著录清代所编文章总集,其中较著名者如:《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全唐文》一千卷,《全唐诗》九百卷,《历代赋汇》一百四十卷,《全七古一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古文词类纂》四十八卷,《骈体文钞》三十一卷,《列朝诗集》六集八十一卷,《古谣谚》一百卷。

“诗文评类”著录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著作共一百二十余种。文论如吴德旋《古文绪论》,孙梅《四六丛话》,诗论如吴景旭《历代诗话》、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 语》、袁枚《随园诗话》,赋论如李调元《赋话》、王芑孙《读赋 言》。以及通论诸种文体的,如刘熙载《艺概》;记载遗闻轶事或作家传略的,如厉鹗《宋诗纪事》、郑方坤《国朝诗人小传》等。

“词曲类”主要著录词集、词论著作,以及少数曲话、曲谱。此类又分四子目:词集之属,词选之属,词话词谱词韵之属,南北曲之属。

又,子部“小说类”收录清人笔记、小说集四十余种,如汪琬《说铃》、张潮《虞初新志》、郑澍若《虞初续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余怀《板桥杂记》、王 ⑩《今世说》等。以及清代学者辑录的古小说、笔记集等十八种,如《青史子》、《唐语林》、《齐谐记》之类。

由于《清志》缺漏颇多,错乱重复之处也不少,从文学目录的角度说,对清代产生的许多著名小说、戏曲著作,如《聊斋志异》、《红楼梦》、《长生殿》、《桃花扇》等等都不予记载,因而受到后来学者批评。同时,《清志》不设类序和各书提要,只载书名、卷数和作者姓名,著录内容也比较简略。其著录格式如下:

陈徐陵《孝穆集笺注》六卷,吴允宜撰;  
《栎亭诗钞》八卷、《文钞》一卷,曹寅撰;  
《北江诗话》六卷,洪亮吉撰。

但是,综观《清志》集部及子部“小说”诸部类,所记载的各类文学书籍还是相当多的,对整理、研究清代文学遗产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 七、孙殿起《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

《贩书偶记》十卷,基本上是一部清代以来的著述总目,兼及辛亥革命以后迄抗战以前(约止于1935年)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其书也著录有少数明代人的著作,但大多是《四库全书总目》未收者。本书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成为补充《四库总目》的一部版本目录专著。

编著者孙殿起,字耀卿,是现代目录学家。早年在琉璃厂开设通学斋书店。经营古籍收卖事业历数十年之久。他将所经手或目见的书籍逐一详细记录,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版年代等内容,最后辑成《见书偷闲录》十卷,后改名为《贩书偶记》。

就《贩书偶记》的著录内容看,有如下特点:第一,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一般不收,偶有收录者,其卷数,版本上有所不同之处。本书以著录近代著述为多。这也是《四库总目》不可能收录的;第二,只收单行本,不收丛书本,即使有或在丛书中的,也一定是丛书未成以前的初刻单行本,或丛书已成之后的抽印抽刻本。

《贩书偶记》的分类编次,与《四库总目》略同,采用四部分类法,分经部十二类,史部十八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

《集部》为文学目录,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共五类,占八卷的篇幅,可见文学书籍目录在此书中的比例是很大的。

“楚辞类”著录明、清及民国时期刻印的楚辞类著作三十六种。

“别集类”又按别集著者的时代顺序编排,依次分为:又魏六朝至明、顺治至康熙、雍正至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至民国及杂咏、时文、闺秀、方外等子目。所著录的别集起自明嘉庆十七年刊本《诸葛忠武侯文集》,止于民国己未年北京法源寺刊本《八指头陀诗集、续集》,包括了数量众多的明、清及民国时期刻印的历代文学别集、

“总集类”分成文选之属、各朝文之属、各朝诗之属、地方文之属、地方诗之属、家集之属、唱和题咏之属、课集之属、闺秀之属等九个子目。

“诗文评类”,分为诗评之属、文评之属二个子目。

“词曲类”,分为词集之属、词选之属(如《宋七家词选》、《宋四家词选》之类词的选集)、词话之属、词谱词韵之属、南北曲之属、曲选之属、曲谱之属、曲话之属等八个子目。其中南北曲之属,著录了大量戏剧文学作品,如《李卓吾批评幽闺记》、“王实甫、关汉卿同撰”《西厢记》、《李卓吾批点西厢记真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琵琶记》、《桃花扇传奇》、《红楼梦传奇》、《补天石传奇》等等,这与《四库全书》不收戏曲作品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子部》“小说家类”,分为杂事之属(著录《世说笺本》、《虞初新志》等),异闻之属(著录《聊斋志异》、《剑侠传》等),琐语之属(著录《女世说》、《国色天香》等),演义之属共四个子目。在演义之属中,著录了许多小说作品,如《水浒传全传》、《拍案惊奇》、《醒世姻缘传》、《红楼梦》、《野叟曝言》、《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等,这些著作,也是《四库全书总目》所不属于收录的。

总之,《贩书偶记》对我们了解有清一代尤其是近代的文学书籍,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的。

《贩书偶记》于1936年初次刊印出版,但印数不多。解放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59年正式出第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于1982年出版新1版。

在《贩书偶记》初版刊印以后,著者又积得资料一万余条,由其

助手雷梦水先生整理编辑,定名为《贩书偶记续编》,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特点与《贩书偶记》基本相同,但在编排方面有所改进。

## 八、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号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四川安岳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为光绪戊戌科进士,1905年起,先后创办天津女子公学、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教育总长,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前半生以教育家名世,后半生则以藏书家、目录学家著名于时。

傅增湘藏书的“双鉴楼”,因珍藏有宋、元本两部《资治通鉴》而得名。先后编撰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经眼录》等目录书。

《藏园群书经眼录》是一部访书目录,为撰者多年来访书所见详细记录的成果,在傅增湘卒后,由其嗣孙傅嘉年整理而成。由中华书局1983年9月出版。全书共5册,十九卷,计经部三卷、史部四卷、子部五卷、集部八卷、附总目一卷,共著录各种善本书约4500种。分类以四部为基准,并参考现代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分类方法。集部书目最多,凡分楚辞、又魏六朝别集、唐五代别集、北宋别集、南宋别集、金别集、元别集、明别集、清别集、总集、诗文评、小说、诗余、曲十四类。所著录各书,均标明书名、卷数、作者,提要则列载时代、版本、版式,有的还载入原书序跋题识、收藏印记,然后是撰者的评价意见。全书卷首有1980年春傅嘉年写的《整理说明》。

## 第七章 古代文学文献综合目录

古代文学文献综合目录,是相对于下两章所介绍的古代文学文献分体裁目录而言。

较为全面地著录古代各种或多种文体文学文献的综合性文学目录,首先是指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和官、私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诗赋略”、“集部”或“文类”等。这些已经在第四至六章中介绍过了。

现当代目录学者所编撰的综合性古籍目录中的集部,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等,也属于这种类型。如《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1986 年第 2 次印刷,全书一百九十多万字,是一部规模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版本目录学专著。撰者王重民(1903—1975)字有壬,是我国当代著名目录学家。本书共收录他所经眼的古籍善本书书目四千四百余种(包括补遗),多是清康熙以前校刊或钞写的古籍善本,主要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各书皆撰有内容丰富的提要(凡《四库全书总目》已有提要者则不详写,有错误或不完善者,则加以辩证或补充),考校版本源流,介绍作者情况及各书研究价值等。本书仍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集部分为:总集类、楚辞类、别集类、词类、曲类、诗文评类,共六类;再加上经部“诗类”,子部“小说类”,可视为一部综合性的古代文学文献目录。

本章要介绍的古代文学文献综合目录,相对分体文学目录而言,主要是:现当代学者所编的包括各体古代文学文献的综合性要籍目录;汇集了多种文体的古代文学总集(即文学作品综合集)目录;包括某一作家全部或大部分各体作品的别集(即个人作品综合集)目录,以及有关文学古籍的丛书目录等。这些类型的文献目录,收录的材料都比较全面丰富,大多容纳了多种文体的作品或著作,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均非分体文学文献目录所能包括。因此,我们在介绍分体目录之前,先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综合性文学目录与文献。

## 第一节 综合性古代文学要籍目录

这主要是指选录了多种体裁古代文学重要书籍的目录。它与古代较为全面地著录历朝或一朝各体文学文献的“集部”或“文类”不同,也与专录某种文体的书目有别。它的特点是,既包括诸种文体,但又只是有选择地收录、介绍其中的某些重要书籍。下面所列数种,是现、当代学者所编写的综合性古代文学要籍书目,大都具有推荐书目和参考工具书的性质。

### 一、鲁迅《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载。大约是在1928年时,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将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请教鲁迅先生应该看些什么书,鲁迅开了一份指导阅读的书目,选列十二种古籍,可作解释。其具体内容如下:

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库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宋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全上古二国两晋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二国两晋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以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王晖(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鲁迅先生曾嘲笑有些人给青年开一大篇书目,说“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而已集·读书杂谈》)又说:“有些书目开得太,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这份《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充分体现了鲁迅的上述思想,它只择要列入十种古籍,并且都是鲁迅自己看过且有心得见解的。此书目还有两个显著特点:重视反映社会状态、时代风尚、作家本事等背景材料(如纪事、年谱、传记、笔记等书均予列入);重视读作家全部作品,全面了解其人其书,知人论世(如全文、全诗的收入)。所以,这是一份独具特色的初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参考与导读书目。

##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阅读书目》

1961年,当时教育部颁行的《综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案》(1978年又有修订),规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阅读书目》,分为文学、语言学两个部分。文学部分的中国古典文学书目,包括历代文论、中国文学史、各体文学作品选注本、作家别集、小说戏曲文学著作等。只列书名,没有提要,主要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阅读线索,可视为综合性的古典文学导读书目。

另外,1982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院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北京市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所附《参考书目》,其体例、内容也大致与此相同。《参考书目》先列马、恩、列、斯、毛泽东论文学艺术及普列哈诺夫《艺术论》等书籍五种,次列郭沫若《中国史稿》、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等著作五种,次列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诗史、小说史、戏曲史、词曲史等专史十一种,次列文学总集、选集六种;然后按时代顺序,依次开列先秦至近代的各朝文学要籍及有关的选注、研究资料类书籍近四百种。

## 三、《辞海文学分册·中国古典文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1981年第二版。《辞海》是一部综合性辞书,但其文学分册《中国古典文学》部分,较为全面地收集和介绍了中国古代作家和各体文学书籍,并撰有比较准确可靠的作家介绍和各书内容提要,实际上可视为一部极有价值的古典文学综合目录。该书《中国古典文学》部分,分为周秦汉作家、魏晋作家、南北朝作家、隋唐五代作家、宋代作家、辽金作家、元代作家、明代作家、清及近代作家、诗经、楚辞、总集、别集、诗文评、诗文篇名、词集、变文诸宫调散曲、时调、日小说及笔记、通俗小说(附鼓词弹词)、少数民族文学、文体作法、文学派别及并称、词牌曲牌、文学故事人物、神话与传说人物,共十五类。分类细密完备,涉及面广



泛。关于作家的注释,略介其生卒年、字号、籍贯、仕履、文学成就、风格、文集等;关于作品和著作集的介绍,有版本、内容及价值得失的评价等。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该书《中国古典文学》部分是既查阅方便、又可资征信的重要参考资料。

#### 四、《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编辑出版。这是一部发行量很大的综合性古典文学要籍解题书目。此书目运用传统的“解题”方法,著录并评介了起自先秦、迄于近代的一百五十多部文学书籍和作品,它们都是两千多年来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名著。本书的编排,按照时期先后分为:先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七期;各期再按文学体裁分为诗、词、赋、文、戏曲、小说、神话等类,但结合各期文学书的实际情况,在分类上稍有变通,比如说先秦时期没有“戏曲”,此后各期也没有“神话”,等等。本书介绍的文学书,先列原著,再列有关的选注本、今译本和汇编本,或还有某些代表性篇章的具体介绍,其例如:

《诗经》

毛亨、郑玄《毛诗郑笺》

孔颖达《毛诗正义》

朱熹《诗集传》

余冠英《诗经选》、《诗经选译》

陈子展《国风选译》、《雅颂选译》

郭茂倩《乐府诗集》

黄节《汉魏乐府风笺》

余冠英《乐府诗选》

《孔雀东南飞》

《木兰辞》

《子夜歌》

《胡笳十八拍》

这种编辑体例是颇具特色的,它可以方便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和有不同需要的研究者。各书的“题解”,介绍的内容也比较全面、简练,除了介绍图书的名称、版本以外,用主要篇幅概述作者生平、创作成就,作品的内容概要、故事梗概,以及它们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等。这些题解,都是编辑者约请文学界一些专门研究家来撰写的,因此取舍得当,分析精辟,各具特色和学术性。通过对本书目的阅读,读者可以利用不太多的时间,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有个基本的了解;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也可由此扩大古代文学的知识领域,或获得进一步查找资料的线索。

## 五、《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

黄立振编著,(河南)中州书画社,1982年8月第1版。这是一部辅助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参考书。收录建国以来到1980年出版的古代、近代文学著作,和现代人的辑佚、校注及选编的古典文学著作,计815种。不收解放以前出版的书和日线装书。全书收录起自上古,迄止于近代,共分六个部分:一、神话、先秦散文、传记文学;二、诗经、楚辞、诗文集;三、诗文评论;四、词曲、变文、小令;五、笔记、小说;六、戏曲、传奇等。从收录图书情况看,此书目收录数量多,编者说欲借此反映建国以后古典文学类著作的出版情况;对古代笔记、小说、戏曲书籍的广泛介绍,和对解放后编选的几十种选注本作为存目列入等,均是本书的特色。对于各书的介绍,一般有作者姓名、生平事迹,书的基本内容、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作者及作品的评价和不同版本的源流以及出版情况等。此书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古典文学工具书,适合于大学文科师生,中小学语文教师,图书馆、书店工作者和古典文学爱好者、研究者阅读、

查考。

## 六、《中国文学名著讲话》

徐调孚著,中华书局 1984 年 5 月第 1 版。本书是作者解放前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写的讲稿,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及有关知识、各种文学样式的特点和演变等内容。介绍名著有《诗经》、《离骚》、《乐府诗集》、《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八相变文》、《花间集》、《宋词三百首》、《西厢记》、《京本通俗小说》、《元曲三百首》、《西厢记》、《琵琶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涉及中国古代诗、词、戏曲、讲唱文学、短篇和长篇小说诸方面的重要著作。由于该书在内容介绍方面的特点,能补一般文学史著作的某些不足,对于一般读者有参考价值,并有可读性。

## 七、《历代诗文要籍详解》

金开诚、葛兆光编著,北京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第 1 版。这是一部很有学术见解的综合性古代文学要籍解题书目著作。详细介绍了先秦至清代重要的诗、文、词、诗文评类书籍 120 种(其中有总集、选集,也有作家诗文别集)。本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所介绍的均是“要籍”,介绍时又是“详解”。每部书的解释介绍文字长达上千字、数千字,相当详细地评介了书籍的成书经过、版本流传情况、版本的优劣、编辑体例和庄本的比较等,对古代文学研究者很有用处。

## 八、《文史书目手册》

李昭恂、王汝梅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7 月第 1 版。这是一部兼收文史古籍和近人今人关于古代文史研究论著的提要书目,共收录书籍八百多种。全书目分为七个部分,其中文学部分分为一、中国古典文学;二、中国古典文论;史学部分分为五、一、

马列主义理论；二、通史、讨论集、近人史论集、断代史；三、政书；四、中国古代文献、史料、笔记、人物传记；五、史学专著、学术史、史籍评价。书末有三个附录：工具书、历代纪元表、《四库全书总目》类目解释。

该书目对文学书籍的介绍，在“中国古典文学”部分内，又分为“文学史、总集、资料”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五个小类或段落，分别简要介绍了 248 种文学史、文学总集、选集、别集、注本及资料性著述；在“中国古典文论”部分内，又分为“文学批评史、丛书、选编”和“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专著译注、专著研究”两类，分别简要介绍了约 70 种相关文献。

此书目收录较为广泛，又经过比较认真的选择录入较有分量的著述，版本则尽量选用通行版本或解放后的版本，使读者比较容易得到，同时还根据书籍内容做了简短的提要。是一本具有实用参考价值 and 可读性的提要目录。

### 九、《现存宋人著述总录》

刘琳、沈治宏编著，巴蜀书社 1995 年 8 月第 1 版，这是一部关于宋代各类著述的总目录。收录现存宋人著述共 4855 部，自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一卷起，至 1989 年中国书店影印本《宋人话本小说七种》止。该目只著录现存的主要版本，条目按经、史、子、集、丛五部编排，部下析类、属，各书著录著者、书名及版本。书后附《现有宋人著述总录索引》、《书名索引》、《著者索引》等；书前列有《现存宋人著述统计表》。

## 第二节 古代文学总集目录

文学总集,又称文学作品综合集,其特点就在于它的综合性,它或是汇集多家作品,或是汇集一个乃至几个时代的一种乃至几种文体的文学作品,能给读者提供便于翻检的丰富的文献资料。所以,文学总集的作用和影响也很重大。本节先介绍一些文学总集,然后再介绍几种文学总集目录。

### 一、古代文学总集

这里介绍的是一些汇集多种体裁文学作品的断代或通代文学总集,只录一种体裁作品的文学总集,则分散在此后分体文献目录的有关章节介绍。

#### 1.《文选》

又称《昭明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年)编。这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收录自先秦至梁普通七年(526年)的诗文辞赋。计分赋、诗、骚、七、诏、文、表、上书、对问、辞、序、颂、赞、史论、史述赞、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七类。共包括先秦至梁代的作者一百三十九家,七百五十余篇作品。其中包括各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如屈原、宋玉、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张衡、班固、曹操、曹丕、曹植、王粲、陆机、潘岳、沈约等)的作品。《文选》选录的多是具有文采,注重骈俪、词藻的文学性作品,而不选经、子和史书,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文选》者,先有唐显庆年司李善的《文选注》;唐开元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品问、李周翰五人的合注本,称“五臣注”;南北宋之际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成一书,称为《文选

六臣注》。《文选》的通行本，现有《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缩小影印胡克家刻本的李善注《文选》上中下三册本。

《文选》目录和索引，现存者主要有：

《文选李注弓群书目录》，清汪市韩撰，见《读画斋丛书》；

《选学书著录》，骆鸿凯撰，见《文选学》，中华书局，1940年；

《文选篇目及著者索引》，中华书局编，见《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

## 2. 《古文苑》

编者姓名不详。相传是唐人日藏本，北宋孙洙得于侍寺经筵中。南宋韩元吉分为九卷，后章樵又加增订、注释，分为十卷。收录周代至南朝齐代诗、文等260余篇，分为十类。

## 3. 《文苑英华》

宋太宗时李昉、徐铉等奉敕编纂，至太宗雍熙四年（987年）由苏易简、昉等续修完成，凡一千卷，又目录五十卷。共收录南朝梁代至唐代作家一千三百人、诗文作品20300余篇，以续萧统《文选》，体例亦与《文选》相似，分为赋、诗、杂文、表、檄、论、书等十五类。其中以唐代作品为主，占十分之九强。

## 4. 《唐文粹》

北宋姚铉编，一百卷，选录唐代诗、文、赋、颂赞、书疏、论、议、书、序等各体文学作品，共两千零六十七篇。分为十六类，各类又细分分子目，过于繁杂琐碎。是一部在宋、元、明、清四代都有很大影响的唐代文学总集。

## 5. 《宋文鉴》

南宋吕祖谦编，原名《皇朝文鉴》。凡150卷，又目录3卷，仿萧统《文选》体例，选录北宋各体文学作品2500余篇。分为赋、诗、诏、奏疏、表、颂、赞、记、序、论、策、杂著、移文、祭文、行状、传等49类。王安石、苏轼等名家作品很多，反映了北宋的文学概貌。

## 6.《南宋文范》

清代庄仲方编。凡七十卷,外编四卷,作者考一卷。选录南宋作者一百余人的诗文作品 1 709 篇,分为赋、骚、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及各体散文等共 57 类。可视为《宋文鉴》之续编。

## 7《元文类》

原名《国朝文类》,元代苏天爵编。凡七十卷,又目录一卷。此书编成于元代中期,收录自元初至延祐、正元年间的元代各体文学作品 843 篇,分成赋、骚、乐章、四言、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及各体散文等四十二类,是一部有资料价值的元人选编的元人文学总集。但不包括元后期三十余年中的作品。商务印书馆 1958 年出版。

## 8.《明文衡》、《明文在》

《明文衡》原名《皇明文衡》,明代程敏政编。凡九十八卷,补缺一卷。选录明初到明宪宗成化末(1368—1487 年)的诗、文、辞、赋等各体文学作品 1 121 篇(其中 77 篇有目无文),分为 36 类。所录以“教道”为标准,多是一些歌颂功德、四平八稳的作品,那些颇有成就的小品、杂文、寓言、随笔(如刘基《卖柑者言》、《郁离子》,宋濂《秦士录》、《送东阳马生序》)等却不收。

《明文在》凡一百卷,清代薛熙编。仿肖统《文选》体例,收录明人诗文作品 2 000 余篇。但以唐宋派古文为标准,收录的作品还不全面。

## 9.《晚清文学丛钞》

阿英(钱杏邨)编,中华书局 1960—1962 年出版,这是一部中国近代文学文献的汇编。全书共分十二卷:文学论卷(未出版),小说戏曲研究卷(二册),诗词卷(未出版),说唱文学卷(收歌曲、弹词、戏曲三类通俗作品,分二册),传奇杂剧卷(二册),小说(一、二、三、四)卷(每卷二册),俄罗斯文学译文卷(收俄罗斯文学作品译文十九种),域外文学译文卷,散文与杂文卷(未出版)。每卷开端都有

一篇“叙例”，对收书内容作简要介绍和评价。该书作为近代文学的汇编，搜罗宏富，为研究近代文学史、文艺理论、翻译文学都有重要参考作用。

## 二、古代文学总集目录

古代文学总集目录，主要有古代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总集类”。如《隋书·经籍志》集部的“总集类”，《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简目》集部的“总集类”，《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詹生堂藏书目》等史志、官、私目录中的“总集”类，都著录了比较丰富的总集。尤其是晁志、隋录、《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简目》中的总集类，对各部文学总集均有提要介绍，历来更受重视。

这里介绍几种解放后出版的古代文学总集目录：

### 1. 《辞海文学分册·总集》

此书共介绍《文选》至近代《戊戌六君子遗集》等历代各类重要文学总集 95 部。各书均列提要，介绍编选者、卷数、收录内容、编排特点及版本情况，或附有简明的评语。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总集提要目录。

### 2. 《中国善本书提要·总集类》

王重民编。此类目内共著录历代文学总集的善本书 300 余种（有的总集同时著录有几种不同的刻本），析分为“通代”、“断代”和“地方艺文”三类编排，起自元刻本《文选》，至明万历司刻本《晋安风雅十卷》一书。所录各总集均有提要，记载书的卷数、刻本、行款、版本、校刻情况、原书题名、序跋、收藏图书馆名等；有的提要还兼述图书内容、著者事迹等。颇有学术与使用价值。

### 3. 《古代诗文总集选介》

张乐华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文学常识函）之一。重点介绍了《文选》、《玉台新咏》、《文



苑英华》、《唐文粹》、《古文苑》、《古文观止》、《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辞类纂》、《全七古》、《代秦文》、《国六朝文》、《骈体文钞》等十部著名书籍。每部书都写有一篇介绍成书过程、书籍内容、特点、价值等内容的文字,资料丰富,又有自己的观点。

本书后附录有编者所写《历代诗文总集要目述略》,著录古代有代表性的诗文总集 73 种。除上述十一种已有专篇评介者外,各书均有提要,载录编者、总集内容及其价值、特点等。此附录同样是一份很好的历代文学总集提要目录。

#### 4. 《中国丛书综录·总目分类目录·总集》

上海图书馆编(详细内容见本章第四节)。其书第一册《总目分类目录》中集类的“总集”部分,析分为“通代”、“又魏六朝”、“唐代”、“宋代”、“金元”、“明代”、“清代”、“民国”、“郡邑”、“氏族”等细目,著录了十分丰富的文学总集。

### 第三节 古代文学别集目录

古代文学别集,包括诗集、文集、诗文等文体的合集等,又称作家个人作品综合集。较全面地著录别集的目录,主要有古代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别集类”。如《隋志》集部“别集类”,著录“楚兰陵令《荀况集》”至隋代“著作郎《王曹集》”止,凡四百一十七部,若通计亡书,则达八百八十六部,相当齐备地著录了先秦至隋的历代作家作品集;《新唐书志》集部“别集类”著录的唐人别集有四百七十一部;《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别集类”著录的宋代别集分别为二百七十八部和三百多部;《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历代别集(包括存目)二千五百一十九部,其中明代别集一百二十多种。这些著录,大致反映了历代别集的情况。

除古代史志、官、私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别集目录外,解放后出版的一些资料性书籍和目录书,也收录了不少别集;有的则是专门的别集目录。这些书籍均便于查考,兹介绍常见的几种:

### 1.《辞海》(文学分册)“别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第 1 版,1981 年第 2 版。该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别集》部分,著录自《蔡中郎集》起,至《章氏丛书》止,凡历代比较重要的作家别集一百四十八种。每部别集均有简要的注释文字,介绍别集的作者姓名、卷数、编排体例、版本等有关内容,颇便查阅。

### 2.《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陈高华、陈智超等编。1983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历代史料来源、价值和利用的个体的史料学著作。全书按朝代先后分为十章,自殷商至清代。各章分别设有“基本史料”、“其它史料”等小节。其中的“其它史料”部分介绍了不少古代著作家的别集(或称文集),可供古代文学研究者参考。比较重要者如:

第五章第一节之《唐人别集》,开列有卷帙较多、内容较为重要的八十种;第六章第一节之《文集》,开列较重要的宋人文集百余种;第八章第一节之《诗文集》,开列元人诗文集四十八种;第九章第一节之《奏议和文集》,开列明人文集一百五十四种等。均著录有文集名、作者姓名和出版单位或出处,有的还注明有出版时间。

### 3.《又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

明张溥题辞,殷孟伦注。人民文学版社 1960 年第 1 版,1981 年又印刷出版。张溥编辑《又魏六朝百三家集》,收录自《贾长沙集》(贾谊)起,至《薛司隶集》(隋薛道衡)止。每集各撰“题辞”一篇,评论作家作品,分载于各集卷首。殷孟伦先生将这一百零一篇题辞辑成一书,并加以必要的注释,实际上就成为了一部又魏六朝百三家别集的提要目录,可供治《又魏六朝百三家集》及又魏六朝文学者参考之用。

#### 4. 《唐集叙录》

万曼撰,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版。这是一部唐代诗文别集的专题目录书,共著录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一零八家,起自王绩《东皋子集》,上于唐释元觉《永嘉集》。本叙录作者生前为开封市范学院教授,对古典文艺理论有所研究,该书各部别集均有“叙录”,其内容包括别集著者,书名,卷数,成书年代,编辑、刊刻、收藏者,对于各集的版本源流以及该书在唐、宋、元、明、清、近代各朝的流传情况等。又大量征引了唐以后各朝代官修、史志、私藏目录的著录、提要,新旧《唐书》中的作家本传,以及清代有关学者的叙录题跋,考证、校勘成果等。对于研治唐史、版本目录学以及文学古籍整理者来说,是一部资料丰富、使用方便的参考书。

#### 5. 《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为《全宋文研究资料丛刊》之一,巴蜀书社1990年6月出版。

此目录现存宋人别集及现存版本,凡个人诗文词集都属收录之列,共收入741家(自徐铉至清抄本无名氏《抚掌词》一卷)。各书均著录书名、卷数,并详载版本情况。书后附录《引用藏书及藏书单位》、《藏书单位及简称》、《主要引用书目及简称》及《著者四角号码索引》等。是一部资料丰富的汇编性质的工具书。

#### 6. 《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陆峻岭编,中华书局1979年12月出版。

这是一部查检元代文集内容篇目的有录书。收录元人别集151种、总集3种及明初人别集16种,共170种、编者将这170种文集集中的文章,按内容分为“人物传记”、“史事典制”、“艺文杂撰”三大类,逐一编成文章篇目索引。十分便于读者查阅。通读一遍,亦可了解有关元代学术、文化的丰富信息。书前列有“文集目录”一篇,列出此索引所依据的文集名称,实际上就是一份元人别集的简目。

### 7.《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王重民主编,193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此书收录清人别集428种、总集12种,共440种文集。编者将这四百多种文集中心的文章,按学术文、传记文、杂文三类逐一编成篇名索引,以便读者查检。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所收文集目录,按时代先后排列,并注明作者和版本;二、所收文集提要,提要内容包括作者小传及版本流传情况;三、文集著者姓氏索引;四、学术文篇目索引,按文章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予以编次;五、传记文篇目索引,按文体排列;六、杂文之部,分书启、碑记、赋、杂文四类。

### 8.《清人文集别录》

张舜徽著,中华书局1963年11月出版。

这是很有价值和影响的清人别集提要目录。著者生前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经见清人文集一千一百余家,收录六百种而成此书。全书47万余字,分二十四卷。著者按文集作者年代先后排列,各种文集,首清初钱谦益,终清末刘永培。每种文集均写有内容提要,介绍文集内容体例及作者生平简历、学术成就等。故此书既具有丰富的资料,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了解或研究清代学术文化、文学艺术颇有参考作用。书前有著者《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书后附有《作者姓氏索引》。

### 9.《四库辑本别集拾遗》

栾贵明辑,中华书局1983年10月出版,全二册。辑者将四库全书馆从《水乐大典》辑出编成的别集与《水乐大典》核对,发现《四库全书》所收“大典本”158种别集共漏辑一千八百多条。现将这些漏辑条目编排成此书,以供研究者参考。

## 第四节 古代丛书目录

张之洞《书目答问》曰:丛书“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残存佚,为功尤巨……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也正因为丛书所具有的综合性的特点,丛书目录亦置于本章介绍。

古代某些综合性图书目录,往往也著录丛书。如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的“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目”类就著录有一百种。而《四库全书总目》、《四部丛刊书录》、《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等,则是一部丛书的目录。

专门性的丛书目录,当以清嘉庆四年(1799年)顾修所编的《汇刻书目》为最早。“汇刻书目”即丛书目录,顾修此目十卷,收录丛书260多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此书目收丛书虽然不多,却对后来丛书目录的编制,产生了较大影响,出现了许多续、补之书。

此外,尚有清末杨守敬《丛书举要》,李之鼎在杨守敬原稿基础上补充而成的《增订丛书举要》(收丛书1605种),沈乾一《丛书书目汇编》(收丛书2086种),1936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印行的施廷镛编《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收丛书1275种),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浙江图书馆所辑《丛书子目索引》(收丛书469种)等。但规模及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丛书综录》。

### 1. 《中国丛书综录》

上海图书馆编。全书共三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先后于1959年、1961年、1962年出齐,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以原纸型重印。

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著录丛书最完备的大型丛书目录。

它收录了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地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当时实际收藏的历代丛书2797种,包括各类古籍38891种。

第一册是“总目分类目录”,即“丛书总目”。以丛书的名称为主,将各丛书中所收的书名、作者一一列出。全册分为《汇编》、《类编》两部分。《汇编》部分,分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五类;《类编》部分,分经、史、子、集四类,其中集类析分为总集(通代、郡邑、氏族)、诗文评、词集、戏曲四个子目。如果知道丛书名称,要想知道该丛书中包括哪些著作;或者想了解某一类(如总集、诗文评)中包括哪些丛书,就查检第一册。此册附录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丛书书名索引》、《索引字头笔画检字》,可供参考检索之用。

第二册是“子目分类目录”。根据第一册《总目分类目录》所收2797种丛书的子目编成,共收子目七万多条,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要想查某种书籍收于哪一部丛书中,就查第二册。

第三册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可供检索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之用。书前附有《四角号码检字法》、《索引字头笔画检字》、《索引字头又语拼音检字》等资料。

## 2.《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丛书集成初编》是一部大型的古籍丛书汇编,1935年至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新印本。《初编》以完备与实用为原则,汇集自宋至清代的丛书一百部,包含各类古籍四千余种、约一万卷。其中文学、史地类著述尤为丰富,文学类著述即包括有文章总集、别集、诗文评、小说笔记等。《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可便于查检所收一百部丛书及近四千种古籍的书名。

## 3.《百部丛书集成总清册》

是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百部丛书集成》的总目录。

## 第八章 古代文学文献分体目录(上)

对文学体裁的区分,古今中外都有不尽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对于文学作品体裁的划分,最早是分为韵文和无韵的散文两大类。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又据萧绎《金楼子·立言》,则以抒情的诗赋为文,论事说理的章奏一类文章为笔。随着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发展,文学体裁被分为诗歌、散文两大类。“五四”以来,最常见的又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种:即分为叙事文学、抒情文学、戏剧文学三大类和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四大类。目前文学界更多用“四分法”而略有增减分合,如有分为诗、文、词、赋、小说、戏曲的,也有将词、曲置于诗歌大类之中的;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则分为散文、诗、赋、骈文、词、小说、戏曲等七种。

本书将从本章开始,拟用两章七节的篇幅,分体裁简要介绍古代诗歌、词曲、散文、骈文、赋、小说、戏剧、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献目录的现有主要研究成果;然后附论古代民间文学目录。

## 第一节 古代诗歌目录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创作的成就十分辉煌。但是,诗歌文献目录数量则比较少,目录类型也比较单一。本节按时代介绍古代诗歌文献目录。

在分朝代介绍之前,介绍一种综合性的通代诗歌目录——《中国韵文简要书目》:

此书目,是龙沐勋编《中国韵文史》的附录,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四年出版。这个简要书目将中国古代韵文分为“诗歌”和“词曲”两类,这两类又分别介绍丛书、总集、别集、其他撰述和时人论著五类书籍。共计著录先秦至近代韵文书籍 250 种。(一)“诗歌类”著录:丛书二种,《全又三国晋南北朝诗》与《全唐诗》;总集三十三种,从《毛诗注疏》起,至陈衍辑《近代诗钞》;别集五十七种,如《屈原赋注》(戴震注)、《曹子建诗注》(黄节注)、《李太白诗注》(王琦注)、《杜诗详注》(仇兆鳌注)、《石遗室诗集》(近代陈衍撰)等,以唐、宋诗集占多;其他撰述,著录钟嵘《诗品》等诗话著作与《唐诗纪事》、《宋诗纪事》、《元诗纪事》等书籍共十种;时人论著,则著录有胡适《白话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合编《中国诗史》,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第四种书。(二)“词曲”类著录:丛书十四种,如《宋六十一名家词》、《散曲丛书》等;总集收词集、散曲集三十九种,如《花间集》、《宋四家词选》、《元曲三百首》等;别集收冯延巳《阳春集》至清徐大椿《洄溪道情》等六十九种,按时代顺序,分词、散曲集排列;其他撰述,是词话、曲话之类书籍,三十九种;时人论著四种,包括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任讷《散曲概论》等。

这个《简要书目》没有解题,但在明选编者、著者及版本出处,



又以通行本为主,对了解中国古代韵文书籍是有用处的。

## 一、《诗经》、《楚辞》及其它先秦诗歌文献目录

### (一)《诗经》目录

《诗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集。但在封建时代,《诗经》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之一。长期以来,研究、传注《诗经》的著述很多,以至成为“诗经学”。因此,《诗经》的目录也很丰富。下面介绍一些重要的《诗经》目录与文献。

1. 历代官修、史志、私家目录中的“诗经”类,基本上都列在“经部”。如《又志》“六艺略”中的“诗”家,《隋志》以后书目“经部”的“诗类”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著录自《诗经》开始流传以后,历代有关著述一百四十六种,加上各书的提要,可以说是古代最为完备的《诗经》文献目录。

2. 郑振铎编《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1927年载于《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后收入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七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本。

这个书目共收有关《诗经》的各类著作一百一十种,包括从汉代《毛诗传笺》至清代人的《诗经》著作。编者认为关于《诗经》研究的书籍太多了,所以要“介绍些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这些书籍,编者将它们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关于《诗经》的注释及见解的书,一百种;

第二类是关于《诗经》音韵名物的研究及异文校勘的书,五十种;

第三类是关于《诗经》书籍的辑佚的书,五十种;

第四类是附录,如《经典释文》、《经传释词》等,十种。

编者在各类书籍之后,都撰有一篇简短的说明文字;各书下面也附有几句说明,表明书的性质或内容,或或指出该书的重要与否。总之,这个书目虽然介绍的书籍很多,但学者若即类以求,就不

会觉得太繁。加上这个书的简要说明及其易得的特点,对研究《诗经》尚有价值。

3. 《辞海》(文学分册)“诗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部分所选词目,包括《诗经》全书一百一十五篇的篇名(并对每篇内容略作解释),有关《诗经》的名词术语,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几种著名的《诗经》方面的著作。可起到一部简要的《诗经》专书目录的作用。

4. 金开诚《诗经参考书目》,载所著《诗经》——中华书局《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之一种,1963年第1版,1980年第2版。著录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以及近现代学者如闻一多《风诗类钞》、《诗经新义》、《诗经通义》,朱自清《诗言志辨》,余冠英《诗经选》、《诗经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诗经研究论文集》等,共十九种。此书目只著明书名、著者、版本(以通行未见者为主),未对书籍内容作说明。

5. 赵制阳著《诗经名著评介》,台湾学生书局《中国文学研究丛刊》之一种,1983年出版。这是一本有关《诗经》研究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诗经》名著的提要目录书。共分十二篇:诗序评介,毛传评介,郑玄诗谱诗笺评介,欧阳修诗本义评介,朱熹诗集传评介,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介,崔述读风偶识评介,方玉润诗经原始评介,皮锡瑞诗经通论评介,顾颉刚诗经论文评介,高本汉诗经在释评介,闻家驊诗经论文评介。

#### 6.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诗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著录历代诗经类书籍三十七种,多是明代刻本或日钞本的善本书,各书皆有提要,内容主要是介绍版本源流。

#### 7. 夏传才《诗经研究重要书目暨版本举要》

载夏传才所著《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局1982年出版)。此目录著录先秦自近现代有关《诗经》研究的著作和资料70余种。编者将这70多种书籍按著者年代顺序排列,各书均注明作者姓

名、版本,并用一两句话提示该书的性质内容,是一份初步研究《诗经》的简明参考书目。

### (一)《楚辞》目录

自元代刘安、刘向、王逸等楚辞学者以后,至清代、近现代,两千多年来,数以千计的学人从事过楚辞的辑集、注释、考订、评述,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研究资料。据有的学者统计,现在已考知的楚辞学专著有近四百种,专论近两千篇,札记千余题。

《楚辞》研究者多,有关的目录也比较多。较早的有明代蒋之翘的《楚辞总目》和《楚辞目录》,晚清端木采的《藏楚辞目》。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类《楚辞》目录则更多些。下面介绍几种较重要的《楚辞》目录。

#### 1. 古代各类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楚辞类”

《又志》“诗赋略”是最早著录《楚辞》作品的目录,此后历代书目(史志、官修、私家各类目录)都著录《楚辞》作品或有关著作,并且多置于“集部”之首,立为独立的“楚辞类”,与“总集类”、“别集类”、“诗文评类”等并列。只有少数目录书将“楚辞类”并入“别集类”(如《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楚辞类”,共著录(包括存目)《楚辞》方面的书籍共十三部。包括又王逸《楚辞章句》,至清代乾隆时学者的《楚辞》学著作(如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各书皆有提要。

#### 2. 饶宗颐编《楚辞书录》,香港苏记书庄 1956 年出版

此书目分三类:(一)书录,包括知见楚辞书目、元以前楚辞佚籍、拟骚、图象、译本五个子目;(二)别录,收录近人楚辞著述、论文要目;(三)外编,收编者自著楚辞校补、历代楚辞研究版本考六则。所录各书大都有书录,征引历代书目记载、及说明版本特征及其国内外流传本等内容。另外,此书的“译本”目录部分,列举德、法、意、日等文种的《楚辞》译本,是大陆楚辞书目常常未予注意的方面,颇值得注意。

### 3.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

这是解放后第一本收录《楚辞》及有关论著最全的专门目录。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楚辞书目提要，著录和提要介绍又代以来楚辞类书籍一百一十八种，分辑注、音义、评论、考证四类，各书详载原本序跋，记录版本与流传情况；二是楚辞图谱提要，收录有关书法、图画、地图、杂项等四类作品共四十七种；三是绍骚隅录，收录又代以来模拟《离骚》的篇名和汇辑的书名，共著录书籍十九种，篇章一百九十二种，由此可看出屈原作品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四是楚辞札记目录，收录宋代以来各家读书杂记中考证楚辞文字的条目，共八百一题，又书籍一种；五是楚辞论文目录，著录重点是“五四”以来有关楚辞的论文目录，至一九五八年为止，共四四七篇。此书目后附有“本书书名篇著者综合索引”。

本书目编者是国内当代著名楚辞学者，在著录和介绍图书时可有自己的学术见解。此书目在楚辞学界很有影响，对专业研究者颇有帮助，通过此书目可以掌握又代以来有关《楚辞》的大量资料，和进一步查阅这些资料的线索。

与《楚辞书目五种》为同一体系的《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4. 游国恩《楚辞注本十种提要》

这是游国恩著《屈原》一书的附录，中华书局1963年第一版，1980年第二版。所选择的十种《楚辞》注本是：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考异》，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汪瑭《楚辞集解》，《蒙引》，《考异》，王夫之《楚辞通释》，钱澄之《楚辞屈诂》，林云铭《楚辞灯》，王邦采《离骚汇订》，《屈子杂文笺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论》，《楚辞说韵》，戴震《屈原赋注》，《通释》，附汪梧凤《音义》。每种书籍都有内容提要 and 得失价值的评价，一般读者和研究者都可阅读。

### 5.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楚辞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楚辞类”是该书《集部》的一个类别,共著录古代楚辞类著作之善本书十五种,均是明本及清初刻本,各书均有解题,介绍版本源流等内容。

#### 6. 洪湛侯主编《楚辞要籍解题》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是新也版的一部楚辞要籍解题目录书。该书为马茂元主编之《楚辞研究集成》(共分五编:《楚辞注释》、《楚辞要籍解题》、《楚辞评论资料选》、《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中的一种。共收录汉至当代的楚辞要籍 62 种,起自王逸《楚辞句》,止于主力《楚辞韵读》,各书皆有解题,介绍版本及图书内容等。但此书粗疏处不少,一九八七年杭州《浙江学刊》第一期王教文指出其讹误。

#### 7. 谭家健主编《楚辞研究论文索引》

未见出版。但 1984 年辽宁省首次楚辞研究学术讨论会专辑《楚辞研究》一书(辽宁省屈原研究会、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印),已载有该索引之一部分。《日本楚辞研究论文举要》(索引编者之一的韦凤娟辑),共分为七类:“楚辞综论”,“屈原综论”,“关于《离骚》”,“关于《九歌》”,“关于《天问》”,“关于《九章》”,“其他楚辞作品”。著录论文九十二篇。

#### (二)先秦其它诗歌文献目录

除《诗经》、《楚辞》以外,先秦其它诗歌文献及目录主要有:

##### 1. 明冯惟纳编《古诗纪》

原名《诗纪》。此书共一百五十六卷,“前集”十卷,收录先秦古逸诗;“王集”一百二十卷,录汉至隋诗歌;外集四卷,录古说及笔记中所传之诗;别集十二卷,则选录前人对古诗的评论。有明刻本,清乾隆司《知不足斋丛书》本。

##### 2. 明杨慎编《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古今谚》

这三种书共十二卷,主要是记载汉至汉代的歌谣、民谚,少部分为魏晋至明代的民谣、农谚,编者简要地注明了各诗的出处或

本事。可作为研究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参考资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 3. 清沈德潜编《古诗源》

此书在近代以来流传极广。分十四卷：“古逸”一卷、汉诗一卷、魏诗两卷、晋诗一卷、宋诗两卷、齐梁诗两卷、陈及北朝四朝诗一卷，每朝后各附谣谚，共收诗近八百首。

《古诗源》“古逸”一卷，共收录《诗经》、《楚辞》以外的先秦诗歌 103 篇（其中某些诗篇编者已注明是后人伪托）。编者在本书“例言”中说：“上自陶唐，下暨秦代，韵语可采者，或取正史，或裁诸子，杂尔古逸，冠于又京，穷诗之源也。”可知他录这一卷古逸诗的来源与用意。各诗皆注明出处或本事，并有所评释，如评《渡易水歌》曰：“至今读之，犹存变徵之声”；评《楚人谣》曰：“哀痛激烈，比松柏之歌尤甚”等等，见解都颇精到。《古诗源》有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分别用《四部备要》纸型重印的单行本。中华书局出版之《古诗源》，自 1963 年第 1 版至 1980 年，已印刷五次，印数达十七万七千册。

### 4. 清杜文澜编《古谣谚》

参加本书辑录工作的实际上主要是清道光咸丰年间学者刘毓崧。全书一百卷，从八百六十余种古籍中，收录上占至明末清初谣谚作品一千三百多首，是记载古代民间谣谚相当完备的一部总集。其中先秦作品尤多。各篇标明出处及有关本事，但所收作品却按谣谚所出之书所属四部的经、史、子、集四类编排，难以看出谣谚发展的线索，这种分类编排方式是不科学的。《古谣谚》有咸丰十一年（1861）《曼陀罗华阁丛书》本，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绍良据此本校点的排印本。

### 5. 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

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1998 年又出第 4 次印刷本。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一百一十五卷，全书分上、中、下册，近

两百万字,是到目前为止辑录先秦至隋诗歌最为齐备和可信的一部总集。

编者建钦立(1911—1973)先生生前为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撰术很多。所编此书,取材广博,资料翔实,考订精审,编排得宜,颇具参考查阅作用和学术价值。本书按先秦、又、魏、晋、宋、齐、梁、北魏、北齐、北周、陈、隋的时代顺序编排;各代作者,又以卒年先后加以编次;诸家诗歌之后,次谣谚乐府、郊庙歌辞、释道鬼神等。类别分明,线索清晰,为诗歌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各诗都详细标出出处,并作考证,很有科学价值。

“先秦诗”共七卷,分为“歌”、“谣”、“杂辞”、“诗”、“逸诗”、“占谚语”六类,共收录诗歌谣谚等《诗经》、《楚辞》以外的先秦诗一百一十首(条),是最为完备的资料汇编。

## 二、汉魏晋南北朝诗歌目录

这里介绍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又魏六朝乐府诗文献目录和不包括乐府诗在内的又魏晋南北朝诗歌文献目录。

### (一)又魏六朝乐府诗文献目录

又魏六朝乐府诗,尤其是其中大量的民歌,上薄风骚,下开唐宋,是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部分。

关于又魏六朝乐府诗的专门目录,宋代《崇文总目》载有沈建的《乐府诗目录》一卷(《宋史·艺文志》亦有著录),可供参考。但最有实用价值的是以下一种:

#### 1.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凡一卷,是对一些乐府诗题、命名以及意义所作的解释,或或叙述了历来创作的情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原书已佚,但其大部分材料已为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郭书题其为《乐府解题》。如《乐府解题》曰:“《关山月》,伤别离也。古《木兰诗》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

衣”；《乐府解题》曰：“古辞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伤悲也。”

除《乐府诗集》所引用外，尚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学津讨源》本等。

## 2.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目录》

《乐府诗集》一百卷，为宋代郭茂倩编撰，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它包括了从不尽可靠的陶唐氏之作至唐五代的历代乐府诗，分为十二类。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出版了《乐府诗集》标点校勘本（全四册），卷首有一个很详细、丰富的目录。目录按乐府诗的分类编排，列有诗的标题，作者时代、姓名等，极便查检。此书未还附有《作者姓名篇名索引》，可与目录参看。

## 3. 王运熙《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

这是现存仅见的乐府诗研究书籍提要目录。编者王运熙是当代研究乐府诗的知名学者之一，此目为其所著《乐府诗论丛》（一九五八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附录。

本书目提要共介绍各类乐府诗研究资料、书籍四十八种，各书均有内容提要 and 简明评介，著录有书名、卷数、作者与版本，很有参考价值。编者将这四十八种书分为四类：（一）正史及政书乐志类，十一种；（二）歌辞之编集、选录、注释，著录《乐府诗集》至今人余冠英《乐府诗选》等共二十种；（三）乐府研究专著，十一种；（四）部分论述乐府的著作，五种。

### （一）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文献目录

#### 1. 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近人丁福保所编，凡十二集五十四卷，共收录西汉至隋代有姓氏可考作者 730 余人以及部分无名氏作者的诗歌作品近万首。是一部颇为全备的诗歌总集，但遗漏、舛误之处仍然有之。有 1916 年上海医学书局本，1959 年 5 月中华书局据原本断句排印出版的七、下二册本。



为与此书相配合,先后有两种索引问世:

《全又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蔡金重编,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 1941 年出版;

《全又三国晋南北朝诗篇名目录》,(美)Melan Marney 编,台北美国亚洲学会中文研究资料中心 1973 年出版。

## 2. 逯钦立《先秦又魏晋南北朝诗》及《目次》

全书三册,一百三十五卷,除“先秦诗”七卷外。其余一百二十八卷收录又代至隋代诗歌,是至今收录最全且最有学术价值的又魏晋南北朝隋诗总集。这一百二十八卷分为:

《又诗》十一卷,收录自又高祖刘邦至又末仲长统等两又有姓名可考作者的诗歌五卷,并录有“杂歌谣辞”、“郊庙歌辞”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琴曲歌辞”等两又乐府诗共六卷,第十二卷是“古诗”,收无名氏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等;

《魏诗》十一卷,录自魏武帝曹操至吴孙皓(太康四年卒)诗,并录有魏时乐府诗;

《晋诗》三十一卷,起自晋宣帝司马懿,止于晋末许,其中陶渊明诗占两卷,亦录入晋代乐府诗;

《宋诗》十一卷,其中谢灵运、鲍照诗各占两卷,并有宋时乐府诗;

《齐诗》七卷,其中谢灵运诗占两卷;

《梁诗》三十一卷,尤以梁武帝萧衍、江淹、沈约、吴均、梁简文帝萧纲等人的诗作为多;

《北魏诗》四卷;

《北齐诗》四卷;

《北周诗》六卷,其中庾信诗占两卷多;

《陈诗》十卷,其中江总诗占两卷;

《隋诗》十卷。

全书之末附有逯钦立所撰《后记》一篇,论述了辑校《先秦又魏

晋南北朝诗》的意义和辑、校两方面的标准、工作过程等。书卷首所列《先秦又魏晋南北朝诗目次》，亦可作为这一时期诗歌作者姓名及诗歌体式的目录书来读。

### 三、唐代诗歌文献目录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而全面反映唐代诗人、诗歌的专门文献目录却不很多。现在可知较好的唐代诗人、诗歌文献目录及参考书主要有以下数种：

#### 1. 《唐诗纪事》

南宋计有功撰。凡八十一卷，著录唐代诗人 1150 人的诗篇、本事及有关品评，为研究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的重要参考书。有中华书局 1965 年 11 月出版本，书后附四角号码人名索引和笔划姓氏索引。

#### 2. 《唐才子传》

元代辛文房传。凡十卷，叙唐代自王绩至陈传共 278 名诗人的传略，并附及 120 人，总录 398 人。是一部研究唐代诗人行事的参考文献。有 1957 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校订排印本（列入“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1965 年 9 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 1 版本，还有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 1987 年出版），孙映逵编撰的《唐才子传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徐明霞校点《唐才子传》（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等。

#### 3. 《文献通考·经籍考·诗集》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承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体例，在集部“别集”之后又立“诗集”类，所谓“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别为一类。”其“诗集”类卷六十九、卷七十两卷，基本上是唐诗集提要目录。共著录《杜工部集》以下至《李九龄集》等唐五代诗集约一百八十种。每种诗集均辑有历来目录学家、诗评家的有关介绍、评述，提供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

资料。

#### 4.《全唐诗总目》、《全唐诗作者索引》、《篇目索引》

清曹寅、彭定求等所编《全唐诗》九百卷,收录2200余名唐诗作者的诗篇4890多首。中华书局1960年据康熙扬州诗局刻本校点重印,有《全唐诗总目》。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扬州诗局本缩印为精装一册,另编《全唐诗作者索引》、《篇目索引》二种同时铅排付印,极便检索。1999年1月,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的《全唐诗》(增订本)又重新出版,卷首列《全唐诗总目》,分册、卷,录入全书诗作者姓名。

#### 5.《唐代诗人丛考》

今人傅璇琮著,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本书收入作者有关唐代诗人生平事迹与作者活动考论的文章共计二十七篇,重点是考察大历时期的整个作家群体,对大历前后的诗坛作了综合整体的研究。对了解、研究唐代大历时期的诗人及其创作颇有参考价值。

#### 6.《唐诗鉴赏辞典·唐诗书目》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为萧涤非、程千帆等当代古代文学专家、学者所编写,精选并品评了近百名唐代诗人的著名诗篇一千余首。该书所附《唐诗书目》,收录历代有关唐诗的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一千余种,其中现代人所撰的专门著作有一百多种,所录各书均有编撰者、卷数、版本等内容的介绍。是一种很好的唐诗目录。

#### 7.《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

今人孙琴安编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编著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人员,对历代唐诗选本颇有研究。据其《历代唐诗选本简述》(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介绍,从公元七世纪唐人孙季良编著的第一本唐诗选本开始,截至辛亥革命前不久的王运、吴汝纶上,一千几百年间产生的唐诗选本约有六百余种,而目前尚存者约三百余种。本书介绍编者所知见的

唐至清唐诗选本六百余种,资料相当丰富。

### 8.《杜诗注本述评》

廖仲安、王学泰撰,载中华书局出版《文史知识》1984年第7期。本文评述了自宋、元、明至清代杜甫诗评注本的发展及特点与价值得失,并重点评述了《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杜工部草堂诗笺》、《刘须溪批点杜诗》、《杜臆》、《钱注杜诗》、《杜诗详注》、《读杜心解》和《杜诗镜铨》等十种在历代有影响的杜甫诗注本。

### 9.《杜集书目提要》

郑庆笃、焦裕银、张中纲、冯建国编著,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四位编著者多年来一直随萧涤非先生从事杜甫全集的校注工作,博览群籍。本书总共介绍了古今中外杜甫集的版本和有关研究著作890多种,起自唐人樊晃的《杜工部小集》,止于1984年的今人著作。对世所罕见的一些杜集珍本,也有详细介绍。各书叙录内容,包括编著者生平、著述、书的体例内容、成书情况、版本及刊本流传等。是目前搜罗最为完备的一部杜甫集提要目录,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看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力作(关于此书的评价,可参阅陈贻《杜集书目提要评介》,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又书后附录《1909—1984年杜甫研究报刊论文目录》,共收录论文1800多篇,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 10.《杜集书录》

周采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分上、下册,内外二编。内编以历代有关杜甫诗的存书的解题为主,外编以存目及参考资料为主,所录各书都有介绍作者及版本、存佚等内容的说明文字。书后附有《历代杜学作者姓氏选存》、《近人杜学著作举要》、《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著作简介》、《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诗著作知见书目》等。

#### 四、宋元明清诗歌文献目录

查检宋元明清时期的诗歌文献目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宋以来官、私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集部。如《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诗集”类,《百一书志》集志的“宋诗”、“元诗”及“名臣诗集”部分,《徐氏红雨楼书目》的“宋诗”、“元诸家姓氏”、“明诗选姓氏”等等。这里再介绍几种专门的诗歌文献目录。

##### 1. 《宋诗纪事》

(清)厉鹗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凡一百卷,是搜辑宋代诗歌最称宏大的一部兼有总集性质的宋诗资料书。录入宋代诗人 3 800 余人,每一诗人均附有简略小传,缀以评论,并标有作品出处大概。本书根据清乾隆十一年(1946)厉氏樊榭山房刊本标点整理,书末附有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查检。

后来陆心源撰有《宋诗纪事补遗》,补录诗人 3 000 余人,又撰有《宋诗纪事小传补正》,此二书均有清光绪司刻本。

1934 年,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又印行有《宋诗纪事著者引得》(引得第十九号),是上述二书所录诗人的索引。

##### 2. 《元诗纪事》

近人陈衍辑,李梦生校点,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本,此前有 1936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和《万有文库》本。凡二十四卷,体式沿袭《宋诗纪事》,提供了有关元诗的本事资料。

##### 3. 《明诗纪事》

(清)陈田撰。凡一百八十七卷,收录诗人约四千家,提供了有关明诗的丰富资料,有《万有文库》本。

##### 4. 《列朝诗集小传》

(清)钱谦益撰《列朝诗集》,选录明代一千余诗人及他们的诗作,并为绝大多数诗人写了小传,对诗作也有所评论。其族孙钱陆灿据《列朝诗集》中的小传,辑成《列朝诗集小传》,对研究明代诗人

及其诗作提供了方便。本书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本,为《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之一,分上、下两册;又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1 年本。

### 5.《清诗纪事初编》

邓之诚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5 年出版,分上、下册。此书以六十余万字的篇幅,收录清代诗人六百家、诗篇一千余首。其体制,与《宋诗纪事》相同,而撰述宗旨自有特色,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清诗资料书。书前有鲍正鹄写的前言。

### 6.《宋诗鉴赏辞典·宋诗书目》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1985、1997 年出版。

本辞典收入宋代 253 位诗人的诗作 1 253 首。后附《诗人小传》、《诗人年表》、《宋诗书目》、《名句索引》等资料,可供查检宋代诗人诗作之用。

### 7.《全宋诗》

《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作为网罗有宋一代的诗歌总集,该书“搜采广博,涵容繁富,名家巨制,散篇佚作,全部汇萃于斯。而考订之精审,比勘之是当,亦远非《全唐诗》之所可比拟”(邓广铭先生题词)。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已出版该书的前五册。

### 8.《清诗铎·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

《清诗铎》,清张应昌编,中华书局 1960、1983 年出版。凡 26 卷,收入自清初至同治年间近千家作者的一千余首诗。其《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系于上册卷首,共录清诗人 911 人。著录形式,先列地县、姓名字号,再注明学历、官历和诗文集名称(如:“桐城钱澄之饮元,明诸生,入国朝流寓苏州,有《田司诗集》。”)书末附《作者索引》。

### 9.《晚晴诗汇》

近代徐世昌辑。凡 200 卷,收清代诗人 6 159 家、诗歌 27 420

首,能显示清诗各阶段及各流派的特色。附有诗人小传。有退耕堂1929年刊本。

## 第二节 古代词曲目录

词和散曲在本质上属于诗,但它们在形式上又有区别。一般古诗体,近体诗的特点,自成一体,故本书置于诗之后单独介绍词曲目录。

### 一、唐宋元明清词文献目录

词是诗歌的一种。古代的词,最初都可以合乐歌唱,所以词又称为“曲词”、“曲子词”、“乐府”、“琴趣”。词来源于诗,但和五七言诗相比,词的句式长短不一,故词亦称为“诗余”或“长短句”。

词起源于隋,形成于唐,盛行于宋,金元明清亦连绵不绝,代有词作。隋代词未能流传下来,因此今天论词的发展史只能从唐代讲起,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清词则是宋词以后的又一个高潮。

自从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成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集《花间集》以来,词的作品代有汇刻,公私综合性图书目录中也多有关于词集的记载。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设立的“歌词类”,主要著录唐宋词集,可视为早期的词集目录。此后著录历代词学书籍的书目,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较有参考价值。

#### (一)唐宋元明清词集举要

##### (1)《敦煌曲子词集》

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曲子词”,主要是唐代民间词。1940年,王重民汇录诸家藏本,辑成《敦煌曲子词集》三卷,上卷为

《长短句》，中卷为《云谣集杂曲子》，下卷为《词》，合称曲子词。共辑录词作一百六十二首（内七首残缺）。1950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1956年修订第2版。《敦煌曲子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较多地体现着下层人民的思想趣味。对于研究词的形成发展和研究唐代民间文学，有极重要的作用。

### (2)《花间集》

五代后蜀赵崇祚编。全书十卷，共收录晚唐及五代后蜀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蒙、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十八家词人的词五百首。是我国文人词总集最早的一部。《花间集》多为描写闺阁生活的作品，讲究简练含蓄，典雅华丽，对后代婉约派词人很有影响。《花间集》流传很广，版本亦多。《四库全书》收录明毛晋汲古阁刻本。

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北京图书馆藏南宋绍兴十八年晁谦之建康刻本影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1981年第一次印刷的今人李一氓《花间集校》，为目前最精审的本子。198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间集》，1983年中州书画社出版的华钟彦的《花间集注》，也容易得到。

### (3)《唐五代词》

近人林大椿辑，郑琦校订，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重新校订断句出版。收录唐、五代词共一千一百四十八首。作者八十一人，还有妇女和无名词人的作品，但未录敦煌曲子词。原书附有校记，注明各词的来源与作者姓名、略历等，校者有进一步的校正补订。

### (4)《全唐五代词》

今人张璋、黄畬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书共收词一千五百余首，有名可查之作者一百七十余家。超出林大椿《唐五代词》所收作品一倍以上。本书分为八卷，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唐



词、五代词、敦煌词、无名氏词及仙鬼词，书后附《引用书目》、《作者索引》等，便于检阅。每位作者都有小传，并酌采有关资料列为“笺评”。笺评内容包括词调考证，作词本事，词的评语及辨别作者真伪等。本书旁搜博采，笼括数代词学文献资料，考订甚勤，去取有据，是关于全唐五代词资料的一项总结性成果。通过本书《引用书目》，读者还可了解到唐五代词词集的情况。

### (5)《花庵词选》

南宋人黄 编。有明万历二年桐源舒氏刻本、明极古阁刻本。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从明刻本排印出版。全书三十卷，收录唐、五代、两宋词一千余首。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始于李白，终于北宋，共收一百一十四家词；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收南宋八十九家词。集后附有黄 自作词二十八首。书中所选各家，系以小传，每篇题下可附评语，既可考见词人身世，又可探究各家词风流派。在宋人所编词集中，这是比较完整、精当的善本，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 (6)《词综》

清朱彝尊编、汪森增订。词总集，凡收词人六百六十家，二千一百五十多首词。此书的主要特点是采摭广博，选录和考证也比较严谨。所选词家下有词人姓氏、籍贯和重要著作，可附前人评述资料。然编者以雅正为宗，推崇“格律派”姜夔、张炎、吴文英、周密等，忽视苏、辛弃疾词，亦属偏见。

《词综》现有中华书局1975年据清康熙三十年汪森袁抒楼原刻二十六卷本影印本，书末附人名索引，使用很方便。又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庆甲校点本，质量也好。

### (7)《词选》

清张惠言选。1957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重印出版，198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库》许白凤校点本。选录唐、五代、宋词人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词，别择甚严。张惠言卒后，其外孙董毅

又编《续词选》三卷,续选词人五十一家一百三十一首,附于书后。张惠言为“常州词派”创始人,论词尚比兴寄托,此书即体现了这一宗旨,对当时词坛和以后词风影响很大。

### (8)《全宋词》

今人唐圭璋编。共三百卷,有1940年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线装本,1965年中华书局新版本,1978年修订本。新版本共收两宋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作二万余首。此书按词人时代顺序排列,大部分词人均有小传,在词作和词人生平的考订方面很有成就。《全宋词》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一部宋词总集。

### (9)《全宋词简编》

唐圭璋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收录宋代词作者三百三十一人的作品一千六百七十一首,是在《全宋词》的基础上简编而成。意在吸取精华,屏弃糟粕,以供鉴赏。除有作家小传外,并采录古今词人对宋词部分作家的评语,此书中还增补了几首未入《全宋词》的新发现的篇什。

### (10)《全金元词》

今人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凡精装上、下二册。此书分上下编,共收金元词一百多家、七千多首词。其中金词收七十八人、二千五百七十一首,元词收一百三十八人、二千七百三十一首,收录词作相当广泛。全书两端分别以词人时代先后为次编排,每家各附小传,词末并注明出处。

### (11)《清词综补》

清丁绍仪辑,五十八卷,又《续编》十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分上中下三册。收录清词一千三百余家。

### (12)《清名家词》

今人陈乃乾辑,有开明书店本。上海书店1982年又印行十册本。收入清代词人一百家,词集一百三十四部,清代名家词集几乎都包括在内,包举了各个流派如浙派词、常州派词等。

### (13)《全清词钞》

今人叶恭绰编,中华书局1982年用香港中华书局1975年纸型重印发行。是由五十多位著名学者共同努力,花费数十年心血编成的一部大型清代词集。全书四十卷,共选入清代(包括近代)一千一百九十六位词人的八千二百六十余首词。清代词人大部分已收入此书。此书收集广泛,选词不存门户之见,对各派词人作品都公正地选录,并有简略的作者小传。是一部研究清词的重要资料书。

上述唐宋元明清词要籍,大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综合性图书,从中可以看出历代词创作的基本面貌。除此而外,还有历代词家的别集和一些近现代人所编著的词选本、词学论著等。后者如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夏承焘、盛青《唐宋词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1962年),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朱孝臧辑、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胡云翼《宋词选》(中华书局1962年),龙榆生《近一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1979年版),夏承焘、张璋等《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等。

### (一)唐宋元明清词书目与索引

词学书籍目录与索引,过去编得不多。近十年来,随着词学研究的空前繁荣,词学书目索引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里介绍一些比较有价值且易于得到的词学书目与索引。

#### 1.《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

“歌词类”是《直斋书录解题》设立的专门著录词籍的类目。该类目著录《花间集》以下至南宋赵葵编《阳春白雪》唐五代宋人词别集、总集共百一十种。其中绝大多数是宋代词集。各书均注明卷数,写有详略不一的提要,提要内容包括作者姓名字号、略历以及词作风格、在词史上的地位等。此类目所载,是研究唐宋词的早期的重要资料。

## 2.《文献通考经籍考·歌词》

此类目所载内容与《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相同,也著录《花间集》至《阳春白雪》唐五代宋词人别集、总集百二十种,并辑录陈振孙关于每部词集的解题。不同之处是补充了宋人诗话、文集序跋等文献中有关宋词人及其词集的部分资料。可与《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参阅。

## 3.《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

《四库全书总目》编者轻视和排斥词与戏曲作品,认为“词曲一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体颇卑,作者弗贵”,故收录词曲书籍不多。《词曲类》(包括存目)共著录书籍一百一十八种,其中除十一部曲论曲韵之类著作外,其余一百零七部为宋元明清词学书籍,包括词集八十四部、词选二十六部、词话十部、词谱词韵类七部,而以宋代词籍为绝大多数。该目所收词籍很不全面,但对于所著录的各书均能简叙内容、特点、价值得失及作者事迹,所以仍不失为研究历代词学的一部参考书目。

## 4.《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

夏承焘撰,见《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此篇是就《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著录词集提要中的问题而写的考辨文字,可以作为《四库总目》词曲类的补充资料阅读。

## 5.《词林纪事》

清张宗苍辑。凡十卷,辑录前人记载唐、五代、宋、金、元代四百余家词人,并附有词人事迹、逸闻以及有关词的考略、评语等。征引书籍近四百种。书末附《四角号码人名索引》。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59年版本。

## 6.《宋词版本考》

唐圭璋著,载其《宋词四考》(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版)中。此编为著者所见旧时书目所载及现今传世词集的宋代词集版本目录。共收宋代词人195家,起自晏殊,止于张枢。编排以词家

为纲,列出词家词集,并对其版本情况予以考证评述。

### 7.《全唐五代词引用书目》与《作者索引》

张璋、黄畬编,载《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本。《引用书目》是编辑《全唐五代词》时所查考、征引、利用各类书籍的目录。据此既可了解编者曾使用过哪些书籍,也可以查找唐五代词的主要文献资料。此引用书目共分总集、别集、敦煌词曲、词话诗话、律谱、词史、传记、史地、类书、笔记杂著、其他等共十一类。其中著录有古今人所编唐五代词总集、别集、选集百余种,各书大都注明卷数、撰者、版本、刊行年代,有的还在明藏书处。除《引用书目》外,《全唐五代词》还附录有《本编未收入各调备查表》。《作者索引》是查检《全唐五代词》所录词作者的工县。

### 8.《全宋词引用书目》与《作者索引》

唐圭璋编,载《全宋词》。此《引用书目》共分词总集、词别集、词总集、词话、词谱、史部、子部、话本、小说、类书、释道、别集、总集、诗文评、曲共十四类。所著录各类书籍均注明卷数、版本、编撰者或藏书图书馆。前五类为词籍目录,其中收历代汇编的词学丛书 19 种、宋人词家别集 33 种,还有宋以至近人所编词总集、词话、词谱等,从中可了解历代流传的宋词文献情况。后九类为查考、研究宋词人、词作的有关资料参考书。利用《作者索引》则便于查检《全宋词》所录词作者。

### 9.《全金元词引用书目》与《作者索引》

唐圭璋编,载《全金元词》。此引用书目为编辑《全金元词》时所征引书籍的目录,据此可了解金元词的重要文献资料。此目不分类,不注明卷数,只在编撰者与版本。《作者索引》则为查检《全金元词》所录词作者提供了便利。

### 10.《全清词引用书目》

叶恭绰编,载《全清词钞》。引用书目为编辑《全清词钞》时所征引、利用书籍的目录,从中可了解有关清代词籍的情况。但此引用

书目不分类、不列各书版本,只在书名下列出编撰者。

### 11.《清名家词总目》

陈乃乾编,载《清名家词》第一卷卷首。此目是《清名家词》所征引各家词集目录,共著录清代名家词集 100 种,起自李雯《蓼斋词》,上于王国维《观堂长短句》。各书只注作者、书名。

### 12.《词学要籍简介》及《续编》

曹济平编。分别载于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唐宋词鉴赏辞典》和 1989 年出版《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附录。

《唐宋词鉴赏辞典》由唐圭璋主编。该辞典依据《敦煌曲子词集》、林乃櫟辑《唐五代词》和唐圭璋编《全宋词》为准,选唐、五代、宋词人一百八十五家、词作六百九十七首。每位词人均有内容包括生卒年、籍贯、经历、艺术风格和成就的小传,每首词有一篇赏析文字。卷首有一篇论述唐宋词发展的《前言》,书末附《读词常识》、《词学要籍简介》、《本书所见词牌简介》、《词牌常识》和《词人索引》。由南京市师范大学教授、当代词学专家曹济平先生所撰《词学要籍简介》,是一份颇有参考价值的唐宋词学要籍提要目录。此编分四个部分,分别收录有关唐宋词总集及选集的 45 种,唐五代词别集 7 种,宋词别集 124 种,历代词话 87 种。所录各书均有提要,注明编撰者、版本、卷数,并简介善本、足本和通行本,可有编者的评述。所收书目限收国内刊行的著作,酌收未刊行之抄本、稿本,时限至 1985 年 7 月。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由唐圭璋主编、钟振振副主编。选录金元明清词共 316 家、词作 712 首。每位词人均列有小传,每首词均列有一篇赏析文章。曹济平先生所编《词学要籍简介续编》附录于书后。此编著录有关金元明清词总集 39 种,词谱、词韵词乐 13 种,词别集 200 种。各书均有提要,提要体例同于《词学要籍简介》。所收书目时限至 1988 年 10 月。

### 13.《历代词选集叙录》与《新出词籍介绍》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词学》专刊上的两个专题栏目,详细介绍历代词选集和近年来新出版的各类词籍。自1981年《词学》第1辑开始连续刊载。

#### 14.《词名索引》

吴藕汀著,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1984年又出版修订本。此书是检索词调(词牌)名的工具书。有些词调,原来可能只有一个名称,但以后流传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异名。一些作者在填词或编词集时,或用正名,或用异名,至使同调异名、同名异调,令读者难以记忆。如“采桑子”,又名“作乐朝”、“丑奴儿”、“转调丑奴儿”、“罗敷媚”等。故编此索引,将各词调正名及异名,掇为一编,并略注词调名来历原委,以供检索之便。本索引按又字笔画排列。取材据万树《词律》、康熙《词谱》,并唐宋以来诸家词集等。

#### 15.《宋词鉴赏辞典·宋词书目》

本辞典由贺新辉主编,燕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收入宋代213位词人的734篇词。后附《词人小传》、《词人年表》、《宋词书目》、《词调词谱简介》、《篇目笔画索引》等资料。

#### 16.《中国词学大辞典》

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全书185万字,共收条目7200余条,按概念术语、词人、风格流派、词集、论著、词乐、词韵、词谱、词调、名词本事、语辞等十一类编排,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自唐至清词体文学创作的盛况和自宋迄今词学研究的成果。

#### 17.《词学研究论文索引》(1993—1995)及其《续补》

刘尊明编,载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办之《词学通讯》第1期,1996年6月印行。本索引分“总论”和“作家论”两大部分,“作家论”下再分“唐五代”、“宋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及“其他”等7个子目,收录全国各地报刊1993—1995年间发表的词学论文八百余篇;并于1997年9月印行的《词学通讯》第2期刊出

《1993—1995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续补),续补论文目录80篇,是一份收录完备词学论文索引。

《词学通讯》第2期,又刊有吴元瑜编《1996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一篇,著录论文一百余篇。

### 18.《台湾近一年词学研究书目》(1993—1995)

黄文吉编,载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办之《词学通讯》1996年第1期。

编者为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博士,曾出版有《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出版。现应《词学通讯》之邀,将台湾近一年中词学出版及研究成果再编成目录,凡分“总论”、“唐五代(含唐宋合论)”、“两宋(含宋金元合论)”、“金元明(含金元明清合论)”、“清及现代”五类,著录1993—1995年台湾出版(包括大陆学者所撰)词学著述及论文共232种,以便读者检索。

又本期《词学通讯》上,刊有孙玉编《新书架》一篇,著录1993—1995年中国大陆出版的词集、词学论著等共75种,均在明著编者及出版单位、出版时间。

## 二、元明清散曲文献目录

散曲起源于金元时期普遍流行的民间曲调,是一种可以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其形式主要有套数、小令两种。元、明两代是散曲创作兴盛时期,元有姓名可考的散曲作家一百多人,明有一百多人。清代散曲作品也很丰富。

本节简介一些较重要的散曲文献目录。

### 1.《研究散曲重要参考书》

梁乙真编,见所著《元明散曲小史》附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2月版。此书目收有元明两代散曲总集、别集(如《阳春白雪》、《东篱乐府》)及散曲研究、评论类著作目录共四十七种。各书均著录书



名、卷数、作者、版本等内容。

## 2. 《散曲丛刊·十五种提要目录》

任中敏编,见所辑《散曲丛刊》第一册,中华书局1931年本。这是编者对《散曲丛刊》所收十五种散曲书籍所作的提要目录。这十五书包括元人散曲选集二种、专集四种,明人散曲专集五种,清人散曲选集一种,有关散曲的理论著作一种。

## 3. 《全元散曲·引用书目》

《全元散曲》,由今人隋树森编,中华书局1964年、1986年出版。此书汇集现今所见元人散曲,共收小令3 853首、套数457套,此外还录有一些散曲残文。每位作者均系有小传,散曲作品则注明出处并附校勘记。书前有《引用书目》、《目录》,书末附《作家姓名别号索引》、《作品曲牌索引》。《引用书目》著录编《全元散曲》时所征引有关元人散曲的总集、选集、别集、考略及史书、丛书等共110余种,各书皆注明书名、卷数、辑撰者及版本等。

## 4. 《全元散曲简编·书目举要》

《全元散曲简编》,隋树森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是在《全元散曲》基础上简编而成,选录元人小令1 063首,套数110套,其中增补了几首《全元散曲》未收的作品。书前有一篇《导言》,书末附《作家作品索引》、《曲牌及有关作品索引》。《书目举要》载于《导言》中,此目介绍了九种比较重要的研究元人散曲参考书:今人任中敏编《散曲丛刊》,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元杨朝英编《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清李玄玉著《北词广正谱》,元周德清撰《中原音韵》,明朱权编《太和正音谱》,今人卢前编《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今人唐圭璋编《元人小令格律》。编者对这九种书都介绍版本、内容及用途。

## 5. 《全清散曲·引用书目》

谢伯阳编,载《全清散曲》(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全一册)第一册。《全清散曲》共收作者342家,计小令3 214首、套数1 166篇。

所附《引用书目》列举编辑《全清散曲》所征引各类文献资料,并注明各书卷数、撰者及版本等内容。此书第一册还附有《作家姓名字号籍贯索引》,分笔划索引、异名录、籍贯分布表三个部分,查检极为方便。

#### 6.《元曲鉴赏辞典·元曲主要书目介绍》等

《元曲鉴赏辞典》,贺新辉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8 年出版。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收入元代 200 位曲家的散曲 745 篇,下篇收入元杂剧有代表性的作品共 52 折杂剧。每篇、折附一篇赏析文章。本书正文后,附《元曲作家小传》、《元曲作家年表》、《元曲主要书目介绍》、《元杂剧主要剧目介绍》等多种附录。其中《元曲主要书目介绍》由贾淑惠辑,分“作品”、“历史资料”、“曲论”、“曲谱韵书”、“工具书”五类,介绍有关元代散曲、杂剧的重要书籍共 110 种。

### 第三节 古代散文、骈文目录

要想对“散文”这一概念作出很确切的解释,并非易事。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上,散文的涵义曾有多次不同的变化。比如,一种解释是与“韵文”相对,即凡不用韵的文章均称之为散文;一种解释是与“骈文”相对,《辞源》云:“散文,文体名,对骈文而言。古时文无骈散之别,自六朝文尚骈俪,于是有韵及用对偶者谓之骈文,反之则为散文。”南宋文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内编卷之二“文章有体”条引杨东山语说:“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 版第 265 页);再就是既区别于韵文又区别于骈文,《辞海》云:“中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而在研究古代文学的实践过程中,还会有更为复杂

的情形,一方面有各自独立的散文史、骈文史、赋史问世,一方面又有不少学者将骈体文、辞赋等一并包括在“散文”的大范围内(如谢楚友《中国散文简史》199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版)。

本书从散文相对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又有别于骈文、赋之说。先简要述介散文文献目录,而将骈文附之其后。

## 一、古代散文文献目录

### 1.《全七古一代秦文三国六朝文》与《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全七古一代秦文三国六朝文》,是清严可均编辑的一部古代文章总集。凡 746 卷,共收录唐代以前一千四百多名作者的文章,每一作者均附小传,每篇文章则注明资料来源。本书收录完备,颇受研究者重视。此书原有解放前出版的上海医学书局刊印本,现有中华书局 1958 年 12 月影印出版本。

为便于查阅这部篇幅浩大的总集,中华书局编订并于 1965 年 2 月出版了《全七古一代秦文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 2.《全唐文总目》与《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全唐文》1000 卷,为清嘉庆十九年(1814)董浩等编唐散文总集。依时间先后载录唐、五代作家三千余人,一万八千四百多篇文章。每个作者均附有小传。此书有清内府刻本,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本,《全唐文总目》载《全唐文》。中华书局又编辑并于 1985 年出版有《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 3.《全宋文》

四库大学古籍所编纂,巴蜀书社出版。全书约 5000 万字,收入宋代作者一万多人的 10 万多篇文章。

### 4.《十三经注疏目录》及《十三经索引》

清阮元汇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部儒家经典著作及其注疏文字,而成《十三经注疏》。这十一种书

籍,除《毛诗》是诗歌选集外,其余都是散文类著述,所以,《十三经注疏》实际上就是一部大型的散文丛书。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成两巨册,中华书局编辑部 1979 年又据以影印,并在缩印本新增目录基础上,订正重排《十三经注疏目录》,列入各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原书序文等有关资料及各书篇章名目,查检很是方便。叶绍钧先生又编有《十三经索引》一书,由开明书店于 1934 年初版印行,中华书局又先后于 1957、1959、1983 年重新排印出版,与《十三经注疏》分别发行。

### 5.《中国散文大辞典》

林非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6 月出版。此辞典分古代、近代、现代、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散文四大部分,分段编排。每一部分,又按散文家、散文创作(下分散文名集、散文名篇)、理论批评(下分理论名著、理论名篇、文体等)、流派及其他等四类,具体著录介绍。书末附《汉语拼音索引》。是一部资料丰富的散文研究参考书。

### 6.《左传》分类书目

何新文编,载《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名著导读·左传导读》,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 月出版。此书目分为“阅读用书”和“研究用书”两部分,共著录有关《左传》的注本、选译本、研究著作等 33 种。各书均著录书名、编著者、出版单位及时司。此外,编者在《左传的流传与通行版本》一节中,还叙录了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和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 3 种通行《左传》版本。

### 7.《史记》的版本

郑之洪撰,载所著《史记文献研究》(第八章),巴蜀书社 1977 年 10 月出版。此节分五类:(一)《史记》善本;(二)《史记》自纳本;(三)《史记》评林本;(四)《史记》通行版本;(五)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共著录 32 种,并略作介绍。

### 8.《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文献》

张大可撰,载《史记文献研究》(巴蜀书社 1997 年版)。据撰者称,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各类论著有 192 种,此节精选其中 20 部视为本世纪的经典论著予以详细评介。这 20 部书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吴树平等《全注全译史记》、朱东润《史记考索》、贺次君《史记书录》、金建德《司马迁所见书考》、陈直《史记新证》、杨燕起等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张大可《司马迁评传》、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程金造《史记管窥》、张大可《史记研究》、吴汝煜《史记论稿》。

### 9.《史记研究论著索引》、《史记研究论文索引》

俞樟华、张大可等编,载《史记文献研究》(巴蜀书社 1997 年版)附录。

《史记研究论著索引》,分“古代《史记》研究论著索引”、“近代《史记》研究论著索引”、“现当代《史记》研究论著索引”、“台湾学者《史记》研究论著索引”和“日本等国海外学者《史记》研究论著索引”五个部分,著录自东又卫飒《史要》至美国瓦特逊《司马迁传》,共 440 余种各类《史记》研究论著。

《史记研究论文索引》,分为“历代文集集中的《史记》散论”、“近代《史记》研究论文索引”、“现当代《史记》研究论文索引”和“台湾《史记》研究论文索引”四个部分,著录自后又班彪《史记论》至台湾施之勉《太史公解》,共 3500 多篇(条)。论文资料排列,古代部分按朝代先后顺序,近现代部分按年代先后顺序,下限截止至 1994 年,各年代内又分“学报”、“杂志”、“报纸”三类。

这两种《索引》,资料丰富,编排科学,既反映了 2000 年来《史记》研究的巨大成就,又十分便于读者查阅寻检。

## 二、古代骈文文献目录

骈文,或骈体文,唐宋以后又称“四六文”。自刘勰《文心雕龙》以来,骈文整理、研究的历史,至今已一千五百年。古代目录学著述,如《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通志艺文略》“文类”,《宝文堂书目》“四六类”,《红雨楼书目》“四六类”,《书目答问》中的“清骈体文家集”、“骈体文家”等类目,均著录了一些有关骈文的选集或四六话之类的著述。

本节就笔者所知见,介绍数种骈文文献如下:

### 1.《四六法海》十卷

明王志坚编,为魏晋六朝至元代骈文总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评价“志坚此编,实能溯骈偶之本始。其随事考证,亦皆典核,虽人人习见之坊刻,实四六中第一善本也。”有《四库全书》所收本。

### 2.《四六谈麈》一卷

宋谢翱撰,是四六话著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认为:“其论四六,多以命意遣词分工批,所见在<sub>上</sub>《四六话》。”有《四库全书》所收本。

### 3.《骈体文钞》十一卷

清李兆洛编选。选录自战国至隋代的骈文,为骈文选本中流行较广的一种。现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本。

### 4.《骈文类纂》四十六卷

清王先谦编选,选录先秦至清末的骈文。仿姚鼐《古文辞类纂》体例,前有序目,略述各类文章特色,并论及创作得失。有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全一册本。

### 5.《六朝文选笺注》十卷

清代许评选,近人黎经诰笺注。选录自晋至隋骈文 72 篇,分为 18 类,皆短小精粹之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 年第 1 版、

1982年新1版本等。

#### 6.《中国骈文概论》

瞿兑之(字宣颖,号蛰园)著,世界书局印行,1934年12月初版,1944年新1版。全书十七章,有吴麟生序。

#### 7.《中国骈文史》

吴麟生著。全书分为十一章,前有瞿兑之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1937年重印。上海书店1984年根据商务印书馆原纸型复印出版,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

#### 8.《骈文史论》

姜书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全书38万字,十五章八十八小题,详细论述了未有骈文之前的丽辞至明清骈余的骈体文发展流变史。

#### 9.《唐宋骈文史》

于景祚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全书17万字,分七章十一节,对唐宋两代骈文的发展、流变过程及其艺术特征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 10.《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

于景祚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1.《骈文通论》

莫道才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本书对骈文的名称、分类、产生、起源、结构模式以及美学特征、修辞形态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述。沈玉成在《以现代意识重新评价骈文——评莫道才著〈骈文通论〉》(《柳州市专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中,评价此著“是以现代意识和综合方法审视探讨骈文这种文体的第一部专著。”

#### 12.《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

钟涛著。著者现任教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文学系,该书原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 13.《历代骈文名篇析》

谭家健选注,黄山书社 1988 年出版。选注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发表有关骈文研究的论文多篇。

### 14.《中国骈文选》

朱洪国选注,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 15.《骈文观止》

莫道才选注,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年出版。选注者现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已出版有《骈文通论》等有关骈文研究的论著。

### 16.《中国骈文发展史》

台湾张仁青教授著,台湾中华书局 1970 年初版。全书共九章。

### 17.《六十年来之骈文》

台湾张仁青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7 年初版。介绍民国初年至七十年代,市培、樊增祥、黄侃、成惕轩等十位骈文家的骈文。

### 18.《中国骈文析论》

台湾张仁青著,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0 年初版,用文言文写作,共分九章。

### 19.《骈文学》

台湾张仁青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分上下两册。

### 20.《丽辞探颐》

台湾张仁青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共七章。

### 21.《历代骈文选译注》

台湾张仁青选注,台湾中华书局 1965 年初版。

### 22.《骈文观止》

台湾张仁青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初版。此书共选六

① 台湾骈文论著介绍,参见谭家健《台湾之骈文研究一瞥》,载《柳州师专学报》1998 年 1 期。



朝至近现代骈文 20 篇,有注有译,有详细的题解和作者介绍。

23.《宋四六文研究》

台湾汪菊松著,台北华正书局 1977 年初版,共六章,用文言文写作。

24.《齐梁丽辞衡论》

台湾陈松雄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初版,共八章,用文言文写作。

25.《六朝骈文声律探微》

香港廖志强著,台北天工书局 1991 年初版,导论之后分三章,用文言文写作。

26.《骈文考》

台湾钱济鄂著,新加坡木屋学社 1994 年初版,全书收文章 11 篇,用文言文写作。

27.《清代骈文通义》

台湾陈耀南著,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28.《骈文衡论》

台湾谢鸿轩著,台北广文书局 1973 年版。全书 18 章,规模宏大,既有文学史概念,又有大量作品选例和历代评论资料。

## 第四节 古代赋目录

### 一、古代赋目录概述

赋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而又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体。它“不歌而诵”,韵散相司,尤以内容上的较多铺陈描写和艺术形式上的唯美尚丽为特征。但在汉代,“赋”与“辞”连称,屈原等

人的楚辞作品亦被称为赋。后代学者有辞赋连称者,也有明确区分为楚辞与赋两种不同文体者,如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篇论楚辞,又有《诠赋》篇论赋;萧统《文选》也将“赋”与楚辞分为两类,称楚辞为“骚”,而列于赋、诗之后;明胡应麟《诗薮》认为“骚与赋句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笔者亦曾在拙著《中国赋论史稿》中说明:“楚辞是屈原等人创造的具有楚国地方色彩的抒情诗,自应属于诗之列,没有必要再置于赋的范围之内”。

本章叙述古代文学分体目录,仍承《中国赋论史稿》之例,将楚辞置于诗歌一节,古代赋目录则述以赋名篇的赋体作品目录为主,略及“辞赋”连称者,而不述及专论楚辞的目录。

历代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中,大多著录赋,但很少专门设立“赋类”的,专门的赋体作品目录则未见到。现存最早著录赋篇的书目,是承刘歆《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艺文志》在《诗赋略》著录屈原及后人辞赋作品,并称为“赋”。此后,《隋书·经籍志》则继承阮孝绪《七录·文集录》体例,在集部正式设立“楚辞”类专门著录楚辞文献,将谢灵运《赋集》等十几种又魏六朝赋集著录于“总集”类。自是以后,历代正史《艺文》、《经籍志》均不设赋类,而将赋类文献分散著录于总集、别集、文史等有关类目中。但是,宋代郑樵却在其通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文类内,专设“赋”类,著录谢灵运《赋集》以下至唐人《灵仙集赋》等共 82 部、816 卷赋类文献,成为《艺文志·诗赋略》以后,将“赋”与“楚辞”、“别集”、“总集”等并列,为文学类目的少数综合性图书目录之一。其他目录,如明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在“辞赋”类列有“赋”子目。

魏晋六朝以后,有些大型的文章总集收录赋体作品。这些总集的赋篇目录,也是古代赋目录的重要成果。其中较突出者有萧统《文选》、唐宋所传《古文苑》、宋代所编《文苑英华》、清人所编《历代赋汇》等等。《文苑英华》是一代文学总集,全书一千卷,上续萧统《文选》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五代,选录历代一千二百人的各体作

品一万零一百余篇(首)。其中赋占一百五十卷,收录作品一千多篇,大致反映了梁陈以降至隋唐五代各个时期赋作的状况,其中尤以唐代律赋居多。卷首的赋总目即是这一时期赋篇的目录。现在通行的《文苑英华》,是1955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全六册影印本,赋占150卷而成为全书第一册。影印者重新编订了新的篇名总目,列于各册之前。《第一册目录》即是赋篇目录,分四十二个子目,详录了一千多篇赋的篇名及作者姓名。

明代学者胡应麟著《诗薮》三十卷,其杂编卷一论及楚汉辞赋的存佚真伪,尽录《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及《西京杂记》、《文选》、《古文苑》等文献所载赋篇目,予以考证评析,资料很是丰富。

清代赋目,以康熙年间《御定历代赋汇总目》、《赋汇题注》等为代表作。陈元龙等编《御定历代赋汇总目》,分为“正集”、“外集”和“补遗”三个部分,分类著录篇数,而不载篇名。王昶撰《赋汇题注》,是一部为《历代赋汇》所收赋的题目作题注的目录书。其编排依《历代赋汇》次第,先列赋题,再作解释,最后标明该题作者及体例,可视为一种有特点的解题目录,有清光绪六年飞云馆刻本等。

综而言之,我国古代赋目录不甚受到重视,综合性图书目录中较少有赋的类目,专门的赋籍书目更未见到,因而现当代出版的目录学著述一般都没有专门论及赋文献目录。

## 二、现当代赋学目录的编写

源远流长的赋体文学研究,在现、当代进入了它的兴盛期,各类赋学论著纷纷问世。与此同时,不少赋学研究者也自编赋篇目录,出现了赋目编写的黄金时代。

现代赋目,笔者所知仅有朱保雄《又志辞赋存目考》一种,载1931年6月《清华中国文学会周刊》一卷三期。

至当代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我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赋学研究的复兴,各种主要由赋学研究者自编的赋籍目录也相继兴起。

这时期的赋目,大体有一种类型:一是沿承古代又赋篇目考证传统而出现的又赋目录,如《两又辞赋总目》等;二是新型的通代赋篇、赋籍目录,如《历代赋汇总目录》、《历代赋学要籍叙录》等;三是现代赋学研究论文论著目录,如《近年来国内辞赋研究论著论文索引》等。现分类介绍若干赋目如后。

### (一)又赋目录

#### 1.《两又辞赋总目》

曹淑娟撰。载其《又赋之写物言志传统》(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第一章第一节。收入现今所知两又辞赋篇目208篇,起自贾谊《吊屈原赋》,止于陈衡《鹦鹉赋》,各篇分别注明作者、篇名及存佚、出处。此目还详介选录原则,及时代断限,对诸如又代赋顷纠缠情形也作了主要的考辨。

#### 2.《两又辞赋总目提要考识》

台湾张寿平撰,载台北中央图书馆刊第五卷一期。据曹淑娟《两又辞赋总目》介绍,该《提要考识》共收录两又辞赋169篇,其中包含应入魏的杨修赋五篇。

#### 3.《又赋大事年表》

刘斯翰撰。撰者为广东中山人,生于1948年,现于《学术研究》杂志社任职。该《年表》为其所著《又赋:唯美文学之潮》一书附录(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1版)。此表因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并增编而成,编入两又辞赋家生卒年及其辞赋创作活动系年,有代表性的辞赋作品与辞赋批评系事,以及与辞赋发展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之系年等。

#### 4.《又赋今存篇目叙录》

万元治撰。撰者现为四 市范大学教授。此《叙录》载所著《又赋通论》附录(巴蜀书社1989年12月出版),荟萃又初至又末建安赋篇目四百余篇,并略陈赋家事迹及作赋本事。

#### 5.《又赋年表》

康金声撰,撰者为山西大学教授,《又赋年表》载其所著《又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9 月出版)。此年表载录又赋作家生卒年、大事年,辞赋作品年,又赋创作思想及又人对辞赋的评论资料,又赋歌咏涉及的史实以及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背景等。起自公元前 206 年,又王(义邦)元年,止于公元 208 年,献帝建安十三年,曹丕作《述征服》、《感物赋》,陈琳作《神女赋》等。

## 6.《全又赋目录》

今人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之《全又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4 月出版。书前《目录》列入又赋 83 家作者姓名、293 篇赋目,是目录收录最全的又赋篇目。书后附《又书艺文志又赋篇目》。

### (一)历代赋篇、赋籍目录

#### 1.《历代赋汇总目录》

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制,载两社联合出版《历代赋汇》1987 年 12 月第一版卷首。该目录依原书《总目》顺序,合原书《正集》、《外集》、《补遗》分集目录为一卷,分类载录《历代赋汇》所收各篇赋目,著录篇名、时代、作者姓名、页码,总篇幅达 117 页。颇便读者查阅原书。

#### 2.《魏晋咏物赋总目》

台湾学者廖国栋撰,载其《魏晋咏物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此目共载录魏晋时期咏物赋 428 篇,各篇皆注明篇名、作者、存佚与出处。

#### 3.《又魏六朝赋书目》及《二十四史艺文志经籍志载录赋目》

徐志啸编。编者现为复旦大学教授,此二目载其所撰《历代赋论辑要》附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2 月出版)。《又魏六朝赋书目》著录萧统《文选》以下至清人《古今图书集成》等 33 种“载赋作品”或“载论赋文字”的总集与赋论著作,均著录书名、作者及其时代,但没有说明具体内容及出版、收藏单位。《赋目》则登录了《又书

• 艺文志》至《明史·艺文志》二十四部史志所载赋篇赋集篇(书)目,从而使几千年所作赋目集中一处,颇利读者了解历代赋学概况。

#### 4.《赋的辑录与整理》

叶幼明撰,载其《辞赋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四章第四节。叶氏此节文字原本不是赋目,但作者介绍或转录了《又志》、《隋志》、《宋志》、《元志》、《千顷堂书目》等文献记载历代赋目的情况,具有赋目的参考价值。又该书第五章第七节《日本学者赋学论文举隅》,据《东洋学文献类目》载录了 1976—1981 年日本学者发表的赋学研究论文目录 21 篇。

#### 5.《赋籍》、《历代名赋索引》

载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之迟文俊、许志刚、宋绪连主编《历代赋辞典》。《赋籍》部分,介绍《荀卿集》以下至 1989 年巴蜀书社出版万光治《又赋通论》和 1990 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董国柱《文赋纂论》等楚又至现当代的赋籍文献;《历代名赋索引》著录楚又以来历代著名赋篇名及其出处。

#### 6.《先唐赋辑补》及《先唐赋存目考》

程章灿撰。撰者现为南京大学教授。此二目载所著《魏晋南北朝史》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先唐赋辑补》,辑录严可均《全唐五代秦又三国六朝文》所漏脱的赋作 197 篇、赋作者 94 人,共 418 条。编序一依严辑《全文》,分周、又、后又、三国、晋、宋、齐、梁、后魏、北齐、后周、隋、先唐十一个段落;先列朝代、作者,后列所辑录的赋、篇名、赋文及其出处,其文字疑误者则加按语。《先唐赋存目考》,是撰者在辑成《先唐赋辑补》之后对先唐有目无文赋篇的考辑成果,编排体与《辑补》相同,先列朝代、作者,后列赋名及考证文字,共考证先唐赋作者 124 人之存目赋作 153 篇。二目材料丰富,考证精审,编排有序,是研究先唐赋的重要参考资料。

#### 7.《历代赋学要籍叙录》

何新文撰,载其《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第 1 版)附录一。此《叙录》为编者在其原编《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资料之一:历代赋学论著及选本述要》(湖北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九年印行讲义稿)基础上删改而成。叙录分为两类:一、历代赋论、赋话;二、历代赋总集及选本。共选介古代赋论赋话和历代赋集包括现代选本共五十余种。各书均有提要,主要概述图书内容、体例、版本流传情况、出处或收藏单位,可有对作者事迹及赋籍价值特点的评述。各类赋篇的编排,大体依文献产生的年代先后为序。

### 8.《古代赋学要籍叙录》

何新文撰。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 年第 2 期(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详细介绍了陈元龙《历代赋汇》,赵维烈《历代赋钞》,王修玉《历朝赋楷》,雷琳、张杏滨《赋钞笺略》,张惠言《七千家赋钞》,张维城《赋学鸡跼集》,李元度《赋学正鹄》,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又,繆荃孙《赋学指南》,祝尧《古赋辨体》,程廷祚《骚赋论》,李调元《赋话》,浦铣《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王芑孙《读赋卮言》,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余丙照《赋学指南》,魏谦升《赋品》和又,熙载《赋概》等十九种重要赋集赋论著述。

### (二)现当代赋学研究论文论著目录索引

#### 1.《历代赋研究论著论文索引》

戴迟文浚、许志刚、宋绪连主编《历代赋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一版附录。分为“论著部分”和“论文部分”。论著部分,著录郭沫若《屈原赋今译》至谭安国《屈原赋详释》等著述四十一种;论文部分,著录现当代(下限为 1990 年)赋学研究论文,均在明篇名、作者及发表刊物。资料颇为丰富。

#### 2.《赋论资料目录汇编(1920—1988 年)》

徐志啸编,载其《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第一版附录。分为“专著”和“论文”两大类。专著部分,著录中华书局 1934 年版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

版马积高《赋史》等共十一种。论文部分,又析分“总论”、“专论”两子目,著录六十余年中国及日本等国学者研究又魏六朝赋的论文一百余篇,均标明篇名、作者及发表刊物。

### 3.《又赋研究论文索引》(1949—1992年)

赵元芳编,载阮忠《又赋艺术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附录。分为“总论”、“作家作品论”两部分,收录国内报刊发表的又赋研究论文篇目,注明篇名、作者及发表刊物、时间。

### 4.《西方又学家又魏六朝赋译著评介》

香港大学何沛雄教授撰。载何先生所著《又魏六朝赋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出版)。详细介绍评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滋生《又魏六朝赋选》(《Chinese Rhyme 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康达维《扬雄赋研究》(《The Han Rhapsody: 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 By David R. Knechtges,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和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葛克咸《英译庾信哀江南赋》(William T. Graham, Jr., 《The Lament for the South: Yu Hsin's Ai Chiang-n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等三部西方赋学译著。

### 5.《辞赋研究论著索引》

王琳、孙之梅编,载霍松林主编、徐宗文副主编《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此索引以中国大陆为主,兼及台湾、香港地区和日本的楚辞及赋体文学研究文著,凡分专书、论文、台湾香港、日本四部分,起于近代,止于1993年年底。《索引》篇幅多达200页,是目前为止资料最为丰富、规模最为宏大且编排科学合理的辞赋研究论著索引。



## 第九章 古代文学文献分体目录(下)

### 第一节：古代小说目录

#### 一、古代小说目录概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它的内涵十分广泛,与现代所说的小说有很大差异。古代“小说”之名,始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之曰:“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古代书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始设“小说家”类,其类序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汉志》著录十五家小说,其内容复杂难考,故鲁迅说“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这些“君子弗为”、似子近史的古代小说,在历代官、私书目中有时入子部,有时又入史部,其分类总在子史之间徘徊不定。古人所谓“小说”,概念既不确定,其地位也不受重视。自《汉志》置小说

家于诸子之末以后,历来史家书目大抵陈陈相因,一直到古代长篇小说已经高度发展到能产生《红楼梦》的时代,正史及官修艺文志仍然不著录白话小说,而只有一些私家书目略有记载。

然而,现代小说的概念还是从古代小说概念发展而来,近现代小说的发展也受到古代小说的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又魏六朝时粗陈梗概,至唐代而一变成为有意为小说,宋元时代“话本”及“拟话本”的盛行奠定了通俗白话小说的基础,明清两代更出现了长篇章回小说的繁荣。

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众多,体裁丰富,但若从语言媒体上看,则大致可分为两股脉流:一是以魏晋志怪、唐人传奇为代表而宋以后继续存在的文言小说,一是以宋元话本,明清长篇章回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古代小说目录,除本书第四至六章已经述及的历代官修、史志和私家书目的著录外,全面整理小说目录的成果主要还是近现代的事。故本节拟分古代文言小说目录和古代通俗小说目录两个部分,择要介绍一些近现代以来问世的小说书目。

在此之前,先简要介绍一种包括文言和通俗小说的小说总目录:

### 1.《中国古代小说要目》

王淑凤、殷崇文等辑录,载《古代小说鉴赏辞典》,学苑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目共收自《山海经》以下至《新中国未来记》占近代各种体类的小说名目3500余条。

### 2.《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孙楷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全书凡六卷,前一卷为小说书录解题,卷二为文言小说解题,共介绍自《山海经》至《畏庐漫录》等67种;卷三卷四为白话小说解题,共介绍自《宣和遗事》至《孽海花》等100种;后三卷是戏曲类书籍的解题目录。

### 3.《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第 1 版。本书分七个单元,第一至第六单元是主要内容之所在,分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五代小说、宋辽金元小说、明代小说、清代小说五个部分,介绍古代神话传说、日小说、唐五代传奇、宋元文言小说、话本、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资料相当丰富完备。

## 二、古代文言小说目录

文言小说,相对于通俗小说而言,一般是指我国古代用文言(书面语言)写作的短篇小说,如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凡例》说:“所谓文言小说,区别于宋元以后之白话通俗小说,专指以文言撰写之日小说而言,实即史官与传统月录学家于子部小说家类所列各书。”又程毅中《古小说简目·凡例》云:“古小说相对于近古的通俗小说而言,或称为子部小说,或称为笔记小说,内容非常繁杂,很难概括其特征。”综合诸家之说,可见文言小说、古小说、日小说、子部小说、笔记小说,大致都属于同一范畴。

### 1.《古小说简目》

程毅中著,中华书局 1981 年 4 月第 1 版。此书收录古代小说,以文学性较强的志怪、传奇为主,兼收杂事、琐记之类作品。各篇小说大体著录篇(书)名、存佚情况、作者、书目著录情况等。共收入自《山海经》至《唐朝新纂》等约一百二十种文言小说。附录《存目辨证》,录 107 种;并附《异闻集考》、《书名索引》、《作者索引》等。

### 2.《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袁行霈、侯忠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出版。此目专收用文言写的日小说,即传统目录所列小说家类之书。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讲史小说,虽用文言写成,但因一向视为通俗小说系统,则不予收录。分为先秦至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共五编,著录约 2 000 余种。各书均著录篇(书)名、存佚、作者、出

处,并评述版本,略作考证。通观全目,可考见文言小说的发展历史。

### 3.《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文言笔记小说部分》

黄清泉主编,辑录者有曾祖荫、王先霈、周伟民、殷杰、赖力行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出版。曾祖荫、黄清泉、周伟民、王先霈四位教授曾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一书,选注历代 50 余种小说的序跋约 70 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此书当是在原书基础上的补充与重新编写,全书分五个时期(先秦又魏六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代、清代)辑录自《山海经》至《清稗类钞》共 190 多种古小说的一百多种序跋,并略加注释。

### 4.《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李剑国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这是一本唐五代志怪、传奇文言短篇小说的提要目录,全书分上、下两册,100 万余字,依“初兴期”、“兴盛前期”、“兴盛后期”、“低落期”和“继续低落期”五个段落,叙录自王度《古镜记》至周昉《斂诚录》等唐世及五代十国文人单篇传奇小说及志怪、传奇小说集。附录《伪书辨证》、《宋元十种书目著录对照表》、《引用书目》、《作者索引》、《篇名索引》。

### 5.《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李剑国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6 月出版,全书 37 万余字。这是著者在完成《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之后推出的又一文言小说目录的研究成果,共著录宋代志怪、传奇小说一百多种,而有大约一半以上是未见于以往书目著录的。著者从史书、方志、类书、诗话、笔记、文集以及小说本身中发掘资料,对每一种作品的作者、年代、版本、篇目等都作了详尽的考辨。书后附有《存目辨证》,考辨了各类出于伪托、改题的篇目。对于此书的内容体例及其价值特点,程毅中先生撰有《沙里淘金、追根溯源》一文(载《文学遗产》1998 年第 2 期)予以评介,程先生在文中说:“《宋代志怪传奇叙

录》不仅是一部工具性的专题目录,而且也是一部学术性的研究著作。”

### 三、古代通俗小说目录

通俗小说,相对于古代文言小说而言,是指古代通俗白话体短、长篇小说,包括唐宋以后的宋元话本、拟话本小说与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等。古代书目如清钱曾《也是园藏书目》已设有“通俗小说”名目,并在“宋人词话”类目内列入宋人话本小说十一种:《灯花婆婆》、《种瓜张老》、《紫罗盖头》、《女报冤》、《风吹轿儿》、《错斩崔宁》、《小二亭子》、《西湖三塔》、《冯玉梅团圆》、《简帖和尚》、《李焕生五阵雨》、《小金钱》。

这里介绍一些现当代学者所编撰的通俗小说书目。

#### 1.《宋元短篇白话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所考证话本目录

徐士年撰,载所著《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此篇本是徐士年研究宋元短篇白话小说的论文,但文中具体考证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比较可信的宋元小说话本共有四十二篇”,并载其目录、各篇故事提要及内容考证,实际上可看作是宋元短篇白话小说的提要目录。这四十二篇宋元话本包括:《京本通俗小说》所载《碾玉观音》等9篇,《清平山堂话本》所载《简帖和尚》等10篇,《雨窗欹枕集》所载《花灯轿莲女成佛记》等4篇,《古今小说》所载《赵伯茶肆遇仁宗》等7篇,《警世通言》中《现身包龙图断冤》等8篇,《醒世恒言》中《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等3篇,《雕龙峰王小说四种》之《苏长公章台柳传》1篇。

#### 2.《宋元话本存佚综考》及《宝文堂书目所录宋元明人话本考》等

谭正璧撰,载所著《话本与古剧》,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综考》是对古代书目所载话本

存佚情况的考证,约近百种;《话本考》是对明晁《宝文堂书目》所录一百余种宋元明话本存佚情况的考证。另外,此书还有一篇《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考》,是对宋末罗烨编传奇话本集《醉翁谈录》所载 108 种宋人话本存佚、故事来源及影响的考证。

### 3. 《现存的宋人话本》、《明代话本的著录和叙录》等。

胡士莹撰,教所著《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话本小说概论》是话本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此书提供了很丰富的话本目录资料,如:《现存的宋人话本》考辨了四十种宋话本,《宋元以来官私著述中所载的宋人话本名目》考证辨析了历代著录宋人话本的情况,还有《明代话本的著录和叙录》、《清人编刊的拟话本集叙录》等,都极富参考价值。

### 4. 《明清一代的平话集》

郑振铎(笔名西谛)撰。这是撰者解放前写的一篇长文,教所著《中国文学研究》上册,有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笔者又见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1998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西谛书话》所收本。

这是明清一代话本集的提要目录。因宋元时说话人讲历史故事时常夹有评议,故别称讲史为“平话”,明清以后亦称作“评话”。现在我们见到的讲史话本,也多不叫做“平话”,如《五代史平话》之类。郑振铎此文前有《引言》,叙述话本的来历、内容、体例结构、特点及话本集的刻印刊布流传情况。

在未入正文之前,先列出一个明清平话集的系统表,表明平话集之间的关系。然后是对《清平山堂所刻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今古奇闻》等近三十种(连伪书一种实为 29 种)话本集逐一作提要介绍。提要往往包括编集者、话本内容、篇目、版本、故事源流及作品的思想倾向、文学特点等,都有考辨或评述;有的还附载有原刻书序等资料。内容翔实,持论平允,故有较大参考价值,颇受后来治话本小说者引证。

### 5. 《现存宋代话本小说》、《现存元代话本小说》等

欧阳代友撰, 敎所著《话本小说史》, 武汉出版社 1994 年 5 月出版。《话本小说史》是研究话本小说的新成果, 著者利用近几年话本小说大量出版的有利条件和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 认真考辨了各时期的话本作品, 并在书中分若干章节专门论述, 成为话本小说目录文献的重要参考资料。如《现存宋代话本小说》考定现存宋人话本 35 种; 《现存元代话本小说》考定为 12 种; 《现存明代话本小说》考定为 27 种; 《冯梦龙的拟话本水说》76 篇; 明末《拟话本小说集》16 种; 清初《拟话本小说集》15 种; 清中叶后《拟话本小说集》8 种。

### 6. 《中国小说提要》

郑振铎撰, 敎所著《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作家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此编共写有《开辟演义》、《五代平话》、《新史奇观》、《铁冠图》、《前七国志》、《后七国志》、《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唐传》、《说唐小英雄传》、《说唐后传》、《说唐征西传》十部长篇小说的提要。提要内容, 主要介绍小说的故事来源、版本情况及各书的基本情节等。

### 7. 《巴黎国家图书馆之中国小说与戏曲》

郑振铎撰, 敎所著《中国文学研究》下册, 作家出版社 1957 年。此编所写的小说提要, 包括《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及《醒世恒言》、《拍案惊奇》等二十余种。

### 8.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孙楷第著, 作家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重版。这是一部很有影响的通俗小说书目, 收录以语体日小说为主, 凡 800 余种, 大致反映了自宋代以至“辛亥革命”的日白话小说。全书十卷, 其中正书七卷, 分为四部: 宋元部, 明清讲史部, 明清小说部甲, 明清小说部乙; 各书均注明书名、存佚、版本、藏书处所、故事源流等内容。另有附录三卷。

### 9.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孙楷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1981 年第一次印刷。著者 1931 年赴日本东京调查公私藏书所藏中国小说,回程时又在大连图书馆查阅。此书目即由《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和《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一卷所合成,共七卷,所介绍各书均有提要。是一部很有参考作用的通俗小说提要目录,可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相辅并用。

### 10.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柳存仁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作为《文史哲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种出版。本书目著录了编著者 1957 年夏天在伦敦英国博物院的东方书籍及珍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Books & Manuscripts, British Museum)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提要,共 130 篇,包括 134 部书,起自《全像华光天王南游志传》,止于《恰话倾谈》。其中包括《西游记》、《绣像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绣像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一奇书》(《金瓶梅》)、《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嘉庆八年新镌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著名小说。所著录各书均撰有数百或数千字的详细提要,内容包括书名、版刻、版式、版本考证、内容体例及本书目编著者自己的见解等。颇有文献与学术价值。

### 11. 《古本稀见小说汇考》

谭正璧、谭寻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出版。本汇考包括国外(日本、英国、法国等)佚本和国内部分珍本,共收 163 种(计传奇小说 13 种,话本小说 33 种,章回小说 117 种),每种均撰写有内容较详细的汇考文字。

### 12. 《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

朱一玄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此编详细收录了有关《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七部著名古典小说的版本资料。



### 13.《明末清初小说述录》

林辰著,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1988年出版。此书上编为评论与考述,下编为百种小说书录。这百种小说的书录包括:才子佳人小说书录,有《吴门雪》、《孤山再梦》等16种;天花藏主人诸书录,有《玉梨娇》、《平山冷燕》等15种;烟水散人诸书录,有《女才子书》等8种;世情小说书录,有《续金瓶梅》等20种;短篇中篇小说集书录,有《鼓掌绝尘》等14种,等等。

### 14.《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大精装一册,计314万余字,共收录唐代至清末通俗小说1100余种,各收均有详细的提要。是目前最完备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提要目录。

### 15.《水浒书录》

马蹄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一部关于《水浒传》的版本考证目录书。编者曾编有《水浒资料汇编》一书(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掌握有关《水浒传》的文献资料较为丰富,此书录原分题分篇先后刊于1961年至1962年之《文汇报》,分别考证了槐堂刊本、西谛(郑振铎)藏残嘉靖郭勋刻本、容与堂刊本、抄本、日本翻刻本、李宗侗重刻本、富沙兴我刻本等《水浒传》版本,分别说明其版本特征、价值等内容。后结集出版,成为很有影响的《水浒传》专书目录。

### 16.《红楼梦书录》及《红楼梦书录》(简目)

阿英编,教所著《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第2次印刷本。阿英(1900—1977.6.17),原名钱杏,安徽省芜湖市人。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和文学史家,有《晚清小说史》、《晚清戏曲小说目》等论著。

《红楼梦书录》,是阿英写于1941年的综述有关《红楼梦》著作的提要目录。全目分为四卷,共介绍《红楼梦》正续书、研究论评书、

诗文图谱、译著凡 107 种。其中：正续书卷，介绍曹雪芹著《红楼梦》、高鹗续本《红楼梦》、白云外史著《后红楼梦》、海圃主人著《续红楼梦》、南武野蛮著《新石头记》等书凡 20 种；卷一研究论评类，介绍明斋主人著《红楼梦评》、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胡适著《红楼梦考证》、俞平伯著《红楼梦辨》等凡 26 种；卷二诗文图谱类，介绍沈士青《红楼梦赋》、周绮《红楼梦题词》、姜棋《红楼梦诗》、王钊绘《红楼梦图》、寿芝《红楼梦谱》等凡 32 种；卷四译著类，介绍红豆村樵著《红楼梦传奇》、荆石山民著《红楼梦散套》、董莲枝藏本《红楼梦鼓词》等凡 29 种。各书叙录均著录书名、作者、版本（包括刻本、传抄本等），并载有某些原书序跋文字或原书篇目，提供了颇为丰富的资料。书目后又附录陈独秀《红楼梦新叙》、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两先生》、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等 9 篇重要论文目。

《红楼梦书录》（简目），据《小说四谈》一书的辑集整理者（吴泰昌、钱小云）庄记“约编写于五十年代中期”，这是一部分类细密、著录简要的《红楼梦》书目。共著录有关《红楼梦》的各类书籍 199 种，在数量上远超过《红楼梦书录》。细分为 16 类：

- 一、本书，著录《原本红楼梦八十回》等 20 种；
- 二、续书，著录《红楼梦补》等 15 种；
- 三、传奇（戏曲一），著录《红楼梦传奇五十六出》等 10 种；
- 四、京戏（戏居二），著录《梅兰芳本》等 7 种；
- 五、话居（戏居二），著录《访雯》等 4 种；
- 六、子弟书（说唱一），著录《露泪缘》等 6 种；
- 七、大鼓（说唱二），著录《黛玉悲秋》等 7 种；
- 八、弹词（说唱二），著录《马如飞开篇十二种》等 3 种；
- 九、木鱼书，著录《黛玉葬花》等 3 种；
- 十、地方小曲（说唱四），著录《宝玉哭灵》等 5 种；
- 十一、美术，著录《红楼梦图咏》等 22 种；

十二、歌咏,著录《红楼梦戏咏》等 43 种;

十二、研究一,著录俞平伯编《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等 24 种;

十四、研究二,著录俞平伯著《红楼梦辨》等 17 种;

十五、杂著,著录莲海居士撰《红楼梦觥史》等 9 种;

十六、书目,著录吴克岐辑《汗红楼梦丛书提要》、中宣部图书资料室编(1955 年)《红楼梦及有关书刊资料索引》、如香室丛话卷九载《戏咏红楼梦诗》和二借庐笔谈所载《红楼四咏》等共 4 种。

此《简目》的著录比较简略,只载书名、卷数、作者及版本,未有内容介绍。

### 17 《红楼梦书录》

一粟编,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初版,中华书局 1963 年增订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新 1 版。一粟曾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 1963 年出版)。此书录凡分版本译本、续书、评论、图画谱录、诗词、戏曲电影小说等几大类,共介绍了《红楼梦》问世以来至 1954 年 10 月以前的有关文献九百七十余种。书后附有《书名索引》和《人名索引》等。这是一部资料丰富,分类细密、编排系统而很有影响的《红楼梦》专书目录。

### 18. 《红楼梦叙录》

胡文彬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编者还编有《海外红学论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金瓶梅书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此《叙录》,凡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书面资料,特别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和评论著作,一粟《红楼梦书录》未加著录或已著录而内容有较大出入者,均予收录介绍。收录文献上起《红楼梦》问世,下迄 1978 年 12 月底。书后附录:港台《红楼梦》版本知见录,港台《红楼梦》研究论著知见录,《红楼梦》研究外文论著知见录。

### 19. 《红楼梦大辞典》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全书 160

万字,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凡分上下编,下编包括《红楼梦版本》、《红楼梦译本》、《红楼梦续书》、《红学书目》等,可视为《红楼梦》的专书目录。

## 第二节 古代戏曲目录

在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戏曲文学目录是最有成绩的领域。如本书第六章所述,除了继《录鬼簿》之后相继出现的许多戏曲文学专门目录外,明清时期不少综合性私人藏书目录,象《宝文堂书目》、《红雨楼书目》、《也是园藏书目》等,也都著录了杂剧、传奇作品,形成了当时私人藏书目录的一个重要特色。

为避免重复,本节只择要介绍一些近现代以来编写或出版问世的重要古代戏曲目录。拟分为三部分:古代戏曲总目录,古代杂剧目录,古代传奇目录。

### 一、古代戏曲总目录

兼收古代杂剧、传奇的戏曲目录,某些综论性的戏曲专题著述,或个别戏曲与小说兼收的综合性书目,均置于此类内介绍。

#### 1.《曲目新编》

清代支丰宜编,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全十辑,共选集校录了四十八种专门论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至1960年1月出版,1980年重印)第九辑本。此编是就清《扬州画舫录》所载黄文 的《曲海目》及焦循增补部分编集而成,著录元明清三代杂剧、传奇剧目名称及作者。

#### 2.《今乐考证》

清代姚燮撰,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全书著录有宋元

至清咸丰以前的杂剧、传奇作家 512 人和 2066 种作品的名称,以及一部分道光、咸丰时的地方戏曲剧目,是研究中国戏曲史和音乐史的参考资料书。

### 3.《曲录》及《宋元戏曲考》

近代王国维著。《曲录》六卷,是中国古代戏曲的专题书目,有 1925 年《重订曲苑》本和清宣统元年沈宗畸刻《晨风阁丛书》本等。《曲录》分类为“宋金杂剧院本部”、“杂剧部”(上下)、“传奇部”(上下)、“杂剧传奇总集部”、“曲谱部”、“曲韵部”、“曲目部”等,著录宋元明清戏曲作家一百余人和杂剧、传奇等各类戏曲作品近 2 200 种,是较为完备和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戏曲总目录。

《宋元戏曲考》是中国戏曲史学的奠基之作。此书成于 1912 年。商务印书馆 1915 年初版印行时改名为《宋元戏曲史》,此后陆续再版,现有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新 1 版、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岳麓书社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等版本。此书设若干章专述宋元戏曲文献,可作为目录参阅,如:《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名目》、《元剧之存亡》,附录《元戏曲家小传》,分“杂剧家”、“南戏家”两类,均取有戏曲传于今者为之传。

### 4.《曲海总目提要》

传为清代黄文 撰,董康辑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5 月第 1 版,全三册。共提要介绍元明清三代杂剧、传奇六百八十四种,每一剧目均叙述简略剧情,考证故事来源,并可附作者简历。是研究古代戏曲的重要参考书。

### 5.《放海总目提要补编》

北婴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5 月出版。本书从各种不同的文献资料中,辑录了《曲海总目提要》所遗漏或文字不同的曲目提要 72 篇,以为补充和修订。书末附曲目索引,以便查检。

### 6.《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庄一拂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出版,全三册。这

是迄今为止的一部最为完整的古典戏曲总目。本书著录,从南宋戏文开始,包括元明清三代以及近代戏曲家创作的曲目,凡分三大类,计有戏文 320 余种,杂剧 1 830 余种,传奇 2 590 余种,总计 4 750 余种。比前人撰写的有关戏曲剧目著作如姚燮《今乐考证》和王国维《曲录》,增出 2 600 余种,远在一倍以上。本书对所著录的曲目,略述剧情梗概,并考订其来源及影响,凡属不同版本亦一一标明,颇具资料、参考价值。

### 7.《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孙楷第著,戴鸿森校次,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出版。此书原为孙楷第(字子书)先生于 1934 年至 1938 年间为应《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征求而撰小说、戏曲类书录解题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鸿森同志整理、标点付梓。全书共六卷,前一卷为小说书录解题(介绍已见本章第一节),后一卷为戏曲书录解题;卷四为宋元戏曲部分,介绍《竹坞听琴》至《又相如献赋题桥》等九十余种;卷五卷六为明清戏曲部分,并将“总集”、“曲学著作”置于卷六之末,这两卷共介绍戏曲作品《风云会》至《顺天时》约一百种,收《元槩古今杂剧三十种》、《曲品》、《曲录》等戏曲总集和曲学著作二十多种。各书解题,均注明卷数、版本,介绍作者生平行事、图书内容体例及价值得失。全书资料翔实,亦多己见新意,是研治古代小说、戏曲文学者的有用参考书。

### 8.《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

梁淑安、姚柯夫撰,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出版。撰集整理从鸦片战争(1840)至“五四”运动(1919)以前这一阶段的传奇杂剧曲目 105 家、270 种,对于每一剧,本均著录详细,并撰有作家小传。书前有赵景深《序》,书后附录:《“五四”以后传奇杂剧,经眼录》、《诸家曲目著录而未及寓目之剧目》。

### 9.《中国戏曲曲艺辞典》

汤草元、陶雄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共收词目

5 636条。分为:总类、戏曲(曲艺)名词术语;戏袖(曲艺)声腔、剧种;戏曲(曲艺)作家、理论家、演员、团体;戏曲(曲艺)作品、论著、文物等九个门类。所收词目主要是常见的名词术语、艺术家、团体、著作及大部分古今声腔、剧种、曲种等。

### 10 《戏曲词语汇释》

陆澹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所收词语都是戏曲中所引用的。每条词语均以笔画多少为序次,分别附有较详尽的解释。一部分有出处可查的词语,均予注明。全书所收词条目繁多,后有《戏曲成语汇纂》一卷。

### 11. 《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曲目简介》

该辞典由徐培钧、范民声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编写者从历代七百多种书籍,四千七百多种剧目中精选了99位作家的380个著名剧本,进行概括和研究论述。每个剧目的赏析文章,均由“作者”、“剧情”、“源流”、“赏析”四部分组成。书后附有《古代戏曲有关名词、术语简介》、《戏曲作品专集、选集简介》、《戏曲论著、戏曲史、曲目简介》,便于读者查阅。

### 12. 《京剧剧目初探》

陶君起编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本书收入1230个京剧剧目的剧情介绍,以北京、上海两地演出的传统剧目为主,近一十年新编的剧目则择重点录入。

## 二、古代杂剧目录

“杂剧”之名,约始于晚唐时期。唐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卷十已有“杂剧丈夫”的说法,但如何演出,难以确知。此后,历代皆有杂剧之称。王国维说:“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又说:“宋时所谓杂剧,其初始专指滑稽戏言之……至《武林旧事》所载之官本杂剧段数,则多以故事为主,与滑稽戏截然不同,而亦谓之杂剧,盖其初本为滑稽戏之名,后扩而为戏剧之总名也。元

杂剧,又与宋官本杂剧截然不同。至明中叶以后,则以戏曲之短者为杂剧。”(《宋元戏曲史》)。

当杂剧这种戏曲形式逐步形成和发展之时,反映杂剧成就的目录也在兴起。王国维所谈到,南宋末周密《武林日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就大概是最初的戏曲目录形式。此后,元明清三代及近现代学者编辑的杂剧书目颇是丰富。现介绍数种于此。

### 1.《录鬼簿》(外四种)

元钟嗣成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4 月第 1 版。此书收钟嗣成《录鬼簿》一卷,并附录《曹栋亭王本录鬼簿》一卷;另外,收入明阙名《录鬼簿续编》一卷,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一卷,以及两部传奇目录:明吕天成《曲品》一卷和清高奕《传奇品》一卷。书后附有《录鬼簿等五种人名居、名曲牌名综合索引》。

2.《武林日事所录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辍耕录所录金院本名目内容考》等

谭正璧撰,载所著《话本与古剧》,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此书有多篇考证古代戏曲史料的文章,可作戏曲目录资料之用,如《武林日事所录宋官本段数内容考》,是对宋末元初周密所撰笔记《武林日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存佚、内容的考证;《辍耕录所录金院本名目内容考》,是对元代陶宗仪所撰笔记《辍耕录》所载六百多种金院本名目存佚、内容的考证;《宦门子弟错立身所述宋元戏文十一种考》,是对《永乐大典》所收《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居、中人物所提到的部分宋元戏文居、目的考证;《永乐大典所收宋元戏文十一种考》,是考证《永乐大典》中收录的 33 种宋元戏文的存佚和内容。

### 3.《远山堂居品》

明祁彪佳著,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辑)本、《远山堂明曲品居品校录》本(黄裳校录,上海出版公司 1955 年、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10 月出版)。分妙品、雅品、逸品、艳品、能品、具



品六品, 著录明人杂剧, 242 种。

#### 4. 《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

清黄丕烈编, 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辑)本。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 后转赠钱曾, 故又为《也是园藏书目古今杂剧》, 黄丕烈据以增补, 故沿用此书目名。共检存元杂剧, 270 种, 据此可查考明代留存元杂剧情形。

#### 5. 《元代杂剧全目》

今人傅惜华著, 为《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之一, 作家出版社 1957 年出版。此为元代杂剧总目录, 汇录元明清及近代有关元杂剧书目, 著录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杂剧家的作品 500 本, 元代无名氏杂剧 50 本, 另有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 187 本, 一项共计 737 本。这是到目前为止著录元杂剧剧目最多者。每种作品, 列出名目、版本、存佚, 现收存地方、作家小传。全目后附《引用书籍题解》、《作家名号索引》、《杂剧名目索引》。

#### 6. 《明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著, 作家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为《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之四。著录明代有姓名可考作者的杂剧 349 种, 无名氏作品 174 种, 共 523 种。每种作品列出名目、版本、存佚、现收存处所、作家小传等。并附《引用书籍题解》、《作家名号索引》、《杂剧名目索引》。是一部较完备的明代杂剧总目。

#### 7. 《清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著, 为《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之六,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著录清代有姓名可考者杂剧作品 550 种、无名氏作品 750 种, 共著录清代杂剧约 1300 种。每种作品列出名目、版本、存佚、现在收藏的地方、作家小传等。并附《引用书籍题解》、《作家名号索引》、《杂剧名目索引》。

#### 8. 《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

赵景深主编, 邵曾祺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6 月出版。

分元前期、元后期、元末明初三个阶段著录作家作品。附录:《明嘉靖以前的北杂剧作家作品》、《宝文堂书目和脉望抄本中佚名作者的作品》、《传奇汇考目中的杂剧作家作品》、《剧名索引》。

### 9.《现存元明杂剧目》

顾学颉撰,载所著《元明杂剧》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1982年1月第2次印刷。共著录元、明两代杂剧剧目428种,其中元代有姓名可考作家51人的作品142种,元无名氏作家作品31种,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75种,明代有姓名可考作家45人的作品132种,明无名氏作家作品48种。

### 10.《元杂剧全目》

载王志武编《古代戏剧鉴赏辞典》(元曲卷)附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辞典共收入元代戏剧作家51人的剧作117本、无名氏作品45本,是对《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所收全部现存杂剧加以鉴赏和评介的专书。附《现存元杂剧作家简介》和《元杂剧全目》等四种资料。《元杂剧全目》,根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及《太和正音谱》辑录,录关汉卿等99名杂剧家及无名氏杂剧作品的剧目名。编排以剧作家为主,集中列出所著全部杂剧作品的简名与全名。

## 三、古代传奇目录

相对于基本上用北曲演唱、每本只四折(或加一楔子)的元杂剧,明清传奇则是以唱南曲为主,且其体制也长至每本分四、五十出的另一种戏曲形式。

“传奇”之名,实始于唐,唐裴铏作《传奇》六卷,是唐人小说;至宋末,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亦以元杂剧为传奇,《录鬼簿》所著录的杂剧,而钟嗣成却谓之传奇;至明人以戏曲长为传奇,以与北杂剧相别。至清乾隆间,黄文编《曲海目》,遂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王国维作《曲录》即从之。因此,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云:“盖传

奇之名,至明凡四变矣。”

作为戏曲形式的传奇,是宋元南戏的进一步发展,流行于明初,明嘉靖至清乾隆年可最为盛行。当时剧种如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等,都以演唱传奇剧本为主。著名传奇剧作家有汤显祖、洪、孔尚任等。传奇剧本今知约一千余种,现存作品有《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数百种。

由于传奇已是明清戏曲的主要形式,作家和剧本众多,于是传奇目录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 1.《南词叙录》

明徐渭著,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辑)所收本等。凡一卷,是概述南戏的重要资料书。所录南戏目录,分为“宋元日篇”和“本朝”(即明代)编,共113种。每种戏目名下,或注明作者,或说明戏文特点,可资研究南戏者参考。

### 2.《曲品》

明吕天成著,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辑)所收本,吴书荫《曲品校注》本(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等。此书凡一卷,上卷评论明代中叶以前戏曲作家作品,分为神品、妙品、能品、具品四类,次分论明中叶以后戏曲家作品,分为上中下九品;下卷则就上各家及姓名不可考者之作者作品,依上卷所列次序具体品评。卷首有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吕天成自序。《曲品校注》本,前有张庚1982年4月7日《序》,后附录有:《吕天成遗文辑存》、《吕天成研究资料汇编》、《吕天成和他的作品考》、《主要引用书目》、《曲品曲家剧目索引》。

### 3.《远山堂曲品》

明祁彪佳著,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辑)所收本、黄裳《远山堂明曲品剧目校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1版)本等。此书不分卷,是依吕天成《曲品》扩展而成,分妙品、雅品、逸品、艳品、能品、具品、杂调,著录明人传奇435种,又“雅品”残文31种,

共计著录**466**种明代传奇。比吕天成《曲品》的参考价值更大。

#### 4.《新传奇品》

清高奕著,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辑)所收本。著录明代及清初二十七家一百零九种传奇,可补吕天成《曲品》之不足。

#### 5.《明代传奇全目》

傅惜华著,为《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之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全目著录明代传奇**950**种,其中包括有姓名可考者传奇作家的作品**618**种,无名氏作品**332**种。每种传奇作品,列出名目、版本、存佚、现收存地方、作家小传等。并附有《引用书籍题解》、《作家名号索引》和《传奇名目索引》等,极便于读者参阅查检。

#### 6.《明清传奇综录》

郭英德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一百万余字,对明清传奇的现存剧目作了系统而全面的叙述,现有存本的明清杂剧则不在收录范围。全书共收录现有完整存本的明清传奇剧目一千一百多部、作家**450**人。所收剧目,上起明成化初年(1465),下间断至清宣统三年(1911),约**450**年。编著者将这些剧目,分为生长期、勃兴期、发展期、余势期、蜕变期五个阶段逐一著录。而对其中近**750**部作品的版本、情节、本事、评论及影响作了叙录,对**320**多位作家作了生平事迹的考证,撰写了作家小传。书末附录《引用戏曲书目举要》、《明清传奇综录曲家名号索引》、《现有明清传奇剧目索引》等。此书出版后,万殊先生撰有《搜罗宏备、考辨精详》一文(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予以评介,认为它“不仅是明清传奇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推进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的深入也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 第三节 古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献目录

古代目录关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论著,一般著录在“总集”、“文史”、“诗文评”等类目内。如《隋书·经籍志》集部的“总集”类,著录有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理论著作。后来,文学理论著作逐渐从“总集”中分离出来,成为“文史”或“诗文评”类的著录对象。至《四库全书总目》时,集部的“诗文评类”,就著录了各类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六十四部。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总论文体、创作的,如《文心雕龙》;二、论述文体缘起的,如《文章缘起》;三、专论诗歌的,如《诗品》、《六一诗话》;四、专论散文、骈文的,如《文则》、《四六话》;五、专记诗歌创作故实、本事的,如《唐诗纪事》、《本事诗》等等。但是,论词的话话类著作却另外著录在“词曲类”,而古代小说、戏曲理论批评著述则未予著录。

因此,要较为全面地查寻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献,除本书前述综合性图书月录中的“总集”、“文史”和“诗文评”等类目外,还应利用近现代编写或出版的有关书目。故本节拟依实用、方便的原则,分两类择要介绍若干种书目如下。

#### 一、古代文学理论著述目录

##### 1. 《文心雕龙》的版本和研究著作

穆克宏撰,载所著《魏晋南北朝史料述略——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史料》,中华书局1997年1月出版。此节文字,共介绍了林其铤、陈凤金《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元至正本《文心雕龙》十卷,清黄叔琳注评、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十卷,黄侃《文心雕龙札

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 10 种有代表性的著述，指出各书特点，便于研究者或一般读者选择阅读。

此外，还著录了周振甫、陆侃如、赵仲邑、郭晋稀等译注的 4 种《文心雕龙》的译注本。

## 2. 《文心雕龙》阅读与研究书目

萧华荣撰，载湖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名著导读·文心雕龙导读》，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 月出版。此目分“阅读书目”与“研究书目”两类，著录了 29 种关于《文心雕龙》的注、译本和研究论著。另外，在此目之前，撰者还对 7 种《文心雕龙》通行本作了解要介绍。

## 3. 《诗品》研究五种荟评

载《文学遗产》1996 年第 3 期。钟嵘《诗品》是中国诗话之祖，近百年来，海内外仅出版问世的校注就有数十种之多。为推动《诗品》研究的深入开展，《文学遗产》杂志特就近几年出版的五部《诗品》研究专著约请有关人士撰文评介，以飨读者。这五部专著是：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版），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王友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日本）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王淑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湾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1992 年 3 月版）。

对这五部专著，分别由萧华荣、汪春泓、冷铃清、傅刚、王友国（与曾明合撰）写出长篇论文予以评介。各篇评介文字，均介绍评析原书内容、体例、特色、价值等，同时也指出失误或不足之处，极有利于读者了解和掌握原书。

#### 4. 《历代诗话目录》、《历代诗话考索》等

清代何文焕等辑。何文焕辑录自梁钟嵘《诗品》至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27种,编成《历代诗话》一书,有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全二册本。书前有《历代诗话目录》,著录27种诗话书名、作者姓名及其时代;书后附何文焕编《历代诗话考索》和《历代诗话人名和分类索引》。

近人丁福保续辑唐、宋、金、元、明以来论诗著述与诗话29种,以补《历代诗话》之不足,名书为《历代诗话续编》,有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书前有《历代诗话续编目录》,书末附《历代诗话续编人名索引》,可供查阅。

后来丁福保又汇集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袁枚《续诗品》等43种清代诗话,编成《清诗话》一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9月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清诗话》的新1版。书前有《清诗话目录》和郭绍虞先生撰写的《前言》。在《前言》中,郭绍虞对这43种清人诗话作了提要介绍。

1983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一书,录选清人诗话34种,书前有《目录》可查检这34种诗话的书名、作者。

#### 5. 《宋诗话考》

今人唐圭璋著,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全书分三卷,共著录现存或有目无书的宋人诗话130余种,并撰有提要介绍。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宋代诗话提要目录。

#### 6. 《词话丛编总目》

唐圭璋辑录的《词话丛编》,收张炎《词源》及至王国维《人间词话》等历代话词著作85种,有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本,1996年第4次印刷本,全五册。书前有《词话丛编总目》可供查检。

#### 7.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提要》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中国戏剧

出版社 1959 年至 1960 年出版。全十辑,共选辑唐宋元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戏曲论著 48 种,每种论著均撰有“提要”,以扼要介绍内容、版本和作者事迹。

### 8.《辞海文学分册·诗文评》

介绍自《典论论文》至《诗韵合璧》共 105 种古代诗文评类著作。对每一种书都有简要的内容、体例介绍的提要,颇便于读者了解查寻。

### 9.《文史书目手册·中国古典文论》

李昭恂、王汝梅编《文史书目手册》,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7 月出版。书中的《中国古典文论》部分,分“文学批评史、丛书、选编”、“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专著译著、专著研究”两类,介绍有 70 种古典文论文献。

### 10.《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题解》

吴文治主编,黄山书社 1987 年出版。本书介绍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 146 部,包括文论、诗话、词话、戏曲论著、小说理论等。各书均有详细的题解,主要介绍基本内容、作者和版本等。

### 1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

赵则诚、张连弟、毕万忱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本书分四类,收入先秦至清末文学理论条目近千条。其中“理论家”和“理论著作”两类条目约三百条,介绍了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理论著作,每部著作都简介主要内容、版本、影响及研究情况等,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工具书。书后附笔画索引。

## 二、古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著作目录

如果从 1905 年前后黄人《中国文学史》和 1910 年(清宣统二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公开印行算起,“中国文学史”(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等)作为一门学科,尚不足一



百年。但是,经过几代研究者的努力,这个学科领域已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绩。近千种各种形式的文学史著作,使治文学史的学者和古典文学的爱好者有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的感觉,其中不少著作出版年代久远,早已绝版,仅存的又散藏于各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因之,对于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方面的工具书的需求就日益显得迫切。

这里仅介绍一种这样的著述,以为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用。

### 1.《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

陈玉堂编,黄山书社 1986 年 8 月出版。

编者 of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工作者,积十余年之心力,网罗海内外文献,钩微稽隐,编成此书。全书近 30 万字,分为“通史”、“断代史”和“分类史”三个部分,收录自清代末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文学史专著 346 种。其中,“通史编”,录入黄人《中国文学史》至日本竹田复著、隋树森译《中国文艺思想》共 132 种(包括所附日本人所著 10 种);“断代史编”,录入杨荫深《先秦文学大纲》至日本青木正儿著、王俊瑜译《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共 57 种(包括日本人所著 2 种);“分类史编”,析分韵文、美文,诗、赋、词(词曲),散文(附八股文)、骈文,小说,民间文学,戏曲(词曲)、戏剧,音乐,民族、抗战文学,妇女文学,宗教、僧侣文学,外国人所著中国文学史著作等 11 个子目,录入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至日本田边尚雄著、陈清泉译《中国音乐史》共 157 种(包括日本人所著 8 种)。

所录各书提要内容,其一是介绍原著的作者、版本和成书简况;其次是详录原书的章节名目,重要处并摘录其内容要点,或另加简注,使读者能了解各部文学史著作的基本面貌。书前有龚炳孙所撰《序言》、《编写略例》和《分目检索》,书末附《著译者索引》。

### 2.《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

吉平平、黄晓静编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这是一部上接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著录 1949—1991 年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版本和内容简介的目录书。共收录文学史 578 部,其中影印、重版、修订解放前的日著 55 部,港台及海外出版或再版的著作 87 部,大体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十多年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出版情况。

本书分类细密,著录内容也较有特色。全书编例按“文学思想史编”(析思想史、理论史、思潮史、批评史四个小类)、“古代文学史编”(析为通史、断代史一类)、“现代文学史编”、“当代文学史编”、“地方文学史编”、“各体文学史编”(析分诗赋词史、戏剧史、小说史、散文骈文杂文报告文学史、民间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妇女文学史、儿童文学史、电影文学史等八个小类)、“文学史著作编著者名录”(析分文学思想史、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四个小类)七编。各书提要,除著录书名、著译者、出版单位及时司、开本、页数、字数、定价外,还著录了丛书项、收藏图书馆及分类号;提要内容一般包括成书过程、编写指导思想、研究角度方法等,或作适当评介;每部史著均载录“目次”,一般著录到“章”一级为止。第七编“文学史著作编著者名录”,实际上就是 617 名作者的小传。小传内容多以本人提供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包括姓名、出生年月、籍贯、简历及主要论著情况等,名录均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

此《概览》洋洋 80 万言,搜罗宏富,资料翔实,分类细密,编排有序,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既可以用于各类文学史著的检索,又具有指导阅读的作用。

### 3. 《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

黄文吉编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1996 年 2 月出版。编撰者为台湾彰化市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博士,出版有《词学研究书目(2912—1992)》等目录著述。

《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1949—1994),凡分五编:

一、文学思想史编(内分思想史、理论史、批评史三类);二、古代文学史编(内分通史、断代史三类);三、现代文学史编;四、各体文学史编(内分诗歌史、戏剧史、小说史、散文骈文史、民间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儿童文学史七类);五、台湾文学史编。共收录各类文学史著作 263 种,每部著作的提要包括作者介绍、出版情况、成书经过、内容介绍及原书章节目录等,并附有书评目录。

书后附录有 1880—1994 年间台湾、大陆、香港及新加坡、韩国、日本、欧洲、美国、前苏联等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目录,共 1606 种。

该书目录收录范围广泛,资料丰富,编排合理,是查检本世纪中国文学史著述的有用参考书。

## 第四节 古代民间文学目录附说

民间文学,是指人民群众集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古代劳动人民创作了大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平话、谚语、说唱、戏曲等等,对各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往往起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影响到文人文学创作甚至一代的文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年来,民间文学工作者和出版界作了大量的工作,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了数千种民间文学书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现在的民间文学界争论的问题较多,如民间文学的范围和特征,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及文人文学的关系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资料建设等,还有待加强;公开出版问世的民间文学目录也不太多,如此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书在介绍《诗经》、汉代乐府诗等文献目录时,已涉及到了民

司文学的部分内容。这里仅就笔者所知见的范围,再叙述一些公开出版的专门性的民间文学目录。

### 1.《南北朝乐府民歌史料》

穆克宏撰,敔所著《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1997年版)。在此编内,撰者分“史籍”、“作品”和“研究专著”三类,介绍了29种“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之研究资料”,包括历代正史、政书的乐志、乐典,《乐府诗集》、《乐府诗选》之类作品集,《六朝乐府与民歌》之类研究著作等。各书均说明作者、出版单位及内容、特点,便于不同的读者选择研读。

### 2.《曲艺论集·变文目》

天德栋编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12月第1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1版。《曲艺论集》收作者历年所写有关文章22篇,内容包括曲艺文学资料的搜辑和校订,对曲艺文学中某些问题的探讨。全书涉及的面较广,包括弹词、宝卷、变文、聊斋俗曲、挂枝儿等等。其中有些资料,目前已较难得到。《变文目》,原作于解放前,根据向达《唐代俗讲考·敦煌所出俗讲文学作品目录》编写而成,收入《曲艺论集》时,又据周绍良、王重民等的《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等书加以补订。此目分三类,共著录变文条目46条,并分别注明原敦煌藏经收藏处、现收入何书及有并研究资料等。

### 3.《弹词宝卷书目》

胡士莹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增订版。全书收录郑振铎《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凌景埏《弹词目录》以及编者所收藏的弹词目录共一百余种,收录编者和郑振铎以及其他藏家已发表的宝卷目录共一百种以上。书后附有清人黄育撰《破邪辩辨》所录宝卷目录。这是较为完备的古代弹词宝卷说唱文艺的目录汇编。

### 4.《弹词叙录》

谭正璧、谭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7 月出版。本书目的在于就明清以来弹词作品作一结集,以供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民间说唱文艺研究者参考之用。全目著录作品一百种,以叙录弹词内容为主,兼及作者、版本、成书年代、本事来源等。书后有《弹词叙录后记》一篇,概述了我国传统民间说唱文艺形式之一的弹词特点及其史料。此叙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很有价值的弹词目录书。

### 5.《宝卷综录》

李世瑜编,中华书局 1961 年 12 月出版。宝卷是由唐代变文、宋瓦舍中和尚的说经发展而成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宣传因果报应,形式以用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亦可以散文。明清以来,又有取材一般民间故事的宝卷流行,如《梁山伯宝卷》等。李氏此编是就其所知所见现存宝卷作品汇编而成的总目录。计收自唐代至民国初年残留至今的宝卷作品共 653 种,版本 1487 种,用表格式排列。每种书都记录其名称、卷数、年代、版本、收藏者和著录出处。书后附有多种有关资料。

### 6.《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

周绍良编,教所编《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 1954 年版)。此书为敦煌千佛洞所出唐五代变文总集,共抄录 36 篇。

### 7.《北京传统曲艺总录》

傅惜华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2 年 1 月出版。本书是著录自元明清三代以至解放以来流行于北京地区的各种传统曲艺作品的总目录,包括八角鼓类、时调小曲类,以及石韵书、鼓词小段、莲花落等曲艺形式的作品。全书分十六卷,书前列有《引用曲目》、《采用曲艺总集选集目》,后附《综合索引》,以便查检。

### 8.《辞海文学分册·少数民族文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本等。此目对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云南“撒尼”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白族民间传说《望夫云》、傣族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叙事诗《娥并与桑

洛》、侗族民间故事《珠郎与娘美》、广西壮族民间故事《百鸟衣》、蒙古族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台湾高山族神话故事《日月潭》、傈僳族口头流传的著名长歌《逃婚调》等八篇民间文学作品,作了提要介绍。

### 9.《民间文学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老彭编,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印,1980年9月重庆北碚,共344页。这是一本供民间文学课使用的工具书。全书包括上、中、下三编和一个附录。上编为“民间文学理论资料书目篇目索引”,计收理论著述一百多种,研究文章3500多篇,内分“民间文学一般理论”、“散文理论”、“韵文理论”、“戏曲理论”、“民间歌手艺人及其创作演唱”、“其他”、“外国民间文学”共七个子目;中编为“民间文学作品书目索引”,收各种民间文学作品选集及单行文献共四百多种,内分民间文学散文、韵文及戏曲作品三个子目;下编为“民间文学期刊、书名索引”,计收民间文学、民俗学、说唱文艺期刊近九十种;附录为“民俗学、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资料书目篇目索引”,计收理论著述近十种、研究论文一百一十多篇。书前有《凡例》,书后有《编后话》。此目比较系统地介绍了1980年以前的有关文献,较有参考作用。

### 10.《民间文学书目汇要》

老彭编纂、张胜泽校订,重庆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570页,45万字。

这是一本到目前为止最为完备、丰富的民间文学书目总汇。其编纂目的,在于为大专院校、民间文学研究机构和各级文化馆艺术馆、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提供资料信息,特别是为《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中国民间文学专题资料丛书》、《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译丛》三套丛书的编纂提供比较系统的资料索引。

该《汇要》分上、中、下编及附编四个部分。上编为《民间文学总论书目》,编内再分“概论篇”、“专论篇”、“文集篇”、“信息篇”、“域

外篇”五类;中编为《民间文学各体理论及作品书目》,内分“散文篇”、“韵文篇”、“说唱篇”、“小戏篇”、“艺术篇”、“民间文艺综合集”、“外国各体民间文学”七类。各类之下或又分若干子目,如“散文篇”内再分为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三目,“韵文篇”内再分为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谚语歇后语、民间谜语四目;下编为《民间文学期刊、书名目录》,内分为“解放前出版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期刊”和“解放后出版的民间文学、说唱文艺、民俗期刊”两类;附编为《相邻学科书目》,包括“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史”、“宗教学”、“社会学”七类。

《汇要》共著录各类书籍 5 741 种、期刊 230 种。具体情况是:中国书籍约 5 130 种,其中理论著作约 1 173 种、文学作品约 3 957 种;外国书籍约 611 种,其中理论著作 128 种、文学作品 485 种;在 230 种期刊中,解放前出版的 79 种、解放后出版的 151 种。统计数据还告诉了读者这样一些信息:在中国民间文学书目中,民间故事居第一位、约 1 131 种,民间歌谣居第二位、约 1 038 种,民间说唱居第三位、约 411 种,民间传说居第四位、约 406 种,古代神话最少、约 85 种、居第九位。所有著录的书籍,均是已经排印、出版的。

《民间文学书目汇要》一书,是一部民间文学书目的集大成之作。其收录之全面、资料之繁富、分类之精细、编排之合理,是前所未有的。所著录的书籍,又尽可能写出了简明的内容提要,注明著者及出版单位与出版时间,对研究民间文学者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也有收录过宽的现象,如又未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亦予收入,这与目前古代文学界以其为文人诗的看法就颇有出入。

#### 9.《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民间文学史”、“民族文学史”

吉平平、黄晓静编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这两部分书目,共对解放以后出版(或重版解放前的旧著)的二十余种各类民间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作了提要介绍,可供民间文学工作者、研究者阅读参考。

## 第十章 文学目录学的相关学科

### 第一节 文学版本学概说

#### 一、版本的起源和发展

##### 1. 版本的涵义

我国古代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的书籍多是写本,称之为“书本”或“本”。如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这里所谓持本,即持书本之意。自雕版印书发明以后,才有“版本”之名。“版本”一词,始见于北宋初年,原是指雕版印刷的书籍。或写作“板本”。如《宋史·邢昺传》:“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经》本几何?曰:‘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这里是相对旧藏写本而言的。

随着书籍的不断发展丰富,不仅有写本、版本,而且雕版书又有不同的印本,“版本”一词包涵的内容也日益丰富,泛指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一切书籍。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版本之名称》作了这样的解释:“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这里的“版本”已不限于雕版印刷的书籍,实际



上也包括雕版印刷以前的写本和以后的稿本、抄本、批校本之类。虽然后来所谓古籍版本实际上还是以刻本为主体,但是讲到版本问题,不能只懂得刻本,还必须懂得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之类。

## 2 雕版之前的文献材料

我国早期的文字主要刻在甲骨和金石上,这是书籍的最初形式。龟甲刻辞,主要为占卜之事,而刻石镂金,则为传之不朽,正如《墨子·鲁问》所说:“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

刻骨铭金,主要在商周时期,距今已数千年。而古书中关于石刻的记载,也十分久远。古石刻存于今者,尚有周宣王的石鼓,秦始皇的峰山、泰山、琅琊、碣石、会稽刻石。东汉时刻《熹平石经》,碑立于太学门外,以便后学取正。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刻有石经。上古的石刻存者虽少,却开了后世碑版之风,而碑版则是导致我国雕版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石刻虽然耐久,但雕刻及其拓印都很麻烦。在纸发明之前,我国古代在很长时间内,使用了简、策、觚、方、牍、札、契、版。宋人王观国《学林》对此作了全面论述:“古人写书者,有简有策有觚有方有牍有札有契有版。盖简、策、觚、皆以竹为之,方、牍、札、契、版皆以木为之。”

简、策、牍一类的文献资料,现只能从地下出土中看到。建国以来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在甘肃武威发掘的汉简和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资料都极为宝贵,已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 3 雕版之前的写本

古代书籍用简牍,同时很早也用缣帛。应劭《风俗通》:“刘向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素”即帛,所谓“易刊定”,是说竹简便于刮削改定,故初稿用竹简;缣帛不易更改,故定本为缣帛。《墨子·鲁问篇》:“书于竹帛。”《明鬼篇》亦说:“书之竹帛。”《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

理于竹帛。”《又书·艺文志》说：“《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据此，知战国时便已竹、帛兼用。

写本的形式是卷轴，类似今天装裱后的书画形式。而写本卷轴的装潢很是讲究，有上、中、下品之分。《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

秦汉时的写本只可能在出土文物中看到。唐时写本在清以前流传亦少，清人莫友芝所藏唐写本《说文解字》残卷，为“木”部的一帋，为中唐人所写。今所见写本，主要是1899年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东晋后期至北宋初期的写本，总数约二万余卷。但发现之初，国人没有注意，1907年先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去精华部分七千余卷，今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院。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尾随而来，又劫走一万余卷，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剩下残馀部分佛经才被国人收检入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

伯希和劫去大量敦煌宝藏之后，曾经把少量影印件送还我国学者，罗振玉汇集了这些影印件，编印成《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书，才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如缪荃孙、王国维、吴市培、曹元忠等，他们纷纷研究，写成了不少题跋，其中不乏创见。王重民著有《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辑，又汇集各家题跋编成《敦煌古籍叙录》。向达著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这些敦煌写本卷子，其中有不少是失传的古籍，其他也都是校勘古书的宝贵资料。

日本也有不少我国唐代的写本。这些写本主要是唐朝与日本交往时朝廷赐与日本的。日本商贾、僧徒来华，归国时也往往带去书籍。元稹《长庆集序》称：“鸡林（日本）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写本如《唐韵》、《玉篇》、《论语集解》、《古文孝经》等，有不少是我国失传的重要书籍。清光绪年间，黎庶昌、杨守敬出使日本，大量购求、复影了不少日钞卷子，都收入了《古逸丛书》。张元济刊印《四部丛刊》时，也复印了一些古抄本。有关此

类的目录书,除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之外,还有董康的《书舶庸谈》、日人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等。

1972年、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为汉高祖至汉文帝时的写本,共26种古书和图籍。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这类古本文献资料,将会不断得到丰富。

#### 4. 雕版的产生与发展

根据目前的研究,在唐代的中晚期已经有了雕版印刷。

唐元稹《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序》曾说到当时将白居易的诗如《秦中吟》、《贺雨》等篇“缮写模勒”,清人赵翼《陔余丛考》说:“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

《日唐书·文宗纪》载太和九年十一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册府元龟》卷160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太和九年十一月丁丑,东、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金、南、西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

以上这些实证说明,我国的雕版印刷术产生于唐代,约公元七、八世纪时期。继东汉发明造纸术之后,唐代又发明雕版印刷术,印书事业便迅速发展起来。

唐时雕版应用虽然已较广泛,佛经、字书、日历、诗文、小学书都曾以雕版印行,但都是些零星的小品,还没有印整套的大书。直到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宰相冯道倡议用雕板印行经书,凡历23年之久,才由国子监正式将儒家《九经》雕版印刷,后称之为五代监本。自此之后,儒家经典便有了国子监印本传世。随着儒学的发展,雕版印刷之业也大盛起来。

## 二、版本学及其研究范围

### 1. 版本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形成各种类型的版本。研究古籍,就要对

古籍的版本进行鉴定。前人很重视古籍版本的选择和鉴定,积累了丰富的版本知识。于是关于古籍版本的研究和鉴定,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版本学。学习版本知识,通过研究各种版本的字体、版式、行款、用纸、装帧、印记和历代版本的特点,以识别版本的真伪优劣,是研究整理古籍上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通常所说的古籍版本,是不包括竹木简书和帛书的。出土的竹木简书、帛书,在校勘学上虽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古籍版本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些古文献资料,原本就只有一种形式,即以本来面目出现的,不象后世雕版书,同一种古籍经不同之手刻、印,就有不同的版式面貌。版本学,是从研究刻本书的版本才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版本的类型范围逐渐扩大,但刻本仍然是版本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凡与雕版相关的古籍装帧、版式、类型等问题,都在版本学研究的范围内。

## 2. 古书的装帧与版式

装帧,指图书的装潢设计,包括封面、版面、装订形式、插图等。版式,指书版的形式。古书的装帧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①卷轴装。在简牍之后纸发明之前的阶段,文字写在帛书上,用卷轴装。隋、唐时很流行,敦煌卷子就是这种形式。卷轴装是书页的左端连接于轴上,可以从左向右卷起书页,再从右向左展开。右端有绳,可把书卷系起来,如同今天装裱的字画。

②经折装。即把书页折叠成册的形式,由卷子发展而来。隋唐以来佛教兴盛,僧徒们诵习经文,觉得卷轴装持阅不便,于是采用折叠成册的形式来装订佛经。即用一张窄长的纸,按相同的宽度左右反复折叠,成为一本,称“经折装”,或叫“梵夹装”。这种形式后来不只限于装订佛经,如朝臣的奏折也采用这种形式,流传很久。

③旋风装。经折装虽较简便,但容易散开,于是将经折装的首尾用一张纸粘连起来,使用时首尾连贯,可循环翻阅,如同旋风,故名。

①蝴蝶装。将单面印就的书页沿中缝向内对折(即有字的一面向里),再将所有如此折好的书页的中缝背面,贴在一张用于包背的纸上,装裱成册。翻阅时书页两面展开如同蝴蝶的两翼。故名。宋代书籍除佛经外,多为蝴蝶装。

⑤包背装。蝴蝶装的改进形式。由于蝴蝶装有字的一面向里折叠,背面无字,翻阅时需连翻两张空白页才能见到文字,颇有不便,于是改为把无字的一面向里折叠,中缝折叠处向外边,另一边用纸捻穿透装订成册,再用一张纸连同前后封面将书背粘贴住。这样有文字的一面都朝外,便于阅读。

⑥线装。其装订方法基本同于包背装,只是不用整纸包背,而在前后各加上书皮,在封皮一侧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是现存古籍中最普通的装订形式,它起于明而盛于清。

古书的版式有如下几个组成部分:

①版框。书版四周的边线,又叫边栏。最初四周为单边线,因两边有直行,所以实际形成两边为双边线,上下是单边线。后来索性上下均为双边线,成四周双边。通常是外粗内细。

版框除直线外,还有用花纹组成的“花栏线”,有用“一”字连接组成的“一字线”,有用乐器图纹组成的“博古线”,有用竹节图案组成的“竹节线”等等。

②版心。书版的中缝叫版心,又叫版口、书口。版心常刻有指示书页折叠的位置、形似“鱼尾”的记号。鱼尾刻于版心的上方或下方,只有一个的叫“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的称“双鱼尾”,有上、中、下三个鱼尾的称“三鱼尾”,双鱼尾一正一倒的叫“对鱼尾”,两个皆正的叫“顺鱼尾”。鱼尾在版心,同时也起着分隔文字和装饰的作用。

版心中缝的上下有时有标线”(便于折页),有标线的版心叫“黑口”,没有标线的叫“白口”。版心中有时刻有书名、卷次、页码、字数、刻工姓名或每卷的小标题等文字,称为花口。

由鱼尾到版框之间的空白处叫“象鼻”。象鼻内是空白的也叫“白口”，有的中间有直线，也叫“黑口”。按线的粗细又有叫“细黑口”、“大黑口”、“阔黑口”的。

③书耳。指版框外边左上角或右下角凸出的一个小方框。书耳内有时是刻本书的小题，以便于检索。也有刻其他文字的。

④界行。版面上分行的直线。亦称“行线”、“边维”、“界格”。唐代人称“边维”，宋代人叫“法”。古帛书用红丝线或黑丝线在丝织品上织成界行，分别称作“朱丝栏”和“乌丝栏”，后来也用于印书中，即红色界行的叫朱丝栏，印墨行的叫乌丝栏。

⑤天头、地脚。书页上端的空白处称天头，亦称书眉。书页下端的空白处叫地脚，也称“下脚”。

⑥牌记。又称“木记”、“书牌”。古书中一种有题识文字的围框。多位于封面之后或卷末空处。其形制多长方形，亦有刻成钟、鼎、炉、壶等形状的，内记刻印处、刻印者、刻印情况等。牌记多见于坊刻本中。

### 3. 古籍版本的类型

古籍版本的类型，如按刻本单位的性质来划分，有官刻、家刻、坊刻本。官刻本又有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之分；中央机关刻本又有国子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内府本、武英殿本等名目。家刻本即私刻本，有家塾本、私塾本、私宅本、宅刻本等名称，私刻本一般不为求利，故比坊刻本精善。坊刻本是日时各地区以刻书为谋利手段的书贾所刻，有书棚本、麻沙本等名目。

此外，如果从字体、制版方法、装订本的大小等不同的角度来看，版本有大字本、小字本、活字本、精刻本（手写上版）、单刻本、丛书本、原刻本、重刻本、百衲本、巾箱本、善本、珍本、孤本、残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多种名目。

下面简介一些重要的版本名目：

监本 各朝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刻印的本子。始自五代，五代

后唐宰相冯道奏请由国子监据唐《开成石经》校刻九经。后代仍之，所刻以经、史为主。明代南北两京设国子监，都有刻本，因又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历代监本都注重质量，校刻比较精审，有较高的价值。元代又立中央刻书机构兴文署，因称兴文署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即至元十七年由兴文署刻印。

**经厂本** 明代官刻本之一，由经厂刻印。经厂是明朝司礼监隶属的一个机构，由宦官主持，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刻书。所刻主要供宫内书房和大小太监诵读，内容多为经、史、御制诗文和本朝典章等。后来刻书范围逐渐扩大。经厂经费充足，版刻和装潢都很讲究。其书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用赵（孟頫）体，由高手大字写版，册首多铃有“广运之宝”的大朱方印。经厂本版印精美，对明代其他刻本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是太监主持其事，学识水平有限，因而经厂本文字校勘不精，错误较多，实际价值并不高。

**殿本** 清代康熙十一年在武英殿设置修书处，专营校刻书籍，由翰林院词臣总领其事。自此，清内府刻的书由“内府本”改称“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清代历朝官刻本均为殿本。殿本纸墨讲究，刻印精良，声誉很高。所刻除经史外，多官书巨帙。嘉庆以后，殿本数量渐少。

**书棚本** 指南宋临安（今杭州）书坊所刻印的本子。南宋临安是刻书的中心，书坊很多，其中以棚北大街睦亲坊陈起、陈思父子的书肆最出名。他们大量刊刻出售精短的唐诗和南宋江湖诗人的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世称这种本子为“书棚本”。因是书坊本的代表，后人又有将“书棚本”泛指书坊本的。

**麻沙本** 宋代福建刻书主要在建阳的麻沙镇和崇化坊，称“图书之府”。所刻主要是经史百家、唐宋名家诗文、医药、小说以及一些科举参考用书，流行颇广，因有“麻沙本”之名。其字体多似欧、柳，而带有棱角，字形方正。纸用本地所产竹纸，颜色黄黑，也有用皮纸的。早期刻本多为左右双栏，细黑口，有书耳，后渐为四周双

栏,粗墨口。麻沙本校勘不精,错误较多。

书帕本 明代官吏自刻的一种本子。当时习俗,凡官吏奉使外出回京,必自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故名。因流于形式,质量很差,往往在坊刻之下。

百衲本 “衲”为补缀之意,亦指僧衣。指将多种不同版本相拼凑校补而成的本子。如清初宋荤合二种宋本、三种元本辑补成《百衲本史记》八十卷;商务印书馆辑补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皆附有张元济的跋文,说明版本源流优劣。这些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巾箱本 小开本的古书。古人出行时,用以盛衣巾之类小件物品而随身携带的小箱子称巾箱。六朝时,书为手卷,体积小,可置巾箱中。后世因特制小开本书籍,以便携带,称“巾箱本”,言其小。源于《巾箱五经》。南宋时巾箱本流行,内容无所不有。明代曾刊巾箱本《水浒传》,汲古阁也刊了宋巾箱本《陶渊明集》。至清代巾箱本仍有刊刻。如同今之袖珍本。

丛书本 把多种单本书汇集为一套并冠以总名出版,称为丛书。某一书被汇入丛书的本子,叫“丛书本”,是相对单刻本而言的。每套丛书都有一定的特点,如《四部丛刊》注意选收稀有善本,包括抄本、稿本、孤本等,《四部备要》注意选收使用频率高而经过校注整理的版本。《四库全书》是目前最大的一套丛书,所收书版本精善,参考价值高。

活字本 以单字排版印刷的书称“活字本”。活字印刷术为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布衣毕昇所创。初为胶泥活字,具体做法与形制,在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详细记载。元延祐初年,王桢发明木活字,并试印了自己的著作《农书》,书后附载了制作办法。明清时木活字本通行于世。铜活字始于五代,明代弘治以后开始流行。清雍正年间以铜活字排印了巨书《古今图书集成》。相传明代已发明铅活字,但无传本。晚清始有铅活字印本流行。据说还有铁活字和



磁活字。

鉴别活字本的方法,可观察如下几点:

①墨色的差异。活字本墨色往往浓淡不一,而刻本无明显差异。

②字体的差异。活字本字体的大小、笔画的粗细有时也不一致,刻本无此现象。

③版面上的差异。活字本的行格界限时有时无,刻本无明显的差异。

清代乾隆皇帝认为“活字”的名称欠雅,因改称活字本为“聚珍版”,并于《四库全书》竣工以后,令将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而世之罕见的书一百三十八种用木活字排印,称《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该书的界格是在一块整版上刻成的,因而与刻本一样),于是活字本又有“聚珍版”之称。

套印本 用红黑两色套印的书称“套印本”,亦称“朱墨本”。其法用平版或凸版分次印刷,每次印一种颜色。后来有一色、四色乃至五色的。套色技术来源于唐代的两色写本。现存最早的套印本是元至元六年的《金刚经》。现存最多的套印本是出自明万历年司吴兴刻、凌濛家。因套印费工费时,故流行不广。

抄本 凡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统称“抄本”。抄本的名目较多,主要有如下两种:1. 日抄本,习惯上清乾隆以前的抄写本称“日抄本”,最大的抄本是《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2. 影抄本,用薄纸蒙在原书上摹写的本子。日时藏书家们遇到稀有的古本书时,请高手摹写下来,装订成书。许多珍贵的古本书就是借影抄方法流传下来的。如明代毛晋汲古阁收藏有不少影抄本,质量都很高。影抄本基本上反映了原书的面貌,历来受到重视。

稿本 稿本是著作的底稿。它最能真实地体现作者的写作指导思想 and 作品的原始面貌,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刻本《聊斋志异》中删去了一些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章节,后发现了该书的稿本,才知道

了它的本来面貌。一部著作常要作多次修改而有数稿,最好的是最后定稿的“清稿”。付印的稿子叫“排版稿本”。没有付印的稿本,如果没有副本,就是孤本。

善本 “善本”一词,见于宋人著作。如《欧阳文忠集·唐田弘正家庙碑》称:“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惠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这里所言善本,应是指书籍刊刻校勘精审之意。

但就宋人来说,当时所宝贵的书主要是魏晋六朝和隋唐时的日写本,后世藏书家也都以多藏古写本为荣,可见时间越久远也越是珍贵。

据此,所谓善本,具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凡校勘精审接近古籍本来面目的本子可称善本。这种本子可靠性程度高,而且永远是善本,并不受时间制约,即使时间较近,只要它接近本来面目,也是善本;一种是因刊刻较早、流传少,具有文物的性质,也可称为善本。如唐以前的古写本、宋元刻本、明活字本,明清的抄本、稿本、名人批校本等。通常清乾隆时刊刻精良的足本也可算善本。

近年来《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中的规定,可供参考:凡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的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都应是善本。具体规定,如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刻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以及系统反映众家之说而流传较少的著作;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都在善本之列。

#### 4. 历代刊本及其特点

##### (1) 宋本

唐五代的刻本现在已基本不存。现在所能看到的较早的刻本是宋本。两宋是我国雕版印刷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北宋刻本继承五代的传统,主要是官刻,官刻又以国子监刻本为主。北宋国子监在东京(开封),但监本大多数是送到杭州镂版,然后将书版北运回国子监印行。靖康之乱,国子监的书版全被金人掳去,所以北宋版本传世者甚少,藏书目录所著录的宋本,多是南宋的翻刻本或刻本。

南宋重建国子监于杭州,一方面自刻,一方面征集外地的官刻版入监,如淮南江东漕司本《史记》、《汉书》、《后汉书》,衢州本《三国志》,温州本《唐六典》等。此外,北宋监本书版仍遗存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的部分版本,数量很少,南宋国子监进行了修补,因而南宋的监本成份比较复杂。

南宋国子监以外的官刻本有很多。如杭州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德寿殿本、左廊司局本。其他各地方政府也大兴刻书,主要是在四川、福建、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地区。名目也很多,如各路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司本之类,还有郡斋本、郡库本、县学本、祠堂本等等,可参见叶德辉的《书林清话》。

南宋刻书以浙江为最盛,称“浙本”。浙江又以杭州为中心。浙本中的官刻本仍以监本为主。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杭州以外官刻的浙本,知名者如两浙东路茶盐司本诸经注疏(八行本)、《资治通鉴》、《事类赋》,宁波明州的《文选六臣注》,严州官刻的《新刊剑南诗稿》,台州官刻的《荀子》等。浙本中的家刻本数量远不及官刻,现存知名者如周密所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金华唐氏家刻《周礼》等。坊刻稍多于家刻,最著名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陈起父子)刊刻的唐、宋人诗集。参见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

其次是福建建阳的麻沙、崇化坊刻书较多,称“建本”(或“麻沙本”)。现存知名者如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杜工部草堂诗笺》,余仁仲万卷堂刻《礼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谷梁传》,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集》,虞氏家塾刻

《老子道德经》，又叔刚，一经堂刻《附释音毛诗注疏》等。这里所称“家刻、家塾”者，实际仍是坊刻。

再次则以四川眉州的眉山为盛。五代、北宋四川刻书主要在成都，后转移至眉山，古籍版本学上所说的蜀本实际多指眉山刻本。蜀本分大字、小字两种版式。著名的“眉山七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以九行大字版式刻印，世称蜀大字本，张元济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了这七史。蜀小字本存者则，以唐人别集较多，有十一行本的《骆宾王文集》、《李太白文集》、《王摩诘文集》；有十行本的《昌黎先生文集》、《孟浩然诗集》、《欧阳行周文集》、《孟东野文集》、《李长吉文集》、《司空表圣文集》、《杜荀鹤文集》等。

宋刻本的特点：

①字体：杭州的刻本基本是欧（阳询）体，较瘦，其他地区以颜（真卿）体为多，较肥。宋代避讳极严，故宋刻本中多有避讳字，尤其是官刻本。避讳的方法多为缺笔，偶有改字的。

②版式：宋浙本以及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等地的刻本多为白口、单黑鱼尾。版心的书名、卷次在上鱼尾下方，版心上方记字数，下端记刻工姓名。初期多是单边，后都是左右双边，无书耳。

③纸墨：多用白麻纸或黄麻纸，纸质硬而厚实，有暗条纹。字的墨色较淡。

④宋本多为蝴蝶装。南宋后期才有包背装。

## （2）金本

辽代出自大漠，重武轻文，《辽史》只记载有乾文阁，是当时的藏书之所。辽代也曾有过刻书，但辽刻本没有流传下来，原因是辽人严格禁上传书入中国。但仍有人将《龙龕手镜》一书携至中原重刻，事见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

金人虽以武略称雄，却懂得重视文化。宋人著作《靖康要录》卷

十五载：“(金人)得明堂九鼎，观之不取，只索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版。”山西平阳府的平水县(今临汾县)地偏，又盛产纸张，质地坚韧，一些知识分子组织办梁刻工于此刻书。《金史·地理志》载：“平阳府有书籍。”清钱大昕《跋平水新刊礼部韵略》论此事说：“史言有书籍者，盖置局设官于此。”时官刻、私刻均汇集于此，平水一地成为金代刻书的中心，名声并不亚于宋代的杭州、建阳、眉山。

金平水本存世者为数极少，故版本学上对金本极重视。现存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黄帝内经素问》等七、八种。

值得一提的是，金皇统八年(1138)至大定十一年(1141)曾刻了一部巨著《大藏经》，是由解州天宁寺的《大藏经》版会主办，女子崔法珍断臂苦行向晋南人募捐刊刻的，原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世称《赵城藏》，为海内外孤本。1942年侵华日军企图劫去，八路军奋力夺回，但只存四千一百多卷(原著六千九百多卷)。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将此书送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该书体现了金代刻书的规模。

金代私刻多为经史文集，坊刻侧重于大众的需要，多刻医书、类书、民间说唱文学方面的书。

金刻本的特点：

①字体：就今所见平水本《曾子固集》而言，与宋浙本同样是欧体，比较瘦硬。《黄帝内经素问》则，在欧体的基础上加了些颜体的成份，稍肥而挺拔。

②版式：行字较密；版框多为左右双边，上下单边(也有四周双边的)；白口，黑鱼尾或单或双；书名、卷次、页次的位置同宋本。其版式和纸墨与宋本大致相同。

### (3) 元本

元代刻书承继了两宋传统。元代官刻书籍，有国子监本、兴文署本，还有各路的儒学本、郡学本、郡庠本、书院本、儒司本、太医院本、官医提举本等等。

元代国子监本今只存《伤寒论》一种。兴文署本也只有复刻本。九路儒学曾分刻《十七史》，实际上《宋书》至《周书》七种未刻，所以世称为“九路本十史”，现存有《又书》、《后又书》、《三国志》、《隋书》、《南史》、《北史》几种。九路官刻现存著名的还有：扬州路学官刻《石田先生文集》，嘉庆路学官刻《大戴礼记》、《汲冢周书》、《诗外传》，绍兴路学官刻《吴越春秋》，宁波庆元路学官刻《玉海》、《困学纪闻》，江苏无锡州学官刻《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江西抚州路学官刻《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广信书院官刻《稼轩长短句》，南京集庆路学官刻《至正金陵新志》、《乐府诗集》等。其他学校所刻，以书院刻本最多。

元代私人刻书之盛，并不亚于宋。著名的如平阳府的梁氏，平水的许氏、高氏、曹氏，建安的郑氏、陈氏等，叶德辉《书林清话》亦有统计。私家所刻的精本，经常是由名人手写上版的，都用赵孟頫字体，为一时风气。

书坊的刻本，其盛则超过宋代。而书坊较集中的地区，则主要是浙、闽和平水。四眉山的刻书坊所，则因宋、元交战而被毁。各坊刻书，少则一两种，多则数十种，大多是刻医书、小说、戏曲和贴括之类，大部头的经、史很少有刻，因书坊主要在牟利。

元刻本的特征：

①字体：元代流行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刻书字体也加以模仿，使运用赵体成为元刻本的一大特点。但也有例外，如江西地区刻印的《王荊文公诗笺注》、《元丰类稿》，就带有颜体的风格，这与南宋时江西刻本受建本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坊刻元本小说、戏曲等民间读物，多用简体字。

②版式：继承南宋传统，多为四周双边，或左右双边；多数是白口，中期以后逐渐变为细黑口；黑鱼尾，或单或双，或双花鱼尾；版心刻字数、卷数及页次，多用草书。

③纸张：亦承南宋传统，多用白麻纸和黄麻纸，也用白棉纸。

④装帧：元代以包背装为主，蝴蝶装较少，佛经多为经折装。

#### (4) 明本

明太祖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入元都收图籍，宋国子监、元诸路学官的旧版，皆入南京国子监（或简称南雍、南监）。洪武、永乐时，曾两次修补刊印，并于其版口鱼尾上标明补版日期，号称“一朝本”。

明代各部机关如礼部、兵部、工部、都察院、太医院、钦天监也都刻印与职掌相关的书籍。宦官主持司礼监的经厂，也刻了一些书籍。明代有藩府刻书之风，而且往往比官刻精善，叶德辉《书林清话》亦有记载。

明代私家刻书的很多，许多宋元刻本赖他们翻刻得以流传。《书林清话》有《明人刻书的精品》一篇。值得提及的是，明人刻书最富者，为常熟毛晋的汲古阁。毛氏名凤苞，字子久，晚年更名晋，家资富有，藏书八万四千余册。校刻《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道藏》、宋元人别集，版逾十万。毛氏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世称之为“毛钞”。

明代坊刻遍及全国，仍以福建的建阳为最盛。嘉靖《建阳县志》有书坊图的书目，据此可知其盛和分布情况。

明代活字印刷术得到大的发展。活字印刷始于北宋，至明代才有批量生产，其中尤以弘治、正德年间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理的尚古斋、华坚的兰雪堂所印最多。会通馆活字传本有《容斋随笔》、《校正音释书经》、《校正音释春秋》、《文苑英华纂要》、《文苑英华辩证》、《古今合璧事类前集》等，尚古斋传本有《渭南文集》、《白学海》等，兰雪堂传本有《蔡中郎集》、《艺文类聚》、《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等。

彩色套印始见于元至元六年中兴路所刻无闻和尙的《金刚经注》，其经注和灵芝图用一墨两色套印，但那时尚不多见。至明天启、崇祯间，吴兴凌初、刘齐两家刻书，多用一墨两色或五色套

印,也有一色、四色套印。

明代印书分布情况,据胡应麟《经籍会通》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吴主要指苏州,宋元以来的杭州刻书业,至明代已转移到了吴地苏州和徽州。

明刻本的特点:

①字体:弘治以前,主要继承元代风格;正德至嘉靖为中期,因多据宋本翻刻,字体亦摹仿宋人,字形方正,凡宋讳也缺笔;隆庆万历以后为后期,字形又由方变长,笔画横轻竖重,更显呆板,而刻书者又好以私意删改文字。

②版式:弘治以前通常四周双边,多用粗黑口。中期变黑口为白口,版心刻字数,下记刻工姓名,一如宋本。后期单边双边兼而有之。

③纸张:明代官刻、家刻本用纸都很讲究。一般均用棉纸,坊刻本多用竹纸。

④嘉靖以前多用包背装,万历以后渐用线装。

### (5)清本

清廷在武英殿设修书处,专掌各馆书籍缮刻、装潢以及宫殿书籍陈设之事。康、乾时期,许多大书的修纂和校刻都在这里运作进行。康熙时,徐乾学曾代纳尔成德校辑宋元的经学著作 139 种,为《通志堂经解》。乾隆三十八年,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帝诏辑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世之罕见的秘本,共得 138 种古籍,以木活字排印,为《聚珍版程式》,是一部珍贵的善本丛书。这些都是清内府修书的盛事。《清宫史·书籍门》列有内府刻书的分类目录,有实录、圣训、御制、方略、典则、经学、史学、仪象、志乘、字学、类纂、总集、目录、类书、校刊、石刻等十六类。

清代各省书局刻书不及内府。乾隆四十一年曾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在本地制版印刷通行。直至同治五年,各省设立书局,始



大量刻书。各书局都有专家操觚,如金陵有张文虎、唐仁寿、戴望等,浙江有黄以周、李慈铭、张鸣珂等。曾经由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即金陵书局刻《史记》至《周书》又《南》、《北史》共十五史;淮南书局刻《隋书》;浙江书局刻新、旧《唐书》和《宋史》;湖北崇文书局刻新、旧《五代史》和《明史》;江苏书局刻《辽》、《金》、《元》三史,主要是翻刻汲古阁本和殿本。其中以金陵书局所刻最佳。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设立广雅书局,大量刻史部的书,为《史学丛书》,校勘精良,极有价值。

清代私家刻书有作为者不乏其人。尤其是嘉、道两朝风气最盛。此可以鲍廷博、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为代表。鲍氏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一百九十八种,均为少见的传本。卢氏刻有《抱经堂丛书》,校勘极精。黄丕烈所刻《士礼居丛书》,价值甚高。顾氏字千里,精于校勘,因出身贫寒自己无力刻书,而帮助孙星衍、黄丕烈等人校刻了大量书籍,而不署名,所刻多据宋、元善本精校,往往附有考异于后。

随着鲍、卢、黄、顾等人的倡导刻书,一时可私人刻书业大盛。而刻丛书为其一大特色。除鲍、卢、黄、顾之外,卢见曾《雅雨堂丛书》、吴騫《拜经楼丛书》、毕沅《经训堂丛书》、孙星衍《岱南阁丛书》及《平津馆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伍崇耀《粤雅堂丛书》、阮元《学海堂经解》、黎庶昌《古逸丛书》、王先谦《南菁书院经解》等,都是非常著名的。

光绪初年,缪荃孙助张之洞撰《书目答问》,于书末附《劝刻书说》,曰:“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清刻本的特点:

①字体:据《清会典》,清刻本字体在康熙后有软、硬二体。前者为写体,由名手精写,密行端楷,字体优美;后者为仿宋体,字体方

整,疏行大字。

②版式:以左右双边和白口居多。

③纸张:多用开化纸,或各省土产的棉纸。

④装帧:多为线装。

### 三、版本的研究与调查

#### 1. 版本研究的重要性

在雕版发明之前,书籍大都是凭手抄,即为写本。手抄很费力,所以传世甚少。写本的好处是便于改错,抄错了可以马上改正。但写本同时也容易改窜。如东汉之时,各家的经本文字就有不同。曾有贿赂书台掌书者窜改漆书之事,所以熹平四年蔡邕等奏请刻石经,因刻石是不能窜改的。

雕版发明后,书籍流布行远,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创始之时,刻书也很慎重,力求不出差错,如五代的监本,质量是很高的,但日久也生弊端,一些坊贾草率从事,如宋代福建建阳的麻沙本,质量就较低劣。对于这些书本,虽时间较早,其正确性也需经过审查,才能决定。

宋代朱熹的《漳州可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元符初年,姚祐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出了这么一道题:“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周易》原本“坤为釜”,福建建本“釜”字处一点祐误读为金。考生见题不知所云,疑之。姚祐又加臆说,诸生告以或是麻沙本之误,监本《周易》不作“坤为金”。姚取监本来看,果然是“釜”字,大为惭愧。

可见,学习版本知识,审别古籍版本的优劣真伪,这是阅读、研究古籍非常重要的一环。故张之洞说:“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庄之本,事倍功半。”(《书目答问·略例》)

坊贾刻书校勘不精,明人刻书喜欢臆改,宋人不懂古音学,随处叶音,率臆改字,其恶习由来已久。这些都是书籍流传中人为造

成的错误。而书籍传抄翻刻,错误亦在所难免。古谚有云:“鲁一写而为鱼,虚一写而为虎”(见《抱朴子·遐览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此亦说明,读古书须知版本,整理古籍需要校勘。

## 2. 古籍版本的调查需借助目录书

目录为图书之纲纪,查阅图书及其版本,离开目录寸步难行。故有学者如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即认为“版本学是目录学的一部分,因此研究版本又不得不连带研究目录编制的方法。”我国的古籍目录,形成了阐明学术源流、评论内容得失、揭示版本源流存佚的传统,是我们阅读古籍调查版本最有效的检索工具。如果是查找某书的某个版本这类简单的问题,可按书、本年代、所属学科、用馆藏目录或联合目录,便可得到解决。

但是若查考某古籍的版本源流、优劣和存佚情况,就要借助各种版本书目、善本书目、题跋鉴赏书目。如清人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宣统二年),就是一部很好的版本目录。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在邵氏的基础上,增辑了王懿荣、孙诒让等人的《附录》和邵章的《续录》,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氏的《标注》,是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收书所见版本的标注;《附录》是王懿荣、孙诒让等人对《标注》的校补和评注;《续录》是邵章续补了咸丰以后出的各种版本及《标注》、《附录》未及之书。凡所收每种书,大都详列各种版本,并指明其版本的特征、源流和收藏情况,可有评语。因此,这部目录就可以帮助我们查明《四库全书》所收书版本的存佚、优劣和收藏等情况。此书主要可查明代以前的著作。该书后面还另有《善本书跋及其他》、《四库未传本书目》、《东国(日本、朝鲜)书目》等附录,也很有用处。

清人莫友芝的《亭知见传本书目》,也是讲版本的,收《四库全书总目》之部分存目与《四库》未收之书,下面详记各书版本(有1923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解放后未曾重印)。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选录常用的重要古籍2200余种,每书

下皆著录卷数、作者、版本出处和卷数异同,版本以较易得而善者为主,重要的书加简要按语。书后附《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范希曾为之补正,除讹误之外,增补了1200余种古籍,如补了敦煌的、甲骨文的、《周礼正义》等晚出的重要文献资料。

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主要收《四库》和各丛书未收的古籍,尤其注意收清代后期的著作和稿本、抄本、校本。还收录了1911—1935年中有关研究古代文化方面的著作,以及《四库》不收的禁毁书、明清白话小说、戏剧等。每书名目下均讲明版本和版本年代,书名异同、卷数差异等问题也加以说明。此书主要适合查找清代后期的单行本。

1986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在全国善本书普查工作基础上编成的,收全国782家文献收藏单位珍藏的古籍善本6万余种,是对我国现存古籍善本的一个基本总结。凡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较少的古籍,均作为善本书收录在册。每书均著录卷数、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并反映收藏单位。这是我们查阅、鉴定善本书的重要书目。

其他一些题跋鉴赏类书目,如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毛晋《汲古阁书跋》、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或深或浅,都谈到版本问题,可供古籍版本研究之用。

### 3. 文学文献版本的选择与鉴别

我国古代文学文献的专门目录出现较晚,而且很不系统。自汉至清两千余年,关于经、史的研究和著录,始终占绝对统治地位。文学作品只是杂于“集”部的一部分,而凡涉及经、史、子者,均收入经、史、子部中,这样,给文学书籍的查找,就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五代始大量刻书,是以国子监为主,监本质量形高,而国子监又主要刻经史,此又形成了传统(偶有例外。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国子监就刊刻了《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文选》。明代国子监也刻

了部分文学作品)。这样,中国文学作品版本的选择范围,就主要是在目录书的集部,一般都不在监本、殿本之列。

根据古代刻书和著录的情况,古代文学作品主要分布于别集、总集、丛书、类书四个系列的书中。别集的版本较多,如杜甫的集子,历代所刻,即有五百多种,仅成都杜甫草堂陈列的宋、元、明、清精刻本、抄本就有百余种。这类常见的书,可直接从善本书目入手,选择可得而善者,并参考《四库全书》所采用的版本,配合使用。清代后期的书和《四库》未收的书,则应参考《书目答问补正》、《贩书偶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他均可依如此方法。宋代的书棚本、建本中,唐人作品较多,因时代较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集可尽量选择时代比较接近的版本进行查阅。大部头的总集一般都是地方官刻本,宋代、明代、清代的监本、殿本中也有一些。总集和类书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在校勘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丛书本可利用《中国丛书综录》进行选择。其中,《聚珍版》、《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有的,当注意采用。同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都是应该查阅的。又魏六朝和先秦时期的诗文作品,可选择《文选》和相关的辑佚丛书,如《先秦又魏晋南北朝诗》、《全七古》、《代秦又三国六朝文》之类。《文选》的版本很多,一般来说,宋元日刻、精校精注本和古写本的价值较高。

近年出版的李学勤等编的《四库大字典》,收书较多,以介绍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讲了版本,是一部比较好的工具书,可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等大型联合目录配合使用进行选择。

现代文学书籍的选择和鉴别,可首先根据需要分别查阅《民国时期总书目》、《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和年鉴,掌握书目信息,然后尽量选择有权威的出版单位或知名作者的书。再次,考察书的凡例和内容,看是否适合自己的需要。时代有时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因成书时间不同,取材范围、内容特色往往不同。

古籍版本的鉴别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丰富的经验,要慎重研究。这主要是根据历代刊本的特征、刻书的牌记,结合书中的序跋题记和馆藏书目的著录,进行综合鉴定。

## 第二节 文学校勘学概说

### 一、校勘与校勘学

#### (一)校勘与校讎

校(jiào)勘,是指用不同版本或其它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或分析推理,发现书中文字的讹误或篇章的错乱,从而勘定底本、校正错讹,使其恢复原来的面貌。校,是核对、考核、校对的意思;勘,《说文解字》释曰“校也”,《玉篇》力部释曰“覆定也”。可见,“校”与“勘”二字义近,都是考核审定之意。

校勘,古称校、校讎或讎校。如萧统《文选》所载左思《魏都赋》言“讎校篆籀”,李善注引东晋应劭《风俗通》曰:

案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讎也。”(现通行《文选》李注本无“故曰讎也”四字,《太平御览》卷六一八所载《文选》卷六《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条则有之,今据补。)

刘向对“讎校”一词的这一解释,当是校讎的最初含义,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整理古籍时校正文字的校勘。当时刘向在校书的过程中,也进行过大量校勘文字、订正讹谬的工作。如刘向《战国策书录》云:“本字多脱为𠂔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

者多。”又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又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一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一，率简一十五字者，脱亦一十五字，简一十五字者，脱亦一十五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故现代目录学家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就认为：“又向《别录》释校讎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讎正是审订文字。”程千帆先生《校讎目录辨》一文，在征引上述《风俗通》云又向《别录》释讎校一词的文字后亦说：“盖校讎本义，唯在是正文字”（载程千帆《俭腹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页）。然《国语·鲁语下》载鲁国大夫对马父之言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一篇于周太庙，以《那》为首。”又又向《管子序》称：“所校讎中《管子》书一百八十九篇”；其《孙卿书录》称：“所校讎中《孙卿书》凡一百一十篇。”这一例中的校或校讎，则指次第篇章。也就是说，校定古籍的篇章次第，原本也是校勘的内容之一。

然而，西汉末年又向父子等整理图书的工作，除是正文字、次第篇章的校勘外，还包括了抉择版本、编撰目录等内容。后世学者遂有将又向父子的校书工作统称为“校讎”或“校讎学”的，如南宋郑樵的《通志·校讎略》、清代章学诚的《校讎通义》，以及现代学者张舜徽的《中国校讎学叙论》等。于是，“校讎”一词，由狭义而广义，或专指或泛称，出现了错综复杂的表述。

### （一）校勘学

“校勘”的名称，虽晚至齐梁唐宋时才出现，如梁沈约《沈约集·上言宜校勘谱籍》云：“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郎、左人尚书，专典校勘。所作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讎校。”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定谥》、宋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中，也分别有“考功校勘”、“校勘群书”的字句；但校勘书籍的实际活动却早在春秋时代就开始了。前述《鲁语》所载正考父校《商颂》之事，当是现知最早的校勘实例。此后，孔子和他的学生子夏也都有过校勘古籍的实践活动。

两汉时期,西汉成哀之世,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刘歆等学者,各以专家之选奉旨参与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校书,作出了很大成就,并且对“校讎”这一名称给予了界定;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整理诸经,“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等,凡十多种;而且能够“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颇下了一番校勘订正的功夫,故“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列传》),郑玄因此也被称为私家校勘的大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校勘工作,政府校书以晋武帝时荀勖、束皙等人对汲冢书的校理为著,私家校勘则当推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南朝裴驥《史记集解》和北朝的颜之推。颜之推《颜氏家训》的《勉学篇》、《书证篇》等,记载了许多精当的校勘实例和方法,很值得重视。他还在《勉学篇》中提出校勘书籍应持审慎的态度:“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唐宋以降,校勘工作继续受到重视。唐代除朝廷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校书外,私家校勘如颜师古(《文字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孔颖达(《五经正义》)、李善(《文选注》)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宋代随着目录、版本诸学的发展,校勘之学也更为盛行。宋朝校书机构制定了校勘条例作为校勘工作的规则(见陈《南宋馆阁录》卷二之《储藏·校讎式》)。南宋校勘名家岳珂不仅作了广搜异本的工作,而且还总结了校勘的方法,其所撰《相台书塾刊正九经》、《沿革例》,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等皆罗列条目,从而明确了校勘程序。此外,如彭叔夏撰《文苑英华辨证》总结校勘、考证的十类,郑樵《校讎略·求书谨使校书久任论》论述“校书之任不可不专”等,都表明宋人对校勘学术的庄重。所以清代学者有人概括说:“校勘之学,宋儒所不费”(清谢章铤《谭余偶录》)。



卷一)。当代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亦认为：“校勘至宋可以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校勘学”(《古典目录学浅说》第203页)。

宋代以后,元、明两代的校勘少有成就,而妄改古书之风则盛行。校勘事业发展到清代而成为鼎盛时期,近现代学者亦多以清代为校勘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地位确定时期。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卢文、顾广圻、阮元等,都是一代校勘名家。后来张之洞《书目答问》一书附录《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就设有《校勘之学家》一目,载录了清代三十余名重要校勘家,由此即可见出有清一代校勘之盛。此外,乾隆时著名学者章学诚还著有《校雠通义》一书,其中《校雠条理第七》总结古人校书实践,提出了“校书宜广储副本”、“校雠之法不可不立”等主张,对校勘学理论进行了研究论述。

现当代学者对于校勘学是形成于宋代、清代还是现当代,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校勘学作为一门专门之学的独立地位却是公认的。校勘学是在历代校勘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予以总结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它以古籍的校勘为研究对象,探讨校勘古籍的规律和方法,指导校勘工作的实践。

## 二、校勘的目的和功用

### (一)校勘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献包括古代文学文献浩如烟海,在历经辗转抄刻、翻印的长期流传过程中,自然难免出现文字衍脱、篇章错乱乃至内容改变等讹误,影响到古籍的阅读、整理和研究者对于原文的正确理解。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科学认识与评价。

因此,校勘的目的,概括地说,就是为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错误,恢复古代文献的本来面目。

### (一)校勘的功用

校勘文字的重要性关系到读者对古籍内容的能否正确理解,故历代学者都非常重视。如清乾隆时学者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自序中说:“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近代目录学家张之洞强调“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书目答问〉略例》)。

那么,校勘对于读书治学究竟有什么作用呢?清人叶德辉曾在其《藏书十约·校勘》中论述校勘有“八善”之功曰:

校勘之功,厥善有八。

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俚,无虑俱消,一善也;津逮后学,奇文独赏,疑窦忽开,二善也;日日翻检,不生朝霉,蠹鱼蛀虫,应手拂去,三善也;板成一书,传之后世,我之名字,附驥以行,四善也;中年善忘,恒苦搜索,一经手板,可阅数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餐,难境易过,七善也;板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探访,如马识途,八善也。

叶德辉的校勘“八善”之说,论析了校勘对保护古籍、嘉惠后学及校勘者增进学识、修身养性的诸多功用,但也明显流露出日本文人的思想情趣。这里,本书将综合诸家之说,略述校勘的功用如后。

1. 校勘可以纠正书籍史实记载的谬误,从而使读者得到正确或接近事实的认识。

例如《又书》关于鲁共王坏孔子宅及孔安国献古文《尚书》的记载。《又书·艺文志》云: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

篇，皆古字也。共王住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声，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又《又书·楚元王传》附《又歌传》所载《移书太常博士》亦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二十九，《书》十六篇。天子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这两段文字，介绍了两件史实：一是武帝末年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二是孔安国在武帝末献《古文尚书》而遭巫蛊之事未及施行。

但是，若据以仔细推敲，这两点都令人怀疑。一是鲁共王不当在武帝末年坏孔子宅。据《又书·诸侯王表》及《又书·景十三王传》之《鲁共王传》，又景帝之子鲁共王刘余“以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4年）徙王鲁”，并于“二十八年薨”，即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此时武帝方即位十一年。也就是说鲁共王卒于武帝即位初年，不可能在武帝末年去坏孔子宅。故清人周寿昌《又书注校补》以为《又志》言“武帝末”有误：“鲁共王以孝景前二年徙王鲁，且《共王传》云王初好治宫室，季年则好音乐。是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当在王鲁之初，为景帝时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壁中。’云云，其以为景帝时，似与《传》相合。”王先谦《又书补注》亦认为：“《论衡》以为孝景帝时，是也。”顾实《又志讲疏》更断言：“武帝末，当为武帝初之讹。”

至于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事，亦颇多疑问。孔安国是孔子之后裔，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末尾附载说：“（孔）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而所谓“巫蛊事”则一般是指又武帝末年征和二年（前91年）所发生的几充案

件。此时,孔安国已早死多年了,不可能及见巫蛊之事。故清初学者荀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一、朱彝尊《尚书古文辨》均据荀悦《又书·成帝纪》有“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之句,订正今本《又书》安国以下已脱去一个“家”字。原来是孔安国没后,其家人献上了《古文尚书》。张舜徽先生《中国校勘学分论(中)——校勘》一文(载《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在引述荀、朱二氏所论后说:“这真是一字千金!后来王鸣盛的《尚书后案》、沈钦韩的《又书疏证》,都沿用此说加以发挥。足以说明古书在传写过程中偶然脱掉虽上一个字,而所引起的后果十分严重。必须仔细校勘,才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2. 校勘可以疏通文字,订正语句的衍脱缺漏,从而使晦涩滞碍的文义豁然贯通,给古籍的研究和古代作品的阅读欣赏带来便利。

且举两个很有名的例子来说明。

其一是《吕氏春秋·察传》记载: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二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豕’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若依原读“晋师二豕涉河”,只能使读者莫名其妙,不得要领。子夏根据文字形体近似而致误的道理,发现了史书以“己亥”为“二豕”的传写错误,从而使文义与史实相符,读之了然贯通。

其二是宋代学者洪迈《容斋四笔》卷一《抄传文书之误》所说:

因记曾文公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天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

下句相应。五字皆讹。

这也是字形近似的一例。因为“刑、天、干”三字与“形、天、干”近似，“舞、戚”亦与繁体的“无、岁”近似。

3. 校勘可以有功于古人、嘉惠于后学。

科学、正确的校勘，能订正古籍在留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错漏，是正文字，以求古本之真，恢复事实原貌，故既可有功古人，又能嘉惠后学。如刘向《战国策书录》所言：

所校《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另，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二十二篇。“本”字多误脱为“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正”，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论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本篇次混乱、名称繁复、文字错讹的史料汇编，经过刘向的校订编次并定名为《战国策》，且因之而历代相传至今，校书者有功古人，嘉惠后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战国策·赵策》四“左师触愿见太后”中的“触”一词，《史记·赵世家》作“触龙言”，《汉书·古今人表》也作“触龙”，前人据史、又《书》曾力辩当作“触龙”，但通行的《战国策》及其选本仍多以“触”为是。至1973年长沙马王堆又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出土之后，人们据第十八章“左师触龙言愿见”之句，校正“触”应是“触龙”，“”字本是“龙言”二字因竖排书写而误认为一字。从此，“”、“龙”之疑可以了结，科学的校勘工作终还“左师触

龙”的真实之名。

## 二、校勘的内容与方法

### (一)校勘的内容

古代文献在转辗刻抄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误情况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字面的讹误,也有篇章方面的错乱。如前述正考父校《商颂》十一篇以《那》为首、刘向校书时的次第篇章等,就是篇章方面的校勘;至于文字语句方面的缺谬,更是校勘工作最常遇到的内容。

校勘所遇到的文字错漏通常有所谓脱、衍、讹、倒等几种情况:

1. 脱字,亦做“脱文”,简称“脱”或“夺”。是指在传抄传刻时比原文脱少了的文字。如《又书·艺文志》“易”类小序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又志》及《文选·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所载“孔安国献之”一句,在“孔安国”之下脱去一个“家”字。《隋书·经籍志》四:“后又河内相《张衡集》十一卷”,原脱“相”字,后据《后又书》本传补充。

2. 衍文,也叫“衍字”,简称“衍”。是指比原文增加或多出了的文字。如《又书·东方朔传》所载《非有先生论》云“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节俭”,今传本李善注《文选》此句末却作“躬亲节俭”四字,与上下文文意不一致,是因为误衍一个“亲”字。

3. 讹文,也称“讹字”,是指文字的误讹。《文选·六代论》“上有常君、民有定主”中的“上”字,胡克家《文选考异》卷九认为是“土”字之误。又如《隋书·经籍志》:“《庾亮集》四卷、晋寻阳太守《庾统集》八卷”,“玉”原作“王”、“统”原作“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晋书·庾亮集》附《庾统传》及《世说新语·赏誉篇》改正。再如前述“彤天无千岁”、“晋王系涉河”之类,都是文字讹误的著名实例。

4. 倒字,或称倒文,是指文字位置的颠倒错乱,故又有学者称

之为“错位”。如《文选》卷 52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斯七子者……咸以自聘骥录于千里”，胡克家《文选考异》卷九说：“隋云：‘以自’，《国志》注引作‘自人’。案依文义，‘自人’是也，各本皆倒耳。”胡克家据《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所引《典论·论文》，指出“以自”是“自人”的倒文之误。

除上述脱、衍、讹、倒等现象外，古代文献典籍中的文字错讹情况尚有重文、叠字、妄删、误改、错简、缺页等情形，这些都是我们在具体的古籍研究、整理、阅读过程中必须认真注意的。

### (一) 校勘的方法

校勘的方法，前人论述各有不同。如清叶德辉在其《藏书十约》中论所谓“死校”与“活校”二法说：“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止存原本”；“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缺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行一式。”近人蒋元卿在其《校雠学史》中曾概括清代学者的校勘方法：一是用两本对校，或据前人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二是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原始讹误；三是据发现著书人之原体例以校正全部通有之讹误；四是依据其他材料校正原著的错漏。

然而，现今校勘学界所公认的校勘方法，则是今人陈垣(1880—1971，字援庵，其读书处号“励耘书屋”，故又称其为励耘先生)在总结清代校勘学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陈垣先生在所著《校勘学释例》(原名《元典章校补释例》，1957 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具体论述了这四种校勘方法。现概述如下：

#### 1. 对校法

对校法，即用同一部书的祖本或别的版本对校，遇不同之处，就注于其旁。其主旨在校异同，而不是校是非，即使祖本或别本有讹误，也照式录之，以保存祖本或别本的本来面目。这是校勘书籍

时必须先用的校法,然后再用其它校法。

如清人胡克家校《文选》,用重刻的宋淳熙年司尤袁刻本为底本,参以吴郡袁氏翻雕“六臣本”及茶陵陈氏刻增补“六臣本”进行校勘,并将校勘结果写成近二十万字的《文选考异》十卷。1977年,中华书局编辑部又把尤刻本和胡刻本对校,证明胡刻本较好,故将胡刻本影印出版,并将尤刻本与胡刻本较重要的异文校出,附之以备查检。

## 2. 本校法

本校法是用本书(或本篇、本文)的前后上下文互证,进行分析比较,辨别是非真伪,从而发现并校正其中谬误的一种校勘方法。

如《荀子·成相》:“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爱下民。”清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爱下民”当作“下爱民”,与上文“上能尊主”对应,并从《荀子》本书《臣道》等篇“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的文句得到佐证。

本校法,特别是在没有得到祖本或别本时最宜采用。

## 3. 他校法

他校法是以他书校本书之法。如本书有引用前人资料的,可用前人的书来校;有为后人所引用或同时之人并载者,可用后人或同时人之书校之。这种方法,涉及的资料范围较广,较为费力。但有时也非用此法不可。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0载:“《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查《孝经》原文,其《圣治章》第九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可知“周公”上原有一“则”字,应据以补之。

## 4. 理校法

理校法是根据本书的文字、音韵、训诂、语法、文理等情况,运用分析、综合等手段据理推断古书正误的一种校勘方法。陈垣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



通识为之,否则鹵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因此,理校法的使用,关键在于校勘者的学识功力和是否运用得当。

上述陈垣校法四则,可以说大致包括了校勘的基本方法。当然也不尽然,因为方法是可以不断改进的,而且方法也不是万能的,方法常因方法运用者的不同而效果各异。

### (一)校勘应注意的问题

校勘古书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例如:

#### 1. 校勘要充分利用可以依据的条件

校勘古籍包括古代文学书籍,要尽量收集不同的版本,尤其是较早、较好的版本;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类书、前人的日记以及碑铭、墓志等资料;此外,还应特别重视历代出土的龟甲金石刻辞、秦文简策帛书、六朝隋唐写卷等文物资料的重要价值。

#### 2. 校勘要有科学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

校勘古书应本着科学的精神,校正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讹误,尽可能地还古书的本来面貌。在校勘工作的过程中,应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审慎求正的态度,切不可轻易改窜古文,这被视为校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条戒律。凡遇有疑讹之处,最好存其同异,缺字不可妄补,旁注不要混入正文,不能只凭主观臆断,妄加改易,以致将原本不误者校、改全误,使古书失真。

## 第三节 文学工具书概说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除了要充分利用有关的目录书外,还应该尽可能地熟悉和掌握其他检索文学文献资料的工具书及其检索方

法,以解决疑难问题,获得更多的参考资料,节省时间和精力,提高工作效率。

本节主要介绍一些常用的专门性文学工具书和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一般性工具书。

## 一、辞典与文学家辞典

辞典即词典,它是和字典性质相近的重要工具书。但又与字典有区别。字典着重讲单字,主要解决认字的问题;辞典着重讲复词,主要解决名词术语的问题。与文学有关的辞典如:

### 1.《辞源》

《辞源》以日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现代词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考本溯源,是我国现代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全书分四大册,收词目十万多条,其内容从成语典故、名物制度,直到人名、地名、科学用语等都包括在内,收词一般上于1840年鸦片战争,故成为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文史的重要参考工具书。现通行的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修订本,书前有部首检字法,书后有四角号码检字法及《辞源修订本单字又语拼音索引》,查检颇为方便。

### 2.《辞海·文学分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982年版。这是《辞海》的专门分册之一,包括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类,共收词目4456条。其中“中国古典文学”部分,包括历代作家、诗经、楚辞、总集、别集、诗文评、诗文篇名、词集、变文诸宫调散曲时调、小说及笔记、通俗小说、少数民族文学、文体作法、文学派别及并称、词牌曲牌、文学故事人物、神话与传说人物等类目,计收词目2921条,占全书五分之一强。内容丰富,介绍简明准确,是一部既具权威性又具实用价值的工具书。

### 3.《中文大辞典》

台湾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现通行有北京六〇八信箱1982年重印出版的十六开四十册本。全书收又字单字约五万个、词条三十七万多条,总计约五千多万字,是我国近年来出版的最大型的又语工具书之一。本辞典所收词汇详尽,所引用的资料丰富,许多别的辞书上没有的材料,在此书中都有可能找到。又字编排,注重源流,重视形音义的演变;词的释义,广泛征引《尔雅》、《说文解字》、《方言》、《释名》及历代文献典籍中的有关资料。故此书对语言、文学、史学工作者及大专文科师生都颇有参考价值。

#### 4.《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谭正璧编。有1934年光明书局版、1961年香港文史出版社翻印本、1981年上海书店出版本等。收录春秋时期至近代文学家6800余人,按时代顺序排列,叙录生平事迹及著述等,书后附笔名人名索引便于查检。

#### 5.《中国文学家辞典》

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1978年先行印出若干分册(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全书分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共收辞条五千余条。古代部分,起自先秦,迄于“五四”,凡在文学史上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有过影响、至今仍有作品传世的作家和批评家,均在收录之列;现代部分,起自“五四”,迄于当今,凡在现代文学史上某一时期有过影响的现代作家,和在全国或各省市或某一领域有一定影响、出版过两部著作的各族作家,均在收录之列。作家介绍,包括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生平事迹、文学活动及作品等内容。

#### 6.《中国历代作家小传》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出版。本书收录先秦至近代文学家小传,介绍历代作家的生平事迹及文学创作活动与成果,每一小传后还附有有关

参考资料。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文学工具书。

### 7.《中外文学名著词典》

陈安湖主编,余斯大、沈振煜、夏邵玄撰稿,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本词典分中国古近代、中国现当代、外国等三部分,选录在中外文学史上已有定评、为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作品,介绍简明扼要。是一部为一般文学爱好者和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提供的比较完备的文学参考书。

### 8.《又语成语大词典》、《又语成语辞海》

朱祖延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全书收成语约一万七千条,按又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此词典从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原则出发,广泛采集例证,仔细辨析义项,释义力求简括明白,对需要注音的字用拼音注音,颇适合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使用。书后附录《部分引书表》、《我国历代纪元表》和《又字偏旁名称表》。

1999 年 8 月,武汉出版社又出版了朱祖延主编、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等单位研究人员共同编纂的大型辞书《又语成语辞海》。全书达 420 万字,收词目 2.5 万条。正文前有《词目首字音序索引》,正文后附《词目笔画索引》,颇便检索。

### 9.《中国人名大辞典》

臧励和、方毅等编,商务印书馆 1921 年出版,1958 年又出新印本。全书收录人名四万多个,上自上古,下迄清末,是一部搜求完备而且流行常用的人名辞典。各条之下,注明姓名、字号、时代、籍贯等,并有略述生平著述的简要传记。古代大多数文学家,也被收录其中。新印本附有《补遗》、《姓氏考略》、《异名表》、《中国历代纪元表》、《四角号码人名索引》等,使用起来颇为方便。

### 10.《室名别号索引》

陈乃乾编,中华书局 1957 年重印出版。中国古代文人往往一人多名,又有别名、别号、室名、笔名等。此书共收古代文人室名、别

名一万七千多条,人物收至清末为止。室名自一字至十余字者都收入,如“随园”、“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楼”等;别号则限收二字以上者,如“清道人”、“我佛山人”、“少陵野老”之类,而不收“子美”、“老杜”之类二字的别号(字)。

## 二、类书与百科全书

类书是我国古代产生的一种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特点的工具书。它与汇集众书为一书的丛书不同,是将群书中的有关内容资料辑录出来按类重新编排、汇集成书。故张涤华《类书流别·义界第一》(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本第4页)云:

由今观之,类书为工具书之一种,其性质实与近世辞典、百科全书同科,与子、史之书,相去秦越。语其义界,则凡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皆是也。

我国类书源远流长,一般以为始于三国魏文帝时的《皇览》,但当时并不称之为类书。自《旧唐书·经籍志》子部始立“类事”类,著录类书十二部;《新唐书·艺文志》因之而改类事为“类书”,后世多相承未易。这里仅介绍几种可供查检文学史实、文句或词藻的相关类书和百科全书。

### 1.《艺文类聚》

唐初欧阳询等编。在流传至今的早期类书中,这是较有代表性和有较大影响的一部。有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汪绍楹校精装上、下两册本及平金四开本通行。全书一百卷,引用隋代以前的古籍达一千四百余种。宋代目录学家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子部“类书类”著录此书说:“其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可见此书保存了不少文学资料,对研究古典文学用处较大。

《艺文类聚》采辑所征引古籍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编排,凡分为四十六部: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人、药香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早豸、祥瑞、灾异。每部下面又分细目,共有子目七百二十余项。该书的编排,依“事居其前,文死于后”的原则,在每一子目下先罗列征引古籍中的有关材料,然后再引有关的诗文赋颂及各体文章。例如人部的“言语”目,先征引古籍《释名》、《说文》、《易》等对言语一词的解释,然后再分别引梁昭明太子《大言诗》、梁殷钧《大言应令诗》、楚宋玉《大言赋》、晋傅咸《小语赋》等。这对研究古代文学者显然很有参阅价值,或如欧阳洵《艺文类聚》序言所云:“俾夫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

## 2.《初学记》

唐玄宗开元间徐坚等编撰。唐初以来,骈体文仍很盛行,作文章讲求辞藻典故。唐玄宗为了诸皇子作文时寻检辞藻典故之用,命徐坚等编成此书,名为《初学记》。全书三十卷,分为天、岁时、礼、乐、人、文等十三部、三百三十三类。编排体例是,先为“叙事”,即古籍中对某一子目的解释文字;次为“事对”,编撰根据前代典故自撰的联语对句;最后是征引的有关赋、诗或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初学记》提要评论说:“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较他类书,独有条理。事对、诗文,采录亦皆不苟。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初学记》(全三册)本为现在通行本。又有2000年5月(北京)京华出版社出版《初学记》(全三册)本。

## 3.《古今图书集成》

清康熙时陈梦雷等编纂。全书一万卷,共一亿六千万字,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外国学者往往称为“康熙百科全书”。

全书共分六汇编,即历象汇编、方輿汇编、明伦汇编、博物汇编、理学汇编、经济汇编;汇编下分典,共三十二典;典下再分子目若干部,共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又设有“汇考”(即关于某一事物的源流、称谓及其特点等)、“总论”(即古代文献中有关该事物的论述)、“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该书内容丰富,分类细密,体例完善,读者只要熟悉类目性质及内容,就比较易于查阅所需资料。

该书《理学汇编》共分四典:经籍典、学行典、文学典(纪文学总论、名家列传,及各体文、诗、赋、词、曲等),字学典,可供研治古代文学语言文字工作者查阅参考之用。

《古今图书集成》,有中华书局1934年据殿版原书缩小影印本,共八百册,目录1册,查检较为方便。

#### 4.《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编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全书十卷(十册),共收条目71 000余条,约2 400万字,附有图片5 000幅左右。内容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各学科的概述和专名、术语、世界各国人物、史、地、团体、机构等的介绍,侧重西方的文化、科技成就和当代知识。适合我国知识界特别是知识青年学习中外古今各个领域的知识,对专业人员和翻译工作者也可起多方面的参考作用。

#### 5.《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这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分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卷按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并辅以汉字笔画顺序排列,附有条目分类目录,条目又字笔画索引、条目和条目内容的主题分析索引、中国文学大事年表等。适合于大学生和中国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使用。

### 三、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政书

政书是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的一个门类,其内容主要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礼俗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都包罗在内。其编辑体例一般是分门别类,同时又依时代先后排列,便于使用。这些资料汇编性质的政书,也是阅读和研究古典文学时需要翻检的一类工具书。

政书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史性质的“三通”,一类是断代性质的“会要”和“会典”。

#### (一)“三通”、“九通”和“十通”

##### 1. “三通”

所谓“三通”,是后人对唐朝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这部最早的通史性质的政书的合称。《四库全书》收在史部内。

《通典》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评价说: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尔后发展为三通、十通,蔚为大观”(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1 版第 1 册第 738 页)。全书计一百卷。凡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一门下,又分若干子目。相当丰富、系统地汇编了上起唐虞、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这二千余年中国古代典制的源流沿革。历代史学家高度评价《通典》此书,认为纲目清晰,条理井然,资料翔实,叙述谨严,颇有参考作用。《通典》版本较多,现通行本为 1939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之《十通》本、中华书局 1988 年出版《通典》校点本。

《通志》 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一书,体例与唐《通典》有所不同,这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性质的史著。全书凡一百卷,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部分,即“本纪”、“世家”、“列传”等 148 卷,叙事大抵自上古至隋;第二部分是“十略”共 52



卷,即专记上古至唐代典章制度的部分,为全书之精华,向为史家所看重。这一十略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郡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讎、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其中袭用《通典》日文之处虽然不少,但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尤其是氏族、六书、七音、郡邑、昆虫草木五略,乃郑樵独创。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有《通志》一书,又出版有点校本的《通志·十略》。

《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的又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体通史。全书348卷,凡分24考(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采、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记事上起上古下至宋宁宗时。门类比《通典》详细,史料也更为丰富,尤其对宋代典制叙述详备,可以补《宋史》之不足。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有据《万有文库》、《十通》本重印的《文献通考》一书。

## 2. “九通”

在上述“三通”以后,明代王圻编过一部接续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续文献通考》,但其内容与一般类书相仿,而且叙述比较杂乱,流传也不广,故此书一般不算在“九通”或“十通”之列。

所谓“九通”,是“三通”加上清乾隆时修的“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与“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六部书的合称。

《续通典》清乾隆时官修,后经纪昀等校订。全书150卷,凡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记叙内容,上续《通典》,载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明崇祯时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

《续通志》清乾隆时官修。全书640卷,体例大体与《通志》相同,但缺“世家”和“年谱”。其十略的内容,上续《通志》,载五代至明末的典章制度。

《续文献通考》 清乾隆时官修。全书 250 卷,以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为蓝本改编而成,凡分 26 门,叙宋代宁宗嘉定年司至明末四百多年司的典章制度。

《清通典》 清乾隆时官修。凡一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叙清初至乾隆时典章制度。

《清通志》 清乾隆时官修。凡 126 卷,仅包括氏族、六书、七音、校讎、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十略,叙述清朝至乾隆时的典章制度。

《清文献通考》 清乾隆时官修。凡一百卷,分田赋、钱币、户口等 26 考,叙叙清代开国至乾隆年司的典章制度。其中关于“八旗”田制、兵役、学制等,尤为研究清初历史者所重视。

“清三通”专述清代典章制度,应该属于断代的体例。但习惯上都将它们与“三通”、“续三通”一起连称“九通”,故本书亦从之。

### 3. “十通”

在上述“九通”的基础上,加上清末民初司,锦藻所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是所谓“十通”。

《清朝续文献通考》共四百卷,所叙述内容,上接《清文献通考》,记载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宣统三年为止的清朝中后期的典章制度。其体例在《清文献通考》所分二十六考之外,又增设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考,共三十门,各门(考)子目也根据清中叶以后的实际情况有所增加,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

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十通》合印精装本,并附《十通索引》一册,是现在通行且翻检方便的本子。

#### (一) 查检断代典章制度的会要、会典

会要、会典,属于记载某一时期或某个朝代典章制度的典志断代史范畴。“会”是集中、总汇的意思,“要”是概要的意思。“会要”原是官修政书的名称,后来私人编撰的会要日益增多,遂成为私人

编撰的断代政书的通称;“会典”则是明清时代官修断代政书的名称。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会要与会典。

1.《春秋会要》(清)姚彦渠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全书四卷,分世系及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六门,对研究春秋历史和儒家经籍略有用处。

2.《秦会要订补》(修订本)(清)孙楷著、徐复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1998年又出第2次印刷本。全书26卷,分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14门,辑载秦代典章制度。

3.《西汉会要》(宋)徐天麟撰,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1988年第2次印刷。全书七十卷,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等15门,记述西汉典章制度。

4.《东汉会要》(宋)徐天麟撰,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1998年第2次印刷。全书四十卷,体例与《西汉会要》基本相同,也分15门,只是将原“学校”、“运历”、“祥异”三门改为“文学”、“历数”、“封建”,可供研究东汉典制者参考。

5.《三国会要》(清)杨晨著,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1998年第2次印刷,全书22卷,分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民政、四夷等15门,载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

6.《唐会要》(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1998年第2次印刷。全书100卷,分帝号、皇号等514子目。此书是在唐德宗时苏冕《会要》四十卷、唐宣宗时杨绍复等《续会要》四十卷的基础上扩展整理而成。主要部分撰成于中唐和晚唐时期,故书中保存的唐代典制史料丰富翔实,可以补新、旧《唐书》的不足。

7.《五代会要》(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1998年第2次印刷。全书30卷,分帝号、皇后及经籍、服纪等279子目,分

类敕述五代十国时期五十年间的典章制度。

8.《宋会要辑稿》(清)徐松辑,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1998年第2次印刷。全书366卷,计分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该书内容大多数为《宋史》各志所不载,故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工具书。

9.《元典章》(元)官修,原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今已残缺,仅存“前集”六十卷及另附“新集”,敕元世祖至元英宗时期的典章制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10门。现有古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之《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本,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沈家本刻本;与陈垣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用1934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本统一规格复制)同时印行。

10.《明会要》(清)龙文彬纂,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1998年第2次印刷。全书80卷,分帝系、礼、乐等15门,498子目,敕明代典章制度。但该书内容不及《明会典》详细完备,故研究明代文史者还应查阅《万有文库》第二集的万历重修本《明会典》一书。

11.《清会典》清代先后由政府官修五次的政书,全书篇幅巨大,翻检不便。有《万有文库》第二集以光绪十五年重修本影印出版本。

#### 四、文学索引及年表、年表、资料汇编

##### (一)文学索引

索引,即“索隐”,或称通检、备检、引得(是根据英文 Index 一词的音译),是文献检索的工具之一。索引把书刊的内容,如字、词、句、人名、书名、篇名、事物名、地理名、主题等,分别摘录,注明卷、页数,以一定方法编排,以方便读者按图索骥、检索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常用的索引,有如《十三经索引》、《全七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全唐诗作者索引》、《全宋词作者索引》、《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录鬼簿等五种人名剧名曲牌名综合索引》、《历代诗话人名索引》、《中国古典文学评论资料索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原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引得”书目六十四种、《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书目十一种、《史记人名索引》、《汉书人名索引》、《后汉书人名索引》、《三国志人名索引》、《晋书四史纪传人名索引》、《通鉴索引》等等。

### (一) 年鑑、年表

年鑑是一种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它集中汇集一年内的重大事件、重要文献、研究成果及统计资料等,以供查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鑑》,刘世德、徐公持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鑑》,以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鑑》、中国教育年鑑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鑑》等。

年表是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用于查考历时年代或历史事件的工具书。我国古代,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写《史记》一书,就编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八种年表。现在比较常用的文史年表,有如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纪年表》、三联书店出版《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知识出版社版刘德重编《中国文学编年录》、黄山书社版吴文治著《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姚奠中编《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等;此外,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重庆出版社版刘知渐编著《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版熊笃编著《天宝文学编年史》等文学编年史著作,山东教育出版社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夏承焘编《唐宋词人年谱》之类文学家评传和年谱,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资

料书。

### (一)资料汇编

什么是“资料”和“资料汇编”,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多种不同的解说。这里主要是指围绕某一专题汇编相关文献资料,以供查考、研究之用的资料、工具书。著名者如中华书局从1961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陶渊明卷》、《三曹资料汇编》、《杜甫卷》、《白居易卷》、《柳宗元卷》、《韩愈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陆游卷》、《杨万里范成大卷》、《李清照资料汇编》、《水浒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等。

## 附录

## 主要参考引用文献书目

## 一、著述

- |           |                         |
|-----------|-------------------------|
| 十一经注疏     | (清)阮元校刻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出版 |
| 史记        | (汉)司马迁 中华书局标点本          |
| 汉书        | (汉)班固 中华书局标点本           |
|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 陈国庆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 隋书        | (唐)魏征等 中华书局标点本          |
| 隋书经籍志考证   | (清)姚振宗 二十五史补编本          |
| 旧唐书       | (后晋)刘昫等 中华书局标点本         |
| 新唐书       | (宋)宋祁、欧阳修等 中华书局标点本      |
| 宋史        | (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标点本          |
| 明史        | (清)张廷玉等 中华书局标点本         |
| 清史稿       | (近代)赵尔巽等 中华书局标点本        |
| 郡斋读书志     | (宋)晁公武 《四库全书》本          |

- 直斋书录解题 (宋)陈振孙撰 徐小蛮等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通志艺文略 (宋)郑樵 《四库全书》本
- 文献通考经籍考 (元)马端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标校本
- 录鬼簿(外四种) (元)钟嗣成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 百川书志、古今书刻 (明)高儒、周弘祖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晁氏宝文堂书目(外一种) (明)晁 等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赵定宇书目 (明)赵用贤撰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 千顷堂书目 (明)黄虞稷撰 瞿凤起等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版
- 四库全书总目 (清)纪昀等 中华书局 1987 年重印本
-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清)纪昀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 (清)钱曾撰 瞿凤起编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 读书敏求记 (清)钱曾撰 丁瑜校点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
- 郑堂读书记(附补逸) (清)周中孚撰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 文史通义校注 (清)章学诚撰 叶瑛校注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书目答问补正 (近代)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 贩书偶记 孙殿起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新 1 版
- 贩书偶记续编 孙殿起、雷梦水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 藏园群书经眼录 傅增湘 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
- 中国历代书目丛刊 许逸民、常振国编 (北京)现代出版社 1987 年版
-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 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 清人书目题跋丛刊 中华书局出版
- 中国善本书目提要 王重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 十二经索引(重订本) 叶绍钧编 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
- 中国丛书综录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1993 年重印
-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编辑出版
- 中国文学名著讲话 徐调孚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 黄立振 中州书局 1982 年版
-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 金开诚、葛兆光 北京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 古代诗文总集选介 张涤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陈高华、陈智超等编 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
- 汉魏六朝百一名家集题辞注 (明)张溥题辞 殷孟伦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唐集叙录 万曼 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
- 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 四 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巴蜀书社 1990 年版
- 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陆峻岭编 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
- 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王重民主编 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版
- 清人文集别录 张舜徽 中华书局 1963 年出版
- 诗经名著评介 (台湾)赵制阳 台湾学生书局 1983 年版
- 楚辞书录 (香港)饶宗颐 香港苏记书庄 1956 年版
- 楚辞书目五种 姜亮夫 中华书局 1961 年出版
- 楚辞要籍解题 洪湛侯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 蔡金重编 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 1941 年版
- 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 孙琴安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 杜集书目提要 郑庆笃等编 齐鲁书社 1986 年版
- 杜集书录 周采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宋词版本考 唐圭璋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
- 中国词学大辞典 马兴荣等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 词学研究论文索引 刘尊明编 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词学通讯》1996 年 1 期
- 中国散文大辞典 林非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 史记文献研究 郑之洪 巴蜀书社 1997 年出版

- 历代赋汇 (清)陈元龙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7年出版
- 中国赋论史稿 何新文 (北京)开明出版社 1993年出版
- 辞赋大辞典 霍松林、徐宗文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年出版
-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出版
-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袁行霈、侯忠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
- 古小说简目 程毅中 中华书局 1981年出版
-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 曾祖荫、王先霈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李剑国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 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李剑国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孙楷第 作家出版社 1982年出版
-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孙楷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
-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 柳存仁编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年出版
- 提要
-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年
- 古本稀见小说汇考 谭正璧、谭寻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
- 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 朱一玄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明末清初小说述录 林辰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 水浒书录 马蹄疾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小说四谈 阿英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红楼梦书录 粟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出新 1 版
- 红楼梦叙录 胡文彬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 红楼梦大辞典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 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孙楷第著、戴鸿森校次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戏曲出版社 1959 1960 年出版
- 宋元戏曲考 王国维 中国戏曲出版社 1984 年新 1 版, 又东方出版社 1996 年、岳麓书社 1998 年版
- 曲海总目提要 (清) 黄文 撰、董康辑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 曲海总目提要补编 北婴补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 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庄一拂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 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 梁淑安、姚柯夫撰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 元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 作家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 明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 作家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 清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明代传奇全目 傅惜华 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 明清传奇综录 郭英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 穆克宏撰 中华书局 1997 年出版

- 中国文学史科学 潘树广主编 黄山书社 1992 年出版
- 历代诗话 (清)何文焕编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编 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
- 宋诗话考 唐圭璋 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
- 词话丛编 唐圭璋辑录 中华书局 1981、1996 年出版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题解 吴文治主编 黄山书社 1987 年出版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 赵则诚等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 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 陈玉堂编 黄山书社 1986 年出版
- 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 占平平、黄晓静编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 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 黄文吉编撰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1996 年出版
- 民间文学书目概览 老彭编纂、张胜泽校订 重庆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 目录学研究资料汇编 (1—3 分册)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1979—1980 年编印
- 目录学论文选 李万健、赖茂生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
-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袁咏秋、李家乔主编 北京大学 1988 年出版
-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编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出版
- 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 吴小如、吴同宾编者 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

- 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 潘树广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中国古典文学文献检索 袁学良编著 四 大学出版社 1988  
与利用 年出版
- 图书馆古籍编目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古籍目录 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编 中华书局  
1980 年出版
- 古籍整理编目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 中华书局  
1981 年出版
- 古籍索引概论 潘树广编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中国古代藏书与图书馆 李希泌等编 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  
史料
-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顾志兴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出版
- 藏书四记(宋金明清) 王余光主编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 中国目录学史 姚明达 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出版
- 目录学发微 余嘉锡 中华书局 1963 年出版
- 古典目录学浅说 来新夏 中华书局 1981 年出版
- 依然集 来新夏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西谛书话 郑振铎 三联书店(北京)1998 年第 2  
版
- 中国文学文献学 张君炎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国文学目录学 谢灼华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国史部目录学 郑鹤声编 商务印书馆 1956 年修订  
第 2 版

-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王重民 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
- 近一百年古籍目录举要 严佐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 康志杰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 文史书目手册 李昭梅、王汝梅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 辞海文学分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校勘学 管锡华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谭正璧编 上海书店 1981 年版
- 中国文学家辞典 北京语言学院编 四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起出版

## 二、论文

略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学目录: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某些特点/何新文撰 《湖北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何新文撰 《湖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隋书经籍志》在文学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何新文撰 《湖北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

“集部”的确立与“文类”的产生:隋唐宋代文学目录的发展变化/何新文撰 《湖北大学学报》1999 年第 6 期

论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目录/何新文撰 《湖北大学学报》2000 年第 6 期

## 后 记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周敦颐在这首《暮春即事》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恬静、怡然的读书情景和心灵感受，叫人想着都觉得美好。但对于如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而言，那实在只是一种可以意会却难以体验的境界。

夏日的武汉，炎热是自不待言的。每当晨光才启，就有早起的老人在窗外的绿草坪上漫步，有女人或孩子在那里嬉戏，尽情享受那份难得的清凉；而我则坐到窗前，开始了一天的读写生活。我只要一坐下来，便可忘却窗外诱人的风景和身旁烦人的闷热，潜心书稿的写作之中，然而却从来没有达到过周敦颐那种“不知春去几多时”的佳境，倒有点像一个赶车的旅行者，在匆匆赶路之时，还要不时地看看钟点，要密切关注“今夕何夕”，宝贵的暑假还有几天？因为一开学，那琐碎繁冗的教学事务就会让早出晚归的你无暇再坐下来写点什么，我必须抓紧时间，在开学前完稿。值得高兴的是，今天，终于写完了最后的内容！我如释重负，站起身来，放目窗外绿草如茵的草坪……，眼前浮现起一件件难忘的往事。

记得二十年前，在武昌昙花林华中村 14 号那座上下两层的木结构小楼里，先师石声淮教授为我们四名研究生讲的第一课就是《汉书·艺文志》。先生的教诲，引发着我对目录学的兴趣。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母校武汉师范学院（1984 年改建为湖北大学）中文系任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于 1988 年下半年开



始为中文系八七级本科学生开设“中国古典文学目录学”选修课程,并于当年9月油印出一册仅17页的《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大纲》发给同学们参阅。不久,又对这份自编大纲作了修订补充,打印成近10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教材,继续为其他年级学生讲授。1991年,学校安排我到教务处兼任教学管理职务,事情一多,就没有时间再为本科生开设这一课程了,而从1994年起改为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授课。

年复一年,关于古代文学目录方面的书看了一些,讲义也写了近二十万字,其中部分内容还在《湖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再加上原来打印的几百份讲义早已用完,有些同学又希望我将这些讲稿整理出来,于是就萌生了出版这部书稿的念头。1998年10月,赴南京大学参加第四届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期间,向江苏教育出版社徐宗文、王许林编审谈了这个想法,有幸得到了两位先生的鼓励。正是因了出版社和两位先生的支持,我才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利用去年寒假和今年暑期,完成了拙稿的撰写。

忆昔桂子山中,沙湖湖畔,课内课外,师生学友修习切磋,其乐何极!而今恩师已去,同门学兄各奔前程,曾经听我讲过目录学课程的莘莘学子也先后走出了校门。然弟子不敏,荏苒数载,学无长进,唯忠诚于学业之心未泯,故处心积虑,兢兢业业,欲以此稿聊报师长与读者诸君。

本书所述,除征引了大量的古今目录文献外,还参考了前贤今彦的一些研究成果,故书后附有一个较详细的参考引用书目予以注明。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师友和家人的诸多关怀,王陆才教授惠借书籍供我查阅,冯玉江研究馆员写作了第一、三两章中的部分内容,胡锦涛教授承担了本书最后一章中第一节《文学版本学概说》的写作任务,谨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的出版,更得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领导的鼎力扶持,特别是责任编辑王许林编审诸多的具体帮助和高效率的辛勤劳动;对此,我是永远怀着深深的感激之

情的!

笔者深知学力有限,本书虽然也有些我自己的思考和意见,但其疏漏不当之处或在难免,希望广大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何新文

2001 年 7 月 28 日于武昌水果湖

## 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

1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整理。



10

—

5

1

100

